

四川日報社禁書之一

西康詭異錄

西康詭異錄

任筱莊

一 詭異

西康社會情形，約略與我國夏殷周世相當，舉凡一切政教，風俗，經濟狀況，都顯出初世紀的態勢。歷史眼光去看他，到也算不得甚麼詭異奇特，若用二十世紀的開明社會與他比着看，那便無處不是可嗤可笑的材料，無處不是殊詭奇異的現象了，我本性喜遊歷，從前也曾走過十多省，如像子午谷中，張家口外等處，算最僻險荒寂的，但他的社會情形，拿與津滬比較，也不過差五六世紀，此次由成都走到西康的西境去，恰似從二十世紀退到第幾世紀去活了一年人回來，此中差異太大了，驚奇的感覺，掩沒了研究歷史的安詳態度，不知覺，在我筆記頭上，安個了「詭異錄」的名詞，這不過表示川康風物的不同，並非含有甚麼神秘的意義，閱者諸公，幸勿笑我少見多怪，

二 高原與其裂罅

西康是地理學上有名的一個高原，此高原并非一平如砥，作一俗語，恰好似一風乾後的涼粉塊，雖然長有不少的綫稜和裂罅，但大體是塊平面的羣狀體，據種種的觀察，知道他是遠古一個大海底子扛起來的，但這話講來太長，也太沉悶了，暫擱不講，先講這高原的產業分佈概況，為敘述高原人民生活情形的一道開場白，西康高原的平均高度，為海拔四千米，「地面距海面的高度，稱為海拔，其測量方法頗多，我這回的估算方法不，是據生物的分布和氣壓的落差，中有幾條裂縫，自北而南，并行排列着，為高原諸水匯歸之處，自東而西數去，為大渡河谷，雅龍江谷，金沙江谷，瀾滄江谷，又西還有路子江谷，可是現在的西康，已經沒有牠奔內了，這諸大河谷的深度，全在海拔三千米以下，愈在東南部的愈深，竟有深達一千五百米以下的，牠們的兩側，幾乎全是絕壁，與夔巫的三峽相似，即其支流兩岸，亦廿八九都是峽江，這種狹谷的面積，約佔全康十分之三，峽壁半腰與河床附近，每每有狹小平原撐出，其面積又約佔峽谷面積之什三，這狹小散漫的小平原，正是西康的穀庫，全康人民吃的小麥和青稞，全由他們供給，



西康高原橫截面 (北緯三十度)



在海拔三千六百米以下二千六百米以上的地方，都是大河谷的兩側岩坡，和其小支流的上遊部分，亦每有些緩斜地面，可以種植青稞，芥根，和馬鈴薯，但此部實以森林為主，參天古木，千百年未識斤斧的，彌望皆是，鹿茸，麝香，獸皮等貨，是這帶的特產，自海拔三千六百米至五千米之間，廣大平原最多，淺草無際，不牛樹木，這便是高原的軀幹，是康民游牧的樂原，牛馬，皮毛，酥酪，藥材的淵藪，金廠亦隨處成立，他的面積，佔全康十分之六而強，其有超過海拔五千米的地方，多在高原西北，面積佔全高原十分之一，四時積雪，絕無生產，

三 牛廠娃

西康牧業重於農業，經營牧業者，稱牛廠娃，亦稱牛廠爸(伯娃也)。娃與爸，藏語并「人」或「漢子」之義也，所居地曰牛廠，無房舍，亦無定處，春暖草長，則率其牛羊群漸向高山放牧，秋風和，又漸驅向河谷飼養，所至揮牛毛毳而居，故又呼(稱)牛娃)，其人男子皆戴毡帽，穿氈皮襪，綳腰帶，扎束甚緊，使褲長及膝，背襟即為腰袋，可收藏其全副日用物品，裸足着草鞋，四時如一，昔賤亦如一，女子穿皮袍，頭戴銀飾甚繁，腰與項繞繫珠貝銀飾，紫雲如璽珞，雖在牛羊廝混中，不廢，自

牛廠娃



生迄死不剃頭，不洗臉，不加減衣服，其語言另是一種，稱爲牛斷，與普通藏語微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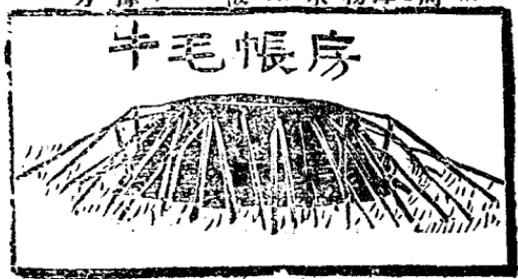
四 牛毛帳篷

牛毛帳篷之天幕，用牛毛織成，厚如銀幣，能經暴雨不漏，受重雪不裂，通常形如覆筐，長圓形，方廣二丈，用丈長木柱二條撐起，再以牛毛繩數十條繫於帳頂周圍，分向四方牽引，釘着土內，帳即鼓張如屋，繩有軟弱下垂者，又以木柱目外撐之，使緊張，帳之二面開門，通出入，中央砌灶一座，灶周圍睡人，遠處堆置器物，最後端拴小牛嫩駒，牛羣遷徙，則披帳卷疊于牛背，駛至水草較佳處，擇一近水地之稍平坦處，重行撐起爲屋，其灶終日然火，帳預有一長隙，以便放散灶煙，隙外有護皮一幅，夜深火息，即蓋隙口，以拒霜露，門亦有護幕，皆牛毛布爲之，故雖處積雪中，帳內溫暖，無異室內，

普通之牛毛帳房，不能甚高，因撐帳之二木柱，非草原內所產，長大者購入不易，且不使於馱運珍徒也，若土司頭人之帳房，則常以數段木柱，用鐵箍銜接爲長柱撐之，故特能高大，一帳內可以圍坐百人，其僕從住室與灶房，皆各自爲帳於大帳旁，每每聯帳數里，成爲暫時之村落，

五 三十牛馱之巨帳

噶化高君言，俄於野番大土司之帳房，口分數十間屋，大堂，花廳，寢室，經堂，牛欄，馬廄，衛兵室，小姓子住室，灶房，廁所皆備，仍用牛毛布縫成，分爲百數十幅，各配鐵環鐵鉤，各以拚合解離，撐帳時可以隨意配搭爲種種式樣，只不能成圓耳，其帳及木柱鐵環鐵箍，共須三十頭牛馱運，此非我所親見，查高君談邊地風物每多夸妄，或不真須用三十牛馱，惟其語甚大即可信，因此等土司，極富，頗思窮奢極慾，而爲物質文明所限，計惟如此爲能豪華奢靡之致也，



六 熬牛

造化賞給庶藏人之恩物，惟有毛牛一種，譬如沙漠區之有駱駝，北極帶之有馴鹿，印度暹羅之象，安地斯山之駱羊，該地人民，一日無此，即一日不能生活，故吾人欲研究康藏，必先究研毛牛，

毛牛在動物，中間位置，位野牛與黃牛之間，體軀幹與水牛彷彿，比黃牛野牛更大，但體格則似黃牛，角與蹄又似野牛，氣力比任何家畜都大，馱運二百餘觔，踰山度谷，直若無事，性怯懦，見人揚手即狂奔，雖不甚馴，從無應突傷人者，其毛黑褐色，或白色，長而柔軟，可彈紡織造，與人取之，用手指扯泡，搓成毛線，織成窄布，稱為牛毛布，為製帳房與衣裙之料。尾毛與頭毛更長，約一尺餘，為紡線搓繩之良材，此種牛毛線，與牛毛繩，經久雨不霉敗，久晴不燥絕，二牛牽之不斷，較任何麻絲更堅韌，其牛皮與黃牛皮同樣堅牢，而更大張，牛肉似黃牛肉更腹羹，乳亦可飲，可取酥油奶渣，又此牛善尋草吃，不須人給芻秣，牛屎為燃料，牛角為酒壺與鼻煙壺，全體無棄材，

七 燒牛屎

西康高原之頂部，係一大草原，多數地方，無木本植物，少數較低地方與陰山坡下，長有油渣子，矮檜，等尺許高之小灌木而已，故牛屎無柴草可供燃燒，祇燒牛屎，其地乾燥非常，屎自牛體排出，一日即乾，三日乾透，分解細菌甚少，故無臭氣，牛屎每遷一地，擇巖後，即督妻孥持簞，分向附近檢屎，平日收貯亦檢屎，每家積屎一大堆，便覺酒飽甘餘，傲然自得矣，

牛屎之炷，頗似鐵匠手爐，頗甚厚，兩角高翹，各添鍋口二眼，中鑊下通大風穴，此灶最宜燒牛屎，牛屎置爐中，因多空曠，風助火勢，瞬息熊熊，兩端小鍋眼，同時水沸，雖杠炭紅煤，莫過於此，

八 牛屎為藥

牛屎不但以牛屎為燃料，亦恃牛屎為醫藥，人體有創傷，搽濕牛屎傳之，小兒初生，塗牛屎較其命門，可護腦，養牛屎無軟物，惟濕牛屎可堪塗傳，地既燥寒無病菌，故以屎傳體無害，

九 混帳

牛廠娃父子翁媳，寢處共一帳房，無分別，竊案亂倫之事，夷俗亦不以此爲怪，成年女子，一家皆得妻之，惟不與生母及親女亂耳，憶滿洲先世亦帳居之游牧民族，同有此風，入關後，猶翁媳母子兄妹同炕，良以漢習，類以此事爲恥，深諱之，北平在民國初年，誤以混帳二字罵入者，必遭毆辱，今諺有人以亂倫罵牛廠娃，牛廠娃必不以爲忤，牛廠之禮教，未嘗以此爲亂也，

十 牛廠產婦

牛廠娃體質強健，與犬馬無異，漢人產婦，須忌風雨冷水，牛廠娃，無盆箱諸器，婦人產子後，即自抱向附近溪水洗之，兒亦不病，即病，遍塗以牛屎，抱向火邊烤之，亦即自愈，兒恒裸置地，無襪襪襪之屬也，帳房無馬桶，無論晴雨，屎尿必向帳外排泄，產婦一月中，必與風雲雷雨接觸數次，無傷，

十一 盜癖

牛廠娃除牛馬牀酪外無長物，但正愛好之心，并不亞於開明人類，每見漢人攜帶精緻玩好之物，無謂於彼有用無用，必有方設法偷盜之，故旅行者偶宿牛廠，或有牛廠娃同路行走，必須格外注意於行李上之物件，有時亦防不勝防，甚至裝入皮囊之物，苟其不見，亦將被盜取之，我從康定赴道孚，支烏拉者盡牛廠娃，至塔泥壩打野，取鐵釘錘打帳篷樁，偶一鬆手，便失所在，由膽化赴理塘，至霞塘住宿，命勤務，移藥匣於別箱，護送之民丁有牛廠娃二人在側助理，瞬息萬事，不覺有異，翌日啟匣，則鹿脂膠二塊與靴蠶盒不翼飛去，康定軍米軍械運往巴塘者，例由毛了百姓護送，每次必報損失若干，緣毛了盡牛廠娃也，

夷俗治偷盜罪甚嚴酷，幾仕搶劫以上，牛廠娃竊物，亦每被發覺受懲，然此風終不可弭，牛廠娃殆有盜癖，

十二 甲蕪

夷語，劫匪爲甲蕪，有幾處地方蠻子，以甲蕪爲正業，如鄉城娃，鹽井娃，東勿龍娃，莫如娃，其最著者，其人亦皆營農牧二業，無置營牧業者，如裏塘的毛了娃，曲魯娃，格再娃，康定的上下牛廠，鎗蛋的羅科馬

等處之純粹牛廠娃，則以牧爲主業，甲寅爲副業，

牛廠娃，性質，恰如毛牛，怯懦畏葸，并非如鄉城娃等之慍悍，而亦好行劫者，有數原因，第一，牛廠不出糧食與茶，飲食之資，須以其牛馬酥酪，遠赴市場掉換，市人皆欺牛廠娃，不能公平交易，牛廠娃飲痛既深，遂心不如開路搶劫備用，爲直切了當，第二，牛廠概在荒渺無人戶地方，如有客商經過，相機搶劫，除慮客商抵禦外，別無他種危險，第三，牛廠遷徙無常，劫人之後，轉徙他處，官府無從追究，第四，牛廠以治法，祇禁同類偷劫，不禁出劫客商，然牛廠娃到底怯懦，其劫人，非認定確有把握不下手，又劫時不傷人，遇客商抗拒，即自退縮，又不敢劫公用人，恐官府勒飭其頭人清查也，莊房娃之行劫者，每每殺人，被劫者如敢抗拒或奔逃，即非殺死不可，

十三 莊房娃

西康農民，稱莊房娃，謂有莊稼可做，有房屋可住也，莊房娃居住地，全是河谷，氣候很溫和，產業也較草原發達，物質上的享受，較牛廠優美百倍，却又不及我們成都，千分之一，他們大都是集合，數家至數十家爲村落聚居，以農爲主業，牧爲副業，偷劫打山，爲不常事業，他們的飲食衣服器物，與社會組織，風俗禮儀，都更繁雜了，以下分項說來，

十四 吃莊房

西康是特殊的均田制，一份田地，有一份差糧，做這份田業的人，應該上糧富差，稱爲差民，他們的解釋，是吃了皇王土地，應與皇王效力，所以稱着「吃莊房」，原來西康百姓，不能私有產業，比如你吃這份莊房，當差上糧有短，頭人便將你趕走，另叫一人來吃，因是這樣，所以吃莊房的百姓，並不能把田業分給幾個兒子，祇能由一個兒子，繼續吃下去，其餘的都須自謀生活，或學喇嘛，或入贅別家，或以苦力自給，如其承繼莊房的兒子死了，才由餘子依次補吃，兒子都死盡了，再由女子招贅男子補吃，兒女都死盡了，由頭人代覓一親房補吃，總之，不許二人共吃一份莊房，亦不許某份莊房無人去吃，調劑這宗事務的人，是各村的頭

人村長，

十五 差糧

莊房并非好吃的果子，有多數人，百般規避，不肯去吃，因為差徭繁重得很，每有罄土地所出，不能應土酋的誅求，一家勤苦終歲，仍舊啼饑號寒的，例如完糧，官府所徵的，每家不過二斗，或且不足二升，但是百姓出的，總在五斗以上，或且至於○石餘，此等餘糧，都是頭人得了，最痛苦的，尤莫甚於支差，官差都還有限，私差最是難支，土酋頭人家裏的工作，完全是所管莊房担認，官差還有賞號，私差分文不賞，飲食皆由工作者自行帶去，作工偶懈，即遭鞭朴，並且不分農忙農暇，任意支調，這種苦况，非身歷其境者，不易瞭然，

現在西康，差徭繁數地方的差民，和莊田瘠薄處的差民，多半都逃走了，更無一人願去承領。康區之民戶日稀，荒地日增，歲收日絀，支差日難者，這是大總原因，

十六 蠻寨子

西康多猛獸與劫匪，蠻民概住高碉內，稱爲寨子，率方形，牆壁厚數尺，用土築或亂石疊砌，通常高五六丈，內裝樓房三層或四五層，每層有窗數眼，外觀酷似一西式洋樓，全寨只闢一門，門外每有短牆或木柵護之，門內即最下層屋，爲牛馬牲畜栖息處，不住人，亦不除畜糞，屎尿與殘芻敗藁，堆積如糞池，人行其間

，如履敗絮，自此登一木梯，入第二層，爲灶屋，亦卽寢室，衣服飲食日用之物，亦概放置此層，自此再登一木梯，入第三層，通常爲經堂，蠶家最莊嚴最整潔最華美之屋也，非漢官與喇嘛不得入住此室，由此再上一層，卽爲屋頂，常建有偏小廠屋，爲屯積芻藁，飼養雞犬之用，屋頂四角，樹木椿，懸經旂，卽蠶家歲時祈禱之家神也

以上就中等蠶家寨子言之，若土司與大頭人所住之寨，稱爲「官寨子」常合併數幢蠶寨而成，佔地

之廣，房屋之多，高度之大，皆四五倍於常寨，名屋用途，亦不拘前式，當另於各專條述之，又貧小蠶家寨子，每無經堂一層，

十七 蠶樓梯

蠶樓梯，可稱爲獨木梯，用整條木柱做成，蠶中多大木，取直如矢，徑二尺許者，截去兩端，留中段，又斷去一方爲平底，於反對方就圓木斧成鋸齒狀，每齒約距一尺，用時以平面上靠樓層，下抵地面，齒面向外，蠶人手攀背緣，足踏齒

官寨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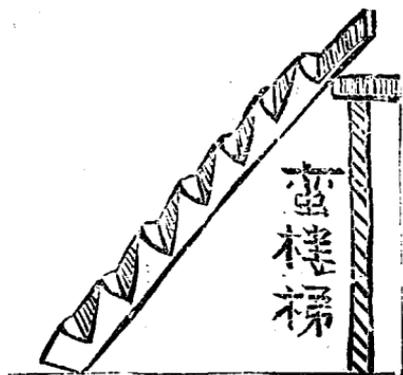
口，上下甚速，毫無不便，漢人初習之，則如臨深履薄，兢兢若將傾墮矣，

蠻規矩，惟有官爵者之住室，如土司官寨，漢官衙門與台站等，始得用漢樓梯，（即內地通常之木板樓梯，一，無官位者，雖富擬王侯，不得擅用，恰似滿清時代的黃綠瓦，朱漆槽門，烏龜碑礎一般，此種無官位而富有的人，對於他華美室內裝配之獨木梯，充其極的改良法，祇在平底的右手邊，留上一條木稜，俾上下的人，便於抓着，正如加上了扶手一樣，

但是，漢人無論有官無官，都可裝置漢樓梯，近年關外的法度壞了，通都大邑住的蠻家，也多有越制使用漢梯的，惟窮鄉僻壤裏，還牢守着老制度，

十八 獨一無二的巧工

蠻蠻各種工業，皆等於零，獨一無二的技巧，是砌亂石牆，蠻寨子高數丈厚數尺的砌牆，什九是用亂石砌成的，（無石地方才用土築，）此等亂石，即通常山坡上的石礫，大小方圓，並無定式，有種專門砌牆的蠻子，不用斧鑿錘鑽，只憑雙手一筐，將此等亂石，集取攏來，隨意取砌，大小長短，各得其宜，縫隙間只用土



粉調水填糊，太空處支以小石，不用引繩吊線，砌得圓如規，方如矩直如矢，光平如鏡，並能裝飾種種花頭，如褐色砂岩所砌之牆，嵌雪白之石英石一圈，或在平牆上突出淺簷一輪等是，砂岩所成之礫，大都爲不規則之方形，尙易砌疊，若花岡岩所成之礫，盡作圓形卵形，亦能砌疊數仞高砌，雖泰西磚工，巧不敵此，此種亂石高牆，且能耐久不壞，曾經兵燹之處，每每有被焚燬，片椽無存，而牆壁巍然不圯，甚有樹木，自牆隙長出，已可盈把，而牆不倒塌的，

我曾在丹巴林卡南街，見一供守望用之碉塔，塔基才方丈許，愈上愈細，最上約方四尺許，中空，可容持槍蠻兵上下，凡十八層，每層高約丈餘，各有窗眼四口，此碉亦用亂石疊成，據土人云，已百餘年，歷經地震未圯，前年丹巴大地震，僅損其上端一角，誠奇技也，

此種砌牆工人，自茂州去者甚多，爲人包砌工價，約須四兩銀子一方丈，

十九 水磨

西康遍地激流飛瀑，水力最易利用，任何村落，皆有水磨房數家，專供磨糶細麵用，其裝置與內地水磨略同，惟內地水磨，係上扇固懸，下扇轉動，康地水磨，係將下扇固着於樓板上，中心鑿一圓孔，貫穿長木，下連車輪，上嵌于上扇磨盤中，使上磨轉動，其法似係漢人所教，且水磨傳入西康，似在內地水磨改良以前，因原始之磨，固祇上扇動也，

二十 糶粍

康蠻以糶粍爲常食，人盡知之，糶粍二字係譯音，因內地無相當名物可擬也，有一種最耐寒燥之大麥，蠻語爲「來」，漢人呼作青稞，三月播種，八月成熟，麥粒較小麥粗短，頂端有毛，桴穎離生，康人取此麥粒，入鍋炒熟後，搬入磨房，磨成細粉，無麩皮，色白微黃，異香撲鼻，頗似炒黃豆粉香氣，初觸鼻，使人垂涎，入口，則格格難下矣，

蠻人吃糶粍，用木盪，先盛茶水大半盪，抓糶粍麵蓋之，糶粍輕，浮水上，堆疊如尖峯，始以食指，循盪口攪拌，使水與糶粍漸就融合，既而茶水完全吸入糶粍內，乃用右掌反覆捏之，使充分混和，無復有水滴與浮粉，則用指以次刮取小部，捏成長圓塊，塞入口中嚼食，爲狀恰似嚼乾狗矢，彼輩若津津有餘味，

二十一 磚茶

康藏人民，非茶不活，其茶皆概自邛雅輸入，現惟康人全銷雅茶，四川在西康經濟界，絕大之勝利，一茶而已，

邛雅茶樹，每年採葉三次，初採芽尖，爲上品，次採嫩葉，爲下品，皆銷內地，最後採者爲叢枝老葉與修剪下之頹枝，由各農家自行焙製後，賣入各大茶號，各茶號取諸茶葉裝木甌內蒸之，使結成長方磚形，稱爲蠻茶，專銷康藏，學者概稱之爲磚茶，

蠻茶自雅州裝包，一甌即一磚，每包四甌，謾以篋包，雇夫背至打箭爐，改裝皮包，每二皮包爲一駄，每駄約四十八甌，駄銷於各處，

蠻茶粗劣，不可以言語形容，茶商裝甌時，每以檜木葉與樹枝等混入，全無香味，祇苦澀有單寧味而已，顧蠻人甚珍惜此，芥末不肯輕棄，每食掬茶葉一把，投釜中反覆煮之，使水變濃褐色，盡溶茶質，又投鹽巴其中，始飲，或調糲細，

二十二 蠻鹽

康區無食鹽，鹽之輸入有三道，瀘定縣境，鎔樂山隄爲之鹽，鹽質最佳，康定理塘之間，北至甘孜德格，東至丹巴，鎔俄洛野番之鹽，係池水曝曬製成者，鹹頭頗重，價值甚廉，品質不潔，理塘鄉稻巴安等縣，鎔鹽井之鹽，鹽井縣瀾滄江邊，有鹽泉三只，水自湧出，土人取置房頂曬乾，自然結晶，掃取上層者爲白鹽，質甚佳，價亦較昂，下層近土部掃起者爲紅鹽，多含土粒，價較賤，蠻人偏嗜紅鹽，謂熬茶色氣較佳，

二十三 酥油與奶渣子

酥油，即西餐之黃油，祇製造精粗不同耳，其油取自牛奶中，牛奶本係脂肪與數種蛋白質及糖分與水所組成，放置日久，蛋白質凝固，脂肪亦分解晰出，浮於上面，經營牧業者，自能挹取之，搥成圓餅，或裝牛皮囊內，或售賣，或自用，提油後之牛乳，除去水分，稱奶渣子，可食，

酥油新鮮者白色，無臭氣，擱置稍久變黃色，微臭，過久歷夏，變暗褐色，已腐敗，臭不可聞，

酥油在康地，應用最廣，拌糌粑，攪酥油茶，煎炒食物，塗體防皸瘡，點燈敬拜，塑菩薩鬼魅等喇嘛唸經用之法物，搽皮等等，任何好潔蠻子，衣物體膚皆有酥油臭氣，

二十四 蠻湏

蠻子盡酌酒，其酒名湏（蠻音如沖），用青稞煮熟，加蠻糲子，裝木筒內，歷一定時間，汁有酒氣，瀉出澄清，即爲湏酒，味甚薄，隨處可得，蠻人嗜之，每飲至一二巖洋，亦能大醉，醉後每鬥毆廝殺，

蠻子飲酒法甚可笑，盛酒銅瓶內，挿一麥稈其中，含稈端吸之，以次傳遞，不用盃，

漢人居留地，亦有白酒出售，釀法與內地同，蠻子酒癮過大者，亦購飲之，蠻飲漢酒，尤易醉，嘗戲以漢酒灌蠻了頭，彼不識其強烈，飲至常所飲湏酒量，遂至大醉，醜態百出，觀者笑不可仰，

二十五 生吃

蠻子不吃猪肉，只吃牛羊肉，牛羊宰殺後，先割四腿，爲尊長食用，或送禮品，餘肉割成方塊懸之，邊地寒燥，肉易乾，不生蛆，雖夏日，久放無碍，蠻子腰間

，俱佩小吊刀，食肉時，拔刀先割一長條，左手持肉，右手握刀，以食指拊刀背，向內方削肉，隨刀移近唇際食之，肉概不近火，近世微沾漢俗，亦有烤肉或烤肉而後食者，亦只近火數分鐘，肉色鮮紅，卽納入口，

蠻子最精美之食品，莫如風牛肉，將鮮肉切成細條，懸當風處，一月以後，乾如牛皮，再一月，可捻碎，再一月，握之成粉，據云，此物入口，鬆脆如嚼碎冰，香美爲蠻味冠，

二十六 活吃

在康定日，曾見摩西獵夫，獵得岩驢，（實係反芻類，位置在牛與鹿之間，土人作如此呼，）趁未氣絕時支解之，各攪肉一塊，大肆咀嚼，鮮血模糊，染手及口緣皆遍，據云如此鮮肉，味最脆爽，見火或擱放稍久，便無味矣，

又獵夫得野獸，迅取其腸，勒去屎渣，切肉裝填其中，連血嚼食，齟齬不可近，然此惟西康南部之獐，狍如此，康民尙未見，大抵康民文化較獐狍高，且佞佛戒殺，少獵戶故也，

二十七 最高貴之食品

西康亦有數處出產小麥，惟蠻民無羅篩，不知製灰麵，只將連莖麵做成燒烤糌粑，此種糌粑，爲康民最精美高貴之食品，非有大宴會或親友送禮不用，漢人住地，始有灰麪，曾有蠻頭人來，值我食罷，以殘餘白麪饅頭與白米粥賞之

彼食盡，啞唇舐舌久之，竊相私語，嘆爲嘗未曾有之美味，

二十八 蠻宴會

康蠻有婚喪大事，亦興賀吊餽送宴會，曾於上瞻總保家，詳細考察其招待情形，頗多可笑，

該總保管百姓八百餘家，秋後報賽，延喇嘛七十餘人來家唸經，此爲草地盛事，其親友與各村頭人百姓，分三日來家慶賀，來者參差不齊，每人騎馬一匹，背負牛角壺盛蠻酒，腰懷連甏麩糲二枚，繫馬寨外，入客室，獻所攜酒與糲，便跳歌裝，俛來者以次加入，至人將滿屋時，主人請坐，即各就地坐，零亂無秩序，主人僕役，以次各給木盤一個，糴糲一盒，酥油一塊，蠻酒一盃，牛肉一方，連翅糲一枚，大都係各人送來之物，只添賠酥油糴糲牛肉，賺得連甏糲一枚，各人食後，挺腹出門，上馬赴廣場中，馳騁數趨，大呼而去，此即最莊嚴之盛大宴會也，

二十九 蠻床

蠻家惟婦女睡床，男子就樓板上鋪墊子睡，其床爲長方形盒狀無腳，長闊如漢床，周圍木板高一尺，中鋪羊毛毡一隔，即以晝間所穿蠻皮襖爲被蓋，嬰兒亦育於床內，又可數女子同床寢臥，此物亦富貴家所獨有，貧家無之，

三十 睡禮

蠻子臨睡，必向置枕一方跪拜祈禱，作三級揖，叩頭，九起伏，口誦蠻咒，「喇嘛哪覺送覺，送幾哪覺送覺，豈意哪覺送覺，」即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之意，雖野宿，不廢此禮，惟坐以達旦者可免，

三十一 蠻皮襖

蠻子衣服，只有一件——蠻皮襖，並且這件皮襖，男女通用，四季通用，所以實行（易衣而出）的蠻家庭，只須有這一件衣服，就够漂亮了，但是縫製一件皮襖，很費事，大約要羔子羊皮四五十張，模本緞二丈幾尺，水獺皮子五六張，併縫工算起攏來，已值藏洋二百多元，須要賣六七石青稞，或八九條雅牛了，這皮袍圓領大袖，不開岔，身長四尺幾，脚襠寬三尺幾，袖長三尺幾，通常用成都織的金花紅摹本緞做面，周圍用不拔健毛的生獺皮鑲邊，約寬一掌無紐扣，只載與衣料同色的繫帶二條於肘下，且此帶亦止配相，並不會拴，他們穿皮袍時，將上下兩襟重疊抄合，使腰圍緊貼，外用一長絲帶縛束着，便甚麼都規矩了，如其人體短衣長，只須縛帶時將衣提起幾寸，祇顧下邊齊，上身任何臃腫，都是不管的，女子穿袍，使襠與踝齊，男子約提高一尺，袖子兩端，常將皮裏翻上來一尺許高，又常把右臂裸出，將右袖反搭在右肩上，見尊長時，放之下垂，以為禮，上面說的，是富貴蠻家的拜客衣，也可稱為禮服，若是平常蠻家，便無這等華麗，他們只用藍布做面子，不緣邊，大小長短和穿法，都與前同，大頭人等的常製

衣服，也是如此，

又若貧寒蠻家與牛厥娃，他們買不起布，只用獐子皮做面子，頂闊的，緣上一道藍布邊，還在肩頭等部用獐子皮鑲嵌許多花紋，這項蠻皮襖，白日穿着，夜晚蓋着，並無特製的鋪蓋，

三十二 蠻鞋

蠻子只有一種鞋，叫做鞞（讀如愁），其實是一種特別的靴子，用麩子做裏子，紅布做上段的面子，廠片或甯甯等貴重材料做下段的面子，中嵌一片黑色的絨，用單層熟牛皮做底子，反上在靴幫的外面，前端尖形，反翻過來，成一個倒鉤式的靴尖，蠻家認這尖鉤爲無上的美，

蠻子無論男女，都是赤腳光稈的塞進靴去，上端用條帶子縛在光脚稈上，他們不興洗足，穿久的靴，臭不可聞，靴底破濫時，另換一塊新皮縫上，一靴可換底十餘次，這便是漢靴與蠻鞋最大的異點，

三十三 不穿褲子

蠻子有大皮袍遮了下半身的上半截，有長蠻鞋遮了脚桿的下半節，便用不着穿褲子了，并且草地布帛太貴，褲子必須用布帛縫，着實也穿不起，男子不穿，婦人也



蠻皮襖

也不穿，走路不穿，騎馬也是不穿，曾有位討過蠻婦的朋友說，他的了頭初來家時，拿袴子給他，不知如何穿法，後來勉強穿上了仍繫不來袴腰，幾個月後，還是褶荷葉邊似的亂繫在腰桿上，褲腳子七長八短的吊在衣裙底下，老實費盡心力，教他不曾，

從前蠻子不但不穿褲子，并且不穿汗衣，近十幾年來，西藏西康的蠻子，都感染了漢人的習俗，漸有穿汗衫和褲子的，汗衫尤普及，中產以上的男女，差不多全有此物，並且小領右衽，還全與漢人衣服一樣，褲子則大不相同，並且也不普及，只有少數有錢的武士，當騎馬賽會時才穿，褲腳大得像褶裙一樣，又將兩腳紮束蠻靴內，上面聳起，就似一對無骨的燈籠，做這褲子的材料，盡是藏綢，實在就是山東的輔綢，

三十四 蠻子屙屎

蠻子大小解，都沒有解褲子的麻煩，他們在任何地方，直身子蹲將下去，便屙了，因為長服重而長且硬，剛才下蹲，便抵地面，恰像一籠魚罩，中間大空着，站起身時，倏然離地，決不會沾着屎尿，

最有趣的，是屙屎不措屁股，排泄完了，起身就走，身上縱還巴得有些，全不介意的讓他巴着，他們反笑漢人用手去措屎，是不潔淨的，



蠻子解手

廓爾喀夷人，漢人呼爲篋弼子，清時朝貢，常過康地，他們屙屎，定要跑到河邊去，屙罷，用手掬水來把肛門洗了，這又另是一種風俗，

三十五 汗衣的穿法

蠻子的汗衣，用藏綢或紅布縫，縫法全仿漢人，只是短得很，又下襠全是毛剪口，不縫穿時，先穿外面大皮袍，把腰束好後，褪去上身，再穿汗衣，汗衣穿好，再穿皮袍的袖子，所以蠻汗衣，不能紮進腰帶內去，蠻人常將皮袍右袖脫下，有時作工，將兩隻袖子齊脫，紮進腰圍去，上身只穿汗衣，遮着胸部，腰部當汗衣與腰帶中間一段，不遮不紮，俯仰之間，腰肉全露在外，男女皆如此，蠻子所以要如此穿衣，全因未穿褲子，以皮襖代裙，故不能不先穿，習慣已久，便會穿褲，也必如此穿了，曾有熟人了頭，對人操作，屢將腰肉外露，共夫以棒戳之，使紮緊汗衣，此了頭僅答一憨笑，操作如故，未嘗感覺可羞，

三十六 蠻裁縫

蠻子概地坐，無棹儿，蠻裁縫縫衣，亦坐地下，無論綢緞綾錦，皆按在地下剪縫，其針亦自川省輸入，甚粗大，小針似促不穩，所以不用，蠻子原祇用毛線，近世始有棉線絲線輸入，惟盡係粗劣品，與川省前三十年所用者相似，大概係上川南一帶土民所紡，

三十七 馱腳娃

蠻家用他自己的牛馬，替人馱運東西的，稱爲馱腳娃，這種職業，大概是牛廠娃做，他們常以其過剩的牛馬，三家五家，集合起來，成一大羣，去包喇嘛寺或他大商號的茶貨運腳，從打箭爐起，運到關外各碼頭去，又馱藥材到打箭爐來，再運茶回去，他們每天只走三四十里，早晨將牛馬放野，約略吃個半飽，招集攏來，馱貨前行，剛才過午，便擇水草便利的地方息下，放牛馬去吃草，拿幾人經理牛馬，拿幾人看守貨包，并熬茶作飯，直息到第二天日出才走，所以他的牛馬，連走一年半，並不疲乏，

馱腳娃上路，少有帶帳房的，邊地只有五六月才多雨，這幾個月，他們不攬生意，其餘的十個月，只有下雪，雪落到身上，抖了就是，他們能在泡雪底下睡覺，說比睡在雪面上暖和，所以下雪天氣，他們絲毫不怕，至於大風，也不很怕，只須把貨包堆疊在當風一面，彷彿一垛大牆，人聚在背風的一面燒茶，吃糌粑，睡覺，毫無不便，

馱腳娃是不怕匪劫的，他們牛廠娃，全都和甲霸通聲氣，或竟都曾甚過匪來，所以不怕，因這原因，商幫貨物，交與馱腳娃運，比較自己運還更妥當，所以馱腳娃生意很好，

三十八 參觀露宿記

我們上路，逢打野時候，常常看見蠻家的露宿，蠻家不但怕露宿，而且很喜歡

露宿，縱然宿地附近，有空房或岩窩，他們也不肯進去宿息，夏季如此，冬季也是如此，曾有一次過理塘，在一個岩洞附近打野，那時正是臘月，我們漢人，撐着帳篷睡，鋪幾層毛褥皮墊，蓋三重軟被，外壓白天穿的重裘，帳內又澈夜的爨着杠炭，還怕感寒，有一土兵，命他進帳來睡，他執意不肯，一定要去和護送子露宿，睡到半夜，還聽着他們笑語譁譁的，彷彿很有樂趣，第二晨早起來，帳房上堆滿了白霜，他們的肩頭帽頂，也是皚皚射目的，我們心裏很覺不安，他們却怡然自得，并無何種怨苦，

蠻子露宿時，甚麼都不需要，只須擇塊背風的地方，檢三四塊石頭支一個灶，檢些乾牛屎來燒起，從腰包內取出羅鍋，舀上水，抓把茶葉煮在內面，待熬熟了，取出木盃，吃了糌粑，便大家圍坐在灶的周圍說笑，灶火通夜不息，鍋裏的茶，也通夜不斷，笑談到口乾的時候，緩緩咽一點茶，便算是很舒適的享用了，若說再吃一點糌粑，那便不覺太奢侈，很少有這樣捨得的，說笑到半夜以後，才漸漸疲倦，漸漸有人睡去，丑正以後，才得睡完，

他們的睡，並不臥下地去，只盤膝坐着，兩手互抄，藏進袖內，顛頭簸腦的幌漾於火灶周圍，有時一個人靠在鄰坐一人的身上，或二人互以頭肩倚靠着，便不搖擺了，

氣溫在雞鳴以後，降到極低，灶內的火，亦因全睡着了，無人加柴，漸次息滅，

釜內殘留的茶，也結成冰塊，各人呼出的水分，和方才蒸散的茶煙，以及空氣中原含有極稀薄的水蒸汽，都從冷氣中分晰出來，附在諸人衣帽上，結成食鹽狀的霜粒，這時我們燒着火盆在帳篷內睡着的人，都要驚醒，因為睡夢中口鼻呼出的氣，全在被條當頭結成碎冰，人一翻身，冰與耳頰等乾燥而溫暖的部分接觸，又變成水，浸漬面皮，恰似雪水潑來一般，任你睡得酣熟，無不驚醒的，然而那些浸漬在風霜中的露宿者，正睡得鼾聲如雷，毫無苦楚，

天明時候。露宿的人，抖抖衣上霜雪，查看馬牛都吃草到甚麼地方去了，分幾人去趕回來，分幾人重行檢柴燒火，熬茶吃飯，待等日上三竿，慢慢收拾馱包又走，

三十九 熬夜的精神

蠻家熬夜的精神，偉大非常，他們平時在家，亦是剛黑便睡，大清早不起來，一經出門，即常鬧到半夜不睡；天亮便起，如上所說露宿的情形了，並且連夜如此，絕不疲乏，即在家裏，遇着些微一點可興奮的事，也是連夜不睡，全不覺疲，我曾在一蠻酋家裏宿了兩夜，正值他行家行秋賽唸經，親戚聚會，鄰人與其小娃子男女四五十人，每夜都跳半夜的歌裝，說半夜的笑話，時而鬨堂大笑，把我從睡夢中驚醒幾次，有捏着鼻子學女人聲調的，有說相聲的，每說一句，聽者大笑一次，時而跑到東廊，時而鬧到西廊，似乎快樂得很，又有四五十個唸經的喇嘛，

也是通夜不睡的，

我想蠻子腦經簡單，工作很少，心與力都不曾勞碌過，這或許是他們能熬夜的原因，也是他們能野栖露宿而不病的因素之一種，

四十 豬洛可

我曾在河口麻蓋宗的草坪上，發見獸腳娃最盛美的游餐，留心考查其烹調方法，那裏共是兩起人，都是爲裏塘喇嘛寺馱茶包的，每起都是七個人，三人放牛馬去了，四人在灶前做廚，二人燒火，一人和麪，一人切肉，工作步驟，非常整齊，灶用亂石砌成，其上燒有較平的薄石塊數方，麵是彈甃小麥麵，肉是新鮮紅牛肉，肉切成指頭大的方塊，是按在牛皮上切的，麵亦是按在牛皮上和的，肉切成時，麵亦和好了，二人各自將麵與肉，先分成七餅，這種分法，很嚴重，再三分來分去，雖經秤稱，恐怕比秤過的還均勻，都均勻了，共是拳大的七個肉球，和七個麵球，才將七麪塊，又各分爲兩半，每半拍成圓餅，大約有五寸對徑，半寸來厚，拿一圓餅攤在左掌上，右手蘸水，很審慎的將圓餅周圍抹濕，才把肉塊抓一堆來，放在當中，另一人也用水將餘的一塊麪餅周圍抹濕了，交與他，拿來合上，將上下二餅的周圍捏合，便成一塊球形的饅饅，惟捏合部突出一輪，成了個星雲球式的赤道，此時灶上支的平石頭，已燒對了，將方才做成星雲球式的饅，以兩極正對石板放下去，依重力的作用，赤道漸向下方降落，結果使南半球成了平面，只赤道還不能貼攏石板，於是讓他慢慢炕着，再着手做第二個麪球，一直

做完，依次炕於石板上，

他們會認火候，認到恰炕得焦黃，可以離開石板時，才翻過來，炕這一面，據說不可取早了，早了麵還粘在石板上，饊饊要破，破了要走汁，便不好吃，如此炕好的饊，蠻名豬浴可，是蠻子獨一無二的美味，非很莊嚴的日子，不能興這種盛饗，所以製造之時，分配手續，也是很鄭重的，

我一直留心看了幾點鐘，盼他們吃來看，他們只是燒着，不肯吃，通事說，走罷，吃的時間還早咧，他們必要待到牛馬回來，人衆齊聚，行過了禮，才每人一份，一齊動口吃，大約在黃昏時候去了，

四十一 皮火筒

蠻家唯一的機器，爲皮火筒，蠻名克麼，製法，用整羊皮一個頸端縛緊在一鐵筒上，四脚縛緊，不使漏風，尾端截成一大圓口，用時，以鐵筒之嘴，插進灶去，兩手提住大圓皮口，一提一張，一合一壓，空氣便從皮囊通過鐵筒，射進灶了，鐵筒口子，足有五分過心，風進灶去，霍霍的吼，任是濕材，也都要火嘯，蠻子使用此物甚巧，我們雖知道他的原理，取來打氣，一點氣也灌不進去，直學到幾天以後，才灌得進取些須，

四十二 客民

漢人到康地領墾的，稱爲墾民，又稱客民，以別於土著，墾民止完糧，不當差徭，這是清時興的規矩，至今還未破壞，邊民痛苦，不在完糧。只在當差，自清代興這規矩，一時去領墾的很多，墾民也都個個掙錢興家，莫有失敗的，民國以來，墾子頭勢高了，多方與墾民爲難，或是偷割熟麥，偷割牛羊，或是燒毀房舍，甚至殺人，漢官保護不了，客戶除能與墾家相好的外，多半都退到市鎮來經商膺力，更無再去領墾的人，

客戶有吃墾家莊房的，墾子能保護你，但是要當差，又有入贅墾家的，那便算是墾家的人，雖然也稱客民，身體更不自由了，

四十三 軍台遺丁

清代在打箭鑪到巴塘入藏一路，每八九十里設一宿站，二三十里設一尖站，都修有站房，設有台書站丁，傳遞文書，保護道路，并便商旅息宿，大站每站，都是營兵十人以上守着，每月由軍糧戶發餉，後來這些兵士與台丁，漸都討了墾了頭，生下兒子，生活費增大了，餉不够用，漸漸租賃房屋，經營小貿，漸漸開墾荒土，自耕自食，漸漸子孫蕃衍興家立業，區區餉銀，也就不在意下，民國初年，撤廢台站，停支薪餉，舊日台書站丁，遂完全變成客戶，如現在的折多塘，營官寨，東俄洛，臥龍石，八角樓，河口，麻蓋宗，西俄洛，火竹卡，理塘，巴塘，昌都等處，的市街和農地，什九都是軍台遺丁的建設成績，惟理塘以西，夷焰張

橫，客民久失保護，頹敗得很，僅河口以東，還頗興旺，

四十四 金川戍卒

現隸西康的丹巴縣，和隸四川的懋功，撫邊，綏靖，崇化四縣，皆從前大小金川地方，在清朝有段很雄偉的歷史，人人盡知，乾隆平定金川以後，要作長治久安之計，成了許多軍隊在各重要地點，那時金川蠻家，因為抵抗清軍，死亡甚多，殘留的人，又都畏罪逃跑了，大好農地，無人耕種，戍軍糧食亦感缺乏，當軸便叫各軍，分屯開墾，稱為屯兵，十多年後，屯兵盡都娶妻生子，佔有田地，既逃夷人，始漸回來投誠，領地耕種，上糧當差，這時客強主弱，各屯戍兵，安居樂業，漸漸解除軍籍，化為農民，稱為屯戶，後來似因屯戶與蠻家衝突，請兵保護，又才從茂州維州等處，撥來上孟下孟九子三營軍隊，加成在五屯地方，迨到清末，三營戍兵，又循前例化為墾戶了（現在稱為營戶）所以現在的金川地方，河谷腴美地土，盡是屯戶耕種，高山深谷，才是蠻家，又更偏僻荒瘠地方，才是營戶耕地，此段歷史雖然模糊，遺蹟却顯然可見，（營屯細節另章詳舉），

四十五 名山木匠

蠻子無木匠，全西康的木工，都是名山人做，名山木匠四字，在康地很有聲名，名山木匠何時初到西康去，從無考據，大約是清代建築軍台之時，大軍攜帶去的，因為名山縣地狹人稠，山高林密，貧民學木匠的很多，本地不能養活，宜向外

方擴散，所以直到今天，還相率往關外遷徙，現在估計全康木匠，約有兩萬多人，問其原籍，莫非名山，他們手藝并不高強，但在蠻地，便如西洋工程師在川省來一樣，到處可受歡迎，他們也有掙了錢，回家去的，也有在草地安家開墾的，也有因性慾壓迫而招贅蠻家的，也有倒了褔去吃莊房的這也算客民的一種，

四十六 鑛工落業

丹巴縣和康定的魚通孔玉境內從前銀鐵鉛銅等鑛甚富，滿清咸同兩朝，開採最盛，後來鑛表業敗，鑛工亦樂不思蜀，娶妻領墾，造成了許多新村落，如丹巴的絨岔溝，銅爐房，與孔玉魚通的客戶皆是，

四十七 清潔用豬

內地人都認豬爲最齷齪地面的，許多人不准豬下糞來，不想理塘河口一帶居民，竟以豬爲清潔污穢之具，客戶亦然，這帶的豬，毛色倉褐，去野豬不遠，性喜吃屎，臭覺甚發達，一嗅屎氣，便趕攏搶吃，驅打不走，他們把豬和牛羊，一古腦糞在蠻碯的最下層，不另修毛廁，男女都混到牛羊內去解手，糞才落地，豬便吃了，

記得從理塘回康定一路，臨睡要解手，房主人盡回說沒有毛廁，教到牛腿邊去屙，我不肯，連夜都是跑到山坡上去解決，一天宿東俄洛保正家，這保正恰是客戶，又曾任過木雅鄉總保，很有勢力，房子修得十分華美，我想他一定有毛廁了，

臨睡問他，仍要到牛羊羣裏去，那時風大非常，出門不得，祇好逡從，走下樓去，擇塊比較乾燥的柴堆旁邊蹲下，不久，便有五六條豬從黑暗處奔出，攆步攆來，急取柴一條四方招架，才打住了，勉強草草了事，站起身來，羣豬已拚命搶到足下，讓開一看，方知他們是來搶屎吃的，同時董委員亦因初見此事，退步避豬，漸漸退到柱下，恰值樓上人傾豬食下來，淋了他一身的臊水，

四十八 繫

「西旅實繫」，繫原是西方的大狗，現在西康有種大狗，高如綿羊，胖如肥豬，頭如獅子，毛甚長，鳴聲音暗如破鼓，性甚猜猛，蠻呼爲繫，（讀千秋切），漢呼蠻狗，想即繫也，蠻家無論農牧，都有一條，常用鐵鍊拴着，繫在房頂或門外，以警盜賊，此狗見外人過，必跳跟奔噬，猛力前撲，若將絕繫傷人，惟主家人出入不咬，故行進蠻子家宅者，必須謹慎防備，萬一走過蠻狗跳限界內，或被咬傷，或被咬死，絕難有幸免者，

憶在道孚，一日帶土兵下鄉，擬登一蠻家屋頂測圖甫至門，蠻狗絕索奔來，土兵等皆倉皇無措，幸主人母女在門，其女先見，奔前抱持狗頸，狗力猛，女子仆地，尚力抱持之：其母復趕至，牽曳鐵索，我才幸免，至今思之，心猶碎碎然，漢人喂漢狗者多，蠻人呼漢狗爲哈巴，鄙其渺小，不肯餵養，

四十九 狗的裝飾

牛撇娃與馱脚娃，亦養蠻狗，不拴繫，常跟其牛羊羣出行走，他們用染紅的羊毛，編成一狗項圈，套在狗頸項上，甚美觀，紅色最易惹人注目，他們的意思，不僅在裝飾好看，還有使人易於迴避之意，

蠻家有一種避狗咬的咒，時常唸着，足見他們也怕蠻狗，

五十 喀達

蠻家敬神，見官，謁尊長，都必須用一種見面禮物，名爲喀達，喀達是一種絲織的疏紗帶狀物，寬二掌，長三四尺，紗疏如竹籬，白色，性粘，傳以細粉，爲成都九龍巷所織，此物全無用處，而蠻家異常重視，會尊長不上喀達，譬如漢人不用名片，爲大不敬，我等初出關時，每日收到喀達甚多，認爲無用，隨手拋棄，或揩抹桌凳，後有漢人見而乞之，給三四條，喜溢眉宇，問所值，則市上每條賣洋半元，得三四條，所值已多故也，

蠻家一條喀達，展轉使用，至於千百萬回，直至敗如亂絲，尙不肯捨，貧家或不忍整條送人，常剪成巴掌大小塊使用，又有一種喀達，織編緻密，彷彿劣種絹綢，惟豪闊之喇嘛與土司能用之，亦惟用於尊神與尊官之前，

五十一 贊

蠻家謁見土司與漢官，除喀達外，又須有種贊敬，或酥油一餅，牛肉一腿，或爲奶渣子，或爲雞蛋，或卽用藏洋放喀帶上，稱爲壓喀達，這或即是古人束帛加璧

的變象，

土司受贊敬，是白受，漢官則照例賞以茶菸等物，蠻子最愛小便宜，賞賜若豐，便尊敬備至，事事聽從指揮，賞賜如其不抵所值，當面不敢說，背地罵爲甲猪，甲猪意即漢討口子也，

五十二 蠻婚禮

蠻子婚禮很簡單，訂婚之法，隨地不同，或由男女私相愛悅，或由父母家長代爲訂定，臨婚之日，男家先將衣服首飾，送過女家去，新郎也帶上許多人，騎馬擺隊，去女家親迎，女家親友，大跳歌裝接風，新郎帶來有蠻酒牛肉，賞給跳舞者，接新娘同回，女家亦用馬隊送行，并無陪匿，只以馬多爲闊，土司家婚娶，往往有千餘馬隊送迎，送到男家，新郎新娘同進新房去坐，（牛廠娃即在帳房內）并不行禮，男家不用蠻酒牛肉，招待送親人，只須賞茶或錢，便自回去，親友來賀者，都跳歌裝，下午以後，各自回家，新郎新娘同宿，婚禮便完成了，幾天以後，亦興回門，互送禮物，搭喀達，此時女家關綽者，送新郎若干牛馬，有些惡作劇的牛廠娃，規矩不同，賓客散後，新郎須與新娘角力，互相推接，新郎勝了，才許同宿，

又聞有些地方，親迎後，仍將女子送回女家，只許暗偷，不許明宿，三年以後，才得接回家來同處，

五十川 淫風

蠻子不知貞操爲何物，丈夫亦不以妻有外遇爲恥，故淫亂之風甚盛，社會中上蒸下報，濮上桑間之事，多不可紀，男女性慾無節制，直與犬馬無異，男子出門數月，婦人可以公開偷漢，

蠻家甚尊視喇嘛與漢人，尤尊視公事人，蠻了頭偷得喇嘛與公事人者，必誇耀於衆以爲榮，漢人出關，縱赤貧，亦可得婦，只未易專有耳，

五十四 問太太偷人幾個

張慕軒知事，曾納一絨壩岔蠻女爲妾，署瞻對日，其大夫人「漢人」與蠻妾皆在署中甚相得，各區蠻頭人妻女，多因與此蠻妾相善，時來署中閒耍，一日睹蠻女圍問張夫人，要他自供結婚以前養漢幾人，結婚後養漢幾人，張答並無，彼等皆大笑不信，意以爲女子當無不偷漢者，衙門高帥爺說如此，

五十五 弟兄共娶

蠻家兄弟數人，共娶一妻者甚多，謂如此可增進弟兄的友誼，婚之日，弟兄同親迎，婚夕，長兄與婦共寢，翌夕其次，以次及於季弟，婦住一室，弟兄皆寢他所，以後有欲敦倫者，入婦室，以其帽或靴帶掛門上，後來者望見，即自避去，婦得子女，呼諸人皆爲父，不究所出，此風在西康西部最盛，地書謂西藏一妻多夫，卽此俗也，

五十六 叔姪共娶

兄弟共娶，尙不足稱爲亂倫，叔姪共娶，生子呼叔與姪皆曰父，是真亂倫也，叔姪共娶之風最盛地方，皆有叔姪共妻之事，試舉一例於下，

瞻化谷日村之老代本，忘其名，生四子，長雄鳩，次呷宗羅布，三四龍八吉，季充撒家，呷宗羅布早死，雄鳩與四郎八吉共娶一妻，時充撒家尙幼，未預親迎，蠻禮不算共娶，雄鳩婦生一子，名齊墨汪青，只小充撒家數歲，老士婦（雄鳩之母）死前，慮其叔姪不睦，命充撒家與齊墨汪青叔姪共娶一婦，果同娶下瞻甲溪代本家女，此女治蕩，入門後，獨愛齊墨汪青，充撒家與其姪爭風，釀成家庭之變，齊墨汪青初與婦偕赴牛廠，後同逃歸甲溪家，去年三月二十五日，齊墨汪青竟率領甲溪娃來谷日，殺充撒家與雄鳩，擄槍二支與一人去，瞻對衙門有案，此案因齊墨汪青抗不到庭，至今尙無辦法，

五十七 贅婿

蠻俗男女平等操作，毫無軒輊，社會待遇，亦絕對平等，無子有女者，得贅婿承嗣，俗呼上門，蠻土司家，每每無子嗣，以女招贅者甚多，所贅皆蠻土司之子，不用漢人，蠻差民之無子者，則多贅漢人，因蠻中男子甚缺乏，莊房又須人承做，故蠻酋能寬此禁也，漢人住草地久，多染蠻俗，亦有招婿上門者，但只招漢人，不招蠻家，俗諺云「漢不入夷，」

贅婿或有賄匿，或赤身空手借人衣服入贅，恰如內地娶媳，入室即易姓名，以妻父母爲父母，言行有不如意時，妻得隨意毆辱之，亦如專制家庭之丈夫，可以毆辱妻妾，選婿之法，不重智巧，惟重氣力，壯男子能負重致遠，任耕作如牛馬者，卽爲佳婿，力弱者贅人，受鞭朴殆無虛時，多逃逸或磨折死，蠻女不能節制性慾，卽是壯男子，晝役於風露中，夜勞於枕席上，從無息養機會，故亦多早死，死後婦卽另贅，逃而被獲者，挫辱之，亦如漢俗之治奔婦，漢人贅婿者，待之較寬，

五十八 蠻烈女

蠻中無貞操，安得烈女，乃竟有之，宜爲立傳，烈女名佚，生甘孜香資家，香資雖蠻種，美丰儀，幼以面首見幸於孔色土婦，爲孔色土司家司賬者二三十年以是致富，擬大頭人，現已四十餘歲，卸職家居爲巨商，與官紳貴勢通財相結，然性頑固，視漢蠻界線甚嚴，子女五六人，不與漢人婚姻，其女並俏麗白晰，婉媚似漢人，漢人旅甘者，多慕之，長卽烈女，亦頗慕漢，朱憲文鎮甘孜日，有姪名某，從在官署，青年美秀，兼通蠻語，以官家子故，得時至香資家，與女相悅私通，情好甚篤，誓結偕老，朱遇姪嚴，女已孕，姪不敢告，女請香資求婚於朱，香資痛責女，使與朱絕，並爲訂婚於頭人家子，女不從，曰「嫁蠻家，仍食糲糲酥油牛肉耳，嫁漢人，食珍羞，衣綾羅，誓死從朱

公子，「香資訴於朱憲文，斥其姪誘惑已女，朱怒，遣姪回川，女已產子，爲香資撲殺，女遂剪髮入覺母寺爲尼，迄今十餘年，無悔意，

此女去歲曾盛裝來甘孜赴壩會，看蠻戲二日始去，會場中人，咸嘖嘖稱前事，深致傾慕，余見其目灼灼視漢人，知其猶深冀朱某之復來也，

五十九 處女之寶

前見報載某離婚廣告中，有處女之寶四字，名義殊雅妙，此寶漢人甚珍愛，許多名貴姻緣，因此發生問題，若康藏蠻家，則從無需要此寶物者，洞房花燭，絕不以落紅與否爲念，此雖由於淫亂成風，習久不怪，亦因蠻女，勞動過劇，又喜騎馬馳騁，處女膜婚前破裂者多，無從甄別故也，

六十 揹水奇技

蠻子運物，不擔不抬不提，專用背負，水亦過指，揹水盡婦女之職，除貴族女子有小娃子代勞外，無論貧富家女，皆須習此工作，其背法甚奇，長圓木筒一個，高與胸齊，用樺皮瓢挹溪河泉池之水入內，抱置高處，用一牛皮帶圈，一面套於箆腰，一方自套於胸喉之間，兩肩之外，左手持一小草圈，墊於臀部微上腰脊外，右手捫箆底緣，引



揹水
蠻子頭

身近之，使箆底緣靠草圈當中，挺身矗立，箆遂負於背上，稍向後傾，蠻女微俯其首，娉娉前行，兩手或垂或抄藏袖中，并不扶持水箆與皮圈，箆亦不傾崎，負近水缸，將身微側，箆始橫斜，傾水入缸中，而底不離臀，傾盡再負向水泉汲水，

六十一 男女工作

蠻子無烹調，無縫紉，即有亦男子任之，女子工作，以措水爲第一要務，其次爲耕地，割麥，打麥，炒青稞，經理磨麪，砍柴，又其次爲搓羊毛，織氈子，支湯役差，篋糞差（並詳後），擠牛奶，或經理商店，總之，西康男子多爲喇嘛，即俗人，亦只唸經，或當公事，或遠道經商，或行劫，除奴隸外，不理家庭瑣細之事，家庭工作與耕牧，殆全由女子任之，所以西康男女，能絕對平等，

六十二 康壩娃與藏壩娃

藏語，稱西康土民爲康壩娃，西藏土人爲藏壩娃，壩，地方或某處之義，娃，土人之義，康壩娃與藏壩娃，雖同宗教，文字，語言，實不同種，藏壩娃面容凶鷲，皮色黎黑，嘴唇突出，微似印度種，康壩娃較爲和善，白皙，頭圓齒突，微似苗人，大約康壩娃係羌苗之混血種，藏壩娃係自昆侖直徙入藏之民族，舊唐書謂吐蕃是禿髮氏遺裔，係指吐蕃王族言也，若謂藏民皆禿髮苗裔，便與雲南人皆莊躡後裔，朝鮮人皆箕子後裔，日本人皆徐福後裔，同一荒謬，禿髮氏未至以前，

西藏便無人種乎，

六十三 蠻體格

純粹之康藏土人，體格與漢人差異極大，(一)皮膚厚，且緻密，毛孔汗孔，並甚稀少，皮下脂肪層尤發達，任何瘡蠻，無露骨者，勞動中，難出汗，但分泌脂肪甚多，以是故能耐寒耐燥，不皴，不凍，蠻民移住川省，每易病死者，其皮膚構造，不適於發散水分，故不宜於溽熱地方居處也，(二)髮粗而短，恰似犛牛尾毛鬚盡淺軟，幾等於無，老翁老嫗，殆難分別，(三)手足肘骨之關節部不甚膨大，幾無俗呼螺螄拐之突起，(四)女子乳房不發達，乳量甚少，雖育數兒，乳不比婚前加大，(五)目光呈凶相，額上易生繃紋，故人謂蠻不經老，凡此四點，皆民族歷史期短之徵象，與其環境適應殆無關係，

六十四 扯格娃

漢人娶蠻女，或入贅蠻家，所生子女，蠻名扯格娃，猶言雜種也，康蠻視漢人甚高，自視甚卑，扯格娃既屬半漢半蠻，自又較純蠻高出一等，其對人談話，每自介紹於人曰，我扯格娃也，有多數扯格娃，竟自冒充漢人，

人類之遺傳力，恆與其民族歷史爲正比例，漢人與任何民族交配，所生子女，皆肖漢人者多，扯格娃之體格，有八分似漢人，二分似蠻子，其習漢語漢字，亦特容易，現在西康任通事翻譯之人，殆全是扯格娃，純漢人多輕扯格娃，呼爲老扯

六十五 甲閃與白閃

藏語呼茶爲甲，漢人爲甲閃，猶言產茶地之人也，蠻子爲白閃，無適當譯義，通俗譯爲蠻家，蠻家通漢語者，對漢人言語，常謂「我們蠻家，你們漢人，」未嘗以稱蠻爲恥，但出西康，入內地後，即深惡呼此二字，蓋在西康時，不自知其弱點，亦無人對之嘲笑，便覺稱蠻無可異，入內地後，處處自慚形穢，亦處處遭漢人鄙視，便覺稱蠻爲可羞，蠻字本身，並無若何榮辱輕重意義存在也，

六十六 「蠻」字問題

友人告我說「蠻夷戎狄，是帝國時代歧視異族的稱呼，去年國民政府，已經通令全國，革去這種陋習了，你的詭異錄，還連篇累牘在蠻蠻蠻蠻的，未免違抗國府命令，輕薄了西康同胞罷，」初聆此話，大吃一驚，深愧我在蠻地跑了一年回來連這件大事，還不知道，心想改正，已來不及了，繼而定神一想，也還無妨，好在此種文字，原是遊戲之作，非公文國書可比，「蠻子」「蠻地」，義取通俗，西康同胞見了，必不至生誤會，既而更寬大大想了一回，覺我的「蠻」字，並未用錯，國府的通令，或許還比我更錯點，聊說幾個淺薄的理由，請教閱者，

(一)，如果不稱西康土人爲蠻子，便應稱爲康人，但是「康」是地域名稱，非種族與部落的名稱，康人二字，就不以滿人蒙人回人苗人那樣妥當，若說指住居康地的人，便應包括許多漢人和扯格娃在內，不能單指蠻家了，并且康人就是康

孛娃的漢譯，康孛娃三字是西藏人製造的名詞，頗有輕薄他們的意味，恰與川人稱陝西人爲老陝一樣，在康人心中想來，并不能比漢人稱他作蠻子體面，況且蠻子並無認得漢字的人，無論你稱他做蠻子或康人，翻譯成他們認得的字，總還是「白閉」二音，若還將康人誤譯成康孛娃，「那才真是侮辱他了，

(二)，若果竟稱康地蠻子爲康人，不但國人驟不易解，行文上亦多不便，例如蠻皮襖，蠻裁縫等，都是通行的特用名詞，既諱蠻字，便應改稱爲康皮襖康裁縫，這是多們的不妥，又各縣皆有蠻保正，對漢保正而言，若改稱爲康保正，豈不易誤成全西康的大保正了麼，看來這個蠻字，不但無須諱，確亦諱不了，

(三)，蠻子的文化不提高，生活不改良，則用任何美名加在他頭上，都不美，即如蠻夷戎狄四字的本義，何嘗可醜，一經用到這般人類上去，才覺醜了，庸人二字，原是外人畏敬中國人的稱呼，與漢人一樣，但是現在到美國去的人，深恥被呼爲唐人，美名甯有何用呢，如果康蠻有可敬處，蠻子二字一般可敬，如其始終是可鄙的民族，縱稱之爲「康先生」，又有何益，

六十七 髻辮種植

蠻家男子皆辮髮，盤於頭上，以帕裹之，辮小如錐，自憾不美，則以牛毛編粗如臂，長丈許之大辮盤其外，髮固與牛毛同色同粗，遠望儼然盛髮也，康境西部之牛廠娃與藏孛娃多有此種裝飾，

女子髮辮，種類繁蹟，康定境者，婦人用紅鵝羽鬆軟頭繩一大把，搭編辮端，盤於頭上，有服者用白繩或綠繩，繩多於髮數倍，藉掩髮少之醜，或以牛毛爲假髮，編辮內，閩女多照內地紮毛辮，道學女子紮單辮，嫁後紮雙辮，鍾霍朱倭主甘孜，婦女皆以頭髮，絲絲分開紮爲小辮無數，披於腦壳周圍，惟嫁漢人，照康定梳頭，稱爲漢頭，瞻化更於小辮之外，添編擦呷二條，擦呷者，挑起左右額角之頭髮，一根一根，細爲分開，以一根爲一股，編成人字紋之帶形長辮，寬約三指，分自頭左右側，抄合於腦後，與小辮混合，鬢髮本少，既分小辮數十條，又編擦呷二枚，其工作之細，甚於織絲，每梳一頭，皆備巧爲之，三日始能完成，每頭可管數月不亂，理化與瞻化髮辮略同，但於髮辮上，再加布帶三條，合於頭頂，分披三方，稱爲折哈，上載銀質有花鈍圓錐體三枚，稱爲涅坡，無論貧富，四時不廢，東谷婦女，亦披小辮，嫁人者，頭頂嵌飾珊瑚之鈍錐體，稱爲意鼓，處女與寡婦無之，巴塘則又多辮漢頭矣，

六十八 耳璫

蠻子男女皆戴耳墜，女子雙耳俱戴，男子只戴左耳，亦有慮小兒難養，穿右耳飾爲女子以求厭勝者，耳墜有兩種形式，一種圓形，稱耳環，用金質或銀，粗鑲成龍鳳形體，嵌珊瑚及松耳石於外側，一種長形，稱爲耳璫，盡金質，上方仍爲貫耳之環，下方嵌長綠玉或珊瑚二段，長遠二寸，蠻耳墜甚粗重，貫耳之環，粗如

燭心且不平滑，貫耳之際，軋軋有聲，金質耳墜，每支重一兩許，耳肉不能勝，常以皮帶附繫於頂上，仍有墜破耳垂者，蠻民樂此，耳孔或裂，仍新穿一孔于上方以戴耳璫，雖中年人，不廢，

六十九 戒指

蠻民男女皆戴戒指，富家金質，嵌蜜臘，硨磲，琥珀，珊瑚綠玉及紅藍等寶石，貧家銀質，嵌假珊瑚，鏤花不工，質料甚貴，操作時，亦可除下，宴會歌跳，則非禦不可，

七十 領扣與項珠

蠻女皆戴領扣，銀質雕鏤三個聯珠式之公母二扣，載於金絲緞之兩端，用時圍於汗衣領外，扣之，彷彿西洋之領帶，男子不禦此物，而以珠寶貫一項圈戴於頸上，各種珠寶皆可無，惟車渠爲必備之品，

七十一 蠻鐲

蠻鐲用金銀製，笨重非常，不嵌珠玉，銀質多雕成雙頭龍狀之空琖，粗如指，又有以美麗數珠纏繞臂腕以代鐲者，

七十二 告鳥

蠻子人人皆佩告鳥，爲銀質空盒，或圭形，或圓形，或壺形，或大或小，或鑲黃金，種類不一，裝佛像及護身符籙，或經大喇嘛咒咒過服製過之法物則同，以帶

繫之，上掛於項，下垂於腰，謂佩此物，能祛鬼魅，却病健身。靈者鎗礮不能傷，常見路上行人，佩斗大告鳥，啾啾暗語經咒不絕，彼輩行旅中，若恃告鳥爲最良之侶伴與最有力之保護者也。

七十三 雜佩

蠻子除上述各珍貴裝飾品外，腰帶間尙有雜佩甚多，(一)吊刀，吃牛肉用之，(二)火鏈，取石敲火用，蠻地火柴尙不通行也，(三)鼻煙牛角壺，裝草煙麩子，用時，以左手大指甲抵食指端，右手傾煙麩于指甲上，移向鼻孔，猛力吸之，此俗自滿洲傳入，現已通行全康，許多男蠻，鼻煙癮甚大，每隔十來分鐘，吸煙一次，煙皆用上品，我爺同行人，曾有試吸鼻煙者，才吸些須，便流淚不止，謂其苦甚吃芥末百倍云，(四)鼻巾，通常爲花氈託一方，裨爲數帖，以線繫腰帶間，藏入懷內，供瀉鼻涕用，蠻俗鼻涕不排於地，排此巾中，頗似西俗，但此巾不洗，鼻涕乾壳重疊，張之臭氣炙人，則非西俗也，(五)旱煙竿，吸旱煙之習，不似鼻煙普遍，僅有少數頭人佩此物，(六)蠻腰刀，此爲蠻子出門必禦之物，長二尺餘，木鞘包生牛皮，銅絲纏柄，嵌以珠寶，插腰帶間，爲防身器，蠻中多凶殺案，以人人佩刀故也。

七十四 父子槍

蠻子武器，總是落後的，當岳鍾琪西征時，其人尙用刀矛與竹箭，後乃仿中國製

角弓木箭，甫成功，值乾隆朝西征，又用火槍了，其後仿中國造火槍，甫成功，值趙爾豐西征，又用快槍了，現在他們雖滿購快槍，大砲與機關槍，仍未夢見，恰似中國之於歐美列強，無論如何，也趕他不上，但是蠻子武器雖不如人，使用則甚精巧，從前使用明火槍時，恐火發手顫，誤了準頭，特在鎗端裝木叉子一具，用時，將叉子抵地，架鎗轟擊，很能命中，現在買入快槍，亦概裝配叉子，叉子用極堅緻之黃木兩條做成，尖端裝配牛角，中央包鑲銅皮，上端裝有可以轉動之軸，工作頗精，名貴之槍，更用金銀裝飾，鎗托上亦嵌珠貝，每鎗值藏洋七八百元，裝嵌亦值四五百元矣，

蠻子用鎗，不輕發，發必殺人，度敵人距離尚遠，中不必死，不發也，目前明火鎗猶居半數，快鎗則中外各廠所造者皆有，大多數由邊軍賣出，少數自西寧西藏雲南等處買來，其得適當子彈，更難於鎗，故蠻子對鎗彈並甚珍惜，非能命中不發火，

七十五 天葬

蠻家無埋墳之說，人死，以尸喂鵬者多，稱爲天葬，其法死者家屬，先倩喇嘛來家唸經施食，經事畢，男尸赴天葬場，多在喇嘛寺附近山頂上，場上只樹一木樁，他無設備，喇嘛裸尸，置地下，引髮縛木樁，唸經擊鏡，羣鵬自集，大喇嘛先持刀向屍背上劃一口，於是親戚鄰里送葬者，爭抽腰間佩刀割尸肉成塊，拋擲空

中餽鴈，其妻子家屬亦割之，蠻俗以割尸爲敬，如有送葬人不割尸，則割尸者切下尸體陰具，持以塗抹其口，衆人爭來助虐，受大窘辱，仍須割而後已，夏日尸腐臭，亦須割之，漢人知此者，相戒不肯送葬，草地鴈鳥甚多，大都恃此以活，故聞饒聲，即奔赴，食肉既盡，尸家更取骨骼錘碎，拌酥油糲糲，拋餽雕，不使有絲毫遺存，鴈得骨時，漸各散去，銜向高山岩窩，剝其肉，棄其骨，人固未覓，以爲食盡矣，如其鴈少骨多，銜走不盡，則尸親號哭極哀，謂死者不得升天也，僧侶須再唸經請鴈，食盡而後已，餽鴈畢，主客回尸家，主人燒柏枝於門外，置盞酒一盃其側，送葬者依次以酒澆刀及手，移向柏煙燻之，便云已潔，須臾，主人具食，仍用此刀切割牛肉，手持食之，

七十六 水葬

水葬費用甚大，非常人所能辦，蠻民貧者吝者，多行水葬，其法，用舊衣裹尸，繩縛之，倩喇嘛同昇至河岸，誦經一回，投屍下水，聽其浮沉，關外水激，瞬息不見，就投屍處立木樁一根，上懸經旂一片，封樹全足矣，瞻化縣境，殆全行此法，他處犯罪死者，亦如此，

七十七 火葬

火葬惟大喇嘛用之，法先以亂石砌一塔形，中空，以屍納之，填塞柴薪，放火，待屍化後，掃灰納匣中，另建一塔，藏匣其內，普通僧侶與俗人，皆不得用此法

葬，

七十八 地葬

割屍喂犬不喂鵑者，稱爲地葬，西藏多行之，康地少見，其狗皆喇嘛所蓄，專供此項用途，盛繩祖藏衛識略云，「凡人死，均用繩縛，令膝膺相連，兩手交挿臙中，以平日所著衣裹之，盛以革袋，男女羅哭，復用繩繫尸於梁，延喇嘛唸經，量其貧富，以酥油送大小詔（按拉薩一寺名）供佛前點燈之用，并將死者所有物，以半爲佈施布達拉（拉薩寺名），以半爲延請喇嘛唸經并熬茶及一應施舍之費，即父子夫婦，亦不私蓄一物，其屍數日後，負送副人場，縛於柱，碎割其肉喂犬，爲地葬，其骨以石臼搗成粉，和炒麵搓團，亦喂犬，或飼諸鷹，謂之天葬，以爲大幸，每剖一屍，須費銀錢（指藏洋）數十枚，無錢則水葬，棄屍於水，以爲不幸，喇嘛死，其屍皆以火化，築塔」，前段皆西藏拉薩特有情形，康地無此風，後段與康地大同小異，並錄於此，以庶異聞，盛亦紀其所親見，非他書耳食可比也。

康地漢人死者，仍照內地法砌墳，每過年，掛紙一次，不行天地水火諸葬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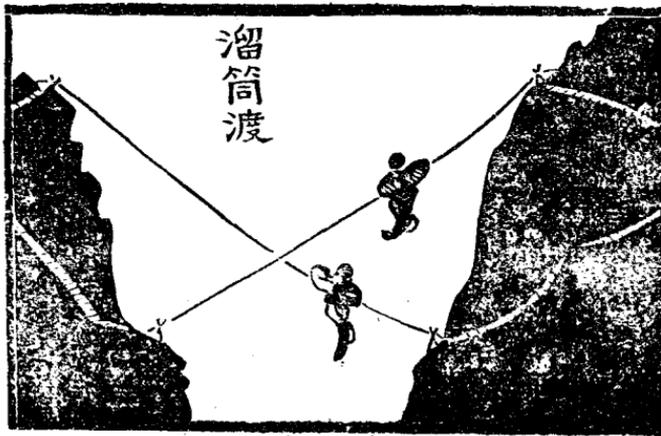
七十九 溜索橋

此橋爲康定至瓦斯溝一段之特產，用小斑竹劈的篾條，紐成臂粗竹繩，兩端繫河岸磐石上，無相當磐石，即地下掘一坑，引繩坑底，壓以巨石，如此牽繩後，再

用木叉撐起，將繩牽引極直，繩上先貫有木筒一個，篾圈十餘枚，木筒繫短繩二尺，下縛橫木，用細繩二條，各繫木筒一端，分引向兩岸，斟酌距離，縛連各篾圈，末端寄兩岸木叉上，渡者手引細繩，則木筒至，人騎橫木，一手脅挾木筒，一手援篾繩力拉，則筒自前進，力弱者更可於彼岸使人引繩助之，渡物，以物盛筐內，筐繫木筒，人牽細繩渡之，篾繩久用則弛，弛則收高木叉，使再緊張，敷次後，不可復用，另換新篾繩，大約每月須換一次，康定至瓦斯溝間，峽高，水激，津梁難施，地適多竹，故宜此橋，

八十 溜筒

溜索橋，無論篾繩如何伸直，溜至中央、繩必下曲，渡者力引木筒向上溜行，始能達岸，力弱者便難渡過，故只宜敷設於小河溝裏，另有一種溜筒，在大峽江的兩岸上，用兩條溜索，交叉纏成，兩岸來渡的人，都自上方抱着溜筒，只一鬆手，便沿繩飛到下方對岸去了，人不用力，進行比



火車還快，在康境西南部最多，

八十一 瀘定橋

瀘定縣外，大渡河上，建有鐵鍊長橋一道，創自清康熙四十年，康熙帝製有碑文，據云「橋長二十一丈一尺，寬九尺，施索九條，索視橋身長八丈而贏，覆板於上，又翼以扶欄，鎮以梁柱，皆鑄鐵爲之」，據考大渡河即諸葛武侯所渡之瀘水，故取名瀘定橋，爲清代經邊最大工程之一，川藏之間，大河五道，惟此一橋而已，今其橋已改修多次，規制大體如前，下綑半行鐵鍊九條，以鐵條橫連，使勿分離，兩側鐵鍊各三條，仍以鐵條上下連絡，鍊皆粗如勁竹，兩端繫木機上，可以人力運機帶弛之，餘部埋壓地下，有亭覆之，橋面鋪薄杉板，人與騾馬皆可通過，惟如行人過多，則搖擺劇烈，多有立脚不穩者，經久鍊弛，則拔起兩端，運機張之再埋，置有橋工委員，管理此事，

此橋太長太高，又太空，每值暴風，即震撼不可行，民國初年，黃靜淵在瀘定辦學，撤毀偶像爲校舍，瀘人大譁，當夜恰逢風吹橋翻，民衆遂謂神譴所致，釀成搗毀學校風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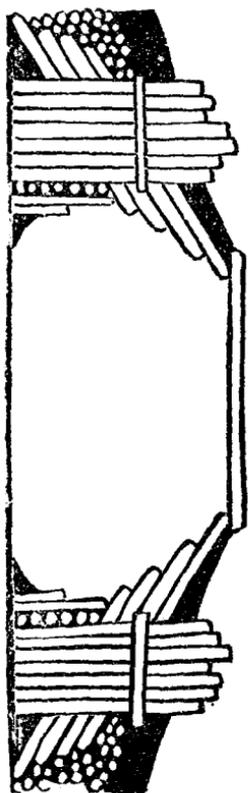
八十二 蠻橋

蠻家修造之木橋，與漢人修造之任何木橋異致，法用極長極端之大木，先在河之兩岸，打下木樁，堆砌木石，成一方台，在此台內，埋下大木幾排，內端向下，

外端向上，斜着層層排列，并逐層伸出，向對岸延伸，使兩邊木料，抬頭相望，大約相距二三丈遠而止，於是再用長直大木四五根，排着靠在兩端，用皮條或橫木稍緊，配上扶欄，橋便成了，此橋能長達十餘丈，大渡河雅龍江等大河上皆有，但須在中間，加添一層橋蹠，

草地規矩，橋梁損壞，該官府飭百姓夥修，爲差徭之一種，每每由隔河兩岸的蠻村，各修一頭，蠻子有種迷信，說這頭如能高過那頭，神則降福於我，故修橋礎時，雙方競爲爭高，架斜木時，又爭高，每每修成一橋，高得去水太遠，頂上橫木，一高一矮，左扭右斜的，剛才修起，便過不得人，此病丹巴人常犯，

耐談多研井



八十三 皮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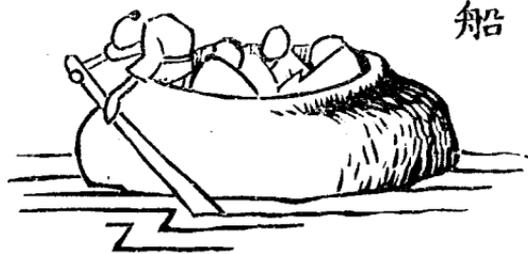
蠻家不知造木船法，通興用皮船渡水，其船用指大樹條，編成羅鍋式之疎筐，外蒙生牛皮，接縫處以一種樹脂塗傳，即皮船

成皮船，口小腹大，底平，船夫用一短木，橫納其中，負之河岸，投船水內，取木爲撓，渡者入船，擠坐皮底，可容三四人，船夫打槳，宛轉流水中，冲至下流半里許，始越漕心，漸達彼岸，橫渡大河，須時半鐘，什物亦可放船內，牛馬則須泅水，皮船浸漬過久，則濕而透水，須取出晒乾再用，

八十四 中渡船戶

現在的雅江縣，爲從前中渡汎，又稱河口，在雅龍江東岸，當康定至巴裏塘大道，古時只有皮船渡，清初岳公爺平西，在此創設木船，因邊地無船工水手，檄雅州道選派人來，船夫造成船後，自回原籍，水手二十名，須長在此地當差，當時川人，以到康地爲苦，政府定下三年更番之制，每三年另換一批人來，後因新

來水手，不習水性，每有翻船失事的，再由政府改定優待水手辦法，命其子孫此業，額設頭領五人，月薪六兩，篙手五人，月薪五兩，下手十人，月薪四兩五，外月給糧二斗，於是船戶皆娶妻生子，爲此地客民，現在河口漢人，多李姓即昔船戶裔也，趙爾豐修造河口鋼橋，廢渡船，念船戶失業者，指撥治北噶拉村脚尼



邦地，聽船戶領墾，不納租，船戶終怨望，陳步三之亂，其兵有架火燒鋼橋者，陳不許，既去，船戶潛毀鋼橋，亂後，政府重釘木船，恢復船戶薪餉，仍用船渡，李張各姓客民爭來求補船戶，政府爲平分利益計，改船夫爲二班，每月一換，值工者始支薪，每人銀五兩，糧二斗，休工者不與，各船戶既專此業，結幫口頗緊，動輒以罷工要挾政府，雖軍隊往來，亦曲意下之，

渡頭有船捐局，清時每過茶八十包抽一元，民國初年王漢波知事時加厘，每馱抽半元，非有大商貨與公事人過，不准開船，平均每日開船一次，全年收入或謂五千元，或謂三千元，或謂萬餘元，但因水手薪餉與捐局機關費頗大，報解者仍甚少，

八十五 蠻骨牌

蠻子亦打牙牌，牌用黑牛角製，與內地骨牌形式全同，打法亦與內地之搖金絲毫無異，但興用兩付骨牌合打，每人拿十六塊，有八天九，八地八，六條金後，亦用骰子二枚定莊，搖金，出牌盡時，亦興搖骰分別正門點子，定出牌的種類，亦興用背面正門作點子，并且有三四二五等漢名詞，祇大多數名詞，仍爲蠻語，由其賭法，可知係自漢地傳入，現在漢地盛行之麻將，夷商亦多有習之者，

蠻子賭籌甚小，即如蠻骨牌，通常以藏洋一元，換籌一百六十枚，每賣一金，只付二枚，一條金後，只付十二枚，合大洋三分，六條金後，付七十二枚，才合大

洋一角半而已，賭籌以貝壳爲之，無貝壳，代以胡豆，

八十六 拌巴勃

拌巴勃爲草地最通行之賭博，就地鋪一皮褥，賭者圍坐其上，用骰二枚，裝木盤內，依次用右手持盤，揚之甚高，使盤口向下，急按之，拌皮褥上有聲，骰附盤底不逸，揭而視之，視點大小，進退賭籌，法以地牌爲大，蠻語地牌爲巴勃，故云拌巴勃也，賭籌亦以貝壳爲之，夾以銅元，賭甚小，每銅元一枚，可易十餘貝壳，入賭不拘人數，豪賭終日，勝負千餘文耳，

巴勃賭法不可解，但見其依次輪擲，每人前有一竹簽在賭籌中，擲定後，或移進數位，或退後數位，或就原位而移動其賭籌，聞其法重碰，如前行者已至某位，後至者適趕到相碰，則先至者應退回，若一人先進至某一定地位，則全局賭籌皆當歸之，如散局時無人達全勝地位，則視各人地位之優劣分別取籌，憶古代中國有雙陸戲，傳頗似此，但以擲得天牌爲勝耳，巴勃是否即雙陸之變象，倉卒未及考，

八十七 跳歌裝

跳歌裝，爲康藏最普通之遊戲，蠻語稱爲「祝穹」，跳歌裝係漢語，實只跳歌，并無特殊裝束也，其法廣場中置小桌，上置蠻酒一壺，跳歌裝者，圍棹歌跳，四人以上至於數十人皆可，照例分人爲兩隊，一唱一和，藝精者首列，初學者隨後模

仿，有全由男子歌跳者，有全爲婦女者，有男女各爲一隊者，歌辭有數十種，通常演唱者十餘種，各種歌辭，有一定唱法，一定舞法，其唱法，有長有促，有急有緩，有揚有抑，殊不單純，其舞法，舉手抬足，或進或退，或就地踏歌，或旋轉廻翔，或厯突奔肆，形式繁雜，不可深究，然在余等視之，既不悅耳，亦不美觀，正如西人之看中國戲也，

我等對於歌裝，甚注意其唱詞，每令通事譯之，通事雖能唱，亦不盡解辭意，大抵蠻人隨時隨地皆跳歌，兒童隨聲附和，自然習得，并未研究其意義也，

八十八 歌裝辭

歌裝辭，約可分爲三類，第一類爲吉祥祝頌之辭，與西藏有名詩歌，每逢歌裝開場，與漢官召歌，或人家喜慶事歌跳皆用之，辭意不離珠寶，仙佛，等物之贊美，第二類爲教人孝父母，敬喇嘛，畏漢官之歌，大半爲問答體，兩隊一問一答，第三類爲男女調笑愛悅，歡慶之歌，大都兩隊同唱一辭，茲舉數例，以規一般，譯不達意，得其仿佛而已，

(其一) 雪山之旁，海子之濱，神人所居，寶草生焉，(乙組原辭和下同)

太陽出來，照此寶草，寶草開花，金色燦然，

月亮出來，照此寶草，寶草結寶，銀質如霜，

星光出來，照此寶草，寶草之葉，碧玉斑斕，

(完)

(其二)(甲隊唱)你們可知喇嘛的貴重，

(乙隊和)喇嘛能有如何貴重，

(甲隊)喇嘛之冠，來於印度，其上寶石，出自海中，神人呵護，鬼魅辟易

(乙隊)果然喇嘛有如此貴重，我們應當尊敬，感謝你的告訴，

(甲隊)你們可知漢官的貴重，

(甲隊)漢官又有何貴重，

(甲隊)漢官來自北京皇帝之處，皇帝尊嚴無上，漢官是皇帝派來，所以貴重，

(乙隊)果然漢官有如此貴重，我們必須尊敬，謝你的告訴，

(甲隊)你們可知父母的貴重，

(乙隊)父母又有如何貴重，

(甲隊)父母生我養我，劬勞備至，我們的生命，都是父母所受，豈可忘了父母，

(乙隊)果然父母恩德甚大，應當受我們的尊敬，謝你告訴，〔完〕

(其三)同我進來，到樓上去，同我進來，到樓上去，那裏有快樂之神，向我微笑，美麗仙女，向你招手，小女兒拜了，小女兒舞了，請坐罷，請坐罷，同我進來，到樓上去，同我進來，到樓上去，那裏有圓根湯可吃，變蓮酒

可喝，打倒東鄰的阿貓，笑煞西隣的阿虎，小女兒拜了，小女兒舞了，請坐罷，請坐罷，「此歌兩隊對唱，每闕只易數句，可翻至若干闕，」

八十九 歌裝考略

歌裝決不是西康的土產，因為他的歌詞，莫有能表西康人物之特殊性的，論理說，他們的文字，宗教，語言，藝術，都自西藏傳來，歌裝亦宜來自西藏，但是我曾於蠻戲中屢見其表演西藏的歌裝，迥然不同，「蠻戲待談喇嘛一章再說」，西藏歌裝，唱腔很和婉，跳法亦較康地澆雅，尤重要的區別，是他們一定要搖一串馬項鈴，用以點醒音節，康地却無此規矩，可見康藏歌裝，各有來歷，不必同一師承，不過大多數歌辭，曾由西藏流行到康地來，如贊美喇嘛，贊美珠寶之類，憶我前在某雜誌上，見有記載雲貴苗人跳月一文，說的情形，恰與康人跳歌裝一樣，并且該文曾細繹一段歌意，說是描寫一只獅子，從林內出來，到溪邊去飲水，看見月亮，發了許多感想，辭意都很優美，這歌我在西康，恰亦聽着，是歡迎我們的歌裝第二曲唱的，可見他們亦認為這是很優美，值得唱與尊客聽的歌，據人種學者說來，康地蠻子原是苗族，苗族跳月的歷史很長，或者康蠻從老家搬來時，便已將跳歌藝術攜帶來了，西藏的歌裝，即是從康地學去，加以改造來的，因為西藏北西南三方的異族，都不跳歌裝，只有東方的康人，和又東南的苗人，才有此俗，

尤可注意的，是歌裝辭內，每有漢語屨人，如「作揖，請安，請坐」等語，在數種很通行的歌辭內，頻頻聽着，譯人皆謂直是漢語，可見現在流行的歌裝，并非純粹自古昔遺傳來的，

有一次，康定榆林宮百姓跳歌裝，到興高彩烈時，有一蠻子，倡跳雲南歌裝，看他跳來，果與康地歌裝有別，不止雲南歌裝有別，即西康歌裝，打箭爐唱的，與甘孜磨對唱的，同是一曲，音調亦俱有異，可見歌裝這東西，正與華族的語言一樣，組織雖然相同，土音土話的差異，大得很，

由上幾條，判定歌裝原是從滇雲等省傳入康藏去的，但所到各地，都曾由土人加以合口味的修飾和改造，西藏的改造最著，新撰歌詞尤多，此種歌辭，隨喇嘛與藏文，倒轉流行到康地來，唱法與舞法，則並未隨歌詞侵入，

九十 跳絃子

跳歌裝無樂器，拉起胡琴歌跳，稱為跳絃子，所唱盡是淫辭蕩曲，跳舞亦是搖頭擠眼的，不似歌裝那樣莊重，都比歌裝好聽一點，歌裝任何尊貴的人可跳，絃子惟乞丐與娼妓才跳，我會見二次，一次是一化緣喇嘛（乞丐之一種），一次為一流蕩婦人，都是自拉自跳自唱，扭腰褶腿的四方轉着，難看得很，胡琴工作粗陋非常，琴音微似內地之二胡，鳴聲嗚嗚然唱腔亦低，

康地無特有語言，通行西藏語，各縣發音，微有差別，以打箭爐話通行最廣，稱爲官話，各地土語方言，稱爲地腳話，牛廠娃所說，與官話完全不同，稱爲牛廠話，無論官話，地腳話，牛廠話，其組織則同，其話與日本語組織相似，名詞免說，動詞後說，受事說在動詞前，若形容詞放名詞前，助動詞放動詞前，語助詞放在語尾，則與漢語同，例如漢語說，「乞丐是沒有飯吃的人」，蠻話爲「遮媽糴把撒吉蒙果鬧惹，一逐字漢譯起來，爲「乞丐，糴把，吃的，沒得了，是」，又如漢語說「他打了我」，蠻話爲「賴哩拿董兇鬧」，逐字漢譯，爲「他，我，打，了」，蠻家學漢話的，常用這種語法說，如飯吃了，板凳坐了，洋錢一絲絲沒得了之類，外人初聽着，很難懂得。

九十二 蠻地通行的幾句漢話

康西地方，曾經與漢人交接過的蠻子，差不多都曉說（勞慰你），（一絲絲），（不是沒得），（清茶吃麼），幾句漢話，但這幾句話，用得很多，求人幫助，說勞慰你，道謝賞賜，也說勞慰你，叫化子向人討錢，也說勞慰你，甚至囚犯受刑哀鳴時，也大呼勞慰你，一絲絲三字，更用得濫，勸人加餐，說一絲絲吃嗎，自訴貧乏，說一絲絲沒有，甚至懲罵打人，說一絲絲打了好，自陳痛楚，說我一絲絲痛了，又凡說數目之後，每續（不是沒得）四字，如云（前面莊房一家有了，不是沒得），謂前面只有一家莊房也，（烏拉八疋有了，不是沒得），謂烏拉已到八疋也。

蠻家熬茶皆投以鹽，無鹽者稱爲清茶，蠻漢語皆同，漢人每入蠻家，蠻主人必具清茶獻曰（清茶吃），或（清茶筍），蠻語桶，猶漢語喝也，

九十三 是

漢語一個是字，有許多用法，答應人說是，對上對下平等都可，蠻話有許多個字，都是是字的意思，他們對官長答是，用（拿梭）含有謹受教的意思，又用（姑扯理），含有感恩的意思，還有嘸口吞氣成（哈）聲，仿佛被青海椒辣着了一樣，這個是字，含有恐懼的意思，平輩應是，通說，「呵呀」，猶漢人之唯，諾，懂得了等語一樣，肯定事物，則說（惹），猶漢語說是的，又用「凝朵」，猶漢語說對了，不錯的，

九十四 磕頭百姓

西康百姓，受幾千年土司淫威的炮製，養成了十分澈底的奴隸性質，解放不開，撥拔不起，他們的土司，無論如何剝削他，暴虐他，他們總是恭順，總是服從命令，爲之赴湯蹈火，趙爾豐改土歸流，正爲要掃除土司頭人的積威，使百姓得享平等自由，但是雖然土司頭人印已繳了，權都摘了，家已破了，身已辱了，他們仍然是擁護着他，頂敬着他，恭請他來壓迫在自己身上。這個啞謎，很難解說，且待我把土司一章說完以後，或許有個較好的答案，現在且說他們恭敬土司頭人的情形，他們并不盼望土酋一點恩惠，只自認定要供給土酋家一切需要享用的物

質，與須當毀壞的生命，還有可以安慰意志的禮節，他們的禮節，是路上擡着，則立正吐舌，室內見着，則跪地磕頭，聽受言語，則連應拿梭，揮之使去，則僕軀却退，其見漢官，亦是如此，惟近世漢官威信掃地，蠻人不盡能如禮，漢官本亦不以此責康人，故蠻亦踴肆，若對其土司頭人，則未有敢稍微放縱者，余謂其人爲極頭百姓，憎其奴性深也，

九十五 作揖狗

在甘孜縣署，見一小金狗，善作揖，解漢語，人持肉示之，命之跪即跪，命之坐即坐，作揖，則立而作揖，力盡始止，喝令坐揖，即坐地作揖，宛轉隨人意，蠻性卑謹，狗亦化之，殆地氣使然耶，

九十六 蠻狗不咬漢人

瞻化縣署，養一蠻狗，較常狗倍大，兇猛如乳獅，見漢人則搖尾來依，見蠻即奔噬之，瞻對娃號兇悍，入衙稟事者，咸相戒慎防此狗，偶一不慎，血肉橫飛，輕亦撕破衣袂，傳此狗係前駐防某軍人所畜，軍隊移防，狗自投入署寄食至今，每嘗近有盜跡，狗輒瞰牆長嗥，跳踉如欲逸去，平時則否，此本蠻狗，偶承豢養微惠，便能效忠漢人，反噬蠻族，蠻人之易撫用，詎更難於狗乎，

九十七 蠻曆

西康蠻家用歷，與內地不同，其法無甲子，但以地支屬相紀年，曰鼠年，牛年，

虎年，兔年，龍年，蛇年，馬年，猴年，雞年，狗年，猪年，以十二年爲一周甲，問人年齡，但答，狗年生，雞年生，猴年生，……問者察其面貌，估爲十幾歲，二十幾歲，三十幾歲，……蠻不自知其爲若干齡也，亦以十二月爲一年，且有閏月，惟與內地歷不一致，如民國八年，漢歷無閏月，蠻歷有之，又是年九月，蠻曆朔望皆較漢歷遲一日，又蠻家除歲，係漢歷臘月十三是也，大抵其曆法，仍係中國傳入，用西藏拉薩經度推算，又因歷代土酋僧侶等，以意修改，遂與漢曆大有出入，夫地球經度每十五度時差爲一小時，拉薩晝夜，固遲於京滬三小時，宜其曆之不能合也，

盛氏衛藏識略，有記藏曆一段，頗足與本文參證，並抄附於次，

「番人不識天干，惟以地支屬相紀年，亦以十二月爲一歲，其支屬紀年，如鼠年，牛年，兔年，紀月以寅爲正月，亦有閏月，但不同時耳，如雍正十年壬子閏五月，其地閏正月，雍正十三年乙卯閏四月，其地先于甲寅年閏七月，更有閏日之異，如閏初一，則無初二即至初三日，或於月內摘去一二日，即不呼此一二日，如摘去二十七，次日即呼二十八矣，每月無小建，必有朔望晦日，稱正月爲端郭，餘月仍依次數之，紀日惟以金木水火土五行配，與時憲書無異，推日蝕月蝕，亦纖毫不爽，云推算占驗，皆唐公主所流傳」，藏歷書在康地甚不易見，惟少數喇嘛有之，康之東部漢人較多處，概行漢曆，即

偏西地方，因漢官令教皆漢曆月日，藏曆格不得入，蠻家亦不能不勉強從漢，惟歲時節候，尙從藏曆，

或謂藏地係佛曆，以佛陀涅槃歲紀年，此語不可信，蓋彼之屬相與五行，固皆漢曆所獨有，且蠻皆稱去年爲民國八年，今年爲民國九年，未見其稱佛寂若干年也，

九十八 蠻過年

蠻子過年禮節，非常簡單，去年由瞻對赴理塘，臘月十二日抵烏蝦，應換烏拉於此，瞻對護送之頭人蠻兵，烏拉娃等，共四十餘人，齊請住此一日，以便掉羸牛馬，許之，不知其爲過年也，翌日白晝，諸蠻照常飲食，毫無異狀，余等出遊鄉村一度，歸而早寢，夜將半，忽聞歌聲大作，床榻震動，則諸蠻方於下層樓上，聚跳歌裝，狂謳劇舞，震撼樓屋，致將上層熟睡人驚醒也，翌晨將行，諸蠻來乞賞錢，始知昨夜係過年云，

蠻家對於年節，不似漢人之多忌諱，亦無祀神祈福出行占鳥語等舉動，更不似漢俗之須半月鮮衣美食嬉戲遊蕩，彼輩除跳歌裝外，奢侈者更飲酒食肉一度而已，照常操作，行役，惡衣，糲食，或以糝粬麩在灶屋內之壁上，用木條草帚等拍成白色條紋，云可辟魅納福，精者更繪成人物花果之狀，聞西藏諸蠻，則於除日攪白堊水提向屋頂傾之，使周圍牆壁皆沾白色，以爲美，

九十九 過年的風波

去年臘月抵烏蝦時，住一蠻寨內，我等先上，護送人役後至，正忙亂抬行李入屋，蠻兵恐有小偷混竊，派槍二隻值門，暫止閒人混入，恰有此室主人與其同村數蠻，因年底到喇嘛寺算賬，飲釀醉歸，欲入室，值門士兵不識其爲房主，阻之，其人亦不自言爲房主，倚醉強攔入，遂與士兵扭髮凶毆，并奪士兵快槍，呼嘯入鄰室，士兵着數傷，見其人多，不敢追，其餘士兵，並在遠處搬行李，未覺，覺而追之，諸蠻已入窰閉戶，不敢追索矣，烏蝦在萬山中，距裏化膽化各四日程，傳聞其人獷悍輕生，不知禮義，膽對娃亦微畏之，肇事後，士兵因失槍，不敢入報，余微聞之，心頗悸，佯爲不曉，欲令兩方自行交涉，待不可善了時，出爲轉圖，恐先自提說，則膽對娃恃而逞氣，絕裂不可彌縫也，膽對娃亦善處，當夜照常安寢，翌日，始由護送頭人與膽化士兵邀我所帶通事往覓烏蝦頭人質問，余等自屋頂微覘之，見彼等膝地聚談約一小時久，突引肇事蠻民與該村頭人來見，曰：「昨某酒醉肇事，醒後悔懼，當已送還快槍，茲自甘獻酒二斤，爲士兵陪罪，并磕長頭一百，乞漢官勿追究此事，言訖，齊跪地磕頭如數，不可諭止，慰之云，「酒醉可恕，」則大喜過望而去，是夜適過年，士兵輩夜間歌跳所飲，即此酒也，此事初發生時，覺該蠻凶悍可畏，及見其乞憐請罪狀，又覺其怯懦可憐，究竟何者爲蠻本性耶，蓋初之凶獷，酒使之也，後之馴柔，乃本性也，蠻民常有偶失本

性之時，觀者遂據以判蠻之性格，此所以漢人多畏康蠻也，

一百 罵人蠻語

康地蠻民性格，有優於漢人之處，即無罵人惡習是也，蠻怒人時，詬誓語，只有數句，(一)，出馬撥許覺，譯言口內出血也，(二)，折潑，或折寬，譯言鬼王或鬼母也，(三)，賈巴撒，譯言吃屎也，(四)姨撒馬，譯言寡婦也，專用以詛誑婦人，(五)，甲猪，譯言漢討口子也，專用以罵漢官，此外別無罵人語，

一零一 古風

文人慕古者，常憾不見上古時人，誠欲見之，則莫如到邊地去，今日康地之社會民風，除多一喇嘛教外，殆無一不可以先秦舊俗況之也，茲試舉其最著之點，

一，人性質樸 此條無庸解釋

二，萬國分理 詩書所載，動稱萬國，其實當時中國，不過今魯豫燕趙蘇皖川楚陝甘十省之地，分成萬國，每國應祇佔地一縣之十一而已，即如春秋可考的，亦有一百餘國，鄧庸鄒莒等，都只當今一縣，其他不入記載的無名小國，小更可知，然而各國諸侯，無不妄自尊大，殘虐其民，今日西康，正是此種現狀，從前雅州府轄地，共有十八大土司，百餘小土酋，即現經設治之十二縣內，亦尚有諸侯式之土頭人百餘家，他們對付管內百姓的情形，將於下面，另章詳說，茲且爲一簡語括之曰，正與殷周世之諸侯相同，

三，均田之制 均田之制，漢以後儒，穿鑿附會，實未得周官真解，今日西康蠻戶，殆真行此制者也，其法田地不准買賣分析，故永無連田阡陌之事，（已詳十三節）又土司頭人有湯沐田，湯役田，打役田，烏拉田，皆由其百姓當差耕種，即公田也，又有湯沐之田，爲土司賞賜頭人者，

四，階級制度 西康蠻民階級之嚴，與周世正同，土司之子恆爲土司，頭領之子恆爲頭領，百姓之子恆爲百姓，奴隸之子恆爲奴隸，惟同階級者始得聚餐，得通婚姻，異階級者，則斷不能，例如土司，雖可以隨意召幸下級婦女，土婦，亦可置下級男子爲面首，但正式婚姻，名義夫婦，則不能不求於土司家，蠻子贊美婦女，必先舉其世族，頗有齊侯之子……邢侯之姨」之概，

五，嬪媵之制 蠻土司娶婦，女家例有若干婦女賠嫁，有其親戚婦女，與其小娃子，土司可以隨意與之姦宿，頗似周制之嬪媵，

六，奴隸之制 康蠻貴家，可買下級百姓爲奴，奴與其子女皆爲主人私產，生殺，去留，婚配，職業，皆由主人主持，

七，嫡子庶子 蠻以正配之長子爲嫡子，襲爵位承財產，餘子并聽其自謀生活，顯然與古昔嫡庶之制符合，祇女子贊婿，亦可承嫡子之乏，則非古矣，

八，賦稅徭役 康蠻有米粟之征，力役之征，部落戰爭或犯上作亂，皆征兵於民，軍械車馬，百姓自出，全是周官遺制，

九，衣服裝飾 康蠻冬裘夏襦，圓領大袖，束帶垂紳，蓄髮簪髻，種種形飾，皆具古風，尤奇者，家有寢衣，長一身又半，晝可服禦，夜以爲衾，男女皆戴耳璫，掛七劍，雜佩瓊瑤，行步鏘然，無一非古制也，

十，席地枕肱 我國古無桌几床榻，坐臥飲食，皆藉地面，寢無枕褥，曲肱而枕之，今日康蠻，完全如此，

十一，迷信巫覡 邊民病不求醫，求於巫覡，歲之凶豐，軍行進退，皆倩男女巫占卜祈禳之，巫在康藏，極有勢力，我國古時巫醫并稱，國君皆有大巫，正同此俗，

十二，燔燎之祭 我國上古以燔燎爲大祭，往歲祀孔猶行之，今康蠻祀神，亦不用香帛紙燭，惟取矮檜枝焚之，大祭更有燔燎大火，又祀神不用雞豚，用牛羊，亦同太牢少牢之制，

十三，淫亂之風 東周桑間濮上狐綏抱布之謠，孔子刪詩，不能盡削，至如邱明所記，上蒸下報，姊弟翁媳相通之事，多不勝舉，今日西康社會中，此皆尋常事耳，男女相悅，不避父母，得通貴人，且必誇耀於衆，母有外遇，其子證之，未嘗有忸怩色，頗有「有子七人莫慰母心」之概，至於淫娃蕩婦，隨處目成，鞭撻投桃，攜手唱和，則東門同車之風，宛然在也，

十四，歌謠之風 行邊地者，隨處得聞蠻歌，蠻人行路，目有所見則歌，心有

所念則歌，情有所適則歌，歌不重詞而重腔，聲如長嘯，雖街市稠人中亦爲之，我國古詩數百章，實皆民間隨意謳歌抒情之作耳，

十五，狩獵講武

蠻民春蒐夏苗，以獵爲樂，大土司家，大多闢有苑囿，蓄爲

山林，以供狩獵，

十六，板屋茨牆

康地無茅舍，亦無瓦屋，十二三用木板或石板蓋屋上，十六

七於木上築土爲平房，又其農耕之圃，護宅之籬，皆砌石埂，而樹茨薪，詩云「載其板屋」，又云「墻有茨，不可掃也」其是之謂歟，

茲更引康輶紀行一段，以補吾說，「蕃人有合古者數事，女衣裳前著幅一也，（按謂蠻女衣前概圍方裙，姚氏以爲卽古之芾也），蕃僧見人，必以哈達，卽古之束帛二也，蕃人見官長，必樓背旁行，卽古一命而偃，再命而僂，循墻而走之義三也，官長有問，必掩口而對四也，禮失而求諸野，不其信乎」，

一零二

詠蠻女詩

康定鬢了頭，皆博衣圓領，束帶曳裙，紅絨頭繩紮髮辮二條，蟠於頭上，兩耳戴金銀嵌赤珊瑚球大耳墜，遇客甚和婉，輕聲淺笑，意態可人，陳東府先生有詠蠻女詩云，「別樣風情別樣裝，胡天豔事記殊方，一條博帶束腰緊，六幅花裙拖地長，奪紫蟠頭雙赤辮，如瘤贅耳兩明瑄，相逢髮髻藍橋地，餉客盈甌酌酪漿」，陳曾與鄧蟠村，胡仁綱，吳芷沅等結詩社於康，諸人皆有和蠻女詩，未及抄，

一零三 七筆鈎

康定武侯祠有碑石，鏤前清果親王七筆鈎詞，果親王於雍正十二年奉詔送達賴喇嘛自秦寧回西藏，以此過鐘，其人好弄文，康定秦甯與化林坪，皆有其遺墨，七筆鈎，係其謾鄮康蠻，游戲之作，見者多斥其不通，然西康自雍正朝始置武官，光緒朝始置文官，到邊者又多學問淺薄之儔，故數千年來，迄無文藝傳世，此作雖俚，亦足珍矣，爰全錄之，

「萬里遨遊，西出鐘關天盡頭，山徑雄而險，水惡聲似吼，四月柳條抽，花無錦繡，惟有狂風，不論昏合晝，因此把萬紫千紅一筆鈎，」

〔風景〕

「出入驍驍，慣做君家萬戶侯，世代承恩厚，頂戴兒孫有，凌閣表勛猷，榮華已够，何必執經去向文場走，因此把金榜題名一筆鈎，」

〔土司〕

「蠻寨圈中，人住其間百尺樓，遍地喪家狗，滿屋屎尿臭，亂石砌牆頭，旂旂前後，經幢標杆，獨立當門右，因此把雕梁畫棟一筆鈎，」

〔蠻屋〕

「無面羊裘，四季常穿不肯丟，白雪堆山厚，盛夏涼風透，紗葛不須求，氈氍耐久，一口鐘兒，哈達當胸扣，因此把錦繡綾羅一筆鈎，」

〔蠻服〕

「客到不留，奶子，熬茶敬一甌，蠻漣青標酒，糝粬拌酥油，牛腿與羊肘，連毛入口，風捲殘雲，食盡方丟手，因此把山珍海味一筆鈎，」

〔說蠻飲食〕

「萬惡光頭，鏡鉢喧天不竟休，口念糊塗咒，心想鴛鴦偶，兩眼黑油油，如

禽似獸，偏袒肩頭，黑漆鋼叉手，因此把三飯五戒一筆鉤，（喇嘛）

（大脚了頭，辮髮蓬鬆似冤旒，細摺裙兒縐，半節衫鈕，腿褲不遮羞，春風透漏，方便門兒，儘管由人走，因此把禮義廉恥一筆鉤，（蠻女）

一零四 猓羅

以上所說，爲西康大部分人民之生活情形，瀘定南方，尙有熟猓羅數十家，列爲編戶，其人爲涼山苗種，已全漢化，說漢語，墾地升科，奉法循禮，只生活狀況與其本能，仍不失其本來面目，出必披毡，終身蹠跣，善狩獵，不奉喇嘛教，其主要居住地，爲磨西麵，得安以南之大渡河谷，

瀘定田灣以南大山中，有生猓羅，全未向化，掠竄漢人之習，與甯屬涼山諸夷同，此等大山附近，惟漢人布販鹽販，請有土人保險者，始敢至，

一零五 雲邊

雲南西北阿敦子，維西，中甸之地，昔亦西藏轄地，雍正初，岳鍾琪奏請劃隸雲南，其地當川雲藏緬交界處，跨金沙雅魯滄瀾江中流，爲橫斷山脈最緊湊處，山高谷深，傾斜甚急，而氣候溫利，產秔稻，住民皆奉喇嘛教，風俗微似巴塘，與康藏商務關係甚深，故言西康建省者，咸王以此劃入，法國天主教亦以西康與此部爲一教區，與川雲教區鼎立，茲故附於西康言之，歐人咸名此部爲雲邊，與川邊對稱，西康一字，又包川邊雲邊而言，

一零六 木蘇夷

木蘇夷，爲印度支那族之一種，血系與康人苗人及怒山野人皆甚接近，在雲邊分佈甚廣，跨金沙江與瀾滄江，北至阿敦子，南至麗江府皆是，西康鹽井縣亦有少數，有木瓜數人分管之，木瓜猶土司也，此種人文化不低，外人尊稱之爲麗江人，

一零七 里蘇夷

里蘇爲印度支那族之又一小支，性較木蘇兇悍，有生熟二種，生里蘇住維西北瀾江瀾滄江之大山中，以獵爲業，善用弓矢，煉草藥爲毒箭，長二尺餘，弓與人齊，射三百步許，見血即死，射中走獸，不追，翌日跡而得之，死矣，毒入腸，棄之，餘部可食，熟里蘇與潞子夷混居，親近漢人，

一零八 潞子夷

潞子夷亦係印度支那族之一支，居瀾江兩岸，北連察龍，南與生里蘇夷地相接，性馴怯事，與其西野人山中之潞夷，性質懸異，

一零九 喇嘛人與狃猴

木蘇里蘇潞夷之外，有一種蠻民，混居維西，小維西等處，爲數甚少，盡通漢語，奉喇嘛教，世稱之爲喇嘛人，非盡喇嘛也，又中甸以南，至於麗江，有土人曰狃猴，亦苗族，

此外有少數之漢人，回人，與尤少數之藏人，至察龍一部，則純係藏番，

一一零 雲邊異俗

雲邊與西康之巴塘鹽井德榮等縣，風俗近似，與理塘以東大相徑庭，謂其在康藏之間，甚爲妥當，茲錄王師我藏龜述異記，以見一般，

「雲南中甸場城關分界之朋子欄，緊地拉皮昌波，直連六玉玻璃，所謂巴塘南天半壁者，此數隅內，產粳稻，生豆麥，雞豚鵝鴨咸備，更聞礪樓中，有床桌盤碟，雖男子佩刀戴環無異，而婦女知梳髮垂辮，知沐面，在番人又以爲異也，阿敦子外，另有一種婦女，面刺藍花，額中額上爲主母，額下者爲婢妾，總以花紋精麤定其妍媸也，此予雍正四年冬往彼分界時所目擊者，更可異者，無分僧俗，考終後卜之喇嘛，宜水葬者投之河，宜棄者委諸野，宜火者焚之，不宜葬者留於室，惟天葬者，眞令人駭目驚心也，負尸於山，延喇嘛數輩剝割細碎，焚信香一枝，即有大鵬鷹飛集，飼之，盡則狂喜，若留些微，則云未能脫化清潔也，又有風乾一類，不化不毀，懸於牆壁間，如傀儡狀，此西鑪俗也，他處無之，」

聲明一 以上百一十條，記西康人民種類，與其生活習俗，卽爲第一編，

以下記康區各種宗教與迷信，記土酋威焰與醜行，記康區寶藏與生業，記政治弊竇與陋規，記特殊山水與景物，最後補記以前各章所遺漏者，共爲七編

聲明二 本欄保留著作權，

西康 詭異錄

任筱莊

第二編 宗教與迷信

一 高原與迷信

人類迷信，發生於恐怖的環境，宗教信心，又因受迷信驅迫而堅定，故自然環境特異之地域，每爲宗教發源地，或熱烈誠虔之宗教擁護者，人盡知康藏人民爲世界上最純淨最堅定最誠虔信奉大乘佛教之民族，然多不知康藏當佛教未輸入前，早有極佔優勢之巫鬼教盛行，即今日之大乘教徒，亦常須借重巫鬼，至於一般百姓之敬奉大喇嘛，則仍以其能占卜祈禳，并非敬其多讀經典，有學行與智慧也，康藏二高原，淺草連茵，極目千里，峽谷懸崖，萬仞壁立，雪山銀嶺，皚皚門日，長風怒嘯，巨雹頻降，祈寒酷熱，日備四時，人民生活之資，恒遭造物搗毀，竭其智力，不能奮爭，此其計不得不屈服於鬼神，從事禮拜祈禱，以邀憐眷也，迷信之深，實由於此，佛教之能結深根固蒂於此也，善能利用其迷信而已，使蓮花僧不以神通服巫鬼，宗喀巴弟子無轉世之奇蹟，教義雖高，未必遂能推行於康藏，大乘教徒之倚用巫鬼，詎得已耶，閱此章後，可以知矣，

二 文成公主

甘孜喇嘛寺，有文成公主木像，每年正月，喇嘛拾之出遊小脚官袍，類梨園裝飾

，俗稱公主娘娘，此公主歷史，對於西藏文化，宗教，及其與中國之關係，甚鉅大，藏人至今敬禮，傳遙於佛，

文成公主者，唐宗室女，太宗時，吐蕃王贊普蘇隆贊（贊普猶皇帝蘇隆贊名）遣使請婚，脅以寇掠，貞觀十五年，太宗飾以嫁之，號文成公主，贊普甚寵愛，別爲公主築城以居，公主惡其人皆赭面，贊普遂令國中權罷之，亦自釋氈裘，襲執綺，以媚公主，並遣酋豪子弟入唐國學以習詩書，請中國賜以蠶種及造酒碾碓紙墨之匠，太宗并許焉，唐高宗封贊普爲駙馬都尉西海郡王，贊普又娶印度白布國王女爲妾，白布王女與文成公主并好佛，贊普爲之建寺宇，塑佛像，羅致經典僧侶之屬，西藏之有佛教自是始，今西藏拉薩大小詔寺，傳卽公主創建，或謂公主侍婢成佛之地，十月十五日爲公主誕辰，番民皆盛服至大詔寺頂禮，（見盛氏藏衛識略，）又大詔寺有大碑一通，爲大唐文武孝德皇帝御製，碑文與贊普聯甥舅之誼，所謂甥舅聯盟碑也，（此碑文多剝蝕，清中葉猶存百餘字，相傳爲褚河南書，）碑旁有古柳二株，爲公主手植，謂藏中各柳，必俟此柳飛絮，始漸生穉云（見徐氏旃林紀略），

三 金城公主

唐武后時，又以中宗養女金城公主嫁蘇隆贊玄孫贊普棄隸縮贊，亦別築城以居，開元十七年公主與贊普進表朝貢，並請毛詩禮記左傳文選各一部，足見西藏古代

，頗行漢文，亦如朝鮮日本安南暹羅諸國，實由二公主啓之也，但公主此種事業，竟歸失敗，後世番人，乃因吝佛嗜經之故，習用印度式之藏文，漢文竟至失傳，尤可笑者，當金城公主請賜毛詩左傳等書時，竟有某大臣上書力諫，謂此中國寶藏，不可洩諸四夷，使其增長聰明，愈不可制，我國古人識見如此，故文成金城二公主，不能著譽於中國史冊，惟文成公主以倡佛教，爲西藏人所稱道耳，

四 蓮花佛

佛教於唐時隨文成公主入藏，其時藏地盛行一種巫鬼教，極有勢力，當時因贊普欲媚公主，盡力闡佛，巫鬼暫不能爭，贊普死後，巫鬼盡力排佛，佛教幾被撲滅者數次，迄金城公主入藏以後，佛教又復昌盛，其時有印度高僧名巴馬山法者，世人皆稱蓮花僧，印度達蘭寺之大弟子也，以神通符錄著名於世，玄宗天寶初年來西藏謁見贊普，請宏佛教，贊普使與巫鬼教主鬥法，相傳巫鬼教主亦有神通，誘蓮花僧於山峽間，咒使山合，以壓殺之，蓮花僧覺，騰空得免，蓮花僧與巫鬼賭沒水，各得一海子，巫鬼咒蓮花僧之海子水沸，僧亦以咒止之，咒巫鬼之海沸，巫鬼不能禁，浮泳欲出，僧擲金剛杵傷其目，巫鬼逃由化爲牛，給蓮花僧騎之，將與同死，僧騎之不疑，牛腿角自縛，不能行，須臾化爲布帛纏裹之少年，跪地乞饒矣，自是國人皆信佛法，皈依於僧者甚衆，贊普以僧爲國師，罷巫鬼教，

僧始以大乘法啓導藏人，以巫鬼勢尤盛，未可盡滅，仍採納其教義之一部入佛，揉成新教，卽喇嘛教也，世傳蓮花僧佈置喇嘛教於西藏，已臻鞏固時，馭龍騰空而去，

五 紅教

由蓮花僧演出之一派喇嘛教，藏語稱爲宜馬，漢人以其僧侶穿戴，盡屬紅色，稱爲紅教，紅教喇嘛寺大殿，供蓮花佛，卽蓮花僧塑像也，其神戴蓮花冠，想卽世稱蓮花佛之故，穿甲，外套袈裟，盤左足，穿有扣戰靴，左手仗長戟，右手持金剛杵，白面濃眉，目光有威，似卽象其征服巫鬼之武功也，

六 黑教

丹巴道孚鑪霍瞻化皆有黑教寺，有容僧侶至五六十人者，其大殿所供，爲一印度式圓塔，塔前方嵌一小彌勒佛像，殿內積雜物，殊垢穢，不似他派喇嘛之重式經典戒律，而以持咒驅鬼辟邪爲能事，又可娶妻生子，衣帽有黑布裝點，故稱黑教，曾問大勇弟子饒登師，黑教來歷，饒登力謂喇嘛無黑教，只有紅黃白教，然我曾見黑教寺甚多，意者，黑教爲蓮花僧未入西藏以前之舊教，卽同化於巫鬼甚深之佛教也歟，抑卽所請巫鬼教也歟，

七 白教

理塘多莫拉石與二郎灣皆有白教寺，蠻名撒假甘巴，輪海大勇諸法皆云，白教師

是紅教支派，惜予未曾見白教喇嘛，未能詢其演派之由，查西曆二零三八年（宋仁宗時）曾有印度高僧亞特薩者入拉薩，年已六十，著書甚多，頗詆紅教戒律廢弛之非，倡言改革，弟子信從者甚衆，所謂白教，意即亞特薩派之紅教也。

八 黃教

蓮花僧派之黃教，流至元明之間，敝壞已甚。至以吞刀吐火炫俗驚世爲能，盡失戒定慧宗旨，甘肅西寧人宗喀巴，力倡改革，明永樂七年（一四零九）入藏，創建甘丹寺於拉薩之東，密徒講學，創德行派喇嘛教，命弟子皆戴黃色之宗喀巴帽，以與舊教徒區別，宗喀巴死，其教大行，壓倒紅教與其他各派，至今竟握西藏政教大權，世稱此教爲黃教，蠻語曰格魯，凡黃教寺院之大殿，皆供宗喀巴佛，戴黃帽，面象蒼老，沉靜，厚重，披袈裟，盤足，手挽印結，左右爲達賴班禪二大弟子像，皆宗喀巴裝，惟面像與手印不同，班禪像尤衰老，左右小龕內與壁間，或塑或繪，造宗喀巴像無數，無論大小，面像若一，望而識其爲宗喀巴也。

九 活佛

宗喀巴死時，遺命其二大弟子世世轉生，演大乘教，一曰達賴喇嘛，一曰班禪喇嘛，二喇嘛死前，能自言其轉世所生之地，門徒遵而覓得之，多有神異，能辨前世遺物，知慧亦超衆人，稱爲呼畢勒罕，再來人之義也，達賴班禪，如此易世互

爲師生，以相導引，世尊之爲活佛，元明之際，紅教喇嘛來朝中國，受皇帝尊崇，封爲國師法王者數十人，惟黃教不慕榮利，不通上國，此二活佛，不藉中國封號，自能得藏民崇敬，至紅教之大寶大乘諸法王，亦俯首稱弟子，化行蒙古青海

康甯諸部，數萬里外，尊爲天神，由轉世顯異，能動人也，

宗喀巴經，原爲達賴班禪轉世，六世而止，第五世達賴時，西藏大亂，叛酋曾兩

次，自致於位，其後發活佛者，每有活佛數人爭立之事，乾隆帝爲杜爭端，創爲金奔

巴瓶籤決之法，遇有互報差異者，書名于籤，納瓶中，由駐藏大臣會同見存活佛

與各大僧官、宗喀巴神前掣定之，

其後達賴活佛駐持薩，班禪活佛駐紮什倫布，分掌前後藏，現班禪爲達賴所逐，

避在中國，

蒙古庫倫與多倫，亦各有一活佛，名位亞於班禪，庫倫活佛，係康熙時西藏擾亂

，蒙古教徒，不能入藏朝佛，乃自奉宗喀巴弟子哲布尊丹巴之後身爲大呼圖克圖

，遂亦援例轉世，爲蒙古教主，多倫活佛，稱章嘉呼圖克圖，乃第五世達賴之大

弟子，康熙時入朝北京，康熙帝以其有道行，命主持多倫彙宗寺，此僧亦轉世演

教，歷世皆高僧，爲雍正乾隆所敬禮，其弟子亦奉之爲活佛，主持內蒙古教務，

爲喇嘛教第四支，內外蒙古之庫倫多倫二活佛，亦猶前後藏之達賴與班禪也，但其地位，不能與達賴班禪比肩，蒙古之喇嘛教徒，仍以入朝西藏，得見達賴班禪爲榮，

十 藏王

西藏政教，原係分理，掌行政者號贊普，管僧侶者爲法王，因第一世達賴（名敦根珠巴），係贊普之裔，世爲番王，舍位出家，傳授宗喀巴衣鉢，始以法王兼藏王事，至第二世達賴，仍置第巴（官名）代理兵刑賦稅，政教復分，惟活佛地位，已在第巴上矣，第巴每患專權作亂，康熙五十九年，平定藏亂，封藏舊臣頗羅鼐爲郡王，領藏事，傳二世，以叛逆誅，乾隆十六年，詔凡藏地均屬達賴喇嘛，直至今日，達賴猶以教皇兼藏王事，世俗單稱之爲藏王，

藏王向多夭死，大都數齡登座，十餘歲即殂，能活至二十餘齡者絕少，相傳係第巴等私圖專政，利在幼弱，稍長識事，即毒殺之也，惟現任藏王識此弊，陞座以後，非家人所進不食，故享位獨久，余曾見其照片，年四十餘，豹額鷹眼，若甚很鷲，上唇蓄八字鬚，挽捲如羊角，頗似劇中副淨，西藏之結英叛華，妄言獨立，全出此人主意，

西藏蒙古青海康衛人民之敬禮藏王，誠虔至於不可思議，數千萬里，皆以一獲瞻仰爲榮，傾家破產，亦樂爲之，如能與其身體衣服持佩之物接觸一度，則如漢人

之受九錫，榮寵爲極矣，民間宣卷，盛傳藏王故事，謂爲天神化身，智慧才藝，爲諸大菩薩之冠，其身所攜，手所製之物，盡異寶名珍，仙佛所畏者云，

藏王所居，余未能至，茲錄徐氏旃林紀略一段，以見藏王地位，及其與喇嘛教徒之關係，西藏有三佛，達賴喇嘛爲最尊，居布達拉山，又有濟仲佛，居磨盤山，第穆佛，居琉璃橋之東，（按此皆就拉薩一地言，非全藏也）：：：三佛所住廟宇，俱極壯麗，而布達拉爲尤，計其工程，不下幾千百萬，黃金布地，不啻過之，皆出自蒙古捐助，蒙古信佛最篤，凡口外青海西寧京師及諸外藩，每進金銀十餘萬至數十兩不等，有駱駝，行至年餘，上山長跪，將金寶頂獻，得見達賴，榮幸無比，竟有獻千百金，而僅在山下望叩空回者，更有將家中所有，盡行變賣，以銀易金葉，密縫衣裏，沿途行乞赴藏，名曰朝山，亦曰朝活佛，將金銀供獻山上，仍行乞歸家，則其父母宗黨，咸贊美之，番人見達賴各佛，均匍匐叩首，佛以木板包紬向頭上一擊，名曰討捨頭，若以手抹，則欣幸無可倫比矣，凡漢官見達賴，主高椅止座，另設一墊坐客，客進，先遞哈達，主受之，不迎不送，兩不爲禮，問答俱以通事，坐前設矮几，列木盤，俱盛棗柿之類，待以酥茶，臨行，還原哈達，另酬哈達，外用小紅絹，達賴親縮一結相贈，名曰江卡，番人以爲至寶，舊例可易馬一匹，又以氈一束，或長壽佛，藏香之屬以作送行之禮，其果品收回，以送蠻家，不啻百朋之錫，」

十一 鹽水佛

心達賴喇嘛死，將尸入棺，以鹽覆之，待鹽化水，自棺底滴下，承以黃土，調和爲泥，刻以細模，即成佛像，并注其名，是爲鹽水佛，爲蠻家至寶，即貢品中，亦未可多得，班禪死亦然，

世傳達賴爲千手觀音轉世，班禪爲燃燈佛轉世，憶去歲邊區風物展覽會，某縣一似是理化一解來泥佛一只，稱鹽水佛，云是然燈佛遺物，當時嗤其妄，雜陳一般泥像內，後因樹漏，滴水浸壞，亦竟棄之，迄今回憶，其卽班禪尸水所製耶，番人奉爲至寶，我輩乃同糞土擲棄，殊可惜哉，雖然，必膺品也，班禪尸佛，較更難得，番人得者，必且以金質鑿鳥供奉，豈能不裝不裹，輾送致於展覽會耶，

十一 產生活佛之地

西康道孚縣之泰甯鄉，係一大平原，中有土城，爲年羹堯所築，其東北格達溝側之吉壇村，有一小喇嘛寺，第十一世達賴喇嘛產地也，因產達賴，始建此寺，至今奉爲聖地，門不常啓，土人相傳，此平原舊產五谷，種水稻，故年大將軍建城於此，自活佛被迎入藏後，地靈盡失，奇寒早霜，不可耕種，只隔年得收青稞圓根一季云，

吉壇村與泰甯，昔並稱爲噶達，道光十七年第十世達賴卒，十八年轉生於吉壇，十九年由金奔巴瓶掣定，班禪率藏中各僧官來迎，由班禪親自披剃授戒，取名阿

旺改桑丹貝卓密凱珠嘉穆錯，迎至拉薩布達拉寺坐床，其父名阿旺登珠，清廷賞給公爵，（活佛生身父母，稱爲佛公佛母，例有爵賞），咸豐五年圓寂，享年十五歲，

十三 裏塘產生之二活佛

除噶達之吉 外，裏塘亦曾生產二活佛，其一爲第七世達賴喇嘛一聖武紀作第六世，名噶爾藏嘉穆錯，康熙四十七年生，二歲著靈異，時西藏方亂，藏人立有假達賴名伊西嘉穆錯，蒙古人不信任，卜得此孩，迎至青海坐床，康熙五十九年，平定藏亂，始送至拉薩布達拉寺坐床，雍正八年，因避準噶爾之亂，移居麥寧之惠遠廟，十二年準噶爾和，復送還西藏，乾隆二十二年卒，年四十九歲，

其一爲第十世達賴，名阿旺羅布藏降擺丹尊楚稱嘉穆錯擺桑布，嘉慶二十年，生於裏塘之仲奪村，道光二年掣定，迎至布達拉寺坐床，時方六歲，駐藏大臣文某詢之云「佛在何處」，孩以手指心云「心卽是佛」，其聰慧如此，佛公名羅布藏捻札，賞頭品頂戴，道光十七年圓寂，年二十六歲，

計達賴轉生，迄今才十三世，其三出於康地，其餘或出蒙古，或出青海，或出後藏，即前歲亦不過得三四人，是康區亦靈地也，

十四 佛都督

西藏各大寺廟，皆有佛都督，或一寺至三三十八之多，佛都督者，呼圖克圖之轉

音，亦呼舉勒罕之一種也，先是第二世達賴曰根敦嘉穆錯，使其弟子稱呼圖克圖，分掌教化，（當明武宗時），亦皆死而不失其通，知所往生，其弟子遵而求之，仍奉爲寺主，蒙古之活佛，即大呼圖克圖也，入清以來，名分漸濫，各寺大喇嘛，革西，皆得轉世爲呼圖克圖，既失其通，不能自指所往生地，則求藏王以卜決之，此所以康地佛都督日濫也，現在康區，決定佛都督之法，甚可笑，特記於次，

凡某寺大喇嘛死之翌年，該寺僧侶，詳細調查附近初生小兒，將父母之名，門朝方向，小兒名字，一一登記於冊，填報拉薩，乞藏王考定，藏王先命卜者，用抽籤法，卜取三名，謂人有二魂也，後於三名中，重投垂仲廟祈神卜之，決取一人，謂是主魂，仍將其父母名字，門朝方向，密填一紙，緘木匣內，命送來僧侶齋回，匣上註有開緘月日，屆日寺僧衆唸經，開緘，按所書姓名門向求之，蠻民以子弟學喇嘛爲榮，僥倖得爲佛都督，榮幸更無可喻，自無不樂送子弟入寺者，小兒入寺，經成年僧侶施以種種磨煉，生活甚苦，禁絕家人往來，以斷俗念，成年以後，始得自由，凡被迎爲佛都督之小兒，外雖受人尊敬，內則備舍辛苦，亦猶內地之節婦，制於環境，與虛榮而守節，中心實有莫可奈何之痛也，前邊軍旅長李樹棠之公子，亦曾被理塘喇嘛寺指爲佛都督，率隊來迎，李不肯給，現此子已十二歲，讀書遊戲，如普通幼孩，體甚結實，不喜僧侶，并無夭折與

佛化之處，

十五 賄買佛都督

甘孜孔撒女士司西姐，生子，長子承繼土司，欲以次子爲僧，適其生年甘孜寺有大喇嘛死，西姐嗾使心腹僧侶，以其子名列入冊籍，并營爲入藏使者，攜重金酪藏王左右，得判爲佛都督，即今之仙根喇嘛也，甘孜有二高僧，曰耶章，曰札呷，傳並能前知，指仙根佛都督係以賄得，衆僧大譁西姐深憾二人，曾數次圖害札呷，逼其遠遁，耶章以瘋癲自晦，始得免禍。西姐竟以土司勢力扶植仙根，至今成爲甘孜最富有勢之佛都督，然無論婦孺僧俗，皆譏其爲僞佛都督，仙根使人自解曰：某實爲三魂之一，祇非正魂耳，仙根對耶章等大喇嘛，常有慚色，夫土司至以金賄買佛都督，僧俗又敢於抗逆土司而否認僞佛都督，本人勢力已固猶不敢自承爲眞佛都督，則康之重視佛都督可知也，

十六 耶章喇嘛

甘孜縣耶章喇嘛，可稱爲西康之活佛，康人傳說其神通極大，能前知，能降鬼魅，能返風止雹，皆有實據，其人體肥重，不良於行，常撐帳簷下，靜坐其內，遠近男女來朝拜者，絡繹不絕，某年月日，天方晴朗，耶章忽離帳狂奔，侍者力追不能及，奔至草山上息，未幾，暴風雷雨，巨雹如拳，繞草原而過，不害甘孜農地，始知其爲禦雹也，又當滿清時，耶章已製有五色旗示人，前五年，又製青天

白日旗懸之，若預知政局將變者，向營木山關前，北道無駐軍，耶章命其小娃下輩，演習兵操，一日二次，其一小娃子曾充漢軍統兵，能呼漢操口令，耶章以爲軍官，命用漢語喊操以爲樂，至向營出關後，不復爲戲，八皆謂其前知示兆也，余至甘孜，首往謁，見其人殊和藹，問休咎吉凶，答語概甚含糊，應對必元微笑，體太肥，呼吸如喘，終日赤腳趺坐，不稍移動，帳內懸漢八樂器及相片雜物甚多，酷好漢人物品，見漢文圖書，雖不識，必把玩不忍舍，能弄月琴琵琶蕭笛，嘗對余等奏之，音調沉淡，頗有韻致，無世俗靡靡之調，對余等甚表親善，問其來歷，云是某菩薩轉世，已歷三十劫矣，問有如何神通，笑而搖首，不自承其有神通，

耶章不以詭異炫世，不誦經，不著述，日以聲色嬉戲自娛，無雄厚財力，無爵位，無多弟子，無華服珍飾，不施舍人，不爲人禳祓，而人民敬之，如敬藏王，每出遊，道上男女望見，皆跪地叩首，遠如瞻化道子德格諸縣，時有挈家裹糧來朝者，其故殊不可解，余非迷信佛法者，更不崇拜偶像，曾與耶章接晤數次，並未深談，中心總覺其人極可敬愛，亦竟不能指其感人之處爲何，即今思之，猶以爲怪也，

甘孜各佛都督皆有充本爲之經紀貨殖，盡擁鉅資，服飾居處并華美，惟耶章無有，原只私蓄四百兩金，存放阿巴家生息，阿巴家倒閉，場賤四十餘萬，破產不能

攤還什一，衆議耶章甚窮，特撥阿巴家華屋一所償耶章，劃出攤還者外，其屋在甘孜縣署後，頗可租賃重價，耶章不肯爲，自移居焉，又空其屋，自撐帳於簷下坐靜，終年衣一敝袍，裹一垢巾而已，或勸其出遊一次，可得萬餘金，解決生計，不聽，安貧如故，康人以耶章貌似發財神，謂爲財神轉世，然其人甚窮，殊不似財神，

耶章好遊戲，凡喇嘛寺唱戲，跳神，或有他種雜耍到甘孜者，必乘肩輿往觀，厚給賞賜，他人有藝者，亦樂供獻於耶章，蠻女每夜，恒往跳歌裝，不期而會者五六十人，甘孜娛樂中樞，掌於此僧矣，謂其爲樂神轉世，較財神爲安，

十七 耶章與婦女

耶章體癡肥，不能近女色，然以好嬉戲故，婦女特親近之，俗傳婦女能博耶章喜樂者，能獲福祛病，故每夜皆有婦女往跳歌裝，尤以青年女子爲多，薄暮日集，初十餘人，卽開跳，漸跳漸衆，至於四五十人，約跳一小時久，皆普通歌舞，最後集爲一排，朝耶章座，唱一種特製之朝拜耶章喇嘛歌，且唱且舞，間以跪拜，至於三次始已，歌裝畢，又滾而唱蠻戲，人各數句，或不唱，唱已散去，不索茶酒賞號，城中輕薄少年，常伺於門外，見跳歌裝女子散出，躍起狎抱之，女子羣力擺脫而去，不惱，亦不畏，明日復來，

余一日登縣署，最高樓，俯瞰耶章坐處，察其白日作何事業，見一女子，頗有姿

首，行近耶章坐處，跪佞膜拜已，趨至座側，伸頭近耶章，耶章手撫之，女子退下，不去，跳踉於座側，時而趨入內室，爲耶章取物來，時而跳舞，時爲耶章理衣袂帷幔，耶章取月琴彈，女子復舞蹈應之，親如家人父子，中間有過路喇嘛數次來禮拜，女亦不避，最後有漢兵數人入內逼觀，女始回家去，

十八 活鬼

關外盛傳有活鬼，惟耶章喇嘛能收服之，活鬼者，鬼魂憑生人體，夜則離魂魅人，被憑者，多屬婦人，并不自覺，鬼魅人不得，則魅其本夫，故草地娶婦者，惟恐誤娶活鬼，并傳耶章喇嘛處，幽一活鬼某婦，已數年矣，望之如常人，惟耶章識其爲鬼，余數訪耶章，皆未見，一日深入其內室，見後樓上有一婦人，獨自支灶熬茶，有一紅教喇嘛同居，此僧名查喇嘛，係素識，問其何以在此，低聲對云「耶章命也，此婦係活鬼，前日耶章往孔馬寺看戲，於人叢中指出此婦，帶回此屋幽禁，命我看守之，其父母丈夫在吉宗村，喻其爲活鬼，并未留阻，現我與伊之火食，由耶章供給」，則此又另是一活鬼，非舊所幽禁也，余入室時，此婦瀟居屋角，欲詳看有何異狀，使通事呼之，垂首應，不肯來，以錢誘之，（蠻家最愛討錢），仍謝不來，甫擬逼而觀，則以手掩面，逸出門去矣，查喇嘛誠云，「活鬼見漢官，卽畏怯心跳，不可逼視，亦不可呼爲活鬼，呼則惶急求死」，查喇嘛又言（前日縣署槍斃之二劫犯，皆喇嘛，死後魂不散，近夜市間，常有人

遇之，云將爲厲，耶童呼而諭止之，辨論良久，終不肯服，自明日起，耶童將作大佛事爲之超度，其後，耶童果作佛事三日，漢官多有開具親故亡人姓名，求爲代薦者，亦竟不知果係爲主薦檜決二匪否，果曾見鬼否，

十九 柏枝奇蹟

同行董惠民好佛，在甘孜日，時至耶童喇嘛處談，贈與漢文圖書數件，後至聯對，因辦大蓋寺案，耽延甚久，中間曾因事回甘孜一次，往謁耶童喇嘛，耶童贈與柏葉一撮云，「有急焚之，其厄自解」，董漫以紙裹藏，未之異也，先是瞻化張知事好打牌，每日午後四至五時，必借僚吏打麻將四圈，殆成常課，董性爽直，又不工麻將，但略諳打法而已，因大蓋寺案，稽留瞻化一月餘久，山城寂寞，無可消遣，遂加入牌局，連日大負，積成鉅額，青年氣盛，倡言加大賭籌，以便翻稍，積二月餘久，負額至八百餘元「藏洋」，余等皆爲之變色，既而大蓋寺案已結，行有日也，張知事擇日設酒祖餞，謂董曰，「此日爲最後決鬥」，圖竟日樂，董是日早起，愁眉欲合，默向火爐，垂首自思曰「此行兩袖清風，乃因遊戲，致負如此巨債，雖目前撥款不成問題，將來回部，將如何報賬耶」，忽憶耶童喇嘛言，取柏葉一部，投火爐中焚之早膳後，搬莊入局，忽理和大牌，手興銳不可當，至午膳時，已贏回五百餘元，午膳後，然炬復戰，竟贏回七百餘元而罷，我嘗立董身後，看其打法極怪，例如欲做萬子一色，出手即將筒索打盡，只留萬子與字

牌，其所摸入者，亦十八九爲萬子與字牌，他人下聽許久不和，董新趕上數搭而截和之，尤可笑者，手中發白三張，堂中已現兩張白板，董忽將紅中打去，（此係董君打牌常犯之病）已而摹白板成對，發字成桿，由是和牌，董本無管理青一色之能力，有時其牌自成一色，董不辨寬聽，誤將要張打去，只落嵌張窄聽，且堂中已現三張矣，不料方受旁人指教之時，此單一之嵌張卽已打出，遍查三家與桿下，寬張反一時難和，董亦自言，「不知何以如此亂打，如此亂和」，若真有鬼神差使者然，曾有一牌，董已落一嵌二索聽，嫌其和小，任意將聽拆去，隨即摹本風一枚，次輪又摹一枚，遂成本風對聽，又嫌其餘三連皆一色，惟麻將一對不合，又將麻將打去，隨即摹得紅中一對，竟於五手內和下雙拾，其牌之宛轉隨意如此，同座皆怪其手風突變，不知其曾焚解厄柏葉也，後至理塘，董始言之，并云「此後唵佛，於皈依三寶外，特續皈依耶章喇嘛一句，以致感」，當時索觀其物，則搓揉檜柏枝而取其鱗葉而已，曾經耶章咒過，遂有此效，在理化時，適聞前途有警，董又取焚之，竟安全達河口，後回康定，害寸耳寒，再然柏葉薰之，尋亦愈。

現在董家，尙保存有此柏葉一撮，不肯輕用，其同學陳某，曾求數粒去，省人有奇厄者，曷往董宅求之，

甘孜成軍徐排長，忘其名號，二十齡左右之青年也，前年冬，從向營移防至甘孜，未至前一日，郎章喇嘛訪小娃子收拾後樓，曰「明日有排長來，便請入住」，翌日，其小娃子四出覓徐排長，邀往見郎章，郎章一見如故，笑聲不絕，強徐遷入其後樓住宿，兩週後，徐不耐寂寞，強移就外寓，郎章贈以銀質大告鳥一枚，內裝有舍利，子母丸，達賴活佛頭髮，牙齒佛，及其他珍寶甚多，係郎章朝拉薩時所裝，此物在康地爲無價寶，徐甫持出，即有人來說，求以六百元購買，漸增其額，徐堅不售，後竟被人竊去，郎章每數日，必使人來請徐晤談，晤面後亦每無語，默對一時而畢，其後徐娶一蠻女，賃屋成家，待蠻婦甚苛，婦孕，常鎗閉於室，而自向外間打牌，每澈夜不回，一日，方在外作長夜賭，家人來報已產一子，徐命請一蠻婦來家料理，仍自打牌如故，天明未久，家人來報郎章喇嘛來家矣，徐始踴躍歸，

郎章喇嘛體胖，不能步行，出必乘肩輿，四人舁之，蠻子無大班乘輿甚苦，故不輕出門，惟徐家產子後，日必來宅一次，爲小兒唸經，恒至夜分始去，此爲甘孜數十年未見之殊禮，不識何以施於徐宅，鄰右見者，莫不稱異，謂昔曾有德格土司家獻萬金祈郎章親往其家爲初生小兒祝福，拒不肯行，今乃連日自往徐家，爲嬰兒唸經，此兒必有來歷，其時札呷喇嘛圓寂未久，疑兒卽札呷轉世，札呷係康地大呼圖克圖位與郎章伯仲，徐與其妻，殆卽以佛公佛母之資格，得受郎章敬禮

耶，

二十一 屎尿爲藥

耶章喇嘛每日所排糞尿，常有八伺取爲藥，或由其小娃子接出，賣與蠻民蠻民爭買，瞬息立盡，蠻地無醫藥，以大喇嘛糞尿爲藥，喇嘛之來歷愈大，道行愈高者，其屎尿之藥用價值最高，

耶章之齒髮趾爪，汗垢之屬，食餘之羹，衣敝之袍，亦皆爲靈藥，或靈符，或爲裝告鳥之材料，蠻民極寶貴之，耶章之小娃子，即以待專買此等物品爲利，至於耶章手贈之物，則無論其爲一葉一果，一粒泥砂，一片廢紙，蠻民視之，皆至寶也，

余不信佛，雖與耶章稔，但佩其人品，未求其贈物，只於壩會中持險遠託覓松卡一枚，今亦不知遺失何處矣，

二十二 札叩喇嘛過經

札叩喇嘛爲康地聖僧，或許爲現世喇嘛教中之第一博學者，其在甘孜與耶章喇嘛齊名，受世俗敬禮則遜之，傳其人係千手觀音轉世，查達賴亦係千手觀音轉，是札叩與藏王位置相埒，然一千手觀音，何能轉爲二人，則其有附會可知也，惟札叩之得稱爲聖僧，固在其博淹，正不必以千手觀音化身見重於世，札叩之徒亦未以此向人宣傳，只民間如此傳說耳，

札呬生而奇慧，經典過目不忘，中年能默誦甘珠爾丹珠爾等經典全文，一字不違，此兩部經，各三四百卷，爲西藏之百科文庫，知誦淵藪，人能讀過一部，卽稱積學，從前能默誦全部者，先是藏俗，經典皆重手寫，慮有錯誤，則會請高僧熟某經者坐高座讀之，羣僧各持手所寫經環聽，藉正錯誤，稱爲過經，民國初年，札呬曾於甘孜寺經過數日，不持經冊，但憶誦之，環坐數百僧，全能聽受清晰，自始至終，句讀無訛，羣僧目讀之速，反不及其口誦，以此名震全康，孔色土婦，因其斥仙根喇嘛爲僞佛都督，深恨之，屢使部民驅逐札呬，札呬屢瀕危殆，其後土婦朝藏，藏王罵之云「爾處自有活佛，屢加危害，反來朝我何爲」，土婦大懼，回甘孜後，始迎札呬回寺居住，去年八月初四日，圓寂，并未預示所轉生處，

二十三

大勇法師與能海法師

川人大勇法師，研究密宗，頗有名於東亞，收納皈依弟子甚多，往歲率其弟子二十餘人，入藏學經，先在打箭鑪跑馬山寺，與充革西研究藏文及藏經概要，約一年久，留程度較低之弟子於此，率其造詣較深之弟子，僞裝進藏，至甘孜，阻於藏軍，不得進，聞札呬名，入寺皈依，接談大悅，便學經於此，事札呬甚虔，去年秋，札呬病，大勇亦病，札呬死之翌日，大勇亦死，亦奇緣也，相傳，大喇嘛死則尸縮，道行愈高者縮愈甚，最高者至如嬰兒，韓又琦知事，曾皈依大勇，又皈依札呬，與大勇諸弟子，往來甚密，大勇火葬日，大勇弟子輩邀又琦往預其事

，親見札呷斂尸之匣，與大勇尸體，據云「札呷圓寂時，化盪盤膝坐，手挽彌陀印結，尸漸縮，納一木匣中，將建塔以藏之，其匣尺餘，一手高提，大勇尸體僅微縮，質甚輕，一人可舉，火葬前，用石砌一空塔，從塔頂穴投屍其內焚之，親見舉屍者毫未費力」云云，

川人又有能海法師，智慧不讓大勇，而苦行勝之，去年亦由川入藏，獨身負囊筴步行，過打箭爐，僱住數日，略問前途險易而走，一路野樓露宿，不入城市，將抵甘孜，逕由蒲永隆渡河，入札呷寺，朝札呷喇嘛，并晤大勇，時札呷已病，其侍者拒能海，僅自門外禮拜而去，大勇亦因病，閉關謝客，僅與能海接談十分鐘，謂前途藏軍，拒漢人入藏，非扮商人或喇嘛，不能通過，勸其留此學經，能海不聽，即時前行赴藏，竟未入甘孜城，此後渺無消息，不知其志得竟成否，

能海性行，恰與大勇相反，大勇收販依弟子甚濫，自奉甚厚，喜居都市，矜聲譽，遍結海內貴勢豪強顯達之儔，收受佈施甚多，其入藏也，裘馬都麗，從者如雲，所至勾留，儻如貴爵出關，能海所收販依弟子極嚴，至今不足十人，居行恒選僻靜，惟恐人知，起居飲食之苦，極人所難堪，遠避豪貴，不受佈施，此行入藏，直往無反顧，世人論者，多能海而緇大勇，甘孜人盛傳，耶章喇嘛聞大勇火葬，太息云「他還有二十年富貴，此次自是去送札呷喇嘛，數日富活，其徒遽行焚化，惜哉」，果然，則大勇應是富貴中人，雖出家，猶不能自脫於前定之命數也

耶，

二十四 甲喇嘛

漢人爲僧入藏者，藏人概呼爲甲喇嘛，義即漢人之喇嘛也，蠻家記憶漢名字，亦如漢人記憶蠻名字之難，雖大勇能海，及大勇諸同行弟子，學行俱能得康蠻相當數仰者，蠻亦不辨其名字，但呼甲喇嘛而已，

二十五 訪札呷喇嘛記

予於十八年九月二日到甘孜，三日訪耶章，四日，與董萬二委員同韓知事又琦渡河訪札呷，先期約定大勇弟子饒登師介紹，時札呷與大勇皆因病謝客，侍者持門甚緊，勢不得見，饒登謂侍者，「客係劉軍長派來，必要入見，恐有特種使命，不可峻拒」，侍者入請命，出云許見，求無多談，饒登頓首曰，「奇緣也」，能海法師千里來謁，勇師爲之先容，尙不得見，僕自門外磕頭而去，公等得入，緣固不淺，入必遵約，遵禮，勿負此緣，」入至臥室門外，韓知事云，「筱莊可先入，餘以次進」，已而曰，「筱莊等不識禮，饒登師宜與余先入，爲之示」，於是二人先入，予自門外窺之，見札呷仰臥榻上，無聲息，床兩頭各立侍者一人，儀容甚整肅，二人既入，皆逕向臥榻磕長頭九個，俯首前進，至榻前，侍者引札呷手撫摸其頭一觸，起立榻旁，招予進，予於佛教無信心，此來欲窺札呷作何狀而已，無對之禮拜意，此時心不自主，亦對榻磕頭四下，方起揖欲退，饒登急前扶止

曰「尙未摩頭」，於是又俯首近榻，札呷引手摩我頭頂殆遍，侍者搭哈達一條，江半一枚於余頸，此爲尊敬漢官必要之禮物，哈達表示敬意，江卡卽護身符，表示祝福禳災之意，惟普通皆係紅綾所製，札呷給予之一枚，獨黃綾製，爲異耳，其次董萬二委員入，皆學識長頭，摩項後，亦各得哈達與紅江卡一枚，札呷年五十餘，淺髮微蒼，面相甚佳，仰臥榻上，鼻息幾絕，完全不能運動，言語聲極微，侍者辨之而已，予致傾慕之意，由饒登譯告，札呷首肯，饒登若有過望之色，對我等云，「此亦異數也」，皈依禮節，仍係備長頭九個，摩頂一次，方董萬二委員行禮時，饒登見予猶立，大驚曰，「何不同拜」，余謝不皈依，饒登爲余嘆息不置，既出，侍者導觀札呷前數世所居之室，室中皆有神像法物，又有一榻，放黃斜文製之大圓領棉袍一具，堆疊爲盤脚踏坐之狀，領上仍置帽一頂，但無形骸耳，轉後一院，爲札呷諸女弟子寫經之處，共有女尼約三十人，老少妍媸不一，或製紙板，或調金水，或寫經，寫工有絕佳絕速者，饒登云，「藏俗以寫經爲大功德，札呷飭諸女弟子，發願寫成甘珠爾經全部，皆金水調書於漆紙版上，已數年，費銀鉅萬，猶未竣工，其銀皆發願者所樂捐，工作者之火食費用，亦係自給，每頁寫成，即交札呷校閱，去年冬，札呷欲圓寂，諸弟子以經未成，懇留之，允留一年，近日催寫經甚急，全部亦將告成，恐去圓寂期不遠矣」，又一室，有一蠻畫師，正繪佛像，藝絕精，成品甚多，堆疊殿內，凡數十幅，無不精妙，予向之

求一小幅，擬攜回川陳列，以示蠻家藝術一斑，彼堅不肯，既而曰，「聖僧如許我繪以贈君，可從命」，予遂未索，後聞此畫師係發願專爲札呷喇嘛作畫，故其作品，外人不能得也，饒登具素饗招待，於其友某之室，某名驟不能憶，談佛敎源流與經籍甚精詳，爲大勇入室弟子，或謂其學力實超大勇云，余等渡江回甘孜，翌日之夜，札呷死矣，竟未及見其經之完成，

二十六

磕長頭

藏俗，以磕長頭爲至敬，其磕法，合掌，先引掌觸額，示敬天也，次觸唇，示喻佛也，又次觸胸，示念佛也，於是分掌曲肱，引下據地，隨蹲身下，伸頭向前，使身直伏，以額撞地作響，旋伸臂支身起立，再如前作揖，跪拜，以九爲數，

二十七

聖僧厄運

呷喇嘛，札有聖僧之名，又傳與藏王同本，淹博爲蒙藏首屈，其在佛宇盛行之康地，宜能所至受人歡迎，生活愉快矣，乃竟不然，因得罪於孔色土司家，困蹙顛頓，直至於死，其事頗有研究價值，曾詳訪土著，得其始末，如次，

札呷寺在甘孜對河之札呷溝內，距甘孜十里，屬孔色土司，寺雖小，札呷凡三度轉生於此，戀不能去，孔色土司西姐，賄買其子仙根爲佛都督，如見前節，札呷倡言其僞，深爲土婦所恨，札呷有奇癖，喜蓄女弟子，女尼從之者恒數十百人，不著沙彌，僅養男侍數人而已，於是孔色土婦嫉甘孜寺僧侶託其男女混處，戒律

不嚴，率兵驅逐之，札呷之徒拒戰，大敗遁走，避匿於大唐壩北之俄洛番地，時光緒二十三年也，女尼從者甚衆，俄洛娃亦非之，尋復被逐，徬徨無所之，遣人疏解於甘孜寺，并賂孔色土婦銀二百秤，得許回寺居住，其後復與仙喇嘛有隙，民國七年時，仙根之兄孔宜夫爲土司，深結好於鎮守使陳廷齡，在甘孜極有勢力，囑駐軍團長王政和，拘札呷於甘孜縣署屋頂上，將窘辱之，甘孜縣署即昔麻書土司官寨，高欄五層，圍牆十似，札呷竟逃去，世皆傳其雪夜撒披毡乘之，自屋頂飛下遁，漢商李德元言，實自大門出也，札呷逃往鱸霍，女尼輩復追從之，於壽甯寺後山麓，建寺居住，因女尼輩需索湯打役於附近居民，居民愬於壽甯寺，寺僧復率衆逐札呷，戰敗札呷之徒，焚其寺（似係民國十五年事），適孔色土婦朝藏歸，受達賴責，遣人迎札呷，得再回原寺居住，札呷從此不預世事，日督諸尼寫經，至於圓寂，

札呷圓寂之日，甘孜止辦壩會，唱蠻戲，無人往頂禮者，大勇焚尸之日，忽大風暴雨，自對河來，吹翻會場帳房十餘座，河水暴漲三尺，浸沒會場大部，時蠻戲正演鷓鴣記，仙根喇嘛與孔色家頭人，高踞正中金龍木柱大帳房中觀劇，風刮其帳爲數裂，仙根與孔色諸頭，淋漓狼狽而走，戲以是能，須臾風定雨止，人皆失色，以爲是札呷與大勇之靈所使也云，

醫家無醫藥，人有疾病，倩喇嘛唸經，或吞符，或燒艾而已，惟甘孜丸一種，係札呷喇嘛前數世所創製，大如指彈，外觀粗糙，似內地之生蘇丸，不知係何品配製，但知其有札呷之尿管，韓又琦自饒登處求得百粒，輕易不肯與人，萬委員騰蛟，曾向韓求得數粒，行抵理塘，同行皆病水瀉，途中無藥，試取甘孜丸服之，病良已，余亦分服二粒得瘳，

二十九 子母丸

子母丸，爲西藏最有名之藥物，傳爲活佛所遺，自能生子成長，蕃衍不絕，去年邊區風物展覽會，打箭爐地方法團送到二枚，裝裹甚精，大如石炭酸丸，赤色，質甚細，有奇香，又有小丸如菜豆數枚，培以藏紅花據解使云「離鐘時僅一丸，今已生一子矣」，然陳列一月中，竟未繼續生子，亦未長大，余娶一蠻婦，亦有子母丸數粒，小如菜豆，藏紅花培之，今且半歲，未見其長大生子，余知其僞，不甚愛惜，婦則拱璧視之，

三十 替人吹牛

迷信社會，每好附會靈蹟，替人吹牛，以發展迷信勢力，康地犯此病尤深，故余所至，聞神奇詭異之事，必親驗之，不得驗者，亦存之以待質於將來，未嘗敢妄信也，世傳郎章，札呷，瘋子喇嘛諸奇蹟，有實有不實，不可固執迷信而盡信之，亦不可固執學理而盡抹煞，如云札呷乘飛毯遁走，郎章收活鬼，子母丸產子，

皆斷不可信者，札呬有此神通，何至被擒，耶章能收活鬼，何以不能驅鬼離活人之體，若子母丸產子之說，盛行康藏，余則親驗其爲妄語者也，如耶章止雹返風，預知國旗，札呬與藏王同體，大喇嘛屎尿治病，皆無實據之傳說，可疑者也，如瘋子喇嘛能前知，則極可信，

三十一 我所見之瘋子喇嘛

曾到邊地者，莫不知有瘋子喇嘛，瘋子喇嘛者，爲紅教大喇智果陀羅之徒，非佛部督而有大神通，以瘋隱於鑪霍縣甲基龍村蝦拉陀街對河山腹一土洞內，常以嬉笑怒罵，暗示未來，每每奇驗，與耶章札呬二喇嘛齊名，予等至鑪霍，過蝦拉陀，便往訪之，時已午後四時許，方有村民數人朝拜去，其一能通漢語者尙留，對通事云，「喇嘛知漢官且來，正喜」，予亦喜，疾行趨近洞口，殊口狹僅容頭，不可走入，村民云，「爬進去」，予不得已，伏地蛇行入洞口，口頗深，且有曲折，須首向下，脚向上，扯腰曲臂始得進，口內係一土穴，大木縱橫亂架，混以黃土，似係矮屋受地震倒塌，山土崩壓，木柱架擱，所留之一穴一口也，瘋喇嘛年五十餘，面黎黑，多縐紋，蓬頭裸體，一絲不掛，歪跪於穴正中，身後有一空部，阻於瘋不得入，其前方僅容二人擠坐，土灰二寸厚，雜煮熟蠶其間，近岩之側，石支一火爐，置酥油茶壺一枚，壺前木碗一個，火已息，餘燼猶存，予先入。對瘋盤膝坐，董委員跟入，無坐處，予擠貼火爐讓之，得勉強坐下，萬委員塞身入

洞，聞不能容，倒退出，通事倒塞洞口，以頭入洞翻譯，凡謁瘋喇嘛者，例有所獻，予獻雞蛋一盒，董萬與通事士兵等，或獻麵餅，或酒，由通事以次遞入，瘋時方醉，尙知點首，口中喃喃不已，似漢語，又似蠻語，以誦經咒，又似談話，通事亦不辨識，惟當通事獻品遞入，彼即大呼「哎喲」數聲，皆以其醉態，未注意，命通事問，此行路上平安否，瘋以蠻語答云「平安，此行如日出可喜」，恐通事譯有諛辭，使逐字譯之，不諛。予待瘋唸經甚久，予等靜待之，唸畢，問「我將來命運好否」，瘋用漢語答，其意似「七十五減一十」，不甚明，初聽爲七十五見孫，質問是否，搖首，又迭呼此句，至於數十遍，終不解所謂，屢請其說明，瘋似着急，大呼此句又數十遍，且以手指余足，竟不解所謂，遂未再問，其餘問語甚多，皆含糊答應，余以其爲狡猾欺世，起念考之，請指我陰事一件，瘋初猶含糊應，請至二次，遂垂首不語，如已睡去，呼醒問之，初猶喉應，嗣漸無聲息，予以其技窮也，笑而出，回店後，天尙未黑，街側天主堂，建築甚佳，借董萬往遊，法人白司鐸，能漢語，談邊事頗洽，又演電影娛樂，翌日，將赴蘆霍，萬委員恨昨日未得入洞，於是復攜通事往訪，董委員憾昨未問明一句，亦欲往，予曰：「詐耳，未必有靈」，於是萬與通事分道往，約會於瓦達村，萬來云「仍未問明一句，祇有二語甚奇，初見面，卽先發語云「昨夜往外國人去，今晨年青的想來又不來」，蓋瘋甚恨外國人，董委員年最少，故云然也，念昨夜往教堂時屬薄暮，

非十洞所能見，董委欲去未去，非外人所能知，瘋能知之，誠可驚異，瘋向萬靈索藏洋一元，已而退還，向通事索其披毡，值十餘元，通事解與之，瘋即轉送人，對通事云「數日後有好處」，通事走邊地久，知此示兆不吉，私幸其能代為禳解而已，其後四日，通事在道孚捨索蠻家銀事發（另記），當被打穿兩腿，押解回道孚追贓，又押回打箭爐監禁候辦，今春始得保釋，益使予信瘋能前知，董又從鍾養馳往問事，是日瘋出洞穿衣坐，答語仍甚糲糊，予託董代問有無陰事與七十五減一十何解，瘋怒云，「陰事自己能知，何必問我，七十五減一十，說他好，儘問何爲」，余實無甚陰事，宜瘋之不能對也，瘋其知我有意考試，故固露事驗一二以示信歟，

三十二 所聞之瘋子喇嘛

鍾霍土人言，瘋子喇嘛原可拈民家一小娃子，後忽得道，有飛身，變化，前知，刀槍不傷等神通，

鍾霍札衣佛都督，亦高僧也，予問瘋子喇嘛是何根底，答云「根底不可知，但知其非佛都督，確能騰身，能前知，余亦時往朝之」，

道孚歐陽知事公子德輿，隨父在官，曠一蠻女，已有身矣，後更戀一蠻女，前女怨德輿，毆逐之，因事至鍾霍，便道朝瘋，瘋以漢語讓之云，「良心一絲絲不好，了，愛上一個，屋內棄絕一個」言時以手近腹，示懷胎狀，德輿乞唸經禳過，瘋

許之，德輿自言，

甘汝韓又琦知事，去年八月，赴鑪查災，便訪瘋喇嘛，韓有黑羔皮袍甚美，擬解以往，鑪霍張直階知事語之曰，瘋喇嘛慣向人索物，防被索去，韓遂易白羊裘往，贖酒一瓶，餅二枚，付土兵分持之，比至獻酒及餅，一土兵懷餅者，偶忘取獻，時瘋赤裸坐洞外，持酒與餅，曰「還有一枚」，土兵始覺，取出獻之，瘋亦未食，顧韓近前，以手扯其衣云「還有一件很好的，我要」，衆人爲之啞然，韓問命瘋，瘋伸拇指，口作炮聲，意頌其剛猛也，既而曰「七百秤」，說至十餘遍，竟不知所指何事，疑謂韓將來財產如此，於時，適有一婦來朝，獻物後，瘋遽以手弄其陽具云「你愛這個，你愛這個」，且言且行進逼婦，婦大慚去，瘋弄陽具後，復以手摹韓知事額，又數對韓弄其陽具，若譏其手淫然，韓自云如此，

去年七月，道孚建設籌備員陳惠中爲余言，凡猷物於瘋喇嘛者，瘋如不受，其人必有隱慝，或不獻而瘋自索之，其人必有意外之禍，如對人怒罵，則禍且不測，如喜悅歌唱，或與以飲食，必善人或有福之人也，陳前歲謁瘋，瘋特喜悅，招入洞中，爲之歌唱，取所獻餅與酒，與客迭互飲嚼，他同學皆未曾受此待遇，然他同學因查鑪甘瞻三縣災糧事，各得賄金數百元，陳獨未與，此外更無幸運云云，其後數日，鑪甘瞻三縣災糧案發覺，三縣建設籌備員皆拘押回鑪辦罪，陳獨以纒然自潔故加功，余謂此即瘋喇嘛獎人爲善之處，

歐德輿又言，陳遐齡時，甘孜駐軍某連長（忘其名），受調回鑪，便道朝瘋喇嘛，瘋指之曰「連鎗可給我，你用不着他了」，某連長不肯，瘋便大罵，連長拔鎗擊之，瘋忽不見，仰見天空有大鵬迴翔，甫納鎗，瘋又在前面，戟指罵曰「該死」，該連長甫至鑪城，即以罪誅，

又言，甘孜耶章喇嘛坐前，有時置茶二盃，自飲其一，一虛設如待客，曾有人見一鵬飛下，化爲瘋子喇嘛與耶章談話，故北道人皆信瘋喇嘛爲鵬精，

陳惠中言，明正土司大公主，爲朱倭土司婦，嘗歸甯鑪城，便道朝瘋子喇嘛，瘋時裸體在洞外，屏其翹獻，揀撥其陽具對之云「你愛這東西」，從者皆匿笑，以爲誠然，此婦去年已死，

民國十八年二月初八夜，鑪霍大地震，震之晝日有甲基龍人至洞朝瘋，有所問，瘋不答，但大哭，歷數鑪霍至大，塞沿途村名，搖手嚶嗥，別無一語，村民不解，及夜而地震發，鑪霍至大寨房屋盡塌，壓死二千餘人，

前任鑪霍知事周景南，卸任後，朝瘋喇嘛，瘋以土塊擲之，罵云「你不是父母官，洋錢刮的多得很」，周不解疊語，強通事譯之，通事不敢譯，譌云「大喇嘛說監督歸途平安」周回至鑪城災糧案發覺，去冬槍斃，

甘孜知事周其昌，赴任時，便道謁瘋，瘋對之大笑，嗣又大哭，不發一語，周到

任，初時聲譽甚好，考績爲邊吏冠，屢受上峯嘉獎，後於交卸時，因縱其庶務廳
顧商人繳案銀子百餘秤，被新任韓知事審實，大受窘辱，竟懷慚痛哭離任，行時
，各機關人員初議送之，臨時天忽大風雨雹，竟無一人往，周回成都，聞三縣災
糧案發，避赴北平，現周景南已槍斃，渠一時當亦未便回省也，

瞻化知事張綽，曾朝瘋喇嘛，瘋擲去其贖品，後亦因災糧案發，判徒刑六年，現
正執行中，以上三事，道鑪甘瞻四縣人人能言之，

東谷商人趙靜侯言，民國元年，章谷李設治員（今鑪霍縣民元爲章谷設治局），赴
任謁瘋喇嘛，瘋以刀擊其頭，李怒，命左右槍斃之，瘋以手左右指，彈皆不中，
復命以刀砍之，刀着處，瘋捫以手，創卽合，李無如何，去，其後夷民燒天主教
堂，上峯罪李不能鎮壓，李竭力幹旋，耗資甚鉅，幸只撤職，後赴上海，遇法教
堂教士，被控，拘獄中三年，卒得免死，始悟瘋擊以刃，示凶兆也，

三十四 查喇嘛擋雨

前言爲耶章喇嘛看守活鬼之查喇嘛，是一紅教喇嘛，有妻子田產，住羅鍋梁子一
岩穴小寺內，持咒，據傳其有大神通，能阻風擋雨止雹，甘孜縣每年八月，城鄉
官民，皆撐帳房於江干壩地上，舉家華衣美食，尋樂於此，稱爲壩會，喇嘛寺於
會場演戲助興，此時雨期未過，猶有風雹，蠻戲係露天演唱，甚畏風雨，土色土
司，每年皆請查喇嘛到場擋雨，終會期不遇風雨阻興，則每戶出青稞數合酬之，

否則須受鞭朴，去歲適甘夜，參與此會，見查喇嘛亦尋常紅教喇嘛裝束，滿頭蓄髮結辮，狀似婦人，手持搖經一具，轉動不已，瀏走會場各部，昏蠅動如誦經咒，有人介紹見余，問答數語，即離去，曰：「那方雨來了，我要去擋，每日如此，戲畢始罷，事亦甚巧，各日演戲時間，竟未下雨，縱有，亦只疎雨微點，瞬息仍晴，戲畢後與夜間，則常有大雨，查喇嘛之術，恰似有靈，惟八月初十日，（國曆九月十二日），正演戲時，暴風驟起，吹裂仙根喇嘛龍柱帳，偃塌小帳十餘座，大雨隨至，河水暴漲，壩會中人，盡皆遍體沾濕，直至次日，全壩泥濘，蠻戲尙不能演，查喇嘛對解嘲，謂是妖風，非法力所能制，恰聞是日札呷喇嘛入歛，大勇圓寂，（前言火葬係誤記），於是人果疑，爲大勇與札呷顯聖，不疑查喇嘛妖風之說，

三十五 圓光術

查喇嘛又有圓光術，能視前後身，韓又琦曾試之，爲余等言其可信，壩會後，召入畧內驗之。彼攜來玻鏡一枚，襤褸紮成之神一具，索青稞麥粒一盤，置鏡前面，手搖轉經唸咒久，取青稞數粒撒鏡面，吹氣一口，問余姓名與所問事，余問前身是何物，彼再取麥撒鏡，對鏡熟視曰「白龍」，余等對鏡，則無所見，查謂彼有慧眼，獨能見之，又問此行，平安否，復撒麥視曰「鏡中現盤盛糝杷，上插三箭，蠻法爲吉祥之兆」，問回成都後作何事，撒麥視曰「鏡中現大門，有無數披外

套人圍立，應是帶兵官」，先是余嘗戲謂人「體甚低溫，冬日喜睡，前軍應是蛇」，及是，彼判爲白龍，蠻語龍蛇不分，人以爲中，然帶兵官必非我所能作，人猶解曰，或係指墾粉耳，董兆孚問前身，視後答云，「是一建昌馬」，問後身，答，「是印度一僧」，董體小而愛馬，又青年好佛，人又以爲奇中，董止與一簡陽女子議婚，而家長未許，正疏通中，因問婚姻成否，答云「鏡中現一大鵬盤旋，法爲有碍，人又以爲中，萬騰蛟問前身，云「是一白衣喇嘛」，時得家信云其祖母病劇，問家中人安否，答「鏡中現糝糶二盤，上有豆麥，於法爲安吉」，殊下月再得家信，謂其祖母已死，始疑其術無驗，再召其試術，董兆孚再問，「前身爲何物」，查對鏡凝想久之，曰「是一白衣喇嘛」，問後生如何，答「是一大官」，闔坐大笑，揮之去，蓋董與萬年貌相若，外人常不能分，查喇嘛此時誤以前次所言萬前之生移於董，又將後身忘却，情急心亂，以官搪塞，其前後信口欺人之伎倆，昭然若揭矣，此喇嘛又好說官事，尤可鄙，

在瞻對日，有一紅教喇嘛，能圓光，其法與查喇嘛同，試之亦無驗，然蠻民之信圓光，并不以無驗而衰，且相與故神其說，以欺來者，是則真迷信也，

三十六 喇嘛寺

西康每村有一小喇嘛寺，每部有一大喇嘛寺，每數部合建一極大之喇嘛寺，喇嘛之多，更多於內地之僧道寺院，以余等所知，康定十二座，僧侶一千三百餘，皆

黃教，道孚十六寺，僧侶三千七百餘，黃紅黑教皆有，繡霍十二寺，僧侶三千餘人，黃紅黑教皆有，甘孜二十八寺，僧侶八千八百餘，惟黃教與紅教，瞻化四十六寺，僧侶二千餘人，惟紅教與黑教，理化二十七寺，僧侶四千五百餘人。黃教最盛，黑教紅教白教亦備，他如巴安鹽井鄉城稻壩，皆二三十寺，僧數千人，雅江丹巴最少，亦十餘寺，僧千餘人，

三十七 男荒之國

試翻西康任何縣之戶口清冊，莫不女多於男，或且超過二倍以上，試舉甘孜爲例，（民國十年甘孜苟知事萃珍清造），

孔色鄉，十一村，六百六十六戶，男九百五十一丁，女一千三百一十八口，

麻書鄉，十三村，六百一十五戶，男七百四十六丁，女一千一百九十四口，

白利鄉，十一村，三百一十戶，男三百八十三丁，女六百五十二口，
林葱鄉，五村，二百三十五戶，男三百一十一丁，女四百二十四口，
朱倭貢龍鄉，九村，三百七十戶，男五百七十二丁，女六百三十七口，
阿都鄉，二村，一百一十四戶，男二百七十六丁，女三百六十二口，
雜科鄉，十村，三百四十七戶，男二百六十一丁，女四百九十四口，

東谷鄉，十八村，五百二十八戶，男四百四十三丁，女六百二十九口，此於可見，各鄉男子之數，恒在女口三分之二以下，或僅及其二分之一也，並非西康生人，女多男少，實因多數男子，皆爲喇嘛，喇嘛不當差，故不造報人差民戶口冊籍，又僧侶之不住寺而住家者，仍須當差。列入戶口冊籍，故上表所列，尙未能表西康男荒之狀，以余所見，康區民戶，每家至多不過男子三人，老家長一人「或無之」，壯男子一人「差民」，男嬰孩一人「預備差民」，此外男子，皆已入寺爲僧，或已拜師爲僧而尙未入寺之沙彌耳，至於女子，則多無限制，此等女子，因男子缺乏與弟兄共聚之故，或終身不能得夫，除淫奔與野合外，殆難解決性慾問題，此淫風所以獨盛也，

三十八 喇嘛戒盜不戒淫

西康男子，十七八皆學喇嘛，喇嘛飽食無事，情慾縱逸，狎婦女者百分之九十九，非惟喇嘛誘女子，女子亦誘喇嘛，男子奇乏，不得不然也，黑教喇嘛原可娶婦，紅教不重戒律，淫業皆不足怪，黃教素以戒律召人者也，迫於世勢，亦有戒盜不戒淫之說，其法僧侶犯盜竊者，重則剜目剔鼻，輕亦驅逐出守，永不許回，犯姦淫者，但薄責之，或暫逐出寺，數年後仍許復回，此所謂姦淫罪，係指與他人爭風釀事者言，若係和姦，則非經本夫告發，絕不過問

惟喇嘛寺內，不准僧侶與婦人姦宿，犯者以大逆不道論，理塘喇嘛寺，戒律較嚴

，此婦衣金絲織緞長袍，佩金銀，瑪瑙，碑渠，珠貝之屬，值萬餘元，華麗爲過地所僅見，建設籌備員陳君問喇嘛曰，「既爲喇嘛，何得有婦」，對曰「喇嘛無婦，不能盜竈」，不知彼所謂竈，究指何物，想是處女之寶耳，

四十二 與喇嘛離婚

膽化高師爺，娶一蠻婦，有色而齒已長，同事有說其歷史者云「婦先嫁雄龍溪某寺佛都督，已生一子，尤師爺見而惡之，遣人通殷勤，婦慕漢官，以尤爲吏近官，許嫁之，因與佛都督尋事勃谿，求離婚，此佛都督訪知其意，不敢與官署中人爭辯，許其攜子離去，婦至瞻對城待尤迎娶，或嘲尤曰「奈何娶有子之婦」，尤恐之，改聘後山蠻家之女，婦與其子在瞻對，無人照拂，日用不給，朝夕繼號，自悔失脚，縣署中人勸高娶之，其子跟來，同住署中，貌痴拙，署中人戲呼爲小佛都督，

四十三 與喇嘛共妻

去年八月，甘孜駐軍向營長言，前日至孔馬喇嘛寺看蠻戲，有一婦人來見，係打箭鎗某家女，素所識也，求助渠逐一喇嘛，事頗有趣，

先是婦嫁甘孜宜日溝蠻家爲妻，只有一夫，現年三十餘，有孔馬寺喇嘛某，原有家產，因家人染疫死盡，來商於蠻，願將其家什物財產，移入該蠻家寄存，待其死後，物即歸蠻，但求爲死者唸經，蠻利其物，恐喇嘛中變，願與喇嘛共妻，已

四年矣，喇嘛年五旬，婦憎其老，拒與同宿，喇嘛怒，時時冒之，蠻勸婦從喇嘛，婦不服，故來求助於向，欲逐喇嘛，康區社會，真無奇不有矣。

四十四 喇嘛寺建築法

喇嘛寺有一定建築法。正中爲大殿，屋最高，概有樓，殿外先有一抱廳，前爲石階，後爲大殿門，左右爲上樓之梯，正面壁上繪四大天王相，亦如內地所繪之天王，手持塔，繖，旗，刀四物，脚下有人獸諸相，其餘繪六道輪迴圖，及各種迴文圖案，正殿大門，亦繪猙獰之門神，配獸環一對，殿內爲大空堂，是爲經堂，爲喇嘛唸經禮拜之處，殿上正中供其教主神，如黃教則供宗喀巴，紅教則供蓮花佛，左右偏殿，或供兇惡之山神，或手上觀音各種色像，或供紅黃白青綠各肉色之女菩薩，或供無數宗喀巴小像，殊不一致，左右前方壁上，彩繪各種菩薩妖魔怪獸之像，喇嘛能一一指其名與出處，經堂之後爲後殿，塑二或五大佛像，或以千手觀音居中，或以釋迦佛居中，或以彌勒佛居中，其像皆高數丈，下抵地面，上抵屋瓦，須登樓始能正見其首，如此大殿，係獨立部分，不與他部相連，除大門外，概築堅垣繞之，垣之上方，例有黑色一圈，厚約六尺，係用木條紮束染黑，以頭向外，依次砌疊而成，屋頂蓋金瓦，樹金頂，大殿之側，有法神殿，規制甚小，陳列刀矛槍棍弓矢甲冑甚多，又有骷髏鬼頭諸品，其神兇醜，通常編哈達遮掩，不令人見，此外或有歡喜佛殿，或無之，或即

供於大殿內，

神殿之外，環以喇嘛住室，每人一室，亦有佔二室以上者，則係自己出資所修，大寺喇嘛達千人以上者，寺宇占地數十畝，巷衢交橫，外繞堅垣，儼如城郭，然其供神之處，仍如前制，不過金頂之金，成色較足，映日發光，照數十里，與貧寒之小寺氣象不同耳，

四十五 六道輪迴圖

康地所繪六道輪迴圖，與省內城隍廟轉輪殿所繪不同，其圖只一圓盤，中心繪一小圓，周圍分作六格，上方各格繪仙佛官貴諸像，下方各格，繪各種罪苦徵象，如人與猛獸接觸，男女裸體對坐，各露其陰，一鬼以籜夾而拔之，或男女置身有齒之鋸刀下，或裸抱火柱，左右各格，則繪農耕工作，與蛇豕諸象，是其六道，兼天堂地獄與人畜名界也，

四十六 蠻廻文錦

喇嘛寺大廳上，多半繪有迴紋圖，形式有種種，或正方，或長方，或菱形，或圓形，中分數十小格，以紅黃綠各色填成縱橫交錯之紋，或每格寫一蠻字，或間格寫一蠻字，可依其色叙，迴環讀之，皆成文理，

四十七 蠻人所繪之三國故事

鎭霍札依佛都督坐靜之小寺，繪畫甚繁，中有一斗室，壁上畫三國故事數十幅，

札依以其係漢人故事，特導余等往觀，所繪人相皆正面，以關羽爲全部主人，關羽則備曹操各像，無甚分別，且各有一蠻名字，譯者云，是關羽劉備曹操也，中有一幅畫，一男一女在樓上，樓下有若干兵把守，樓外正打戰，一人以繩梯掛樓簷角，援之而登，云是曹操將關羽之嫂，搶上樓去佔姦，關羽領人來搶，被拒不能入，故拋繩梯奪樓奪之，其他各幅，亦無與三國故事關合之處，想來蠻地所傳之三國故事，與內地不同，

四十八 歡喜佛

各教喇嘛寺皆有歡喜佛，或一尊，或三尊，或五尊，或供於大殿，或特設一小殿供之，皆塑像，正中一尊，即牛魔王，面作牛形，頭有雙角，戴骷髏骨多，體色青藍，極其兇怪，有千腳無數，每手持一兇器，或刀或劍，或叉，或戟，或弓矢，或金剛杵，或法神刀，或矛，或盾，又有二手持蛇頸，蛇青色或赤色，頭向人，尾纏臂上，又有二手摟抱女體，胸腹皆裸，腰以下有骷髏一串圍繞，又盤蛇無數，足疊股立，分左右兩組着地，脚下踏人與獸甚多，或突睛，或斷脛，備諸慘狀，其所摟抱之女體，較佛體，小約一半，而手抱佛之腰際，兩腳盤抱佛之膝部，掉頭向小，面亦醜惡，披髮裸體，不持法器，兩體陰部密貼，如交媾狀，左右之歡喜佛，貌並奇醜，手持之器，腳踏之物，盤腰之蛇，頭上骷髏，皆不敵牛魔王之多，亦各擁女體，體色則或藍或赤或黃或綠，各具一色，不相雷同，

清時，某大臣在松蘿見歡喜，飭僧侶結哈達遮之，勿令人見，今近川省之各寺，皆有此俗，故歡喜佛法身亦不易見，余於秦甯寺壽甯寺等處撥幔視之，得其大概如此，

札呷寺內有一小，才長數寸，塑法與前者同，余見而笑之曰，「黃教重戒律，何以亦祀此神」，饒登不悅曰，「此陰陽佛，在佛經中，具有妙諦，非俗人所能悟，宗喀巴佛曾師事之，不宜此淫褻觀也」，然余終嫌其太變，覺佛家實無須有此妙諦也，

四十九 神山與山神

康地最重山神，最有名之山，皆稱爲神山，有數大神山，雖無廟宇，亦有不遠數千里奔來朝拜，步行山之一週，以爲極大功德，若一村一人民敬奉之小神山，則多不可紀，每縣皆有數十座矣，

蠻俗謂歲之凶豐，瘟疫有無，與冰雹霜雪降否之權，操於山神，故祀山神甚虔，率於山頂立木椿，懸經旗，堆白石，稱爲麻柳堆，以爲神所住處，朔望日，相率持柏枝，羊毛，糌粑，酥油往朝之，至麻柳堆下，焚柏枝與酥油糌粑，纏羊毛於樹枝上，繞麻柳堆數匝，或跳歌裝一回而歸，行路者過山神處，皆高呼一種口號，似祈禱語，並拾白石投入麻柳堆中，以爲敬，

丹巴各喇嘛寺，又多塑有山神像，凶醜與歡喜佛相似，或擁婦人，或無之，腳下

踏牲畜惡鬼尤多，導者云「此神最惡，對之稍不敬，卽有橫禍」，其然，豈其然乎？

五十 法神

康地各大喇嘛寺皆有法神殿，神像猙獰異常，頭臂胸腹，掛髑髏無數，殿中陳列刀劍槍戟弓矢等武器甚多，大寺至數千萬枚，曾見甘孜寺之法神殿，編列武器數重，最內爲矛，百年前之西藏戰具也，其次爲鳥槍，其次爲前堂槍，最外爲快槍，皆用皮條密編爲牆壁狀，各數百條，其他弓矢刀劍尤多，似係人民報神者所獻，故隨時代不同，而陳列之武器亦異也，除武器外，又有骷髏，鬼首等兇怪之物，柱上有衣甲，紮成持弓矢之人形，頭爲夜叉狀，或爲樹髓，置入其中，陰森怖人。

法神能附喇嘛身體，發言，與人言休咎，稱爲降法神，被附之身，稱爲法神喇嘛，位置甚高，聖武紀所云之「師巫」是也，康地各寺，雖多有法神殿，能降法神者甚少，余所見者，僅道孚靈雀寺一處，甘孜，泰寧，昔皆有法神喇嘛，近并失靈，

五十一 孫大降法神

道孚靈雀寺之法神喇嘛，係一漢人，名孫大，原爲道孚小賈，有妻室兒女，嘗病羊疝，數載不愈，求治於耶章喇嘛，耶章云，「非羊疝，是靈雀寺法神附爾，

因未得開咽喉，故作此狀」，遂爲之誦經開喉，遺回道孚，云「此後法神來時，不復爲瘋，能言休咎，然爾俗人，寺僧必不肯迎汝，第自向他處降神。彼終當來迎也」，孫大歸，炫於僧俗，靈雀寺僧大譁曰，「寺僧二千餘人，寧無一人堪爲法神喇嘛，神必附於俗人，且又附於漢人耶？」，拒不肯迎，市人好事者，引入關帝廟降神，歷一年久，言無不驗，此一年中，靈雀寺屢有災異，大殿霹靂自起，火焚金頂，卜爲法神不得入寺所致，羣僧大懼，始迎孫大，爲之披荆，奉爲大喇嘛，舊例，法神喇嘛甚尊貴，凡寺僧爲人誦經，所得報酬，分散於衆喇嘛，法神喇嘛所得，六倍於他人，孫大不識經典，坐享厚利，一躍而爲富人，飽煖無事，漸回家與妻女同宿，爲法神所怒，一日降神後，腿粘地，數人不能移，主僧奔龍佛都督，跪地爲之代懇，久之始得脫，道孚人皆知此事，孫大深諱之，對余云「我因出家後妻子無蓄養費，欲棄僧經商，法神不許，故粘我腿不放」，是孫大亦自認有此事，誠異事也，

五十二 觀降法神記

去歲七月，余至道孚，聞孫大降法神事，欲親驗之，時適靈雀寺僧與墾民爭地，曲在寺僧，而恃強不受官府諭止，官府亦無如之何，余至調處此案，知法神爲僧衆所信，意神果正直，必不助惡，如其祖僧，先以理折服之，宜較折服衆僧易，因與僧約，十三日往該寺看降法神，屆日入寺，法神殿已成人海，喇嘛排衆，爲

余設一座，須臾，孫大盥沐入殿，衆僧爲之戴法神冠，穿法神袍，冠皮製以銀銅鑄骷髏若干爲飾，又揮絹旗與幡幢數文，重約三十斤，甲絹製，如劇場所用，束博帶，背負皮夾。挿旂數支，胸前纏徑尺之銅護心鏡，下體圍裙，足穿蠻靴，收拾定，扶坐高座上，衆喇嘛唸經久之，忽吹喇叭，大號，敲鐃，此爲神已入殿之表示，於時有二喇嘛，持白巾一條，縛孫大頸，留其兩端，二人力拉之，殆將氣絕時，始挽結釋手，孫大此時，面部充血，暴漲如滿月，兩目赤色，如將血出鼻息甚微，兩手叉腰坐，腰以上俯仰不已，每一俯首，頭胸直與地平，冠上旂杆，直指殿心，每一仰首，必著一寒禁，如此數十次，忽挺胸昂首，目左右視，兇光逼人，使余心悸，此時，衆喇嘛低聲唸經一遍，主僧持神水與孫大飲之，云開咽喉，於時孫大發言，其聲甚小，不能連續，每二音一連，間斷發出，係蠻語，通事云「係訓誠僧侶之言」，余度衆僧問畢，上前搭一哈達，「是敬神規矩」不拜，立其前，問此行平安否，神云「平安」，因託余照護該寺，余云「靈雀寺藐視功令，威逼墾民，犯法已大，本應重辦，我反來爲調處，正是愛護該寺，但僧衆今猶恃強不服，此事究竟誰曲誰直，願神告我」，神云「其地昔爲寺產，已經充公招墾，十有餘年，固不應強迫墾民退還，但仍求漢官善爲調處，使僧民相安，不再生才是地方之福」，余謂「法神誠愛護該寺，宜教誠喇嘛輩，勿得過分爭執，不漢軍討伐，禍且不測」，神點首，隨呼主僧至前誠之曰，「戒飭衆僧，

凡事聽委員處斷」，隨復取哈達一條，紅綾一縷，挽成江卡，搭余肩上，又取蠻刀一把，截向腰間用力壓之，刀曲成S形，套一哈達，奉以贈余，又飲我酥茶，只微嘗之，給余青稞一把，不知用處，漫納衣袋中，後皆棄去，至是，殿中人皆緘默，法神命喇嘛齊唸觀音經，法神亦唸，唸畢，齊以青稞拋空，法神忽向後仰，喇嘛奏樂送神，或爲孫大解去喉結，褪衣甲，去冠，須臾，臉色如常，

五十三 法神刀

法神贈余之刀，世稱法神，云是辟邪寶物，世人得者甚少，惟大土司家或有之，余初未重視，嫌其曲屈不便攜帶，屢欲鑊伸配銷，皆爲通事阻止，所通地方，蠻民見行篋上有法神刀，皆注視之，其刀鐵工甚佳，鋒亦甚利，擬攜回成都，作蠻刀與法神刀標本，出打箭壩時，竟被通事偷去，

五十四 垂仲廟

西藏拉薩之東六十里，有垂仲廟，卽法神之專寺，其神云是某菩薩，常附魂人體，以言休咎，凡活佛轉世，年歲豐凶，戰爭利鈍，皆卜決於此神，他寺之法神，殆^其弟子耳，聖武紀稱曰「垂仲」，曰「猶內地之師巫也」，林僑由藏歸程記，譯爲吹仲，其言曰「六十里至納木，田畝甚佳，假寓吹仲廟中，寺極宏敞，所奉佛像，皆狀貌猙獰，屋椽架排弓矢刀矛等兵器，吹仲如內地師巫，蠻家奉若神，一切吉凶，盡取決焉，少間，喇嘛吹仲洛桑汪敦來見，年約三旬，人頗文秀，詢知娶

有室家，生子即傳其業，洵夷俗也」，余又曾見一記載藏俗之書云「各廟宇中，皆用一男巫，以備商酌大事，判斷吉凶，或行或止，唯命是從，又有國巫，其職與大臣平等，國家有戰事與疾疫，皆召國巫爲之占卜禳解，凡延巫師者，除禮物之外，皆須納幣，少則印銀二盧卑有半，（盧卑銀幣與藏洋同大），多至二百五十盧卑，各隨其事之大小定之，無論大巫指國巫小巫指各寺之法神」，皆娶妻，衣特異之服，帽尖圓形，綴以野牛毛之闊邊，兩旁有盤蛇形之裝飾物，其所執之軍器，僞稱爲與鬼相鬥者，有刀，以木或鐵爲之，有劍，其柄狀似雷針，有弓有箭，箭頭蘸漿糊與酥油糍，云射之以饜鬼，作法時所繫之帶，係以人骨串成」，由上諸傳說與記載，可見垂仲法神，卽古時之巫鬼，今世之喇嘛教，實猶多有藉重巫鬼教之處，

五十五 草地之基本教育

蠻家照例將過多之子「一個承繼產業者以外的兒子」，自小便送進喇嘛寺爲僧，此種僧徒，稱爲札巴子，漢譯沙彌之意，不得稱爲喇嘛，札巴參師受戒後，仍在家裏居住，每天到寺一次，其師教以讀書，寫字，唸經，課誦，喇嘛寺每人發磚茶一小塊，糌粑一茶盤，仍回家中住宿，此種沙彌，皆甚年幼，不能擔任他項工作，使不出家，惟有坐耗飲食，一經出家，便每日可得茶與糌粑少許，計約值藏洋一咀，不無裨益生計之圖，故蠻地喇嘛教盛行，雖由迷信所致，喇嘛寺誘致子弟

，亦有方法，現在官辦學校，所以無蠻家子弟就學者，無利可圖故也，多數貧乏之小喇嘛寺，無力獎給札巴之糌粑磚茶者，卽少有人往從就學，能發給磚茶糌粑之大寺，僧侶之數，輒數千人，如泰甯喇嘛寺，發給磚茶糌粑較豐，則漢人子弟，亦多往爲札巴矣，

瞻化縣兩等小學堂，向難招生，張賜培知事到任，特創一法，入校讀書者，每人每月發糧一斗，於是蠻孩就學者六十餘人，中有數孩，識漢字頗多，是故化夷之道，仍在解決生活，空言辦學，毫無益也，

五十六 賤役僧與求吃喇嘛

札巴之貧寒無家可住者，則入寺供洒掃湯水之役，抽暇學習經典儀式，或出寺化緣生活，形同乞丐，俗亦稱爲喇嘛，

曾在道孚覺樂寺，見二喇嘛，其一右手搖轉經，左手搖手鼓，有時取人骨號吹之，其一搖手鈴，掛口袋，沿門唸經，主人賢者，聞聲撮糌粑一盃與之，喇嘛接傾袋內，顧而之他，主人吝者，聽其喊鬧不與，亦舍而他向，

又曾在丹巴道中遇一喇嘛，負一背籃，籃上胡琴一具，與手鼓之屬，同憩於柳林下，問是何業，云遊方喇嘛，朝麥爾多山畢，將回康定牛廠，問胡琴何用，云「能跳絃子」，隨即取下，自拉自跳一回，演諸醜態，歌亦靡靡近變，疑朝山喇嘛何以亦有此技，通事云「此討口喇嘛也」，與之銅元數枚而去，

五十七 草地之中等教育

札巴學習經典已多，儀式已熟者，始得稱為喇嘛，藏語語喇，上也，嘛，無也，合為無上之義，喇嘛可以出門為人唸經，藉以報酬，以為生活，得收徒弟，得在寺院獨佔一室，或自建寺宇居住，大抵戒律嚴者，受人信仰較深，請求唸經者較多，生活亦較優裕，守戒不嚴，經典不熟者，仍多潦倒以死，然此為小喇嘛，須入藏後學得相當經典，始得稱為大喇嘛，

五十八 草地之高等教育

小喇嘛學習經典已深時，可自備資斧，赴拉薩學經，學因明，（如論理學，明世間一切事物之所以然），學法相（明入世出世一切諸法之性質象狀分別），學龍樹提婆之中論百論，學天親之俱舍論與五百羅漢所記毘婆沙等書，學別解脫戒，菩薩戒，密宗戒，需學二三十年畢業，得參預革西考試，縱不得革西，亦得稱大喇嘛，

五十九 考革西

革西，猶博士也，每年拉薩舉行考試一次，由達賴喇嘛親臨督考，儀式嚴重，其考試法，聚數萬喇嘛於一堂，中間設高座，被考者以次上座，衆喇嘛隨意發問，高座之喇嘛隨口對答，能對答如流不至辭窮者，即得革西學位，詞窮不能應者，即被驅逐下座，他人繼之陞座受考，得革西後，或回地方傳教，或留拉薩深造，

革西死，得轉世爲大喇嘛，

六十 草地之研究院

藏俗考得革西，便如大學畢業考得學位，專心經學者，尙可繼續入拉薩之局巴寺學習密宗，局巴寺爲專習密宗之寺，其學分三級，「一」實習戒律，「二」數相，「三」事相，需時七八年畢業，頗似各國之研究院，至此畢業，已窮喇嘛教之學問，或年老圓寂，或遊學四方參訪善知識，

康地喇嘛教所遜於西藏者，卽爲革西與研究密宗者較少，由藏王在拉薩，學者迷信拉薩爲聖者，多留連不返故也，

六十一 喇嘛戒律

小兒初入寺院爲札巴，誓守五戒，十五六齡後，始受披剃，正式爲僧，受一百二十條戒命，二十歲後，經典已熟，受二百五十三條戒命，始得稱爲喇嘛，此藏俗也，惟事實上一般喇嘛，並五戒亦不肯，所謂二百五十戒，或並其名亦不能舉，儂大喇嘛識之耳，

六十二 佛都督爲鍾南捷徑

據上各節，喇嘛之功課，繁難如此，多數貧苦僧侶，或竟因無力入藏，苦讀一世，不能躋大喇嘛職位，無論革西，惟佛都督一經出世，卽位於革西之上，養尊處優，所至敬仰，父母兄弟，與有榮焉，故蠻家生子，皆盼其能爲佛都督，土司家

至以金銀行賄求之，

康區佛都督亦甚濫，靈雀壽甯等寺，佛都督皆二三十人，此等佛都督，或努力修持，壯年已通若干經典，又曾入藏深造歷有年所，知慧勝人，操行可敬者，如甘孜之耶章喇嘛，札呷喇嘛，孔麻喇嘛，瞻化之智果陀繼，鑪霍之札依喇嘛，道孚之無卡佛都督等，衆最尊敬，稱爲大佛都督，以別於一般之佛都督，其他徒恃轉世之名，經典不熟，修持不力，守戒不嚴者，譬如內地之濫官僚，敬仰之者甚少，羣以小佛都督目之，

六十三 喇嘛官

清制，凡大寺院，設堪布喇嘛一名，約束僧衆，官階一品至八九品不等，總以寺之大小，僧之多寡定其品級，由達賴喇嘛簡放，朝廷給官，清覆，專由達賴給照赴任，不由朝廷加委，康區如泰甯寺理塘寺等，昔有大堪布，改流以後，仍未裁撤，民六中藏戰爭後，達賴之政治勢力，不能行于康區，各寺堪布任滿回藏，繼任者皆不敢來，多由名寺自推主僧，主持寺務，不復有堪布名義，此種主僧，大都爲負有重望之佛都督，清修之身，不甚過問人事，庶事多主持於四大喇嘛，四大喇嘛者，一，爲管家喇嘛，掌管全寺財產與外交，二，爲掌經喇嘛，掌管羣僧誦經課程，分配經卷，解釋疑義，三，爲鐵棒喇嘛，督察喇嘛勤惰，懲惡糾邪，維持規戒，夷語稱爲格古，漢人以其出入持棒，爲之此稱，四，爲貨殖喇嘛，

夷語稱爲充本，猶言經商頭領也，專負經營商業之責，四者皆係僧官，出衆僧侶公舉名望較好之大喇嘛輪流充任，每二年一換，或連任數年，若法神喇嘛，名位雖與前四種喇嘛相當，惟不得參預寺中大事，只供降神決疑而已，

六十四 理塘寺之傳號

理塘喇嘛寺名納棠寺，在理化縣治，有僧侶二千七百餘人，寺宇之大，與理化市街相當，奉黃教，原有堪布一名，改流後，拉薩之堪布不能赴任，由衆僧推舉大喇嘛一人，主持寺務，交接官府，稱爲傳號，此寺係理塘土司地界內之總寺，鄉城稻成河口崇喜毛了曲登，三壩，冷卡石等處，皆有子弟來學，寺規甚嚴，戒律較他寺爲佳，頗受理屬人民信仰，潛勢力甚偉大，理化富南路中權，差徭頻數，而地方高寒，周圍五十里內無農戶，每當烏拉差使至縣，須分道向數十里以至於二三百里地外催差，歷屆官府，不欲多養差吏，致耗公費，有虧私囊，概飭喇嘛寺傳號代催，傳號者，傳官府之號令者也，諸蠻既敬服該寺，對其所傳號令，亦奉行惟謹，縣官深倚重之，浸以收糧，評斷訴訟諸務委之，縣官可以不問庶事而地方自理，似得計矣，然從此治權完全移於傳號，縣知事無事可做，殆同木偶，近年撤退戍軍，縣官更受制於傳號，處處須仰其鼻息矣，

自民國七八年以來，理化知事公署，已成爲傳號承轉公文之機關，其時王某任知事，衙中共用三人，一書記兼庶務，一勤務兵兼廚役，一司閹兼傳差又兼馬夫而

已，舊衙署因匪亂被焚，寄住於喇嘛寺內，雖設公棹筆架，歷年未一拂拭，凡在職三年，卸任後，因欠喇嘛寺錢債，被扣留，憂死於寺內，至民十五年王政和繼任知事，始爲設法償債移尸出寺，王政和曾作駐理戍軍團長，深知喇嘛寺勢力，抵任後，力與周旋，事無掣肘，曾經建修衙署一座，頗得力於傳號，然係漢蠻共同富差，此亦西康特例也，余等至理化日，街間遍貼知事與傳號會銜告示，或傳號單銜告示，絕無知事單出之告示，土人云，「知事如單出告示，即無人理，若傳號之告示，則漢夷皆奉之惟謹」，又云「王政和以司令兼知事名義，署理化三年，謹問訴訟兩案，皆漢商與漢商鬥毆之事，喇嘛寺則每日必問一二案，漢人皆赴訴焉，以其處斷效力大於縣署也」云云，此一邊地怪象之一也，

傳號不但置有刑具，設有法庭問案，且有特製之法律，以治理化，如喇嘛寺附近，不許婦女行走，犯者，即縛置於山頂以罰者，須有紳士討保，始能釋放，如無保人，翌日仍縛置山頭，至於數月不釋，

然該寺戒律嚴，傳號二年更迭，歷屆皆稱得人，諸事持平，無任無濫，即對官家支差上糧，辦理亦有條理，其能使人心服，竟攘官府治權，亦非無故，余嘗戲謂「設理化長久在知事治管之下，或早已爲鄉稻之續，傳號之惡，只足以襯明向來吏治之惡，未足爲傳號罪也」

喇嘛衣甚簡單，不穿褲，腰圍長褶裙。上身穿一大背心，外纏丈餘長之氍毹一匹，袒右臂，脚穿疊靴，頭禿，平時不戴帽，

帽式有種種，由其教派而有色別，或爲宗喀巴帽，（此帽黃色小兒亦得戴之）或爲蓮花冠，或爲毛茸反緣之軟帽，或爲僕獅狀之黃帽，多用於唸經時，或爲覆箕形之青帽；多見於旅行時，

氍毹披單，爲喇嘛最要之服，氍毹在康地甚貴，多數僧侶，因無力製備此衣，不爲世人所重，故康藏之喇嘛，亦如內地之大學生，非有資者不能致，

六十六 手搖轉經

喇嘛長日無事，惟以手搖轉經消遣，手搖轉經者，可稱之爲祈福輪，係一短圓體之空筒，內藏經咒，中嵌一軸，可以轉動，下延爲柄，通常長尺許，輪之兩側，線繫銅球二只，以助迴轉，喇嘛以手持柄，微擺動之，輪即迴轉不已，謂其效力，等於唸經，可以祈福，

喇嘛長日搖轉此輪，脚可遊行街村，口可與人調笑，手可與婦女作劇，便利偷惰喇嘛之道，無過於此，

俗人年老者，或貴家婦女不任操作者，皆有此種轉經，終日搖之，直至於死，仿如一搖此經，便有意想不到之幸福隨念而來者然，考其輪中所貯，唵嘛呢，咪叭，啤六字而已，

六十七 祈福幢

祈禱幢爲關外隨處可見之物，有極大者有極小者。通常爲長圓柱體，內裝經卷，外繪旛嘛呢叭咪吽六字，中貫易於轉動之軸，上下嵌木架之鐵窩內，祈福者拊手於幢，以力引之，幢卽相動，其效等於唸經，可以禱福消災，彷彿轉手搖轉經爲更有效，任何寺廟，皆建此幢無數，供禮拜者轉動，或於大殿周圍，裝祈福一匝，約百餘枚，各枚長二尺許，徑五寸許，禮神者繞殿一周，隨手拊之，將百餘幢全體轉動，毫不費力，或於大殿門外，裝巨幢一枚，高七八尺，徑四五尺，重約百斤，以鐵柱支之，下方配四齒，禮神者扳齒推之，使幢轉動，幢附一鈴，架裝一杵，每轉一週，鈴響一次，藉以記數，蠻民轉此幢者，恒數百次或百餘次，非力竭不止，甲力未盡，乙已伺之，自黎明鈴響，更盡不止，俗人轉幢者，較喇嘛多，

六十八 祈福幡

蠻家屋頂上，例以四角，樹木椿，上懸哈達狀之布數丈，上印梵字，似是經文，每過年，則易新者，此種印刷，亦喇嘛操之，藉以爲利，

祈福幡之改釋，謂幡懸空中，受風揚動一次，卽如其家唸經一次，亦祈福禳災之術也，

多數官寨上，又立有牛毛繩與牛毛布紮成高丈許之圓幢，遠望如惡鬼挺立，並不

轉動，不知是何用意，想亦禱福之物也，

六十九 水轉祈福幢

蠻家亦知利用風力水力，安置機械，惜不用於生產事業，而止用於祈禱耳，其利用水力也，於水流急處，引一小渠，開成湍流，建亭覆之，亭下空，裝一祈福幢，軸之下端，配以輪盤，水冲盤旋，軸隨之轉，幢亦旋迴，晝夜不息，謂建如此水轉機者，其轉經功德歸之，故蠻民建造者頗多，

七十 祈福風輪

蠻家屋頂，另有一種小儀器，於當風處立木架，架上裝置風輪一排，每輪挿鳥羽四枚，藉以招風，使輪轉動，輪之軸，附一小木輪，糊以紙條，紙上書唵嘛呢叭咪吽六字，此亦祈福機器之一種，

七十一 床頭搖經

余察蠻民之意，實欲終身晝夜從事於轉經之業，只憾生活與精力不能從心耳，嘗入一頭人家，見其床頭亦裝祈福幢一枚，繪畫甚精，幢具鐵軸，下方有曲拐，曲拐處繫一皮帶，試以手引帶，則幢自轉，此亦祈福機器也，蠻睡時，或臥病時，以手引帶，迴轉此幢，每每騰已休眠，而手猶工作不已，

七十二 六字真言

以上所記之各種祈福輪轉，上面概繪有藏文之唵嘛呢叭咪吽六字，一組或數組

，喇嘛之說，旋轉此輪，即同唸誦此文，唸誦此文，即能消除一切罪孽，容受一切智慧，包涵一切學問，搜羅一切道理，且有無量功德，死升天界，此外經典，曾衍文也，故鬻氏每日，至少口誦此文數百遍，或千萬遍，或自晨至暮誦之，猶以爲未足，又造設種種機械以補助之也，

藏文楷書

ཨ་མ་ཀུན་པུ་ཉལ་ཏེ།

勒摩字體

ཨ་མ་ཀུ་པུ་ཉལ་ཏེ།

美術字體

ཨ་མ་ཀུ་པུ་ཉལ་ཏེ།

中文譯字

唵 嘛 呢 叭 咪 吽

英文譯音

“Om ma ni pad me hum”

◎ 六字陀羅尼 ◎

聞此六字，係自印度某最高經典中摘來，太意爲贊美菩薩蓮座中之寶珠，或謂「唵」字常譯爲贊嘆聲，「日本人所著西藏一書經譯此爲嗚呼二字」，或謂合印度教，婆蘭瑪，維希奴，希伐三大神之名而成，猶以一字作三大神之佛號也，「美國人之說」，「嘛呢與（叭唵），爲印度文之二字，譯卽蓮花中之寶珠也，「經爲禱告文之尾聲，猶耶教徒之（阿門），有心願之意，或謂此六字，實祇蓮花之珠四字，後世僧侶，爲之箋釋，衍爲贊頌菩薩蓮花寶座之寶珠等意云，一說，藏人呼達賴活佛爲噶爾瓦領不青，猶言大寶法王也，班禪活佛青仁不青，猶言普覺眞智寶珠也，此六字，卽贊頌活佛之意，一說此六字爲六道輪迴其門，誦之爛熟，則如意死後認識六門甚清，不至誤入畜牲餓鬼各道，未知孰是，

七十三

麻柳邊邊紅與阿彌陀佛

六字書法與讀法另繪刊出，應是六音，惟蠻家讀者，多讀爲「麻柳邊邊紅」五音，謂速讀嘛呢叭唵吽六字，自然拚成此音，故讀「麻柳邊邊紅」五音，仍與誦六字眞經無異，

前在瞻化，見嘉定彭軍儒，大勇之皈依弟子也，事佛甚謹，室有佛堂，朝夕焚香禮拜唸經一次，初讀皈依三寶藏語，（喇嘛唵唵唵覺，送吉喇，覺送覺，豈意喇唵唵覺，）百餘遍後，讀六字眞經數十遍，繼讀麻柳邊邊紅五字百餘遍，最後似唸觀音經，余之孀婦，居家無事，亦常連讀麻柳邊邊紅六字，

清代常有賜大臣陀羅尼經被之事，所謂陀羅尼經被，即織成六字真經圖案之綾錦之被料也，此六字稱陀羅尼經，未識何義，

漢人持淨土者，謂凡人朝夕誦南無阿彌陀佛六字不絕，日誦萬遍，誦之終身者，功德無量，死後極樂世界，頗與藏僧教人誦六字真經相似，康藏爲佛教國，却從未聞教人誦阿彌陀佛者，疑一者實爲一事，自身不通藏語，不究佛學，未得而考之也，

七十四 麻柳堆堆

自打箭鑪起，有麻柳堆堆，迤西愈遠愈多，多至不可勝數，麻柳堆堆者，蠻名「勒摩」，係一亂石堆，各亂石上皆刊有六字真經蠻字，或只鐫一吽字，或鐫某經文一段，或鐫某經全部於若干大石山，連續陳列之，或鐫菩薩像，此堆概在大道當中，或疊圓堆，或砌長埂，高如人體，厚約五尺，分大路爲左右二道，其石刊字之面，正對行人，使往來經過者，便於看見，考其初意，原爲往來行人，見所鐫經文，必讀，一經讀過，不惟讀者有大功德，鐫此石以供人讀者亦有大功德，行道人多，讀之者多，則鐫石者之功德極大，與寫經，轉經同效，故康人稍有餘積，即雇石工鐫石，堆疊麻柳堆上，以求人讀，

究其實，行人經過任何麻柳堆堆，絕無暇住足讀石者，但口誦「麻柳邊邊紅」不絕而已，其後音義轉變，謂凡鐫石投麻柳堆者，皆有功德，不必要人讀過，取其意

在便人之誦經而已，又後意義更變，謂凡牛廠地方，荒曠原野，不便雇得刊字石工之處，只須拾白石投麻柳堆上，亦為功德，取其意願在添湊刊石而已，

七十五 麻柳堆堆之神

麻柳堆堆之上，每有土人，樹立杉木小柱共顯，或一二條，或十餘條，上掛哈達印之墨字經文，是為麻柳堆堆之神，位山巔者為山神，位河邊者為水神，廣原中者為司牧之神，森林間者為司獸之神，海子邊者為風雹之神，村鎮近旁者為社稷之神，大道中者為行旅之神，（漢人不能細分，統稱之為山神），其神或者名，或否，尤著名者，有人不遠千里朝拜之，其次者，能邀過往行旅之敬禮，又次者，有附近居民以時禮拜，最下者，直是一麻柳堆堆耳，（康地著名之麻柳堆，容後分節言之），

七十六 路旁經塔

與麻柳堆堆具同一作用之建築品，則有經塔，經塔方基圓頂，高約七八尺至一丈，似一小屋，內藏經典一二部，與大喇嘛施舍之法物，以土填實，毫無罅隙，係喇嘛寺自建，或村民集資請喇嘛建，地點概在寺院或村落附近大道間，往來行旅，皆以迴轉經塔一週為功德，行色匆促者，無迴旋時間，亦皆從塔左去，塔右返，以達其環走一周之願，又有人，鐫六字真言，或佛像於石，倚置塔旁，以便人

七十七 崖上勒摩

康藏人宣傳「噶嘛呢叭薩吽」六字之法，有與東西洋最新之廣告術符合者，即勒摩是，麻柳堆堆稱爲勒摩，另有一種摩崖勒石，亦稱「勒摩」，其法選道旁崖壁之平闊者，或當道巨石之可鐫字者，精鐫唵嘛六字，字體之大，度恰能容，書法與鐫工，并極考究，刊成以朱碧塗之，惹人注目，大抵亦大富人家發願所鐫，

理塘溫泉側，有一小喇嘛寺，寺僧於正對溫泉一土邱壁上，用白石嵌成唵嘛六字，每字約闊一丈，就浴者無不見之，憶宜昌大河對岸山壁，有日商用白石大嵌仁丹二字，上齊山頂，下抵水涯，全市人得朝夕望見，當時以爲極廣告之能事，茲見此工，覺日商未能專美，

七十八 白石爲神

康地多有非晶體之石英石，小者如拳，大者如升，鋒稜銳利，白色甚潔，混雜土隙中，雖無用處，亦不易得，土人以爲神，輒取其較大者，供奉屋頂上，常焚柏枝敬之，道過麻柳堆旁，則拾白石投堆上，意猶送神歸寺也，

七十九 蠻城隍

甘孜有蠻城隍，是一著名麻柳堆堆，在甘孜市外關帝廟後平壩中，爲亂石砌成之石埂二道，上堆鐫經之石甚多，壩內則大喇嘛所埋之經典法物也，「或謂內有舍利子」，相傳此神極靈，顯名思義，大約掌管輪迴轉生之事，遠近人民，來此禮

拜者極衆，郎章喇嘛，亦常教人來此磕長頭，指示數目，輒以萬計，人民有噩夢凶兆與疾病意外者，亦常許愿磕長頭於此，輒以數百萬計，竟有終年在此磕長頭者，每年自元旦至除夕，平均每日有三十人禮拜，皆竟日爲之，并無休息，晴夏月夜，則黎明并集，半夜不去，其拜法甚有趣，於石埂下支石一方，便於跪，埂上放平石三塊，爲三角式，最前者磕額，左右者承掌，右方置籌碼，拜者合掌磕額碰口碰心，下跪石上，引掌據石，以額碰石作聲，再引手擦摩承掌之石數下，然後起立，爲一個頭，記籌碼一下，無碼則畫石上一痕，再磕第二個頭，每頭約可費時二十秒鐘，每鐘能磕一百頭而已，凡磕頭者，皆預攜酥茶密挾來，饑餐渴飲，不敢離位，因如此適當之磕頭台不多，離則被人佔去也，凡磕頭台，承掌承額承膝之石，皆光如玻璃，閱人多故也，

嘗見康輜紀行云「巴塘舊有蠻城隍廟，神像戎裝」，然則康地共有二蠻城隍，一爲廟像，一爲麻柳堆，與內地每縣有一城隍不同，

八十 折多山神

折多山神，爲西康著名麻柳堆堆之一，在打箭爐西八十里，當連山凹處之脊，南大路由是通過，其處海拔甚高，盛夏寒冷，春秋積雪，牛馬過者，多至道斃，行旅視爲畏途，故迷信山神甚篤，土人過此，皆拾石投麻柳堆上，高呼「阿拉色閣」不已，阿拉色閣，蠻語敬事之義也，或自遠道預攜卽經之紅白哈達攜來，結掛於

石堆之木樁上，或自木樁引繩於四方以懸經旂，

蠻語呼山神爲「折」，惡鬼亦爲「折」，呼石爲「奪」，呼山硬有路者，爲「拿」，呼此山爲「折奪拿」，謂有山神石堆之山也，轉寫爲折多山，桐城姚氏，不辨蠻語，遂謂「蕃人呼鬼爲折，此地多鬼，故名」，後之解折多者，皆襲其說，設有人問姚氏，「蕃語誠呼鬼爲折，亦呼多爲多否」，姚氏殆將頰頰一笑，襲其說者，其亦赧然，

八十一 乃龍山神

甘孜東谷鄉之乃龍山，亦康地著名麻柳堆堆之一，其地距東谷喇嘛寺十六里，係雪山旁出之支峯，岩石爲石灰質與極硬之砂岩錯綜而成，凡三峯，皆自大雪山側突出，相連如肝葉，多峭壁怪石清泉幽洞茂林深峽，風景甚佳，西康雖多山，率渾拙高險，無逸致，惟此獨秀美，故蠻家奉爲神山，每年七月，遠近人民攜帳來此，禮拜數日始去，頗極一時之盛，東谷楊保正，導遊此山，云「轉此山一週，與朝西藏一次有同樣效力」，轉山有一定道路，不能逆行，由右峯之右側斜上，登右峯頂，形勢似雅州金鳳山頂，以林勝，次繞至中峯，爲全山之主，最大麻柳堆在焉，堆前三方皆絕壁，後方爲凹原，又後稍稍突起爲峯頂，形勢似青城丈人峯，峯頂與麻柳堆間，懸掛經旂，多不可紀，遠望似絕大洗漿公司之晒衣台也，又次繞大松林至左峯，松林中泉清石瘦，似峨眉大峨寺，有一泉流，正對中峯麻

柳堆下懸崖中大石洞，此洞方廣二丈，上下皆峭壁，無通路，中有一神像，每年七月會期，有喇嘛用巨繩自崖頂垂下，打掃一次，傳此洞爲全山主神所居，此水神所主，掬之洗頭，愈頭疾，洗目愈目疾，洗任何處，愈任何處疾，飲之，愈腸胃臟腑疾，余適患頭上火瘡，掬水洗之，水寒澈骨，蓋雪融之水也，着火瘡甚快，因久浸之，致頭感寒，數日始愈，左峯有大洞，名（乃浦），藏語，浦，深也，亦習稱洞爲浦，乃浦絕似杭州樓霞洞，而幽奇過之，有一喇嘛住此，洞外搭偏橋出入，洞口供千手觀音與郭達將軍像，後洞浸水潺湲，石鐘乳上下結滿，成種種奇象，僧一一指示云，此石龜也，此石羊也，此石犀也，此某菩薩像也，此某佛行道故事也，此某妖魔被網也，此六道輪迴圖也，此石鴿也，此觀音淨水瓶也，此金剛杵也，此某神鑒三指也，上下四方，大小石鐘乳，皆有物名，皆有出處，其實皆不肖，惟形狀殊奇可喜耳，左側有大小二洞，口圓，容拳，喇嘛以石投之，殷然作響甚久，又有一圓洞較大而淺，投之以石，初能受，至踰定限，則隨所投石盡量吐出，喇嘛云「是諸葛亮行軍羅鍋，投陷此內」，殊可笑，乃浦愈深愈狹，最狹處斜行上通，不知所屆，初尚能然炬緣梯以探，漸高漸狹，不能容頭臂，滴水不絕，蓋石灰岩受泉水溶蝕所成也，洞中野鴿極多，鴿糞堆寸許後，喇嘛又養長生羊一大羣，甚臭穢，可惜，三峯之間，爲二峽隘，靜修喇嘛覺母之類結茅而居者數十家人，轉山者自右峯上，繞左峯下，割來時路，卽環山一周，俗謂

之轉經，爲朝山規矩，

八十二 墨爾多山神

墨爾多山，在丹巴縣巴旺土司地之東，爲大小金川之分水脊。崔巍險峻，爲西康東部第一名山，康人視之，亦猶川人之於峨眉也，山脊太高，無林樹廟宇，只大麻柳堆一，示山神所在，故亦爲著名麻柳堆之一，每年夏季，西康南北兩路，大小金川，松理茂汶土人，來朝者甚衆，丹巴約哨街溪畔，有漢人所建墨爾多神廟，稱爲天下第一靈山云，

八十三 卡喀簸山神

卡喀簸，大雪山名，在鹽井縣之南，阿敦子之西，爲瀾滄江與怒江之分水嶺，高險爲康滇第一，白麓至頂，直高四千餘米，斜高二千餘里，山頂積雪，四時不消，每年盛夏，爲此山會期，遠如西藏青海，近如巴塘裏塘鄉城稻城維西中旬麗江大理，皆有人來朝拜，爲西康西部第一名山，亦著名麻柳堆之一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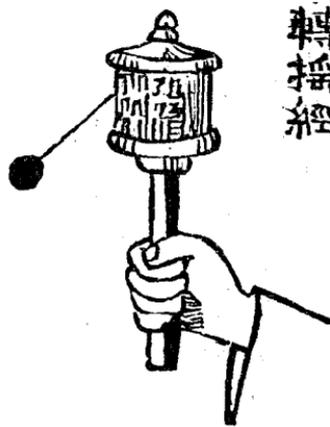
八十四 喀窪羅里山神

喀窪羅里山脈，橫亘於甘孜瞻化繡霍之間，爲康北第一大雪山脈，主峯在瞻化沙敦村東北，形如圓錐，高險無比，雖盛夏，半山以上猶積雪也，每年七月，爲此山會期，凡德格霍爾瞻對俄洛番民，皆往朝拜，亦著名麻柳堆之一，

八十五 迴轉的玄妙

西康人認迴轉爲極玄妙之動作，迴轉祈福，即可祈福，迴轉麻柳堆，即爲禮神，迴轉神山，即爲朝山，迴轉搖經，即爲唸經，人力迴轉之可，物力迴轉之亦可，總之，迴轉任何宗教器物，即已盡事佛之能事，不必口有所唸，心有所念，手足有跪拜起伏之煩皆可也，然其轉法，隨教派而異，紅黃教皆左旋，黑教右旋，不可誤，誤施爲喇嘛所深惡，必立糾正之始已，

迴轉搖經



凡入喇嘛寺大殿參禪，亦須由大殿繞過後殿還大殿，迴轉一週或若干週，關外黃教寺紅教寺甚多，余每入寺，寺僧皆導向左手入後殿，因習慣左轉，一日赴瞻化怡新寺看跳神，參觀大殿，仍循左手入後殿，導引喇嘛急前扶止，引向右手入，余始知黑教是此規矩，

瞻化大河邊，有一大麻柳堆，云是某大喇嘛葬身處，祈禱輒應，遠道人民攜茶糧來迴轉者甚衆，一日往磨房滯着金鑽見之，其人皆右轉，初以爲怪，後始知爲黑教之麻柳堆，

相傳有一黃教喇嘛與一黑教喇嘛朝山，同息一迴轉經前，黃教徒轉之左旋，黑教徒轉之右旋，各欲祈福，遂致相毆，至於頭破血流，仍擊持經幢不放，輪碾軸

折，始各棄去，此雖無根之傳，足以代表康人迷信「迴轉」之深，

八十六 轉經係華人所發明

佛祖統記卷三十三，載梁武帝時，有梁傅大士，因奉佛教者多無誦經之暇，或復不習文字，乃於所住雙林道場作輪藏，安置經卷，誓勸信者以厚信心旋轉一周，則與誦經，其功正等，有能旋轉無數者，所獲功德，即與誦一大藏無異，「見佛典泛論」，佛教唐世始入西藏，而華人梁時已發明轉輪，足見西藏轉經之制，亦自華土傳入，不過華土識字者多，故其制滅，番地識字者少，故其制衍耳，

八十七 藏文之主人

唐以前之西藏，通行漢文，故金城公主，曾請毛詩文選等書於中國，自贊普弄贊佞佛，派遣子弟十六人留學印度，始將印度文傳入，揉合漢印文字與西藏土音，造成藏文，昔時尚爲全藏通習之業，自乾隆以後，達賴班禪，以教主兼擅政權，庶事操持於喇嘛，以經典爲學問，寺院爲學堂，喇嘛爲學者，藏文遂爲喇嘛寺，專有之業，直至今日，擅藏文者，百分之九九爲喇嘛，其一分爲土司頭人與其書記，亦皆自喇嘛寺學習得來，非自喇嘛還俗，即執贊於喇嘛者也，喇嘛教在康藏勢力鞏固，此其一因，

八十八 竹筆

藏文概用竹筆書寫，其筆用竹簽削成，形如薄篔，尖端似方頭鋼筆尖，凡能書之

喇嘛，多能削之，尖頭用藏，再向上削，竹簽一枚，可削成新筆十餘次，可稱經濟，然自打箭鑪以西，直抵後藏，北至青海蒙古，即凡藏文流行之地皆無竹，喇嘛得來筆料甚不易，獲一竹片，珍如拱璧矣，盛繩祖藏術識略云「西藏不產竹，其識字頭人番民所用竹簽，倍極珍惜，有自內地攜竹箭至藏者，輒不惜多方購致之」，

藏文稜角方整，非毛筆所能書，乃竹書之文，削於無竹之地，則其文字造作，必在竹塊輸入以前，且其與產竹地之文字有密切關係可知，此點頗足為考證西藏文化者注意，

竹筆寫字，與鋼筆同，并無不便，惟吸墨太少，手法拙者，未完一字而墨已罄，故書藏文者，例有一墨海，時時入筆蘸墨，其墨海完全係中國製法，此亦西藏文化與中國文化有關之處，

八十九 疊紙與漢紙

蠻地無竹無稻無濫布魚網，無製紙原料，工業又極幼稚，故不產紙，書寫藏文所用之紙，係自稻成縣境輸入，係一種構皮所製，厚一銅錢，恰似內地構皮紙十張粘合而成，製時，提取纖維不純，雜有十分之六以上之非纖維組織在內，故質甚硬，最適於書寫藏文，

世傳此紙產於稻成縣之大橋，余未至大橋，然知其地猶高寒，不能產構楮，意其

適與雲南麗江接壤，或係雲邊所產，自此輸入耳，現時凡有漢人居住地方，皆有漢紙，紅紙用爲對聯，白紙用寫公文，消費最大，亦有信箋花紙之屬與裱成之對聯，概自洪雅夾江輸入，漢紙亦能任竹筆寫蠻文，質色則較蠻紙精潔十倍，自輸入來，漸爲蠻民所嗜用，現康定境內，蠻紙已不甚通行，

九十 蠻經

康藏書籍，概不裝訂，祇切紙版爲長方形，兩面寫字，以次重疊，外以同大木板二枚夾之，繩帶繫緊，讀時，置棹上，解繫帶，以上面木板橫立書後，依次翻讀各葉，每頁兩面讀訖，推附橫立之木板，再讀次頁，讀已，復推附之，如立而讀，則以二掌承之，各頁皆留空邊，約纔寫字五六行，邊頭記有頁數，以防翻亂，其紙版，係用蠻紙裱成，木套之外，或更以布裹之，以示珍惜，又貴重經典，則於套頭垂金絲緞或黃緞紅緞一方，上書經名與部數，以便翻檢，木板繫帶之銅扣，似自西洋輸入，鏤爲獸頭，以帶插入，卽自扣緊，如內地皮帶之扣，康藏書籍，十分之九爲經典，其一爲宣傳佛教教化百姓之說部，手寫者十分之八，雕印者十分之二而已，印經地爲德格與拉薩，他處尙未聞，惟藏俗不重印經，特重寫經，寫經用磁金藤膠水爲上，銀水次之，墨水爲下，經中時有紅字，是菩薩之名，

九十一 西藏之百科全書

西藏自唐時制定文字，開始翻譯梵文佛經，其後印度佛教已衰，經典殘缺，中國譯經，反較印度所藏爲多，藏僧又乞漢譯經典重譯之，補足關於佛教之全部知識，又後以此全部佛教知識，編制成兩部大經，曰甘珠爾，曰丹珠爾，珠亦作殊，譯音之異也，佛家所有一切知慧法典藝文儀教，殆完全搜集於此二部經典中，故可稱爲西藏之百科全書，佛典泛論云，「甘殊爾，意輯云，又云教今之翻譯，編集一切經律，亦曰正藏，丹殊爾，意云教理翻編佛說雜論釋雜著，亦曰經藏，有時前者原文稱分曰經部，後者曰續部，共三百二十一函，函一千紙，得五千一百有二卷，初時寫本流行，至元武宗時始有刻本」，按佛書例分四類，曰經，曰律，曰論，是爲三藏，曰雜著，包名僧傳記與註釋經典之書，甘丹二經，既包括經，律，論，釋，雜著，故可稱爲佛學全書，曾見某寺藏甘珠爾一部，堆疊半屋，西藏雖高原，人恒處狹谷中，故其人無大規模，獨於佛經，成此巨著，亦可異也，

九十二 西康美術

西康美術，亦喇嘛專利事業之一，「西藏同」，其藝已完全宗教化，換言之，即宗教以外無美術，其繪畫完是中國繪法，且用毛筆，所繪，佛菩薩像佔十分之六，菩薩行道降魔故事佔十分之三，其他圖案雜繪亦十分之一，民間故事，歷史故事

，風景名勝，勸耕勸牧之圖，則絕無見者。喇嘛似不屑運其珍貴之筆。圖此卑賤事物也，其繪法，皆綑布於木架上，斜立倚壁，坐以繪之，先勾墨骨，次染色，墨糝勻細，似仇十洲人物，或且較之更精，色質爲石綠赭石硃標等，不易溶化之料，滌染深淺濃淡，備極工細，

其泥塑丁亦佳，十之九用於塑神像，十之一用於喇嘛寺塔之建築裝飾，範土細工，更爲喇嘛專利之藝，先有木模，雕刻仙佛菩薩凹像，以粘土填實壓乾脫之，即成佛座，唸經之時，需用甚多，又有一種範土細工，範土爲藏塔式之小圓錐，上有糝糊之小佛像，有多數土民，捐其資產，購此土坯無數，倩喇嘛唸經，送至道旁岩窩下，或路塔下避雨之地堆疊之，或專於道旁蓋屋藏之，云是大功德，旅行康地者，隨時隨地遇之，

鑄銅工業，似非西康與西藏所應有，其地乏銅也，然西康之銅佛，銅鈴，以及金剛，神燈等銅器法物，工作甚佳而價又不昂，決非域外輸入之品，疑德格以西，鑄銅工業頗盛，尙未訪實，

刻石，僅鐫麻柳邊邊紅，與半面佛像一種，藝亦甚精，大都隨手鐫成，不用繪底，如此成品，甚爲康人所敬，而甘刻石，甚爲康人所賤，比於乞丐，亦異事也，喇嘛最奇之美術，爲塑糝粑像，以糝粑調各種顏，與油汁，反覆揉熟，塑成鬼魅妖魔牛馬羊鹿之像，如內地塑麵人方法，精巧非常，此等物品，概係於爲人唸經

時，取主家材料所塑，塑成，供座上誦經，經畢輒焚之，如古之狸首芻靈也，

九十三 喇嘛寺擺花

康藏大喇嘛寺，每年正月十五，舉行擺花之禮，喇嘛先期趕工，用酥油染色，塑成各種花樣，此日陳列廣場，供人賞玩，并陳珍貴寶物，誇其富有，與其美術之巧，康地以甘孜巴塘打箭爐理塘各寺爲著，藏地則拉薩擺花節更繁麗，藏衛識略所謂「上元日，懸燈於大詔內，蠶木架數層，安設大燈約萬餘盞，綴以五色油麵，爲人物龍蛇鳥獸，窮極精巧，自夜達旦，視天之陰晴雨雪及燈焰之明晦，占一歲豐歉」，是也，蓋西康高寒酥油不化，其質柔細，易調色，易分合，甚適於塑像用，各喇嘛寺，大都有此酥油塑花，供於神前，是亦西康美術之一種也，

九十四 人皮跪墊

佛教以慈悲著稱，而喇嘛所用法器，有極兇殘者，亦可異也，鑪霍札依佛都督，博學有道行之黃教高僧也，聞其家有全人皮，請觀之，札依命從者取出，係從背剖開，剝脫之全人皮，眼耳口鼻，臍乳，四肢皆備，手足掌未剔骨肉，硬縮如熊掌，連皮上，擲樓上，觸木板如鼓，狀殊慘怖，問渠何用，云作某種法事，用爲跪墊，則易效，張直階知事同觀，

九十五 頭蓋骨淨水盃

任何喇嘛，皆有一頭蓋骨琢成之淨水盃，或且有二枚以上，係此人頭之天靈蓋磨

齊口緣而成，唸經時必須用此盃盛淨水供神前，用之久者，摩挲光滑，色黃似老象牙，未久者猶有腥氣，

史稱趙襄子取智瑤頭爲飲器，後世解者，以爲用頭骨飲，不近人情，遂解爲溺器，不知頭骨除天靈蓋外多孔，安能盛溺，以今西康淨水盃證之，半開化民族，固嘗以此爲甚淨矣，可以敬神，何難自用，趙襄子其頭骨盃之作俑者歟，

九十六

人骨噱

又任何喇嘛，皆有一人骨號，係取人之臂骨，磨去一端，他端於俗所謂螺螄拐之部之中央鑿孔，唸經時，時時取塞口上吹之，其聲嗚嗚，甚剛戾，任何金角器皆不能敵，據喇嘛言，此等皮骨，皆死者生前發願所施與，或取於罪囚之尸，此物近鬼，可以威嚇鬼物，

九十七

郎巴鼓

喇嘛又皆有一郎巴鼓，爲兩個半球形，以背相連，細腰上繫一短帶，以便手握，兩面綑皮，繩繫小球二枚，用時手持繫帶，左右搖擺，則球擊鼓面瑟瑟如鼓，唸經時，例持此物搖之，經皆韻語，以鼓爲節，每誦一段畢，則暫緘口，而劇搖鼓以綴之，唸經畢，以鼓納一皮囊中，甚珍惜之，此鼓蠻語曰拿日，漢人呼之爲郎巴鼓，

九十八

其他重要法器

喇嘛唸經時所用法器，除上數種特異品外，尚有常用品數種，類列於次，法鼓，係圓形有柄之短鼓，圓徑二尺，木圈高二三寸，髹漆績畫，頗精緻，柄亦木質，恰可手握，附曲柄之鼓錘一，係軟木條製，曲如半環，恰如抱鼓，頭綴軟布，尾端反曲，擊時，手持反柄，向下啄之，止時，即以曲部，銜於鼓上，鼓常側立也，此鼓，蠻語曰「呢」，鼓錘名呢雍，

手鈴，如內地開會用之手鈴，祇較厚較小，柄爲銅質金剛杵狀，唸經時，左手搖之，聲亦爲經韻之節，蠻語稱爲折罷，

金剛杵，爲銅質啞鈴式之小杵，兩端小球爲北瓜形，相傳蓮花佛收伏巫鬼之法寶也，唸經時置左手姆指與餘指間搖之，蠻語曰獨吉，

念珠，爲唸經時記數之用，珠如黃楊木琢成，或紫檀黑檀，或珊瑚，或玻璃，或菩提子，以絲繩或犛子皮貫之，亦加金銀珠玉之飾，僧俗皆有一串，隨時數搯，亦或以爲臂飾，

海螺，唸經喇嘛，有時取海螺吹之，與內地僧侶同，喇嘛唸經，無木魚，無羅，無鐃鈸，與內地僧侶異，

九十九 銅淨水盃

喇嘛平時供神，用銅淨水盃，此盃大概由雲南輸入，式如瓷盃，質甚薄，大小不等，以七枚爲一付，喇嘛祀神，對於供養淨水甚注意，每日更新一次，大寺之經

堂，有一人專司此務，則須時時更澆水

一百 神燈

喇嘛寺大殿中，四時晝夜不息燈火。正中供大銅缸，滿盛酥油，中鑿羊毛一束，燃之，上蓋琉璃罩，遇特殊日，則點小燈無數，以七燈爲一組，可點若我組，以多爲盛，小燈爲盃形，下連長柱，鑿大銅質圓盤上，盃中底鑿深圓孔，插羊毛其中，融酥油灌之，點然羊毛，即以爲燈，民間夜照，亦同此式，

二零一 然燈節

聖武紀云，「甘丹寺，距布達拉八十里，則宗喀巴成道之所，有道塔及所坐禪榻，以十月二十五日爲成道之期，是夕，萬戶然燈，光明如晝，今西康有然燈節，以甘孜與巴理塘爲最鬧熱，除萬戶然燈外，各喇嘛寺競紮燈山，然酥油澈夜，全市所費，在萬元以外，去歲此節日，余適者塘對，瞻邑無喇嘛寺，民戶復少，故此節無可觀，但見每戶皆削圓根蓋酥油爲燈，凡十盞或九盞，入夜點之，又有小兒一羣，預製紙燈籠，提集廣場，繞行歌唱，久之始散，凡兩夜皆如此，土有呼爲根節，亦不能言其出處，

二零二 喇嘛肉可飼鬼

到巴底日，寄住黃金寺一喇嘛之室，此喇嘛通漢語，有漢姓，曾朝峨眉，遊川西北各縣，一似姪王，已不能確記矣，自於黃金寺側，建築屋宇一幢，樓下爲廚灶

樓上爲經堂與靜坐之樓，以靜坐至讓客，自居於經堂，時余初到邊地，欲詳察喇嘛生活，時窺經堂，見其作何事體，此喇嘛亦格外矜持，頻頻誦經禮佛，對余等談，多誇張佛法，而不及經典大義，入夜，唵施食經，邀余入觀，見其頭戴法冠，披僧單，即可當袈裟，袒右臂，戴牛毛紮成之遮陽於額，右手搖耶巴鼓，左手搖鈴，盤膝面窗坐，口誦有韻之經，字句長短，始終一律，鈴鼓爲節，亦甚悅耳，有時去鈴，取人骨嗶吹之，有時於唵經聲尾，大呼「喝呸」，音甚長，如叱雞犬，閱一小時始畢，余問此經何用，對云施食於鬼，是一功德，問戴遮陽何爲，對云，鬼最畏人之目光，以毛障之，鬼始敢近，問鬼所食何物，曰，余體之血肉也，問，血肉餽鬼，於人無傷乎，曰，譬如牲牢獻神，神食其氣耳，於牲牢無傷也，問，鬼食他人之肉否，曰，喇嘛唵經時，先將自己靈魂，脫出體外，空此肉體，鬼始得食，常人不能分離靈魂，鬼故不得近之，問，吹嗶何爲，曰招鬼也，吹嗶何爲，曰鬼有強弱，強者指前獨食，弱者被擋不得進，故叱之也，問，汝剛才寄魂何處，曰，在此室隅，問見鬼來否，曰，見之，方才有一鬼來，問，鬼作何狀，曰，不一致，連日所見，或甚兇醜，或如常人，問汝魂已離身，何以尙能唵經動作，曰此非學喇嘛者不能知，余知其信口欺世，含笑點首而已。

在廿夜日，縣署槍斃二囚，有一求吃喇嘛，在屍旁唵經超度，余曾觀之，亦念此經，有時吹嗶，然則此求吃喇嘛，亦有法力能離魂餽鬼耶。

一零三 啞吧經

去年陽歷八月十三日，參觀道孚靈雀寺，至一空殿，見有喇嘛二三十人，跌坐地上，手搖轉輪，口蠕蠕動，似唸金而無聲，詢導者，謂唸啞吧經也，凡唸啞吧經，僧俗皆可參與，每年七月舉行一次，一坐七日或十餘日，晝夜唸經而不發言，逢雙日，可出聲，亦僅有時唸佛號一段，不能言談問答也，每日只許吃糲粑酥茶一次，

一零四 做道場

康區無醫生，人家有疾病，請喇嘛打卦，云是某鬼爲祟，宜大舉唸經禳之，即內地所謂做道場也，於是由喇嘛卜期，屆日，請某佛都督，或大喇嘛，或小喇嘛王喇嘛，用紅綠白黃各色線，牽成塔式，盤式，珠式，種種線架，又用酥油糲粑塑成人物魔鬼諸形供於架下，前方用怨盤升斗，分盛青稞，糲粑，油菜子，小豆各種穀物，唸經三日，或五日，或七日，或十餘日，以道場之大小，定日期之長短，陳設之繁簡，唸經喇嘛，或二三人，或七八人，或四五十人，皆以應唸經卷多少，由大喇嘛定之，唸經時，法鼓聲不絕，有時吹嗩與喇叭，惟不用耶巴鼓，最後一日，撤去經堂，將各種陳設，送野外燒之，並燒糲粑一堆，爲量數升，或數斗，或數石，所以饗鬼也，又用糲粑塑一人體，縛廣場中，使病人以槍擊之，稱

爲打鬼，謂擊中則鬼死，縱存亦不敢復來爲祟，如病者是貴勢之家，則其親戚友朋，爭以槍助擊之，誤求其中，有不中者，則喇嘛以火燒毀之，事畢，酬喇嘛以馬匹青稞。

康人秋收後，亦每做道場，預祈來年豐稔，貴家遂爲宴會，親友畢賀，如內地民家之慶壇也，去年曾至一蠻家，考察此事，該家供延五十喇嘛唸經五日，耗費二千餘元，第三夜，通夜唸經，全家不睡，主人來請云，「今夜喇嘛唸某經，入座聽法者，有大福，願同往」，往之，擁擠一堂，除五十喇嘛外，主家男女全在，皆靜坐無聲，空中一墊待余，其處適當一大法鼓之側，喇嘛唸經一段，須痛擊法鼓一回，鼓聲隆隆，震耳欲破，坐須臾，不能堪而逃。

一零五 打粉火

喇嘛又有打粉火之術，云能祓除不祥，法熬酥油一鍋，至達沸點，以蠻酒潑之，烈焰倏起，飛騰數丈，狀甚雄偉，民國十七年，瞻化縣治市間，有一佛都督，爲人打粉火，釀成回緣，延燒數家，膽化全市，才三十家人耳，先是，喇嘛打粉火處，積有麥藥，縣署中有人在場觀法者，勸其移地施行，喇嘛曰（無妨），既而火逸人羣，延燒數家，全市沸騰，喇嘛乘亂遁去，或勸被災各戶，索賠於喇嘛，各戶不肯，而求賑於縣官，知事張綽，爲之報請於政委會，被駁斥，災民竟無譏喇嘛者，事後，此喇嘛揚言於衆曰，「此數家有巨災，惟焚宅可無大害，我固作法

延燒之，此後當吉利平安矣），災戶俱以爲或然，蕃人之迷信喇嘛，竟有如此可笑，

一零六 打夜醮

喇嘛又能於夜間在屋頂上作法驅鬼，其事康地較少，藏地較盛，法於夜間，披袈裟，上屋頂圍坐唸經，聲澈雲漢，鼓聲之外，間以大嗥法螺，屋上插長竿，懸紅紙燈多盞，照耀如晝，相傳往昔未興打醮以前，厲鬼橫行，或使牛羊發瘋，或使牛乳變味，或攪擾喇嘛靜坐，甚至喇嘛唸經，句讀不能中節，皆爲鬼所弄，厥後有一高行喇嘛，創製夜醮之經典以驅除之，厲鬼始絕，

一零七 喇嘛打卦

康俗稱喇嘛占卜爲打卦，實無卦也，用骰子三枚，裝小盒內，有人問卜，持盒出骰，握掌中，向口際一吹，張掌，斜傾骰入盒內，凡三次，看所變色，判吉凶，即爲打卦，

大佛都督及高僧輩打卦，不必擲骰，或取念珠數之，或以指捫衣袂一段，或指節，即可言吉凶成敗，

一零八 西藏打牛魔王之戲

骰子在喇嘛教中，認爲一種法寶，不祇喇嘛打卦用之，許多寺院之鑿畫，亦有此物，即西藏盛大莊嚴之驅魔會，亦以骰爲邪正賭賽之具，可以知也，

盛繩祖藏術識略云「正月三十日，誦經畢，送老工夾布，即通志所謂打牛魔王也，以喇嘛一人，僞爲達賴喇嘛，於番民中擇一人，面塗黑白色作魔王，直詣其前，詆其五蘊本空，諸漏未淨，達賴亦以理折，彼此矜尙法力，因各出骰子一枚，如核桃大，達賴二擲皆虛，魔王三擲皆臬，蓋六面一色也，魔王驚懼而逸，於是僧俗人執弓矢槍礮逐之，先時，於對河牛魔王列帳房，待魔王竄入，擊以巨礮，迫以遠颺而止，凡作魔王者，必以賄待之，蓋先於魔王避居處，預儲數月之用以待之，食盡始歸耳」，徐瀛梅林紀略亦記之云「二月二十九，送瘟神，又名打魔王，相傳西藏係瘟神地方，經達賴坐床後，即驅逐之，故曆年預雇一人，扮爲瘟神，受雇者於數日前，向各番官民暨街市鋪內，歛錢入已，蠻家亦各樂輸，每年不下千金，一切應用行李，皆山上支付，（按山上即商上，僧官名）自大詔遷出，即行起解，營官護送，悉以王爺稱之，解至山南地方，安置桑葉寺石洞內，洞在寺之大殿旁，陰風慘烈，寒慄異常，居此洞者，死期甚速，極壯者亦不出年餘之限，故得錢雖多，實爲買命，均視爲畏途，覓亦非易，後寺經文重修，洞雖仍是，而今昔不同，乃蠻家踵行舊事，謀扮瘟神者到處貪緣，始得到手，……是日，大詔前蠻官及兵，均如揚兵狀，一人扮達賴，與扮瘟神者先後至詔，各色鑼職一，鞞鼓吹笛，亦如前狀，「按指揚兵言，即達賴大閱節也。」十數人花衣黑帽，帽上各挿鬼頭，衣之前後，悉繡鬼形，在詔前跳舞誦經，扮達賴者，鋪墊坐詔前

與一戴鬼頭之法師對坐。須臾，瘟神出，面塗黑白，與達賴互相詰難，詞屈，復賭擲骰，定勝負，達賴之骰，以象牙爲之，面面皆六，三擲皆虛，瘟神之骰，以木爲之，面面皆么，三擲皆梟，負而面色赧，意欲另鬥法術，達賴與法師及揭諦神明斥其非，瘟神負隅不行，即遣五雷立逐，乃去，衆喇嘛誦經送至河干，焚草堆如山」，

一零九 紅廟子瘟神

甘孜縣治東約十里、有小寺，壁塗紅色，土人稱紅廟子，盛傳其神極靈，謂孔麻兩鄉百姓，時使伺之，見神像有怒容，或頭盔歪斜，或淨水盃翻畸，皆主有瘟疫大災，必須設法醮禳之，又民間有失盜仇殺賭事發生，不得盜殺者，但禱於此神，立有報應，余於去年九月初十，特往觀之，其神木刻立像，長二尺餘，面像兇惡，甲冑持矛，龕外結哈達無數，四壁縣布或絹或紙製之畫軸數重，皆人民還愿時所獻，多半繪一奔馬，馬上有衣，靴，帽，鞭，鞍，如人騎馬荷鞍奔馳狀而無人體，香火僧云「此馬，衣，帽，靴，鞭，鞍，皆神所用，獻如此畫，即同獻寶物也」，又多繪有骰子，或直用粘土塑成大骰二枚，以繩貫之，僧云（是神所喜用），相傳。麻書十司弟兄三人，長龔麻書十司，次分封爲孔色土司，季爲僧，曾入西藏深造，有神通，死而爲厲，崇其百姓，孔馬寺大喇嘛收服之，安置此地爲神，即瘟神也，每年入藏一次，與活佛及諸大菩薩賭擲骰，勝則神喜，地方清

吉，負則神爲災殃，或降冰雹，打壞農民糧食，或降瘟疫，撲殺牧戶馬牛，如此百姓損失之糧食牛馬，被神收往西藏，抵償賭債，每年正月某日，爲神赴藏賭期，屆時，孔馬寺大喇嘛考卦，偵察神之勝負，以判全歲凶豐云，大金寺之法神，卽紅廟子之瘟神，寺僧事之甚謹，凡朝謁該寺者，必先朝此神，後入大殿，康人之欺警怕惡，於所祀神知之，

一一十 喇叭與大嗥

喇嘛法器中，有銅嗥數對，分爲數節，可以伸縮，縮之長三尺，納一皮套中，負之行走，伸之長數丈，或僅丈餘，或六七丈，二札吧坐大殿屋角，引嗥端至對角吹之，其聲嗚嗚，震數里，惟不常吹，僅迎神送神時用耳，較小之號，長丈以下者，則常吹，

又有喇叭，長一二尺，與內地用者同，但銅質雕鏤甚精，聲音清脆，迎神送神，迎官送官時則吹之，音調簡單，僅一「喇」字爲徐緩之抑揚高下而已，

一一一 喇嘛寺送崇

去年八月，在甘孜喇嘛寺，觀送崇之戲，第一日跳神，在該寺大殿前屋頂平壩內舉行，觀者如山，場隅坐喇嘛奏法樂，內方張幔，幔內爲化裝處，飾跳神者皆年幼札巴，服飾甚華麗，或三人一組，或四五人一組，或八人一組，或持三稜刃之短劍，或持劍，或持巾，或持笛，種種法物，殊難名狀，每組出幔，必次喇叭與

囑，音閃灼如馬嘶，已而敲法鼓與鏡，札巴應節而舞，進退俯仰，迴旋分合，皆有法度，亦有整齊之美，中間須停音樂，會唵某經數分鐘，再起鼓跳舞，至於入幔，如此各組迭互出場，服飾雖異，跳法如一，忽而大嗥哀鳴，大殿樓頂，哨聲大作，羣衆仰視，鬼魅持叉踞樓頂者七人，尋皆下樓，入於舞場，於是場中置糶粬人一個，長尺餘，裸體，須眉口鼻手脚臍乳皆備，腹甚膨大，有豬腸貫之，尤可笑者，塑勢部甚大而精，蓋喇嘛以之調笑婦女也，七鬼穿五色衣，前後襟繪人頭下垂，示人皮已去也，頭上戴骷髏與亂髮，手指鋼叉，中一鬼王，服飾更華，面繪亦更凶，七鬼共繞糶粬人而舞，每跳舞一週，則一鬼提叉作欲殺糶粬人狀，已而作畏縮退走狀，第二周另易一鬼，皆如道力不勝，不能傷此糶粬人，最後爲鬼王，先宣糶人倒地仰臥，退取一劍執之，再跳近前，揮劍破糶人之腹，於是羣鬼跳躍大樂，各退取一瓢盃，鬼王之盃，滿盛血汁，羣鬼則爭攫取糶粬人之肢體，各抓糶粬一塊入盃，嬉笑大嚼，入於幔內，余問土人，「此何戲也」，對曰（凡平時有欠喇嘛寺債賬不償者，背地咒罵喇嘛者，與喇嘛寺有仇怨者，喇嘛皆書其姓名生日，唵經，使魂附此糶人之體，使羣鬼噉之），昔袁弘以諸侯不朝周，敎周天子射狸首，狸首者，射諸侯之不來者也，喇嘛此舉，其襲袁弘故智也耶，鬼噉糶人後有飾爲仙佛之小兒八人，華裝跳舞，最後打粉火，於場左側隅，熬酥油一鍋，久已沸騰，此時有二札巴，用木架紉大白紙一張，撐至距鍋一丈高處，

罩於鍋上，一喇嘛取酒一盃，向鍋潑去，烈焰條起，騰達十丈，白紙被焚，不餘灰燼，於是散會，

第二日，全寺僧侶盛裝送崇於關帝廟河壩唸經，燒草堆，鳴鎗，卽云崇去矣，全縣一歲平安矣，

一一二 跳神

凡有二十人以上之喇嘛寺，每年皆跳神一二回，每回二三日，跳神者皆戴面具，面具紙製，亦有木製者，較人頭大二倍，以二帶繫於後腦，眼從口或鼻孔外視，面上油漆繪畫甚精，爲各種天神之狀，富裕大寺，更有各種鬼頭，或突睛，或破額，或結大疣，又有各種獸頭，虎豹兇象牛羊犬豕馬鹿熊獐皆肖，又有笑頭，或爲老人，或爲小丑，或村婦，或老嫗，跳神之衣，皆特製，平常不穿，其衣似我國古袍，台肩甚小，袖口甚大，直如大三角形，綾錦爲料，皆有文采，上披雲肩，下圍方裙，跳法繁簡美醜不一，仍分組出場，喇叭大嗶法鼓鏡鈸諸樂，相互迭奏，應節而舞，自有法度，飾菩薩者皆大喇嘛，出場入場，皆有喇叭迎送，打執事者，捧香爐者，衛侍莊嚴，跳舞亦較端重，飾諸神雜鬼者皆札巴，以跳舞合拍，能博觀衆歡心爲目的，戴笑頭者，皆丑角，穿粗惡衣服，隨時在場，作種種怪聲醜態，博人歡笑，

跳神似唱戲，齣數至多，不能盡閱，但有數齣，如內地戲台之大加官，決不能少

，一爲跳獅，二爲跳牛，三爲跳鹿。

跳獅戲似自內地傳入，獅子用二人舞，前有笑和尚，小丑爲之，戴笑頭，惟不持扇而揮塵，獅則全皮連脚，二人各穿二脚，前者雙手舉獅頭，後者伏前皆腰際，獅皮用長毛羊皮縫成，酷肖真獸，只跳動不似內地獅燈之敏捷耳，

跳牛爲二人游戲，亦製成完整牛體形，二人如獅穿之，牛皮用黑羊皮製，頸尾皆用，真犛牛尾毛，蹄亦用布壳縫成蹄形，進退起伏，恰似真牛，

跳鹿亦一人游戲，每人戴一鹿頭，穿跳神衣服，行至場中，各跪一坐墊上，相對舞蹈，鹿角上先掛一哈達，能於一定時候，將此哈達舞纏雙角者，即爲能手，有時跳鹿，另扮一壽星出場，二鹿對之獻酒獻桃，

一三三 壩會蠻戲

任何民族，皆自有戲劇，藝術程度，雖有深淺差異，大旨不外表演故事，供人娛樂，且資興感，藉助教化，言者每謂一民族之戲劇，足以代表其文化，此言果信，則西康蠻戲，亦有研究價值，蠻戲皆喇嘛所演，與跳神頗有關係，故附宗教編言之，去年八月，余至甘孜，適當秋禾之後，漢夷百姓，例舉行盛大之壩會，演戲報賽，以慶豐收，自八月初一起，十五日止，漢夷民家，各寺喇嘛，爭以華美帳房，集張於市南河岸之草壩上，安設床榻鍋灶，陳列珍玩，徙家於此，鮮衣美食，狂樂半月，第一日大喇嘛淋水，設帳者甚衆，此後漸增，第四日，已百餘帳

，開唱蠻戲矣，

甘孜喇嘛寺，分阿巴扯膩二家，阿巴家經商失敗，甚貧，然演戲歷史最久，表演最佳，扯膩家演戲曆史甚淺，然富有，設備華美，此會由阿巴家演前五日，扯膩家演後五日，

插會期，全市商賈歇業，農工閉戶，官府休息，學校放假，恰似內地過年，余亦無所事事，徒帳入壩，朝夕看會，適得一土人能翻譯戲詞者，時時譯告劇情，覺頗有趣，因並記其排場演法，如次，

一一四 蠻戲場佈置

蠻戲不用劇台，選一平曠草壩，劃一圓周，欄以繩柱，缺其一方，爲演員出入之路，場之正中，挿白楊一株，下設短棹，供演劇之神，蓋老君也，餘地爲演劇之處，觀者環立圓圈外，如把戲場，惟正北一方，張大帳房，可容百人，龍頭金柱，白布藍花，壓瓊羅絳帶，龐如巨庭，中設高座五，正中座最高，爲郎章喇嘛座，左右二座稍低寸許，爲仙根與竹撒喇嘛座，最外二座又略依，右坐孔馬喇嘛，爲雅齡之佛都督，左坐德清汪母，爲孔色土司女，才十一歲，其側添一小座，坐其未婚夫德格娃某，此帳爲仙根喇嘛所設，故於甘孜各大佛都督外，得容孔色土司家人厠座間，其餘孔色土司家頭人，皆地座，郎章喇嘛羞與此輩爲伍，常虛其座不就，而自設矮帳於大帳側，獨坐觀之，漢官，則由頭人撐帳於大帳之側，

不能入大帳也，演劇者表情唱歌，皆向大帳，吹打樂器者，坐劇場邊際，裝扮之處，另於遠處設牛毛大帳，以路通於場口，

每日演劇二次，每次約三點鐘，開演之先，由演劇之札巴沙彌，捧香案，及其他數種執事，吹喇叭，往耶章仙根竹撒孔馬各佛都督之私帳，迎入大帳觀劇，午刻劇止，又如式送回各私帳，膳後續演，迎送如前。總之，全劇若爲此數佛都督而演者也，

演劇時，演劇之喇嘛寺，以乾米點心數種，供獻各佛都督與漢官座前，時獻酥茶，演劇畢，各佛都督與漢官，亦須攜以茶包，由演戲各喇嘛領分之，

戲場有一喇嘛，盤牛毛大辮，穿獺皮緣緞面皮袍，持大馬鞭一條，循行場周，維持秩序，命觀劇者，第一輪地座，第二輪坐凳，第三輪立，有欄入圈內者，以馬鞭擊之，

一一五 蠻戲情節

蠻戲表演故事，須一二日至五六日，始能完結一部，每演一戲，必具始終，絕無抽截數齣表演之事，其故事，以土司事蹟爲多，亦猶漢戲之不離皇帝狀元也，每戲開場，須演諸天菩薩大跳舞，演漢人放鐵砲，跳獅，跳牛，跳鹿，約費時一日，以後開始表演故事，憶阿巴家凡五日，共演一本，第一日雜耍，第二日「友于記」，演土司二子，落難，逃山中，遭遇種種困厄，瀕死不死，患難相顧，終得

回國爲土司，一日演完，爲蠻戲最短期者，第三四五日，演「妬鬼傳」，叙一土司出獵，得仙女爲偶，生子女各一，受寵專房，土司大婦妬恨，化爲活鬼，將率其親信，往殺情敵，仙女預知，昇天而去，土司失女，成瘋狂疾，國人囚之，迎大婦來主國政，大婦遣人刺殺一子，刺客不忍，捨之，二子逃入草地，道遇漁者，屠者，漢人，夷匪，屢溺於死，幸能免禍，中途兄妹相失，女子走牛廠，依牛廠娃，男子入贅於另一土司家，老土司死，承繼王位，興兵復仇，道與妹遇，遂與牛廠合攻妬婦，殺之，救出其父，仍爲土司，全劇穿插甚多，各色人物皆備，有一小丑，善演各色人物，插科打諢，詼諧百出，最爲全劇生色，每一出場，掌聲雷動，連日所見，惟此劇最佳，

扯膩家開演，第一日亦跳獅鹿雜耍，第二日至第六日演（鸚鵡王子），敘一土司有美女，七土司來求婚，皆被拒絕，惟悅一土司，嫁後，生子一，承土司位，美女昇天爲神，小土司娶二婦，大婦失寵，通其小娃子，謀篡位，小娃子與土司出遊，遇一黑教喇嘛，能唸咒離魂，另附他體，仍咒而復魂，小娃子誘土司同習之，學成而去，適見道旁有二鸚鵡已死，姑試一咒，二人並死而鸚鵡活，小娃子既與土司同附魂於鸚鵡，乘土司歌唱飛翔時，竊奔投土司屍前，誦咒附魂，借尸復活，急毀自己之尸，奔回冒據土司位，國人不能覺，土司還屍所，失屍不得返魂，長濠鸚爲鸚，其愛妻漸覺假土司有異，苦無術以破之，自己剃髮爲尼，司既爲

嘉。在山林中，與羣鳥友，能作人言，而不復能爲人，曾被喇嘛寺迎入供養，又曾與其愛妻會談，後僞土司雖被覺伏誅，而土司竟不復爲人，全劇穿插仙佛神鬼，飛禽走獸，龍蛇犬豕，非常熱鬧，惜扯膩家演戲日淺，表演不工，未看終卷而去，

一一六 蠻戲演法舉例

蠻戲演法，最奇者兩點，一，劇中人外，有一喇嘛，盛服立場中，持所演劇本，逐段說明，此劇本係劇辭與說明相間，說明由此喇嘛讀之，劇詞由表演者歌唱，又時表演員忘詞，喇嘛則以書示之，使其照唱，二，開演之初，例有八九戴平面具，穿跳神衣，圍瓔珞裙，持紙絨棍之人入場，跳舞一回，排立於場周，每當演員唱一句，則和一腔，演員不唱而舞時，此亦舞以和之，其面具作平三角狀，藍色，連黃色帶狀之冠，土人云，此是諸天菩薩，佛未生前已有之神，余疑是鑿察神也，此外特點尚多，茲舉妬鬼傳之一段，以見一般，

場中佈矮几一，左右鋪長墊二列，爲土司之家，其右方稍遠，鋪坐墊一，爲土司大婦住所，左方稍遠，插樹枝數條，表示山林，插枝內鋪二墊，爲仙女之家，開戲時，先鑿察諸神上場，跳舞一回，退歸場隅，次土司與其從者十餘人上場，就土司位坐，次土司大婦隨二女僕上場，就位坐，次仙女與其父母上場，就插枝內坐，諸人上場時，皆以左右手搖擺，扭腰屈足而行，樂人敲鏡及鼓應之，坐既定

，担任說明之喇嘛，持書出場，對書朗讀云，

〔某地土司名某，一日出獵〕，（譯義下同）

於是扮土司者起立，唱二句，其從者數人，各起持弓矢獵具，隨土司行，行時搖擺如前，鑼鼓應之，繞場半周，而止於插枝之外，喇嘛又讀云，

〔土司於林內民家，見一女子，蓋仙女也，土司委禽於其父母而歸，約日迎娶〕，

於是土司唱二句，奉哈達於女子，女子受之，〔此夷俗訂婚儀式〕女子父母各唱一句，土司又唱二句，率其從者，走回故處，喇嘛讀云

〔土司迎娶仙女回國，仙女美麗，國人皆愛戴之，土司寵之專房〕，

於是土司，向其從者唱二句，從者各取旗幟執事，從土司行至女處，一人作負女狀，女父母作哭泣不舍狀，女子唱二句，隨衆人歸，坐於土司之側，其父母退入內場，插枝撤去，全場肅然，喇嘛又讀云，

〔一年後，產生一子〕，

有一童子，戴土司衣冠，自場口走出，立於場口，唱二句，如云（我從此降生人間，爲土司之子），唱已舞蹈走至土司側坐下，喇嘛又讀云，

〔土司得子大喜，請一黑教喇嘛來家考卦，欲知此子命運若何，喇嘛判爲仙根，應有大福〕，

此時有二小丑扮黑臉，上場，樂人停止奏樂，俾小丑插科打诨，博人歡笑，一土司從者離位，迎接二丑，坐一墊上，求其作法考卦，小丑唸經書符，作種種醜態，觀者笑聲如雷，歷時甚久，始依說明書所言，判斷小兒命運而退，退時始奏金鼓，金鼓聲止，喇嘛續讀其書云，

「一年後，又生一女，」

於時一童子扮一貴族女子上場，立場口唱云「我是土司之女，由仙女降生」，唱訖，走入土司新婦側坐，喇嘛又讀云

「仙女讀一道士，考查女之命運」，

場口又上一人，戴羊毛紮成之面具，持一磨尾，跳躍來土司前，有土司者與語，此人作卜卦狀，答云「此女根基甚厚，逢凶化吉，遇難爲祥」，隨即退出場去，喇嘛又讀云

（土司大婦，久居別墅，不見土司臨幸，訪得仙女已生子女，妬恨難耐，化爲活鬼，）

於是演大婦者對其女僕云「土司幾年不來了，你們訪去」，女僕云（土司新娶夫女已生二胎，他們不要你了），婦立躍起，戟指大罵，凡唱四句，聲甚哀慘，其意云（可恨了頭，奪了我的夫婿，謂我失寵不能報復，我將化爲活鬼，食你母子心肝），唱已，暴跳下場去，改裝鬼像，此時場中無事，由扮鑿察神者跳舞點綴，

約二十分鐘久，活鬼登場矣，戲獐鬼面具，頭披亂髮，穿藍布製之假皮，雙乳長二尺，端綴紅色，手脚爪長寸許，腰遮布圍，跳上場，狀至可怖，回其原坐，指土司高唱咀咒之語，唱已，作勢欲撲，其女僕阻之，對跳許久，始就坐，喇嘛又讀其書云

「仙女已知妬婦將不利於己，舍其二子，昇天而去」，

於是仙女起立離位，登一小棹上，扮兒女者亦離位至棹旁，牽其衣，仙女與二子互唱甚久，大抵惜別之詞，仙女自棹上跳下，退入內場，二子倒地，作昏仆狀，喇嘛撒袖向大帳一鞠躬，表示上午所演至此止，土司與其二子及從人，跳舞退下，妬鬼與二女僕跳舞退下，鑒察諸人跳舞退下，上午劇畢，

一一七 蠻戲考略

蠻劇起於何時，西康人不能曉，查其劇情，率多尊崇黃教，譏訕黑教，知其創于黃教徒，又演故事之先，必演跳獅子，畫星獻酒等吉祥頌祝之戲，知其導源於中國，又開場時，必演漢人放鐵炮，其扮漢人，戴冬帽，穿馬褂與開岔袍，繫腿甲子，赤脚穿鞋，「蠻人無襪可裝飾也」，開花臉，「妬鬼傳中，曾扮男女漢人各一，男人亦皆開花臉，其扮漢婦人者，用脚跟走路，擬漢人之小脚，狀甚可笑」，則似清代始有此戲也，然其劇場佈置，與表演方法，則與西洋古劇相似，今日希臘羅馬所窺見之古代劇場遺址，亦皆圓形，觀衆坐四周，環只有座位若干層爲不

同耳，掣戲亦佈景，似寫實派，同場內可設數家庭，數山林，又是浪漫派，劇情零段說明，恰似電影，又似宜卷彈詞，是殆揉合中外各體游藝製成者歟，演劇之神爲李老君，供養之法，恰似內地戲班之供太子神，則其採取漢戲規矩獨多可知，又各劇中，凡跳歌裝，皆西藏式，維持可場秩序者，亦飾爲藏孀娃，以此推測，蠻戲應是清代西藏某黃教喇嘛所創，其人必曾遊歷中國與印度中亞細亞各地，故能變通中西劇制而以本地風光編演之也。

一一八 蠻三國

出關時，屢聞草地有蠻三國，在甘孜看戲，渴望其表演蠻三國一齣，以證異同，間排戲諸喇嘛，云蠻地未嘗有三國故事也，後赴瞻對，宿上瞻總保家，室中有蠻書一卷，黃昏時，主人託通事入室取書，云是蠻三國，主人有女識字，將講說此書娛賓，竊往聽之，時而讀散文，時而韻語謳唱，頗時內地彈詞，因不解蠻語，未知內容果係敘述三國故事否，第二次再宿此家，已與此女子熟識，請其夜間來說蠻三國，命通事逐段翻譯，乃所載盡仙佛故事，與一國演義無涉，始知草地稱說故事爲蠻三國，猶內地之稱說聊齋「擺龍門陣」，事實不必有說聊齋，說征東也，邊政第一期所譯之「藏王德曾積補迎娶文成公主記」，第二期所載之「修行人賈青和黃鼠狼故事」，皆蠻三國之一種，不過二者皆無唱辭，爲高級之小說，民間流行之蠻三國，皆有唱詞，正如漢文之宜卷耳，

一一九 蠻三國舉例

茲據上瞻所聽之蠻三國，摩擬其語調，用漢文譯一小段如下，

藏王對他說，你縱苦修十七世，不茹葷酒，不傷虫蟻，功德究竟甚小，此處西去八百餘里，有一妖窟巢穴，此窟不除，國人終身遭害，唵經不能應節，跪拜不能合度，以此徒負苦修，不能超登佛境，但此窟往地，有五重關險，其難通過，你願去剿除否，居士頓首言道，情願拚此微命，剿除妖孽，肝腦塗地，死而無悔，藏王大喜曰，善哉善哉，你能發此宏願，便是功德，量你力薄，於事無濟，我當躬親剿窟，以靖一方，以償爾願，當時居士與堪布商上，各大喇嘛勸阻藏王，情願多帶兵役，替王出征，藏王笑道，妖窟神通廣大，你等凡胎肉體，兵馬雖多，無濟於事，惟我法力，與我福德，可以勝窟，無須爾等，徒往送死，各大喇嘛，又請藏王，多帶侍從，以防意外，藏王不肯，只取常用服侍人員二名，收拾法寶，上馬而去，

「唱」我藏王從大詔轉入臥內，收拾起各法寶前去降妖，頭上戴法皇冠珠光耀眼，身上穿：：：；這寶馬原本是天神轉世，橫身上費光照魅不能傷，他就是藏王的得力帮手，況還有囊袋內寶物齊全，收拾畢躍上馬揚長而去，一瞬時已來在第一關前，

話說藏王來到第一關前，不知關內是何情況，未敢輕進，先在距關十里一草原內居住，分咐二從者道，你等在此看守行囊，我乘寶馬，前去偵察關內情形，倘若肚中饑飽，仍須忍着，待我回來同吃，說罷去了，遣二從者，久待

藏王不回，腹中饑餓，實難忍耐，呀嘴對多欲言道，你看藏一此去，生死難知，囊中現成酥油糌粍，不許我們及時充饑，要待他回來同吃，萬一他死了不回來，難道我們守着飲食餓死麼，多欲言道，藏王必然回來，但也太難候了，這裏溪澗有水，我們不妨先行熬茶，待茶熟時，他若回來，我們同吃，若還未回，我們偷吃一點，他必不知，果然茶已熬熟，藏王未回，二人各偷食一盃，收拾好了，并無形跡，不到一刻，二人肚疼起來，就地打滾，呻吟不絕，這時藏王回來了，怒罵二人道，我已知道你們偷我食物，并咀咒我，我并非要餓你們，實因此乃妖地，水草有毒，非經我唸經後吃，必中毒斃命，今你們之罪，應中此毒而死，二人磕頭哀懇，求給活命，藏王罵曰「姑念跟我同來辛苦，留你活命，隨取靈符與香，立時痛止，藏王將他二人，遣回拉薩，以卒拖累，因這日未曾探得關內情形，心中憂悶，出遊散心，路上遇見三個農人，在地耕種，藏王要去訪問關內情形，那馬對藏王言道，近前二人，乃是關內，放來間諜，他們已知王來，故派人刺王，藏王聞言，運開慧眼看去，果然是妖，輕展法力，已將二妖治死，剩一農人，全未覺着，藏王問他道，你可知道關內情形，說與我聽，那農人說道

「唱說起來頭一關甚是兇險，守關將名叫作絳錯情根，三道門都派有惡魔把守，縱是那天神到：：；

農夫說畢，有一小鳥，突然飛集馬頭套上，藏王道是妖魔所變，正要開工打

鳥，寶馬睜眼示意，說傷害不得，此乃我之親兄，爲妖魔所害，這次來助大王，掃蕩妖魔，他能導引我們，出入魔窟；；

此書全部，敘說藏王爲民除妖，隻身入穴，備歷艱難，卒告成功，處處誇張藏王之法力道力與福德知慧，所謂登三國者，多半是此體裁，

一二十 喇嘛糧

草地秋收後，各喇嘛寺唱贊戲畢，農民回家打麥，打麥完後，各寺佛都督，騎馬出巡，戴貼金圓頂寬盤之帽，穿細氈氈袈裟，繫絲帶，前導二人或四人，戴羊毛紮之圓柱形高帽，迭互高呼云「某佛都督青綠豌豆要了」，「譯義」，後隨者數人，皆負皮囊，受糧食，所過村莊市肆人家，聞呼聲，皆撮麥或豆若干，出付從者，或求佛都督摩頭，或否，各佛都督，管有一定地面，所管界內，無處不到，百姓不獻者聽之，然絕少不獻者，以其人以佈施喇嘛爲大功德，不佈施爲大罪孽，耶章喇嘛體肥重，不能出巡討糧，則令其從者，騎所乘馬，負所衣衣帽，捧其像片，出巡討糧，人民亦視如耶章親來，樂於貢獻

仙根喇嘛，挾有孔色家土司勢力，每年出巡討糧，所至各村，皆由村長頭人，代爲催索，無一戶漏網，出糧少者，頭人皆迫令增添，故仙根每年收糧最多，凡千餘石，或數百石，仙根家之富裕，殆由於此，

甘孜寺，孔馬寺，白利寺等，每年會演疊戲者，佛都督外，喇嘛寺管家，亦得出巡討糧，導者口吹海螺，以示無僞，因草地尋常僧侶，不得有海螺也，

一一一 漢人寺

西康甘孜巴塘察雅皆有漢人寺，相傳其神是漢人，故名，甘孜漢人寺，在治甫里許，大道之側，頗宏大，土人相傳，祀文成公主，或曰祀胡敬德，因送文成公主下嫁，遂成神於番地，余特入寺覘之，寺僅一僧，仍是喇嘛，建築亦喇嘛廟式，門外設迴轉墻，大殿虛空，掛漢文匾額數道，皆漢官或漢商所題，後殿深黑如漆，日中不辨物，僧以火照之，正座一神，戎裝坐，而像凶惡，似劇場花臉，左右立神兩排，各八人，皆甲冑持戟，面斜向內立，亦俱花臉，問文成公主像，僧敬云無之，問正座何神，僧不能對，但知其為漢人，則其果是胡敬德歟，俗稱尉遲德曾為胡敬德，義本費解，豈因敬德作神胡地，抑原是胡人耶，古稱塞外人皆曰胡，北虜白胡人，西域僧亦曰明僧，康藏古西胡地，固亦得稱為胡也，

一一二 大金寺

凡到邊地者，莫不知甘孜大金寺之驕橫與富饒，相傳寺內黃金如山，槍械甚備，漢官過寺，皆須下馬，否則羣僧爭以土石擊之，出關漢人，以此相戒，惟惹誤干僧怒，致受奇辱，余等直至甘孜，猶厭聞此誠，衙署中人，層舉某時某官如何受某軍隊如何狼狽，某商人如何危險，又云藏番如何接濟該寺火礮，寺內辱，金銀如何豐富，地道如何秘密，言者并有談虎色變之味，余疑信參半，去年十月七日，因視察絨壩岔之便，特往該寺覘之，前一日宿林葱寨，距寺二里，召頭人，詳詢該寺情形，據云「此為林葱，阿賭，朱倭貢隴，雜科四鄉百姓會建之寺，僧侶五

百人，皆四鄉百姓，中有佛部督二十餘人，平時謹守佛戒，並無過行，因該寺曆史甚久，未遭焚劫，地在道旁，神頗靈異，受人佈施甚多，例以五分行息，借貸百姓，利上重利，積成鉅額，故寺內實甚富裕，經歷世培修，墻垣堅固，殿閣輝煌，沙彌札巴，養尊處優，妄自尊大，不免時有欺壓漢人，侮辱漢官之事，過寺不下馬者，即以土石追擊，亦是真情，初時僅施於百姓，不敢施於漢官，因近世漢官貪污無體，該寺弛其禮貌，漢官遂即畏懼該寺，因該寺輕視漢官而侮辱漢官，非敢造反也，甘孜原是藏王轄地，大金寺信仰藏王頗深，改土歸流後，亦並未私過藏王，因民國十六年八月，有鄉城娃八百騎，遠道來搶大金寺，寺僧閉門拒守，激戰三日，其時林葱寨駐軍漢軍一團，王政和任團長，大金寺連日乞援，王團長按兵不動，坐觀鄉匪寺僧激戰，結果鄉匪不敵，燬該寺，於附近村落，大變焚掠而去，鄉匪去後，王團始發生尾追數里，至打火溝口，拾得鄉匪遺物而還，寺僧由是大恨中國軍隊，次年，即為昌都失陷之年，藏軍深入，與漢軍大戰於絨壩岔，戰地恰是大金寺外，寺僧因記舊仇，私通藏軍，竊曾戎裝助戰，所以能攻陷喀坪橋，漢軍大遭挫敗，構和以後，大金寺劃歸甘孜管轄，但在約文規定不駐軍隊之範圍地內，故仍不畏漢官，益與藏軍結納也，

余問一今年五月，甘孜縣署土兵，自絨壩岔捕得死囚一人，行過該寺，被寺僧劫去，韓知事行文飭其交出，僧輩置之不理，反辱辱傳差，此事真否，對曰「此事屬實，但係札巴所為，主僧實不知情，

余謂「明日欲入寺謁神，順便察看該寺有無背叛形跡，你能引導否？」對曰「自然該引導，但該寺近年，與漢官非常隔閡，歷屆軍政長官，無敢入寺者，委員要去，容我先去通知主僧，敕其戒飾札巴，免有發生誤會，侮辱從人之事」，余笑頷之，頭人去後，薄暮返報云，「已曉諭寺僧，寺僧歡迎委員，請明晨一早入寺，」隨低語云「請少帶人役，免生誤會」，又叮嚀囑咐通事士兵而去，

翌晨，此頭人早來伺候，余仍按時起，早膳後，全隊赴寺，及寺門外，有二三僧人立看，不接不語，獐曰視人，頭人請下馬，余在康地，入任何喇嘛寺，皆乘馬直至大殿，獨於此寺，忍性下馬，頭人又低聲請云「入寺請脫帽」，并囑通事，傳語從人，余滋不悅，漫應之，此寺佔地約十畝，大殿在正中，四圍皆僧舍，穿數小巷，達大殿外，始有僧數人出迎，主者面貌獐惡，餘俱和善，先導余入法神殿，其神即紅廟子瘟神也，云該寺以此神爲主，故入謁者，先朝此神，後入大殿，余僅攜哈達一條來，付通事掛神像上，旁立札巴二人，弩曰獐脫，有怒余不跪拜意，幸王僧無言，未有難堪，尋入大殿，登樓，一札巴揭門幔者，怒喝脫帽，同行皆去帽，余不去帽，彼亦未阻，既而引入客廳，廳係長方形，一端設厚墊一，爲該寺大佛都督座，旁鋪薄墊二列，僧指余座左列墊首，自坐右列墊首，態度甚踞傲，余問「設厚墊何用」，對曰「此堪布座，今日堪布不在此，他人亦不得坐也」，問「寺僧若干」，曰「七百人」，「佛都督若干」，曰「二十餘人」，「槍枝若干」，不對，隨云「聞漢人皆謂本寺背叛中華，私通藏番，本寺皆淨修僧侶，原不與聞政

局，向來對於漢官藏官，都是一般看待，并不偏袒那方，何言私袒，本寺對漢官上糧，對藏官支差，差糧無虧，何言背叛，本寺這種態度，請委員向車長說明」，又云「絨壩岔漢藏軍隊打戰，本不與本寺相干，但漢軍燒殺民房，搶掠附近人民財物，本寺僧衆，不忍鄰人遭劫，才出兵打救，并非有意與漢軍爲難，至於說本年劫囚，全事漢官誣騙，寺外乃係大道，每日往來千百餘人，誰是囚犯，誰是劫賊，本寺焉能知道，即如去年周知事帶士兵來寺收糧，將斗搖了又搖，還將斗口堆成尖峯，搖落斗外的糧，又須掃去，本寺僧人不服，他的弁兵，便抽出連槍威赫，以致激動公忿，將他侮辱，層層官府與本寺成仇，大都爲了此類的事，他們必定挑撥上官，意圖報復，望委員替本寺洗刷」，又說「總之，本寺是規矩僧人，并不欺負誰人，但任何人惹着本寺，却也不能讓，無論是打架與打戰」，以上對話，全係通事翻譯，不免猶有毀方取圓之處，觀其言時激昂忿怒之色，度其語意，必有使人更難堪者，

余照例有宣布威德與勸勉向化之語，彼亦聽受，但始終不曾道一「拿蘇」，拿蘇者，蠻酋謁見漢官，聽受訓話之應聲，猶言謹受教，謹聞命也，漢官與任何頭人喇嘛談話，每分鐘內必聞「拿蘇」一二次，惟大金寺僧，從來不道此二字，其踞肆成性可知

一三三 壽甯寺

鎡霍縣治後半里，有大喇嘛寺，容僧二千餘人，有前清頒賜壽甯寺三字滿漢藏文

立匾，世俗通稱之爲章谷喇嘛寺，因係昔日霍爾章谷土司所建造也。寺宇大過縣治三倍，大於大金寺二倍，與甘孜之甘孜寺，道孚之靈雀寺相當，舊章谷土司轄地，現分斯木宜木雅德宜拜四鄉并隸鱧霍縣，共有百姓二千餘戶，每戶皆有一二人在寺爲僧，故此寺有指揮鱧霍四鄉百姓之力，寺有喇嘛數人，并兇狡好事，屢與鄰部尋仇，對朱倭土司感情尤惡，昔年鱧霍境內多匪，李邦君署鱧霍知事時，委寺僧五人爲團總，畀以調動民丁全權，責其肅清地方，果數月而盜匪絕跡，鱧霍全縣，惟朱倭土司所轄一鄉，不服該寺調遣，寺僧欲藉官府力，撲滅該土司，僞親縣官，時施刁唆，歷屆知事，習邊情者，知其不可，婉言拒之，朱倭土司，亦不敢到鱧霍，寺僧久未得逞，前年周蘊輝赴任，未識夷情，寺僧先賄銀十八秤，請召朱倭土司到縣，解釋積怨，周受僧輩慫恿，掀髯自任，即召朱倭，朱倭不來，寺僧遂以言激周，并請率團往剿，周不覺墮入彀中，釀成大戰，該寺以有團權，調四鄉蠻漢百姓出戰，以漢人爲前鋒，死者甚衆，又以厚幣聯贖對娃，羅科馬，與俄洛娃四路夾攻，朱倭土司，命百姓拒戰，大敗強支，民房被燬，牲畜糧食被劫掠者九百餘戶，其後漢軍出關鎮攝，諸蠻始斂跡退回，壽甯寺被罰銀四百秤，迫出團總委狀，外連案費與子彈糧食，損失約銀四萬餘兩，朱倭且三倍之，此種損失，大半由百姓分担，壽甯寺富厚如故，余曾於宜拜鄉問一百姓，「爾等此次助壽甯寺攻朱倭，戰時出死力，耗錢糧，喪性命，未嘗有入體恤，戰後尙須攤認罰款，爾等亦怨悔否，」此人對云：「此屬我等分內之事，何怨何悔，譬如朱倭

，至今有數百家人，無屋可住，無糧可吃，洞胸折膊，呻吟在地，他又怨誰」，
番民只知服從，不辨是非，有如此者，

一二四 靈雀寺

道孚縣麻書，孔色，明正，瓦日，革西五區百姓所有之大喇嘛寺，名靈雀寺，在
道孚縣治側，規模及僧衆與壽靈寺相當，寺僧行爲，亦頗類似，宣統三年，趙爾
豐入川過道孚，接收人民控呈百餘道，皆訴寺僧不法行爲，趙飭道孚設治委員楊
宗漢次第清革，第一批革去五十餘人，尙能勉強忍耐，退出道孚，第二次革百餘
人，寺僧遂於黜名之日，集衆作亂，調來五鄉百姓一萬餘人圍攻楊委員於官署，大
殺漢人，焚天主教堂，自八月初八至二十，攻破官署，捉去楊委員與其妻子衛兵
並法國教士譚司鐸幽禁寺內，譚美鬚髻莖莖拔去寺僧，使成裸頭，楊夫人被寺僧
裸縛柱上輪流淫戲，竟以致死，其餘人員，亦備受凌辱，時爲民國元年，草地諸
蠻，聞中國鼎革，皆紛起爲亂，驅逐漢人，趙爾豐留成之邊軍四營，奔走征剿，
日不暇給，八月二十八，始得赴救道孚，九月中旬，攻破該寺，救出楊委員，防
軍管帶朱憲文，以草地蠻亂蠢起，未敢痛剿，致生枝節，寺僧得悉逃散，寺存未
燬，已而尹昌衡經略西康，大倡招撫，寺僧復集，回復前狀，惟舊時寺管土地，
多已充公，招人領墾，計已有墾戶十餘家，升科納稅，歷有年所，僧衆初不敢言
，近因官權削弱，人附該寺，遂漸肆無忌憚，竟敢威逼十餘家墾戶，退還地土，
墾戶訴於縣官，縣官屢次調解無效，去歲壽甯寺與朱倭開戰時，該寺亦私行勸點

各鄉民槍，準備蠢動，道孚有漢商丁團總，民元之役，曾助漢軍攻擊該寺，寺僧恨之，是時以公開團欺爲名，調民槍圍城，將以謀亂，幸知事歐陽華善爲調理，勸丁認賠團欺若干，賭蠻亦聞漢軍行且出關，藉此了息，去年余至道孚，壘民以逼還壘地來訴，余召寺僧，多方勸戒，不聽，其後藉法神力服之，案始得結，法神事已詳五十二節，

一二五 泰甯寺

泰甯喇嘛寺，雍正年建，安置達賴喇嘛處也，其時西藏有回亂，故遷達賴喇嘛於此，錫名惠遠廟，係仿西藏布達拉寺建修，有屋千餘間，并築泰甯城於寺側，駐兵戍之，其後西藏平定，達賴回藏，此寺仍視爲聖地，有僧七百餘，由達賴委一堪布喇嘛管理，清廷年頒衣單銀七百七十餘兩，寺外平原中，有農牧百姓一百餘家，亦劃隸該寺，由寺收租，故寺甚富有，學札巴者，每日到寺受課，領得茶麵頗豐，成喇嘛後，每年得青稞一石，改流以來，寺隸道孚，衣單銀兩，折爲藏洋千九百零三元，中藏决裂後，堪布回藏，不敢復來，現由衆僧推舉三人，管理寺務，該寺所能指揮之百姓甚少，又盼官府發銀，故較其他任何寺規矩，

一二六 桑披林寺

鄉城喇嘛寺，名桑披林寺，西康一大亂源也，寺踞江干小邱上，形勢險要，易守難攻，僧衆盡鄉城娃，鄉城娃素以剽悍殘暴，著名康滇，遠近部落，莫不畏之，常組大隊，遠出數千里行劫，北至德格霍爾，南入維西中甸，東劫鹽源木里，西

劫巴塘鹽井各地，而團結輿指揮此等暴徒者，皆喇嘛寺，或即出其寺中僧侶率領，匪隊飽戰歸時，以多量金銀，佈施該寺，故寺甚富裕，大半以款遠購槍械於川雲各省，擴充武力，其出價甚豐，每支英國槍，附子彈數十數，可售藏洋一萬元，故雖處僻地，而械甚精，言其曆史，足令人變色，光緒二十年間，誘殺理塘守備李朝富父子，川督鹿傳霖派游擊施文明率兵討之，全軍覆沒，施文明被生擒，剝皮實草，以爲歲時逐崇斬殺之用，光緒三十一年，趙爾豐將巴裏塘改流，理塘土司逃匿稻壩爲亂，鄉城附之，趙派兵攻討，獨鄉城寺不下，趙親圍之數月，百計攻取無效，糧運不濟，至以牛皮煮草而食，其後覓得該寺水道，截而斷之，寺始入困，首領普中札娃自殺，餘衆潰散，鄉城始平，民國元年，草地聞中國鼎革，紛起叛亂，鄉城娃曾三破埋塘，至於漢軍不敢復駐理化，其後尹經略戰退藏番，康區平定，鄉城就撫，駐有重兵，以鎮攝之，民國四年，陳步三作亂，實鄉城娃助之，鄉城娃亦不欲陳逆長駐該縣，逼令東犯，由埋塘河口，直破打箭爐，鄉城娃沿途搶劫燒殺，慘無人理，陳亦不能制，今世言者，皆云康地殘破，由陳步三，不知陳實傀儡，徒爲鄉城娃負名耳，陳逆尋竄川境，兵敗伏誅，鄉城娃回寺，閉境爲匪，從此成爲化外，至今未服，外人不復敢入鄉境，內容祕密，史蹟不詳，但知其民遠劫大金寺，民十遠劫距甸，皆槍馬數百人云，

英國外交官查理比耳，著藏民生活一書，曾紀鄉城喇嘛寺行劫原因，謂係爲仇視漢人之錯覺觀念所致，并謂寺僧只二百人，其餘劫匪，皆中國遺留之軍隊，及由東藏瞻對所來之人云，

鹽井縣中岩喇嘛寺之貢噶喇嘛，著名大劫匪首領也，其行劫亦如鄉城喇嘛法，貢噶並不親身出寺，祇坐分黨徒之貨，自改流至今，積金鉅萬，近稍斂跡，因富厚之後，慮有強者來劫，欲得漢官爲之護符，遂於前年，投誠廿四軍，請派官吏，仍爲屬縣，軍部委戴安芹爲知事，赴任後，亦頗相安，惟事事須謀於貢噶，非得同意，即格不行，鹽井爲產鹽地，鹽稅爲額頗大，民七以後，即歸貢噶把持，現雖歸還政府，仍由該喇嘛包庇操縱，

一二八 喇嘛王國

西藏與西康。自元以來，即以僧侶兼執政權，各地頭人，並受活佛統治，前清兩次平定藏亂以後，將西康之地，自寧靜山脈劃斷，山以補交由藏王委任僧官管理，山以東由各地土司管理，藏王管治之地，例無土司，只有僧官與頭人，故其於新劃入之西康地方，如，查了，察木多，八宿，類烏齊，等部，皆設大呼圖克圖（即大佛都督）爲全區政教首長，形同西藏藩屬，亦朝貢於中國，趙爾豐改土歸流，以此諸部爲縣，民六中藏開釐，此等地方失陷於藏，現仍爲喇嘛治理之國，至寧靜山以東，現亦有喇嘛王國數處，其形勢具備，勢力偉大，聲名藉盛者，惟木里，即俗所稱黃喇嘛是也，其勢同國王，未正名分者，則皆鄉城桑披林寺是，其勢同國王，而猶擁漢官以自飾者，則如鹽井之貢噶，理化之傳號是，又如東谷喇嘛寺，自有百姓四村，派差徵糧，既不受制於土司，又不受漢官征調令教，亦

一小喇嘛國也，黃喇嘛事將於下編詳之，餘已分見本編

二二九 康定老革西

康定即打箭爐，難寫西康第一大城，而喇嘛教不盛，無佛都督及著名高僧，僅城南拿摩寺有一老革西，具有智慧，爲康定人士所敬重，本軍軍政長官如徐鳳翔，鄧蟠村，吳芷沅，韓問魚等，皆皈依爲弟子，傳此老能前知，判吳芷沅死與省內政局，並奇奇驗余去年四月抵康，特往驗之，其人年八十餘，甚肥壯，目已昏暗逼觀始能見物，於寺後一小室內靜坐，已四十餘年矣，時已初夏，猶坐火炕擁絮，鼻燥塞，時排鼻涕，狀殊滯苦，少言語，每問一事，擲骰而後對，語意模稜，未必真能前知，特修持功深，頗可敬耳，此僧今年三月化去，

康定城外跑馬山寺，有充革西者，能漢語有口辨，內地來康學經之士，皆先投之，現尙有大勇弟子數人在此，

一三〇 康定兩佛都督

十八年四月，余到康定前數日，有一佛都督，自九龍來康定，自稱藏王轉世，自後藏遊雲南來此，募收佈施，將回藏建寺，至之日康定僧俗迎接者數千人，老革西亦扶杖出迎，此佛都督，便往拿摩寺打坐，余曾訪之，其人年五十餘，態度安對詳，人和靄，似一飽經世故者，與人決疑，亦恃打卦，未有他種靈跡，

拿摩寺後，老革西室側，有一小佛都督，才五六歲，原河口人，老革西去云，是其屢世禪友，相囑轉世互爲弟子，相導引，故迎來本寺居住，親教導之，外人爭

傳此子生即能言，自請入寺爲僧，父母以狗血洒之而止，前歲偶來札佛，兒遂牽僧衣不去，言之鑿鑿，若皆有證，余曾詢其侍者，侍者言并無此事，係老革西命往其家接來，此兒至今思歸也，余見此兒，形容憔悴，舉動偏促，殊不似再來人，問思家否，侍者阻云，「此不得言，若言思家，須受鞭朴」，然則所謂佛都督者，實以生人小兒矯揉造作所成之偶像耳，

一三一 喇嘛之祿利

康定大較場紅教寺，昔爲明正土司家廟，明正覆亡，其寺衰廢，僧侶皆散走，有佛都督，由金川走入松藩，經洮州，西甯，青海，入俄洛野番牛廠，凡曆十年，去年，始自甘孜東谷轉回康定，余適於朝乃龍山口，於道見之，凡有從人十餘，馬千餘匹，馱牛二十餘頭，犬五頭，帳篷五六具，牛羊及其他包裹器物二十馱，佛都督與其母住一巨帳中，帳內堆疊豹皮裝飾之箱十餘事，皆裝藏珍貨之厨也，此等馬牛珍玩羊毛，皆游過各地人民佈施之物，番俗，凡有佛都督與大喇嘛過一村鎮，例設帳房勾留一二月，爲人民淋水，人民亦各有佈施，請喇嘛爲之禳災祈福，牛廠娃施牛馬，商人施羊毛，農人施糶粃，貴家施珍玩，喇嘛位置愈高，聲勢愈大，局面愈闊綽者，人之施捨益愈豐，故佛都督出巡一次，恒獲值數千兩之物品以歸，此紅教佛都督，出遊十年，所獲約值十餘萬，開明國任何官吏，不能有此厚祿也，然其人甚貪鄙，見客不能談經典，肇頭問曰「買馬否」，問「馬價若何」曰「甚昂」問「最低者值若干」曰「四秤」，此皆西甯良馬也，余等笑而去，番

地以銀五十兩爲一秤，果其最低之馬價爲四秤，則千餘匹馬，已值銀二十餘萬兩矣，

甘孜耶章喇嘛甚窮，人或勸其出遊，如耶章者，出遊一月，即可得十萬，耶章不肯曰「我雖不富，尙能生活，用若多財物何爲」，

一三三 喇嘛淋水

康藏人絕無未受喇嘛淋水，老者或已百餘次，余在瞻化日，偶見婦女，紛紛奔走，或匆匆整容，着新衣，問之，「云有黑教大喇嘛過此，約定本日淋水」，余雜入叢觀之，是怡新寺相識之一大喇嘛，非佛都督也，此喇嘛撐帳於市外荒地內，自設高座，坐正中，旁立小喇嘛二人，座前置法螺管鳴淨水盃法鼓手鈴之屬，其前土人環座，已有四排，須臾，漸增至十餘排，婦女最多，陸續漸增至匝帳數重，皆地坐，或跪，旁有一帳，爲喇嘛之厨室，中出一僧，取柴數塊，燒於大帳前，傾糶把一斗於其上，此爲敬神之禮，於是小喇嘛出位，收受佈施，大都爲糶把二盃，上附酥油數塊，或豆類一盃，因此市係農村，無獻牛羊珠寶者，收齊後，喇嘛作法唸經，小喇嘛取水一壺，出位，衆人爭伸掌承水，喇嘛各給一滴，衆人皆用以潤眼角，分水訖，大喇嘛取青稞一盤水一壺咒之，乃自取水出，依次遍淋衆人之頭，一小喇嘛助散青稞各數粒，分散既遍，法事完，捲帳而去，因收入過薄，大有失望之色，

康俗，每大喇嘛出寺，沿道俗人，爭脫帽迎前，延頸向喇嘛，喇嘛知其爲討捨頭，以手摩其頂，或以塵柄擊之，只一觸，受者歡欣感激而去，謂此頭已經大喇嘛施捨福澤，可保無災禍飛入也，

在甘孜訪札呷喇嘛，一土兵名氣登者導行，道中遇仙根喇嘛，氣登遙望見，即躍下騎，迎，鞠躬俯首，張口吐舌，兩臂微曲，作接物式，仙根於馬上舉鞭擊其額一下，揚長馳去，余初未見此禮，大異之，後行西康日久，數見不一見，始未以爲奇也，

康人出遊，以得遇大喇嘛，得討捨頭爲大幸，其欣喜欲得之情，道行拾金，不過是也，在瞻化一日薄暮，往廣場中馳馬，市中小兒圍觀者二十餘人，須臾，怡新寺一佛都督騎馬來，羣兒狂奔赴之，不復有一人再看馳馬，羣兒圍繞此僧馬前，爭討捨頭，馬不得行，此僧一一摩撫，始得前進，小兒無賴，須臾復集，再討捨頭，僧又一一摩撫，前行數步，小兒又爭集矣，余見諸兒討捨頭如乞餅餌，狀至滑稽，不禁大笑，此佛都督亦一十餘齡之小兒也，不覺面赭，惟以客在，未便發怒，勉作強笑，仍重摩撫，從者鞭馬疾馳而去，

一三五 鬻冥財

康人祀神祀祖先，皆焚糴粬與酥油爲冥財，有柴草處，堆柴草上燒之，無柴草處，堆牛屎上燒之，蠻家亦有中元會，其夜，家家燒糴粬酥油以享鬼，若干時唸經祀神，所燒尤豐，

漢人處蠻地者，自內地運紙錢往燒，價值甚昂，其偏僻無紙錢之販之處，亦燒酥油糍粑祀祖，其言曰，我之先生來草地，已習慣吃糍粑，固可以糍粑饗之，蠻俗初一十五不祀神，謂神不在宅，祀者弗饗，初二十六，必朝山，祀山神，山神皆祇麻柳堆堆，祀之之禮，爲燒酥油，糍粑，或撒豆麥粒，燒柏枝，以羊毛纏繞於堆旁樹枝上，綢如此，則神之衣食皆足也，於是繞堆唸經數匝，富有者亦張掛印經之哈達於堆上，或許願爲山神跳歌裝一日，

一三六 吹噀止雹

一日入泰甯喇嘛寺，見大殿樓角，又二札巴，各持丈長大噀一具，迭互向西力吹，凡數小時未止，問導者此何法事，導者云「西方烏雲凝集，大雹將來，吹此法噀，使雲漫散，所以止雹」，

一三七 收穫令

藏俗，拉薩附近農人，當麥熟時，逐日取田中標準麥穗，呈獻於達賴喇嘛，達賴參考麥熟程度，卜定收穫吉日，下令收穫，四鄉農人，始敢刈麥，苟令未下，雖麥老粒脫，不得刈，刈則村長將重罰之，（英國交官查理倍爾所著藏民生活亦云）在西康境內，凡宗教勢力偉大之地，如甘孜等處，亦守是俗，各鄉收穫日期，由各鄉喇嘛寺之大喇嘛打卦卜定之，非屆此期，不准刈麥，謂非時刈麥，將致天地震怒，或使來歲不登，或降瘟疫，甘孜多雹，麥秋尤甚，農人麥出，每因限於收穫期，已熟之麥，遭雹擊壞，每年此期，來縣署報雹災者甚多，十八年麥秋，恰

在甘孜縣署，見各村長，紛紛拿遭雹之麥稔來，請求免糧，縣長問「麥已如此成熟，何不收割，以待雹災」，曰「大喇嘛打卦，說期還未到」，曰「大喇嘛既打卦甚靈，何反不知雹災，爾輩向大喇嘛索賠可也」，頭人輩垂頭訕訕而去，

一三八 護身符

任提康地蠻民，牛馬牲畜，及一切有生命之物而檢查之，莫不佩有一條以上之護身符，人佩於窄島內，馬繫於鬃，牛縛於角，犬戴於項圈上，所謂護身護，即江卡也，康人呼爲松扣，係大喇嘛用紅綾斜條，挽一結，呵氣一口而成，謂帶佩之，可免一切危險，喇嘛位置最高，聲名最大者，所挽護身符愈日價值，遑賴喇嘛所挽，市場出售，可易良馬一匹，康地則郎章喇嘛所挽最貴，札呷與瘋喇嘛次之，皆不易得，

余行康地，得各地佛都督所贈護身符甚多，皆番人視爲至寶者，惟余不甚愛惜，或以揩棹，或拭鼻涕，或束文卷，不覺恭恭淨盡，至今僅存札呷喇嘛所贈一枚，

一三九 槍彈不傷之寶

在朱倭日，蠻漢多人，方聚觀余之法神刀，有一鑪霍士兵，係德蓋人，略通漢語，出所佩小刀示我云，「此刀係一孤身朝藏之老喇嘛所賜，此喇嘛神通廣大，能以左右手之食指與中指挾刀兩端而扭轉之，使刀旋轉如螺螄，此刀即喇嘛取我素所佩之吊刀，當面扭以給我者，喇嘛給我此刀時，說我有凶災，惟佩此刀，可以無害，我於第二年，解銀過羅鍋梁子，夾匪三人，突出行劫，我騎馬上，揮刀砍

傷一人，餘二匪遂開槍擊我，第一槍中我左臂，第二槍中右脅，我鞭馬疾奔，匪亦馳逐，第三槍中背心，將我震仆於馬背，餘槍未中，我竟得脫，回循驗傷，皆未破皮，但墳起數寸，着彈處皮色紫黑，如受重擊，醫治半月，腫消，皮色不變，言已，解衣示余，良然，在坐皆大怪異，索觀其刀，係尋常截肉小吊刀，扭轉三道，刀柄繫護身符一束，此士兵甚敬余，解刀欲贈，曰「委員贛直，前途難行，佩此刀，當較法神刀平安百倍，願以奉獻」，余笑却之，謂「儒者忠信以爲甲冑，無須有此，爾係士兵，留此較宜」，該士兵恐他人竊去，常佩於貼肉處，見余謝却，仍藏貼身，因有漢兵數人送余，同住此寨，渠惟恐其知有此刀也，相傳鹽井之貢噶喇嘛，能於髮際隨時捫出舍利子，能避槍礮，現客寓打箭爐之松朋喇嘛，亦自言其民六與藏軍交戰時，曾陷重圍，槍彈如雨，因所佩響鳥中有上等舍利，竟未着傷，終得逃入漢地云云，究竟此等傳說，可倍與否，惜未曾以槍向佩者驗之，

一四零 喇嘛教宜維護

由上各節，可見康藏社會重心，全在喇嘛寺，舉凡文學，藝術，占卜，教育，醫藥，祈禱，知識，財富，令教，信仰，莫不由喇嘛操持之，此其勢力，非易撲滅，可知也，無論喇嘛教本身是否應予提倡保護，單就統治康藏之政術言，即不能不愛護喇嘛，提倡佛教，昔趙爾豐以全盛之勢經營西康所建成績，固甚偉大，然有一失，即憎惡喇嘛是也，趙全盛時，固能以武力鎮服全康，使無反動，然番人

仇漢之心，宵種於此，故民元以後，叛亂蠶起，武力衰頹，而趙之建設，亦隨之毀滅，滿清末年，革除達賴活佛名號，西藏由是獨立親英，使元明以來，數百年經營西藏之成績，毀於一旦，直至今日，不能招徠藏人，回復舊狀，此皆國人冷尙意氣，不曾詳究康藏社會之失也，

魏源論西藏佛教云，「土伯特四部」按即康衛藏阿里四部「青海二十九旗，厄魯特汗王各旗，喀爾喀八十二旗，蒙古游牧五十九旗，滇獨邊番數十土司，皆黃教，使無世世轉生之呼畢勒罕以鎮服僧俗，則數百萬衆，必互相雄長，狼野心，且決驟而不可制，南北朝時，西域數十國，迎國師，求舍利，動至兵爭，爲部落安危所係，蓋邊方好殺，而佛戒殺，且神異能降服其心，此非堯舜周孔之教所能馴也，高宗：：：詔達賴班禪兩汗僧，當世世永生西土，維持教化，故衛藏安而西北之邊境安，黃教服而準蒙之番民皆服，傳曰，修其教不異其俗，民可由，不可使知，蓋至金奔巴瓶之頒，而大聖人神道設教，變通宜民者，如山如海，高深莫測矣，此雖頌詞，實有至理，司馬遷謂化民成俗云「上者因之，其次利導之，其次整齊之，最下者與之爭」，趙爾豐之治康，欲整齊之者也，清廷之革除達賴名號，與之爭者也，忽微之失，鑄成大錯，禍乃至於屬土離立，事業潰毀，可爲鑒矣，

一四一 班禪佛宜利用

憶兒時曾讀一題伏虎羅漢畫像詩云「至人騎猛獸，馭之若麒麟，豈伊本馴良，道

力消其鷲」，遊西康後，覺所謂活佛與大喇嘛者，雖非主人，却真有伏虎消鷲之力，此中有道，未可數言剖析，姑舉數事，以證其然，

第一，西番與其他西南各小民族，夙以儻悍蠻橫，著聞於世，佛教未入土西以前，西羌吐蕃，世爲邊患，佛教輸入以後，寇掠漸衰，元明以來，康藏深被佛化，邊患亦完全停止，大部分已成恂恂守禮之百姓，只少數被佛化未深之地，猶偶發蠻性耳，

第二，西南未有喇嘛教之地，其蠻民兇殘頑梗，至爲可驚，川南之大小涼山夷人，即其著例，喇嘛教通行之地，如雲南之維西阿敦子，永甯永北，四川之松理懋鹽源木里等地，其民族與前者同源，獨甚馴擾奉法，知禮義，與前者判如兩族，第三，西康各縣，受佛化最深之地，如甘孜德格等處，民風最馴，理塘本牛廠區，因喇嘛黃教甚盛，其人全無牛廠娃兇橫之習，反之，受佛化較淺之地，如俄洛野番，鄉城，東勿龍等處，即爲最難治理之區，

第四，俄洛野番與鄉城娃，雖以殺人越貨爲普通職業，不受漢官統治爲當然行爲，然其對於喇嘛寺與西藏活佛，則極謹愿，查理比爾之書云一佛徒維持秩序之力，不可思議，至於劫盜，亦每爲其規律所制，一時變爲純謹，俄洛野番與鄉城娃，皆屬劇盜，但此輩一到拉薩，則完全變爲平靜之商人，鄉城娃最善打戰，一九〇四年時，英軍侵入拉薩，活佛自康地調來民軍，抵禦英人，便有一隊鄉城娃，應召而來，自然沿途劫掠，發揮獸性，但其作戰，甚有勞績，議和之後，邊賴喇

嘛命其退回鄉城，此輩雖然充滿戰勝的驕傲，與劫掠的快樂，却亦服從活佛之示而回故土」，又云「康藏許多以劫盜爲生之種族，每因宗教思想，而自限制其暴行，彼輩劫掠財物牲畜後，倘查知係某喇嘛寺之物品，必盡數歸還之，

凡此種種，皆可證明番族性格之改良，與治理之難易，并與喇嘛教有絕大關係，現時西康所以難於治理者，由政府未挾有足以維繫西康佛教徒之重心人物故也，（清時挾達賴班禪以號召康藏甯海，故能治之，民國以來，達賴叛離於西藏，班禪走困於中國，西康與西藏交往斷決，一般康民，受治於中國而心向活佛，康地更無足以維繫人心之人，是以難治），余常發一幻想，以爲中國政府，能迎班禪入西康安置，仿康熙安置達賴於秦甯坐床故事，則西康與青海西甯之佛教徒，必較容易管理，佛教徒理而今康理矣，曾以此意，試探西康各著名喇嘛，莫不對曰，「此固康人所願也，班禪佛與達賴佛，福德并大，康人視同一體，并無軒輊，設班禪佛能入康坐床，將使西康年穀豐登，瘟疫減少，盜匪匿跡，人民和協，全康人民，將感非常快樂」云云，

夫今日欲使西藏擺脫英人把握，仍爲中國藩籬，已爲斷不可能之事，其一線希冀，惟盼印度獨立成功，大英帝國崩潰，庶有望耳，目前所亟宜注意者，惟西康，苟使西康完好，英帝國之勢力，亦遽難超越西藏，侵入內地，譬如守城，外垣既破，亟修內城以扼之，再隲時變，以圖勝局，惟經營西康之道，交通自應整頓，

利源自應開發，漢民自應移殖，土民自應教化，佛教自應提倡，而最要一道，尤在求有以維繫目前喇嘛教徒者，則莫如安置班禪佛入康坐床，蓋西藏活佛，達賴既在英人掌握中，不復能爲中國用矣，達賴與班禪爲仇，班禪親華，勢難回藏，目前徘徊中國，狀至淒苦，使中國能爲之安置，其感激將何如乎。況西藏建省之後，政治上已與西藏成爲敵國，若聽康人時時朝藏，英人便易利用達賴，使康人叛離中國，若禁其朝藏，則康人必大起騷擾，更難治理，若安置班禪於康，則康人皆將赴朝於班禪，譬如分封之蠶羣，得王即安也，

秦甯惠遠寺，故達賴坐床處也，假使中國政府，能送班禪安住此寺，厚其供張，以召康人，仍通好於達賴，承認其自治，達賴方恐班禪回藏與之爭權，自必樂於此種安置，將來二活佛感情漸洽，尙有收回西藏機會，不此之圖，數年以後，班禪鬱死於中國，轉生於西藏，中國即不復能利用，殊可惜也，

一四二 尤侗謗詩

清代龔元明故智，寵用喇嘛，以柔懷蒙藏，其超謀遠識，原非監儒所知，當時文學之士，多有造爲邪說，以誣康雍乾諸帝者，或言喇嘛教帝房術，或言教以詛咒殺人，或言教以角觝，皆小說家見喇嘛詭異，憑空捏造之事，今日康藏喇嘛，並不通行以上諸術，以情度之，諸帝亦必不以此重喇嘛也，尤侗烏思藏竹枝詞云，「大慶新封灌頂師，金吾夾道半變儀，帳中吃吃君王笑，秘戲私傳演探兒」，尤侗未曾作京官，試問渠何從聽得帳中笑語，與知所教秘戲耶，中國文人之信口胡說

補白

本編第七十二節，謂磔地之六字陀羅尼，似與中人之呼阿彌陀佛爲一事，嗣得韓文畦先生指正，謂南無阿彌陀佛六字，是淨土宗口號唵嘛呢叭
𑖀𑖃𑖄六字，係密宗口號，顯密異教，意義迥別，又謂六字陀羅尼，係代
表諸重要經典之六種符號，原無解釋，並非贊美何種寶珠，陀羅尼者，
譯爲總持，意猶總持一切經義之符號也，韓君研究佛學甚精，見聞尤傳
，所言自較西書揣測之說爲正，謹識於此，以救前文之失，

西康詭異錄

第三編 土司與頭人

一 三曲宗與四曲宗

西康社會階級甚嚴，通常分三曲宗，曲宗猶階級也，三曲宗者，土司，喇嘛，百姓，其幫助土司辦理政務之人，曰學巴，曰鄂巴，曰宗琿〔即村長〕，曰碟巴，曰熱熬，種種名色，或管十家，或數家，數十家，數百家，但未受朝廷名爵，不得稱爲土司者，漢語統稱之爲頭人，或大頭人，仍并入土司一類，又有分爲四曲宗者，則以大土司爲第一級，小土司大頭人與喇嘛爲第二級，小頭人爲第三級，百姓爲最低級，但康藏習俗，小頭人原可升爲大頭人，大頭人亦可降爲小頭人，此種分類仍不適當，又或有以喇嘛，土司，頭人，百姓分爲四級者，但有數大土司之頭人，其位置較小土司爲高，故此分法，亦覺不合，茲以大小土司與大小頭人之行爲之可紀載者，合爲一編，從三曲宗分類法也，

二 百二十圖

乾隆雅州府志，載雅州管轄土司，爲木柅，〔今爲寶興縣〕大田〔今冕寧縣之田灣〕松坪〔今田灣北之松林坪〕冷邊〔今漢源縣東南境〕沉邊〔今瀘定縣沈村〕明正〔今打箭爐〕六部，但明正土司附屬有百二十土司，皆康雍兩朝新收服者，計康熙四十年，平定西瀘番亂，新附夷酋五十五員，授職安撫司六員，土千戶一員，土百戶

四十八員，其地皆在雅龍江以東，兩金川之南，大渡河之西，即今康定九龍雅江道孚丹巴之地，初時只附明正土司完納貢賦，後遂完全爲明正土司所兼併，夷爲頭人，又雍正七年，平定藏亂，新附土酋六十五員，授職爲宣撫司者四，安撫司者十一，長官司者十一，土千戶者四，土百戶者三十五，其地皆在甯靜山以內，金沙江以東，即今巴安理化瞻化鎰霍甘孜，與德格五縣之地，初附明止納貢，後分劃與巴塘理塘兩營官管理，又後更相兼併，成爲十八土司，西八稱康地爲十八土司地方，（見古德純川邊史地）一以此故也，

改流以後此等土司印信號紙，全被追繳，土司名分，應已銷除，但其在社會上之勢力與地位，毫未衰減，且有許多村落之頭人，因偶無土司之故，紛起自雄，儼然新國，若必從十六國春秋之例，逐一紀載，則雖延至明春，不能了結此編，茲僅舉各土司頭人家較有諧趣之事，以見康民痛苦之一般，與從來經略西康者之失道，

三 甯靜以西無土司

前清雍正三年，岳鍾琪平定西康蠻亂，奏請劃定川滇藏疆界，將西康一區，分爲三部，崩子欄以南，劃隸雲南省，改土歸流，建設維西中甸二廳，甯靜山以東，劃隸四川省，分封百二十土司，隸屬雅州府，甯靜山以西，賞賜西藏活佛，自委頭人管理，達賴喇嘛，接受此等地方以後，就其地分爲江卡，查了，察木多，類烏齊，洛隆宗，碩般多，達隆宗等區，或委頭人管理，或委佛都督管理，未有土

司，
當時維西中甸所以即能改流設治者，其地原隸巴塘土司，既自巴塘劃出，失其酋長，故可以流官治之也，甯靜以東必須分封土司者，其地遠在鑪城激外，廣袤千里，夙爲華人所不到，教化所未及，部落羣分，各有酋長，一旦以流官治之，恐將如漢之郡縣西南，叛亂迭起，終不能守，故暫以土司羈縻之，俾徐圖改流也，甯靜以西所以賜藏者，當時中國方極力培植達賴勢力，以爲長久統治西藏之計，蓋以此餌其歡心也，西藏自吐蕃帝國崩潰以後（唐末）裂爲萬千部落，歷數千年，無統治中心，自元世祖封喇嘛爲大寶法王，始以宗教勢力團結各部，爲一聯邦形勢，清代扶植達賴班禪，幾次劇戰，始確定此佛教王國之地位，至是又始劃定境域，其活佛經康熙乾隆三朝加倍培植，造成萬能之偶像，藏族無貴賤皆五體投地敬事之，所以能不用土司，無虞離析，

四 冷邊之衰亡

元明之際，川邊土司，以冷邊爲最大，其土司原係番籍，世爲瓦部酋長，建都於大渡河東岸之冷磧，管轄大渡河沿岸與河西四十八寨二十六堡地方，明太祖時，酋長惡他投誠，授宣慰司職，明末紛爭，所屬河西寨堡，爲強夷所據，次第獨立，版圖縮至大渡河東，即今瀘定縣佛耳崖以北，嵐州以南之地，共才五百餘戶，順治九年，酋長阿撤投誠於清，始受漢姓爲周，嗣酋周長命，周維新，周奎鍾，等於康熙兩朝，屢著戰功，抗拒藏番，捍衛瀘水，甚有勞績，康熙二十九年，打

箭爐番亂，周至德助大軍攻克鐵城，又扮作乞丐，西往雅龍江處偵探番軍，又招撫上下木雅木穆金川綽斯家格什明白利惡日木拉工共等十二部番衆歸誠，雖有如此勞績，清廷并未陞其職銜，擴充領地，且冷嶺當川鐵大道，官役頻繁，往來官吏，例向土司有所需索，土司又轉以剝削百姓，冷邊由是漸就貧乏，兼以地偏川鐵，漢人移居者日衆，漢官威勢隨之而張，土司威焰，漸不易逞，國勢日衰，不可支持，趙爾豐改流之役，傳檄冷邊，該土司即行繳印，退爲齊民，至今雖伏冷嶺，無再起念，然其部衆，仍稱爲周老爺，舊日土署私田，仍爲周土司私產，每年收租百餘石，故仍不失爲瀘定富戶，瀘定知事，每藉口清理公產，作勢將提取土司私田，周老爺必以賄止之，其後凡新知事上任，周土司皆先貲銀若干兩以塞其口，連年剝削，現已近貧，不復有昔日南面氣概矣。

五 沈邊土司

沈邊土司轄地，在瀘定縣南境，包有化林坪與磨西面，百姓八十九戶，土署在化林坪河外之沈村，土司自言其先爲江西吉安府人，名余錫伯，以從軍平定明昇功授沈邊百戶，永樂時，以軍功昇沈邊長官司，沈邊者，沈黎郡之邊鄙也，今漢源縣爲漢沈黎郡，隨唐以來爲黎州，沈村位黎州邊徼，故曰沈邊，沉富讀沉降之沉，惟今世皆讀爲姓沈之沈，稱其地曰沈村，沈邊土司之衰亡與冷邊同。

六 古土司倍入倍出

明里土司，始祖名阿膠，原魚通土目，明洪武二年投誠，授土千戶印，開府於大

渡河西岸之咱里，後因藏番踞佔鑪城，勢逼咱里，土司隱匿爲民，康熙四十年平定西鑪，隱匿土司古六七力，首出投誠，命復原官，管瀘定橋西一百零八戶，爲明正附庸，從此土司世代姓古，此土司有私田數萬畝，多半佃與人民耕作，清末改流，土司繳印，命土司境內公私田畝，一律升科上糧，古土司勅其租戶代上糧稅，自己坐享租金，故仍不失爲鉅富，惟家用浩繁，兼嗜煙賭，數年後漸貧乏，次第將正田加租，已近於當買矣，民十三年時，各田佃戶連合，抗拒再加，古土司無法，有妻舅李某，惡訟師也，爲之獻計，具呈將自己私田，不受加租者，獻與劉屯墾使，請屯墾派員清查接收，屯署大悅，指令大爲嘉獎，派清查官產委員二人（隱其姓名）來咱里清查拍賣，各租戶大駭，蓋租戶耕種其田，業已數世，一旦被官拍賣，欲去無家，欲買無力，於是紛紛自投土司家，願量加若干，請其指爲不願捐獻之私田，免受拍賣，古土司以是驟獲數千金，漫指其佃戶之不恭者數十處交委員拍賣，二委員協同瀘定知事，強迫各原佃戶高價承買，共得二萬餘元，提獎古土司三千元，二委員分吞萬餘元，呈報屯署才一萬元而已，自此以後，古土司倚李某爲腹心，橫行銅河，多爲不法，去年糧坪改流，其地頭人不甘，以古多才，遠乞指示，古竟暗中指使，嗾其叛亂，黃道尹遣書瀘定陳知事，將古拘辦，陳拘古收監，古養尊處優日久，又有大癮，私賄銀一千二百兩得釋出，擬傳此銀爲某警備隊長所搯，隨已挾贓逃去，當繳款時，古妻四出借銀，風聲大露，或勸古妻具控敲搯於鑪城馬旅，馬飾陳知事釋減，並賠還銀千兩，然古因訟所費

已不資矣，

七 明正開國考

改流以前，西康最大土司爲明正司，已如前述，查此土司歸流時所繳之印文曰「四川長魚通河西宜慰使司印」，無明正二字，番語則稱之爲「甲拉王國」，不知有明正土司也，惟從來漢人，概呼之爲明正土司，清代川督疏奏，四川通志，雅州府志，亦皆如是稱，傳華封西康建省記云，「明正之義未詳，或謂前土司恭順，川督奏請獎以明正稱，未知是否」，嘗考乾隆雅州府志，謂明正土司始祖阿南會，以助諸葛武侯南征功，授明正長河西魚通寧遠軍民宜慰使司之職，傳至明初阿旺堅參，始頒給印信號紙，法教士古德純所著川邊史地，亦謂武侯南征時，打箭爐卽爲旄牛王都，旄牛王熱耳籠，卽中國史書所謂，阿南會王朝之創始者，謂其曾助諸葛亮擊孟獲，歸時得賜明正司官銜，據此則明正之名，遠來於蜀漢之世也，又考諸葛武侯南征後，雖曾收用夷民俊傑建甯爨習朱提孟炎等，置五都都尉，爲夷民渠率，并無宜慰使司等名號，打箭爐亦尙無魚通甯遠等地名，雅州志謂授明正長河西魚通甯遠軍民宜慰使司全銜，當係附會之詞，嘉慶四川通志，謂「明洪武初明正司始祖阿克旺嘉爾參（當是阿旺堅參之異譯）隨征明玉珍（當是明昇）有功，永樂五年，授明正長河西魚通甯遠軍民宜慰使，康熙五年丹怎札兒巴投誠頒給印信號紙」，大抵打箭爐向爲夷區，文史未備，土司家世代傳說，自誇其蜀漢時卽已投誠中國，明時爲明正土司，潛時換印，去明正字，易曰四川，而實

稱已久，未易革除，一入公文，遂成定例，所以明正之名，沿用至今也，再查明正土司境土，曾於明代中葉崩裂，王朝中絕，河西一八，爲冷邊土司所並，明末清初，冷邊又復崩裂，諸蠻強者，紛紛投誠於清，冀邀封賞，康熙五年，行查故明正土司後裔，得隱暉叱吧者，尙持故明印信號紙，准其換印復職，因其起於草莽，不爲諸夷所服，三十九年，營官喇嘛殺嗣土司蛇蜡啞吧爲亂，經濟廷用兵討平後，以新附五十五員土司屬之，其後隨征大金川，廓爾喀有功，皆賞戴花翎，列爵二品，土司浸強，兼併各部，成爲西康第一大國，

八 甲宜齋

明正土司盛時，聲勢享樂，併擬王侯，打箭鑪建築絕大崇宏之衙署，城外榆林宮溫泉，建築行宮二座，又有四十八鍋莊，皆可供其遊樂，所管土千百戶四十餘員，夷民七千三百餘戶，或征糧稅，或賦力役皆有規定，例如孔玉一區，凡百餘戶，其人習近漢人，善抬轎做厨打獵，即輪流到打箭鑪城，担任輿夫，厨役及打獵鎗手，丹巴二十四村，人最恭順，地產柴薪，則分任供給柴草與伺候伴傭之役，伴傭每年一換，每次四十名，皆自備火食度用，來鑪城土署，供給走使，期滿更代，不賞一文，平時則受騶策如犬馬也，錢糧柴薪，以及其他差民供獻之物，皆有專員典收保藏，土司與其姬妾，日惟酣歌尋樂，或出獵，或遊各鍋莊，終日跳歌裝飲酒，見好女子即逼幸之，荒嬉無度，而無議者，故凡土司之族，皆盼得承襲土司，最後土司甲宜齋，爲前土司甲榮齋之姪，榮齋無子，宜齋以藥，毒斃之

，及其諸兄弟，遂得承襲土司位，即位未久，趙爾豐倡改流之議，巴塘夏塘德各霍耳諸土司，以次被廢，傳檄至打箭爐，甲宜齋大懼，召魯密章谷土千戶楊某議，欲召所部爲亂，楊苦諫止之，宣統三年，趙爾豐簡川督，時趙威名藉盛，衛從如雲，取道打箭爐入川，先期檄甲宜齋繳印，甲謀叛未決，至是戰栗不知所爲，楊千戶，先已通款於趙，力勸繳印免死，甲不得已，使人迎獻印信號紙於折多塘，趙爾豐既死川難，草地諸蠻，叛亂蠢起，惟鑪城駐有重兵，甲不得逞，藏番派奔了娃二八與漢奸張錫台說甲，潛赴丹巴，偪楊千戶，召所管二十四村百姓作亂，率之進窺鑪城，丹巴二十四村，接近漢地，久炙漢風，傾心內向，武備廢弛已久，雖有百姓一千餘戶，皆懼死不願爲亂，追於積威，勉強從役，至毛牛，逗留不敢進，二查了娃自稱有邪術，能禦槍礮，鼓勵士民進攻，士民不聽，先是甲宜齋與汗牛土司有親，見丹巴兵已出，交張錫台偪楊千戶督師前進，自赴漢牛，說雍土司出兵助戰，于是張錫台與二查了娃偪楊千戶下令進攻，楊畏葸不肯爲，張等遂縛楊旃刑威逼之，士民聞訊譁變，殺張錫台，信查了娃刀斧不能傷，縛懸死上渴餓死，解楊千戶縛，譁散回村，楊亦匿不敢出，甲宜齋聞丹巴事變，潛回鑪城，值尹昌衡主撫，竟免查究，其後陳遐齡時，羈縻薩土司，委甲爲夷情總調查員，月給薪水，民七絨壩谷和約，民入西甯運槍，皆以甲宜齋從行，使辦交涉，頗有功勤，後有告甲宜齋謀變者，收繫康定獄，甲之小娃子謀劫獄逃逸，夜自獄頂垂繩出甲，負之逃走，犬驚街鄰人，隣隣不知其事，奔告縣署，追及於康定河

岸，甲赴水淹斃，

九 十三鍋莊與四十八鍋莊

近有馬澤昭君，著打箭鑪調查一文「原題爲西康內地調查，其實只記打箭鑪一城之事，想係報館將題標錯」，在新川報發表，謂（康熙二十八年，成都派員前往調查戶口，將十三部落，改爲十三鍋莊，：：：時江村與清室聲氣相通，權勢日重，承受意旨，將十二鍋莊分爲四十八鍋莊以弱其勢，每鍋莊百戶，設土百戶一員）云云，實係誤記，考鍋莊起原，爲各地頭人爲候差便利，在土司衙署附近，建築長住候差之房屋，原明正土司所管，地方遼闊，各區頭人，例來土署候差，并料理臨時徵調之事，如係不常候差，固可支搭帳房，差畢即可撤去，明正差徭繁數，各區頭人，幾乎終歲派人在此伺候，故建碉房，爲長住計，打箭鑪爲商業區域，故又兼營商業也，鍋莊，謂安鍋熬茶長住之房屋，乃係漢語「打箭鑪通行漢語」，若以房屋之性質言，則可稱爲頭人辦事處，或候差房，又爲頭人之商店，亦可稱爲各部落之會館，十三鍋莊者，明正土司原管地方「魚通孔玉雅拉溝等處皆是一十三頭人之候差處，四十八鍋莊者，康熙四十年招降附隸明正之關外四十八土百戶之辦事處，非自十三鍋莊所分成也，此可以乾隆雅州府志爲證，志云，「該土司所管鍋莊頭人十三名，共四百六十五戶，新附土司夷民六千八百四十二戶」，又云「新附口外安撫司六，土千戶一，土百戶四十八」，并載其名地民戶賦貢數目，此六安撫司，爲瞻對喇滾在副巴底革什咱維斯甲，一土千戶即咱里土司

，並有印信號紙，爲獨立部落，僅附明正朝貢，惟四十八土百戶，無印信號紙，位勢卑弱，漸移爲明正部屬，故有四十八鍋莊候差也，

打箭鑪地位高寒偏窄，不產五穀，兩能成爲人口二萬以上之都會者，與此事頗有關係，故詳正之，

十 明正與穆坪之關係

明正土司甲宜齋之子名甲聯芳，曾住漢軍學校，頗英明，明正既亡，甲宜齋淹，只甲聯芳一子，與其妻妾母嫂寡妻數人，守遺產尚豐，然甲仍欲爲土司，度明正已不可爲，民國十七年，穆坪土司故絕，其人迎聯芳往，承繼土司位，聯芳赴之，穆坪原係頭人專政，聯芳抵署，即倡言將大誅豪強，以利整理，大頭人懼，乘不意刺殺之，明正由是絕嗣，甲聯芳死後，穆坪大亂，二十四軍，乘時改土歸流，現已正名爲寶興縣，

穆坪人民所以迎甲聯芳爲土司，二土司原出一家故也，先是，康熙三十九年，打箭爐番亂，土司蛇蜡墜吧，被營官喇嘛殺死，無嗣，四十年，平定西爐，以其妻工喀襲職，五十六年，工喀死，有女桑結，嫁穆坪土司堅參雍中中力爲妻，堅參雍中七力出兵甯番陣亡，有子堅參達結年幼，部議以桑結權印，至是，命桑結兼管明正司事務，桑結移住打箭鑪，雍正二年六月，打箭鑪地震，房塌壓死，以堅參達結承襲母職，兼佩明正穆坪二土司印，達結娶小金川湯鵬之女喇章爲妻，土民王么么爲妾，生長子堅參囊康，次子堅參德昌，十一年達結死，子幼，議以喇

章權明正司印，王么么權穆梓印，其後二子成長，德昌襲明正司印，襄康襲穆士司，明正士司已同故絕而不予裁廢者，其時西藏用兵正急，打箭爐爲轉輸總滙，不能不利用土司以便調集變差故也，

十一 甲安仁

明正土司盛時，曾以魚通一區分封其弟爲小土司，未經奏請，未有印信號紙，改流以後，此土司獨以無案漏網，得免取銷，民國元年，以魚通劃屬康定縣，依照習慣，以土司爲區保正，即今之魚通保正甲安仁也，甲安仁雖爲康定保正，從未至康定衙門，仍於魚通土司衙門，布置公棹刑具，坐堂問案，儼然爲該區民政首長，康定縣官，以其僻遠，但實以完納糧稅，餘事不過問也，明正自甲宜齋父子死後，家無男丁，疏族亦僅甲安仁一人，現其遺產，概由甲安仁料理，本年黃某有改魚通爲金城縣之議，如果實行，則甲土司命運，亦將隨瀘定周余諸土司故轍沈去耳，

十二 巴底王子

土司真怪物也，其勢力之大，不可思議，亦未易以空泛之言語形容，茲且以余與巴底小土司遊行半日之情形，寫告閱者，以見一般，

巴底土司，清康熙四十一年投誠，授安撫司職，尋換宣慰司印，其地在丹巴縣北境，跨大金川河谷，南北三十餘里，東西以山爲界，部民六百餘戶，分十七寨，有八大頭領，十七寨首分領之，土司衙署兩座，一在河東岸沈洛村，一在河西郡

桑村，中間設一皮船渡，往來理事，宣統三年繳印歸流後，土司改稱總保，部民事之仍土司也，老土司死，土婦襲職，陳遐齡曾援以土兵營長名義，民十五年，土婦死，小土司才十五歲，有弟才四歲，長姊已出嫁爲明旺甲聯芳婦，次姊二十，待字在家，助其弟主持土務，署外林卡街，爲漢人商店，有漢人戴澤普者，微識時事，剽竊三民主義哥老會等題目，創興燒山大會，招集蠻漢黨徒數百人，押血爲盟，結爲死黨，欺土司幼弱，欲娶其次姊，自爲土司，小土司弟兄懼，奔打箭鑪，依其長姊，戴澤普勢焰張盛，丹已知事不能制，土司之姊，潛雇死黨，乘黑金喇嘛寺跳神之夜，刺殺附戴之蠻首二人，戴懼走崇化，民國十七年八月事。小土司亦得鐵城政府之助，隨新任知事彭斗騁回丹巴，故甚得漢官，對漢官極恭順，十八年六月余至巴底，住喇嘛寺內，召之談話，其人渡皮船來，赤雙腳，荷靴於肩，衣淡黃色粗布短被，領有金絲緞緣，白布褲，污垢如廝養，年十七歲，貌亦清秀，從者四人，或牽馬，或負鞍具，先入寺內休息，着靴飲茶後，攜其通事來見，命之坐，不敢坐，言必屈膝，輒比余爲父母，爲天神，聆余言語後，益感動。聞余將往白松塘繪圖，亟命其從者解所乘馬乘余，自乃徒步奔走相從，其從者又前後奔走扶持之，道旁耕者見土司過，皆釋鋤耰，垂首屈膝，待其行過，始敢遙尾而覲之，不敢逼視也，過一村落，名林卡南街，有一大頭人住此，土司向之招手，數語而去，還時過此，此頭人已鋪絨藏毯一方於道旁石台上，前置長方木盤，承酒一壺，生雞蛋一盤，頭人跪迎土司，奉坐毯上，另以酒一壺，插

麥稈一隻，獻其從者，從者以次口銜麥稈飲之，余見此狀，下馬佇看，土司以余在，不敢踞藏毯，起延余坐之，自倚石墻，據地飲酒，頭人對於跪於五步外，頭人之妻與其九歲幼子，跪於十步外，俯首據地，敬候土司飲，寨中各碉蠻民，咸屋頂竊窺，僅露其目，不敢咳嗽，土司從者飲酒盡，取鷄蛋納腰帶中，還其昇空盤，未嘗有賞賜，頭人跪地接盤，退內室內，既而余行土司起立牽馬，奔走前導，頭人跪送，其妻與子亦皆跪送，跪地遠近，亦如前式，見土司走稍遠，則送行者起立，俯首趕上，至相當距離，再跪地送行，如此二次，始自回去，土司亦未理也，土司雖當衆人，爲牽馬扶籃，狀至卑謹。而其人目中，只有土司，未嘗有

余，此土司年齡稚幼，衣服垢穢，儀表並無可敬，政權操於姊氏，本身并無威福可作，出奔之後，賴部逐戴迎歸，威信無足道，乃能受人尊敬如此，誠不可解，民國元年，青步階爲丹巴設治委員，蒞職之後，對蠻民云，「將取銷土司之亂，俾爾蠻家，與漢族同等」，蠻民大駭，遂有三土司之亂，蠻民爲之死者數百人，傾家者無數，亂定後，仍不敢懲辦土司，但予罰金，罰款仍由其部民攤任，土司家不出二金，人民無怨者，土司誠怪物也哉

十三 世婚

夷俗，土司家有約定世世婚姻者，例如巴底，約定每世以一女子嫁綽斯家，至現土司一輩，而綽斯家無子，巴底長女不能待，嫁明正家去，以次女待之，現已二

十餘齡，縉斯家尚未有子，巴底又無雄女可以待婚，遂不得嫁此女子，即今主持巴底土務之二小姐是也，最近縉仍尙無子。曾有擇其大頭人之子迎娶巴底一小姐之說，

又理塘毛了土司，欲與崇喜世婚，崇喜不允，毛了土司率其部民襲擊崇喜，焚其官寨，又數劫掠其百姓，崇喜大懼，竟許以世婚，

十四 巴旺穢史

巴旺土司地，在巴底南，亦跨大金川河，形勢與巴底同，土司宣慰使職，改流之役，與巴底同時繳印、繳印至今，爲土司如故，所管有四大頭領，十六寨，六百餘戶，先是巴底土司原駐巴旺，康熙時，土司縉布木凌生一子以長子囊索承襲，駐牧巴旺，次子旺查爾分防巴底，乾隆金川之役，二子從征並有功，並頒宣慰司印，國由是分，

巴旺傳至清末，土司名大丹旺青，娶單東土司女，大丹早死，遺孤南梭爾奔巴幼，單東女爲土婦當政，悅大頭人根雀，以爲面首，浸以其財寶根藏根雀家，已亦從之，如夫婦，生子某，根雀以爲嫡子，謀襲土司位，土婦猶愛南梭爾不許，南梭爾既長，怨根雀，單東土司之亂，巴旺附單東，以土婦故也，亂定後，土婦以憂死，雀根欲殺南梭爾，賄丹巴縣，按巴旺叛亂罪，收南梭爾，庾死丹巴獄中，才二十二歲，有子娘格耶吉，襲土司位，其母杜基格媽主政，根雀復欲通之，以遂所慾，時根雀已老，杜基格媽不悅，悅喇嘛寺一僧，佛都督也，延之署中。

同臥起，不避親疎耳目，先是改流之後，廢土司名目，改稱總保，根雀以訐告南梭爾叛逆功，受命爲巴旺副總保，住牧小巴旺，下四村百姓皆歸之，根雀既不得通杜基格媽，又欲以其女嫁小土司娘格耶吉，前土婦所生女也，杜基格媽畏逼，欲從，召其頭人議之，頭人曰「是土司祖母之女也，不可婚」，於是爲小土司訂婚於沃日土司「屬懋功縣」，欲結外援以自固，根雀大怒，嗾下四村百姓譁曰，「杜基格媽私喇嘛，其子不足爲吾王，願析地戴根雀爲小巴旺土司」，雙方訴於丹巴縣，競爲賄賂以求勝，前張知事分之，張卸任，復訴於司徒知事，司徒合之，司徒去，又訟於彭知事斗勝，彭使楊千戶往調停，仍判令，於是雙方並已破產負債，無力再訟，但暗鬥而已，杜基格媽所眷之佛都督，雀根聲言必刺殺之，該僧懼死，逃匿阿日土司境，至今不敢歸，杜基格媽，已另有新戀矣，

根雀年老，現已擅位，於其子某「即老土婦所生」，余至巴旺日，與娘格耶吉皆來見，根雀子貌驚，娘格耶吉觀視似女兒，詢其負責之由，自言如此，並無忸怩之色，

十五 三土司之亂

丹巴縣境，原有三土司，巴底巴旺已如前述，其一爲單東土司，管轄丹巴縣西北境農牧共六百戶，及道孚境內二百餘戶，與巴底巴旺鄰接，世爲婚姻，宣統三年，單東土司，邀二巴一同繳印歸流，尙未議卹，民國元年，青步階爲丹巴設治委員，對百姓言，從此廢土司，夷漢平等，不三土司自安，單東土司復邀二巴作亂

各喇嘛寺和之，旬日之間，勢如燎原，青步階逃回鑼城，丹田縣三營六屯二十四村百姓，皆被脅從賊，漢人或曾與蠻家有隙者，皆被焚殺，死數百人，三土司聯兵阻旄牛，拒鑼城漢軍，陳遐齡時爲旅長，攻旄牛，中伏大敗，遂不敢進，劉贊廷時爲營長，自道孚進軍黨嶺，忽自退回道孚，逗遛數十日，始約陳遐齡同時進軍，協攻單東，三土司初以道孚軍不進，未備黨嶺，專力防旄牛，及是劉軍直抵單東，陳軍亦以一營自沙中溝問道協擊，單東土司被擒至道孚，巴底巴旺瓦解撤防議和，陳遐齡入丹巴，盡提土司槍械，罰單東銀五萬元，巴底巴旺共罰五萬元，云償軍費，悉勒繳入私囊，又自劉贊廷營奪單東土司入己營，居爲奇貨，時尹昌衡入京，願某代爲經略，張鎮守使來鑼，緩其獄，陳劉並無功見稱而罷。

十六 土司篡臣

單東土司，明代名革什咱土司，清康熙四十一年投誠，頒發印文，曰單東革什咱印，清末世，增設副土司於甲松，管下六百戶，稱革什咱，仍受單東土司節制，副土司名某，性柔弱，有伴僮卽伺役，彭滿泰者，以機智見幸，參與土務，遂與其妻通，彭爛譚語，得交結官吏，勾結死黨，勢傾土司，民元三土司作亂時，彭滿泰挾副土司，不得附亂，乘單東敗時，藥毒副土司死，自與漢軍接頭，亂定叙功，陞彭爲總保，使革什咱六百戶與單東六百戶分治，副土司之妻既與滿泰通謀，別無親故爲之訴冤，惟有一妹，嫁河東民家，畏彭勢不敢訟，但求副土司尸去，以藥保藏葬之，聲言待機會到，仍將起訴，彭滿泰以是深結漢官，恭順爲土

司第一，

戴澤普創興燒山大會於巴底時，蠻民失意者多往投之，戴言間頗爲故副土司不平，以是與彭滿泰水火，戴與前張知事爲姻戚，受委爲巴底副區長，滿泰無如之何，及張去職，戴之勢已養成，出入城池，常以團丁數名荷鎗衛之，曾與滿泰怒爭咆哮於司徒知事前，司徒仁慈，聽之而已，已而滿泰雇死士刺殺戴，未中，又使人結巴底土司家人約共圖戴，殺戴所委頭人二名於黑金寺，戴懼奔崇化，適二十四軍委照斗勝爲丹巴知事，甚喜彭滿泰，委爲土兵營長，出示緝戴，禁止結會，滿泰感激彭知事，頌不絕口，彭卸任日，送之三十里，執手流涕，并命其黨荷槍護送出境，「十八年事」，本年丹巴王知事撤職，彭滿泰又率其頭人十餘名，自來成都謁見劉軍長，冀請彭知事復任，未償所願，便道朝峨眉而歸，蠻酋之易以恩撫，有如此者，

十七 土司糧

關外糧稅甚複雜，大概分類，完納於政府者爲官糧，完納於土司者稱土糧，昔未改流，人民糧稅皆納於土司，改流以後，廢除土司，命納糧於官，本已無土糧之說，而人民仍依習慣，納於土司，官府亦未禁止，

據巴底土司自云，所管六百餘戶，各戶土糧不等，多者十斤，少者五斤，最少只有三觔者，官糧則每戶二斗，分兩次繳納，三月一斗麥，折價三元，

七月一斗麥，繳納其麥，官斗每斗十九斤，民斗實需一斗半才得十九斤，故人民

常自謂其每年完納官糧一斗半又三元，又時全徵實糧，則爲三十八斤也，

十八 土司借債

未改流前，土司家無論如何浪費，皆由人民分擔，無借債之事。土司家亦少有積蓄，需費時，可隨所需多少，臨時徵取於部民也，昔時關外，無貨幣，一切交易，皆用實物，或以糧食，或以牛馬，或刀槍鍋盃珍玩之屬，土司以此征於百姓，耗於賄賂聘盟賞勳獎死之事，民國以來，政府多征現金，不用實物，即官糧，亦每每折征，每有征發，皆下總保，限期完官，總保卽土司也，土司下於頭人，頭人下於百姓，罄其所有，不能足額，則由土司出名，外借於各喇嘛寺以足之，一次完納，又復一次，陳遐齡時，有年至三四次者，其名目曰折征曰煙稅曰烏拉費曰借款等等，惟無預征，故各土司家，大都負債甚重，此等債務，雖由土司承名，實爲部民全體擔負，徐徐以糧食牛馬償還，土司與其頭人，尙可從中漁利，卽土司家因訴訟所負之債，亦仍由百姓償之，

丹巴諸土司乏錢，大都向崇化廣法寺借債，廣法寺卽雍中喇嘛寺，係乾隆四十一年勅建，有僧侶數百人爲金川第一大寺，經營西路商業，積有鉅資，亦爲金川第一富窟，借款概以五分行息，邊民信喇嘛能咀咒賴債者，故莫敢不償也，

十九 楊千戶

丹巴縣南部，有二十四村，一千餘戶，原爲十七土百戶地，此十七土百戶，並於康熙四十年投誠授職，稱魯密十七家，撥歸明正土司節制，後遂夷爲明正領土，

置一土千戶管理之，稱魯密章谷土千戶，此土千戶係明正私委，未經報部領得號紙印信，故不見於國籍，老土千戶名楊某，體魁偉肥碩異於常人，爲明正土司甲宜齋龍臣，改流之役，曾勸宜齋繳印，爲趙爾豐所喜，設治以來，改稱爲二十四村總保正，民國初卒，子楊國材嗣，長大似其父，而甚瘦弱，性仁柔，頗爲部民愛戴，然蹇蹶不甚下縣官，仍有土署在縣治後，其家在蒲工磔，僕婢盈庭，居然一土司也，

二十 土司辦差

滿清時，漢官出關，例有土司辦差，因草地無市場，非由土司飾人民支應一切，則將寸步難行也，應辦差徭，對於役官吏，爲騎馬，鞍具，馱牛，帳房，柴炭，水夫，衛隊，草料，鍋盪，對於駐防官吏，爲衛署，用具，薪炭，草料，雞與鷄蛋，修繕用具，出差烏拉，此等差徭，概由漢官飾土司，土司飾頭人，頭人分配數額，飾村長征辦，急差半日可集，不拘遠近，皆可星夜征赴，漢官仁廉者，例有賞賜，當其價值，概爲承辦頭人所得，百姓不沾絲厘，凡頭人之服役土司，利此物也，

漢代關外漢官甚少，人民力能勝之，土司承辦差徭，毫無困難，改流以來，官吏如鯽，趙爾豐曾宣言蠶民，免除雜差，但各地頭人，利其賞賜，反慫恿漢官照舊征取，二十四軍接防後，曾通令免除雜差，各官署奉文，多未公布，仍自征取，中間亦有實無市場，非行徵調不能購物之地，亦有市肆發達無庸征調之地，上峯

既未分別命令，各地遂得觀望不行，土司視爲痛癢不關之事，頭人視爲利藪，百姓雖以爲苦，而下情無由上達，此西康所以逃戶日多，耕地日曠也，茲舉丹巴二十四村差糧徭役於下，以見一般，

一，官糧

每戶糧二斗，戶口稅銀二元，此中土司大有中飽，

二，借款

即煙苗捐四千九百元「劉屯墾使時舊案」土司承辦此款，例有獎勵，

三，烏拉費

即馱糧赴打箭爐之烏拉腳價，每年徵收，每至每戶二元至二元半，其實此款，經手人中飽十分之八，二十四軍已清厘酌減，

四，縣署雞蛋

縣署隨時征取，給有官價，爲頭人所吞，

五，縣署薪炭

縣署隨時征取，給有官價，爲頭人所吞，

六，修繕木材

修繕衙署及官用器具官管橋梁等用之木板木料，縣署隨時徵取，

七，炮藥

縣署每日正午，定更，二更放鐵炮一次，火藥隨用隨征，

八，烏拉

凡官吏往來出差叫案，由縣城出發者，皆由二十四村支馬，多半強逼頭人折價，每馬每站，折價三元，有惡索至四五元者，「藏洋」

九，長差

縣署送往隔縣公文，皆二十四村百姓當差傳遞，不給資，

十，行台差

凡漢官，差吏，土司頭人，行經某村，皆由村長分派人民支差辦站，所有賞金，概歸頭人，

二十一

八角之亂

民國六年，懋功八角喇嘛寺妖僧作亂，詭云眞命人主出世，派人四出煽惑，云軍師元帥，皆有異術，能避槍炮，煉有神水，飲水者刀劍不傷，大小金川之土司夷民，狃於舊習，盼有皇帝，聞風附和者甚衆，成都爲之戒嚴，先是，八角寺僧屋，有木匠馮子青與傅某，自云能以符咒避砲彈，工餘傳術，僧俗習之者日衆，有燒火喇嘛，肥胖，有神經病，傅馮指爲眞主，供之高閣中，每日望閣禮拜，並命其弟子皆拜之，聲勢漸張，懋功知事集團丁捕之，木匠集徒拒捕，大敗團丁，直撲縣城。知事逃走，城陷，木匠遂製黃旗幡蓋，稱眞主起事，馮傅二人分爲軍師元帥，發散文告，云復清制，佈分黨徒，陷崇化，攻綏靖，不克，別支攻派日土司，土司拒戰大敗，奔成都，於是懋功之汗牛，必世滿諾土司，丹巴之澤龍守備，巴旺土司，明正二十四村皆附亂，綏靖十二村，城守者僅一村，綽斯家，梭磨，松岡諸土司，皆起兵驅逐漢人，遙應八角，成都震動，已而成都以大兵分道進攻，川邊鎮守使殷承璠，亦出兵一營，反攻丹巴，大戰於弓棧，驅賊回懋功境，諸路軍克捷，會圍八角，附亂諸土司以次歸命，寺被圍久，漸不能支，僧侶縛燒火喇嘛與傅元帥出降，馮子青竟逸去未獲，凡大亂三月而平，劇亂期中，夷人倡言洗漢，漢人皆棄家匿避深山中，夷人或搜殺之，綏靖最甚，凡死千餘人，傅馮

二逆嚴禁，稍戢，時川滇戰爭已起，定亂諸軍，草草了事，未暇懲創附亂者，至今金川諸夷，目無漢軍，以此故也，丹巴曾爲叛徒所據，亂定後，鎮署懲罰附亂諸番，二十四村與巴旺土司地，每戶罰年納戶口稅二元，至今未免，澤龍守備詳下，

二十二 澤龍二雍

小金川澤龍溝，共有夷民百戶，乾隆金川之役，懋功至丹巴，沿途剿盡，全由漢人填土，即今之三營，屯是也，惟澤龍一溝，番夷投誠未剿，設有土目治之，歷代恭順，太平天國之役，川督調澤龍番目雍某從征，轉戰數年，曾預南京之役，以軍功世襲土守備，並蔭一子爲土千總，分管上下澤龍蠻民，千總仍受守備節制，趙使改流，未及小金川，故其印信號紙猶存，尹昌衡時，以此地劃入川邊丹巴縣，亦未追印，八角之亂，澤龍守備雍天順附八角，千總雍某不從，以土兵應邊軍，拒守一支礮隘口「丹懋交界」已而邊軍見八角勢大，畏葸退回，雍千總敗走崇化，爲附亂番民擒殺，有子雍鶴齡，在丹巴未死，亂定後，政府嘉千總功，命鶴齡承襲土總，督守備雍天順附亂，割守備所管五寨百姓隸千總，（此五寨有一寨半在丹巴境，半在懋功境）又漢牛附亂，十司誅絕，並以雍鶴齡兼漢牛印，漢牛管九百戶人，爲金川大土司，隸懋功縣，雍鶴齡從此暴富，佩一印，管一千餘戶，地跨兩縣，以父死故，與雍天順相仇，天順自知力不敵，深結好於丹巴縣官，承辦差糧甚功順，藉以傾鶴齡，鶴齡則常住懋功，不入丹巴境，對於丹巴差糧

，全置不理，對於漢官，踞肆自豪，未嘗有臣屬意，大渡河谷現有之土司，殆以此爲最肆慢者，

雍鶴齡延聘一漢學究課其諸子，兼選文札，嘗在丹巴見其拒繳煙稅稟，典語聯編，猶是駢文，內地濫文人失業走邊荒爲夷酋帥者頗多，蓋不僅一雍守備委有之，馭土司之難，可於雍鶴齡見之，彼以一失勢蠻酋之子，經漢官一手培植，驟爲巨司，一朝得志，恩威並忘矣，

二十三 餘科牧國

餘科，西康建省記作魚科，其地在今道孚縣之北，二楷金廠之東，爲一大高原，無農產物，部民之百、五十戶皆帳居游牧，無房舍田土，每年以牛乳酥油犛牛之屬，運售道孚，易糧食茶布而歸，其土司亦帳居，夏處山地，冬移河谷，犛部民密處居之，全國有一喇嘛寺，在二楷溝上游，建有矮屋容數百人，國中男子，皆出家於此，土司於清雍正六年投誠，頒給印文曰，瓦述餘科安撫司，每年賦銀二兩，解打箭爐回知衙門上納，宣統三年邊務大臣趙爾豐檄令繳印歸流，土司回稟云吾，未幾，趨赴署川督，傳華封代，邊務大臣，送趙入打箭爐，該土司率騎數百道孚山後，請設治委員楊漢出語，意有所要，楊不敢往，該土司亦馳函，既而傳華封復返道孚，再檄繳印，土司不理，辛亥閏五月，傳命請軍進攻，道孚漢商丁培之爲嚮導，牛檄羅科馬番酋夾攻，餘科城砦村落，番民其牛馬結隊，游牧避戰，官軍追逐二日，未遇賊，然時漢軍聲威甚著，餘科番民，願助

土司抗拒，漸漸離去，羅科馬亦游牧番，讖餘科途徑，追及土司於一山穴，僅數人從之耳，以穴險，只一道可入，土司以槍三支守之，不得進，上羅科馬番酋，與餘科土司世婚，詭詞誘之出，便砍殺之，以其頭及印信獻漢軍，得賞八百元而去，餘科土司有同母弟喇嘛，時方朝藏，未幾回部，部民戴爲土司，住居喇嘛寺內，派頭人投道孚投誠，每年認納牲稅六百元，幫道孚各村烏拉差費六百元，一關外概以藏洋計算，自投誠至今，土司從未至道孚，未受徵調，除例納牲稅外，烏拉費亦積未繳，其爲獨立部落猶昔日也，

夷俗，殺人相仇，不問主使者，與被殺情由之合法與否，餘科新土司，以前故與上羅科馬相仇，使其部民，互相侵掠，延至民國八年，始有道孚鑪霍各區頭人，爲之說和，斷羅科馬賠償餘科命價五千元，以牛馬器物折合，餘科土司得此賠償後，完全雇匠刻成麻柳堆石片，凡數萬張，謂爲前土司祈福，

二十四 上下羅科馬

羅科馬在鑪霍縣東北，與餘科接壤，爲一大草原，全屬牧戶，號稱野番，有兩頭人分治，稱上下羅科馬，生性獷悍，互相仇殺，宣統二年，因鬥殺互控於鑪霍屯，傳之質訊，則此來彼去，彼來此去，經年不得對質，已復聚衆械鬥，屯員以兵止之，反互攻官兵，傷亡數十人，明年夏，趙爾豐率兵收贖對，上羅科馬先來投誠，割鍊鑪霍，下羅科懼而逃匿，迄餘科用兵，上羅科奉檄助剿，下羅科助逆，亂定後，下羅科始隨餘科投誠，割屬道孚，每年各納牲稅白餘元，仍聽自主，亦

仍互相仇殺，至今不解，

二十五 俄洛色達十八部

俄洛色達一達讀如撻之地，東抵大渡河源，西近雅龍江，南與餘科羅科馬及甘孜縣接壤，北與甘肅洮州聯界，縱橫四千餘里，爲西康高原北部主幹，高寒不產五穀蔬菜，亦無樹木，帳居游牧，與餘科同，俄洛在西北，接近石渠，有上中下三部，色達在東南，接近甘孜鹽蠻，共分一十八部落，有一十八夷酋分管之，其人以放牧與劫掠爲業，號爲西康匪區，近亦自西寧青海等處，購入快槍，以爲行劫之具，地當洮州運鹽商道，所劫以鹽商爲主，商旅斷絕，則結隊出劫於數百千里外，各部落亦互相劫掠，土酋主其進行，男子以勇於行劫爲美，惟不得劫同部之民，一人行劫他部，與人爲仇，則全部助之，一家被劫，全部亦助之報復，以此互相仇劫無已時，番人亦樂此不疲，未嘗有倦意，部落之間紛如也，信奉喇嘛教，喇嘛戒，故其人劫而不殺，得資多者，皆輸喇嘛寺，或馳佛都督以祈福，不尙蓄積，資盡再劫，未嘗有不足也，除畜牧與劫掠外，又能爲商，以其牛馬，馱其十產，售於四境，易茶布青稞而歸，地又出鹽，鹽自淺濠取之，不費勞力，初出每五斗易青稞一斗，運至甘孜則青稞一斗易鹽一斗，再至瞻對道孚，則每青稞三斗易鹽一斗，其利極厚，故雖匪區，蠻商猶樂赴之，俄洛娃與人交易，不欺詐，但喜劫人耳，

宣統元年春，趙爾豐征討德格，懼俄洛野番助逆，檄令歸誠，不報，既已平定石

渠，距俄洛界一日站，再以檄諭之，回稟支吾，趙欲以勝兵臨之，諫者謂其人居無慮舍，遷徙鳥舉難得而制，且地無糧穀柴炭，然燒牛屎，輓粟輸薪，在在不易，適該野番頭目復上稟承認約束，永不劫掠，趙遂藉此止兵，宣統二年，德格葛察喇嘛，往說投誠，宣統三年，乃漸次投石渠縣納稅，色達野番，亦有赴甘孜投誠者，趙檄令全體投誠，旋亦承認，但謂於境內駐軍，免認烏拉稅，每年只納牲稅三千元，代理邊務大臣傅華封不准，批令仍與改流各土司一律待遇，時漢軍聲威藉盛，野番不敢抗，遵批承認，請發章程，並曾派隊前往清查丁口牲畜有冊籍，擬設二縣矣，旋因中華政亂，邊警日急，俄洛色達，一並離叛，自尹昌衡以來，皆放棄之，俾爲野番如故，馮玉祥在陝日，曾以兵自甘肅征服其一部，旋亦不能有也，

二十六 綽斯家與二楷金廠

綽斯家土司，在道孚縣東北，跨大渡河谷，地方縱橫千里，農牧一千餘戶，號稱萬戶，清康熙三十年投誠，頒給綽斯甲布安撫司印，歸懋功協管轄，其地有二楷溝，上通道孚餘科境，宣統三年，趙爾豐檄令繳印改流，該土司奉令即繳，暫劃歸道孚管轄，擬俟金川改流後，再行設縣，實則其地距綏靖甚近，距道孚絕遠也，二楷溝金鑛甚富，民國四年，梁世詒等集鉅資，從事開採，工人至二萬餘人，綽斯家奉喇嘛教，惡取地利，深恨，民六八角之亂，綽斯家乘時嗾夷民驅逐金廠，淘工生命財產損失甚鉅，漢軍不能討，金廠由是絕，該土司亦由是獨立，昔

改流時，未定賦稅，又距道孚爲遠，歷任知事皆放棄之，去年二十八軍用兵番地，仍招降綽斯家，現已重開二楷金廠矣，

二十七 世界最小之大陸國

世界最小之國，報紙每有見者，大都爲太平洋中，新發見之孤島，若純粹大陸國，皆以此列留斯山中之安道爾爲最小，亦有國民數百戶，今余所見西康之固衣，則全國僅有十餘戶，壯丁二十餘人而已，

固衣在道孚縣西北，孔撒區與下羅科馬之間，爲山谷中一小蠻寨，道孚縣境，昔爲明正，單東，餘科，羅科馬，孔撒，麻書，六土司交界之地，境土相錯，非常插花，緣昔蠻民，自從所願以求主屬，未嘗有官府爲之劃界故也，固衣寨接近野番，其人獷野好鬥，不肯下人，從未附屬任何土司，各土司亦以其渺小，棄而未取，改土歸流時，政府亦未注意此寨，畫定縣境後，固衣四屬皆屬道孚，其土酋亦未赴道孚縣署投誠，縣署雖明知之，恐其滋事動兵，妨礙考程，故亦佯爲不知，聽其自主，直至今日，仍聽其爲獨立蠻國，

此小國地位高寒，每間年能種青稞或豌豆一次，國民皆兼營牧畜與劫掠，以助生活，其行劫地，多爲大砦與將軍梁子等處，需用茶鹽布疋，則向道孚購之，信奉喇嘛教，家有過多子女，皆送往牛廠喇嘛寺學習，蠻酋號爲寨首，實有處理全寨民刑訴訟政教軍事全權，世代相承，儼如國主，

道孚之木茹，亦一刼匪之國也，其地在縣治南銅佛山後，跨木茹河，上下一百零五戶，有土百戶一人統治之，四川通志作木靴，康熙四十年投誠，頒發號紙，無印信，每年上糧六石，折銀三兩，附明正土司上納，爲明正四十八鍋莊之一，其地氣候溫和，農牧狩獵皆宜，然民性好刼，距松林口甚近，凡松林口之刼案什九皆木茹娃所爲也，昔明正土司存時，尙受約束，改流以後，益無忌憚，當二楷金廠盛時，松林口金商如織，木茹娃乘時出刼，皆致暴富，縣署積案如山，不敢追究，以其道險民悍，行軍不易，差役士兵更無如之何也，木茹土酋，以畏罪故，懼爲官役襲擄，令其百姓，無許漢人入境，每年仍繳納牲稅三十元，實糧若干石，皆由明正區蠻保正代爲上納，其人不致至縣署，縣役亦不敢入其境，民國十四年縣知事歐陽華，屬蠻保正輸木茹歸正，約會於銅佛山，歐輕車簡從赴之，木茹娃皆彎弓盤馬而至，懼襲捕也，既至，亦羅拜伏地，聽歐告誡，歐諭以禍福，約以後不復行刼，該頭人等感激首肯，自是以後，松林口始爲吉途，然漢人仍不許入木茹境也。

二十九 查壩六部

查壩六部，跨雅龍江，在雅江縣北，木茹之南，有土百戶六員，分管一千餘戶，民情政俗，與木茹全同，改土歸流後，劃隸道孚，而年帮烏拉費萬餘元於康定，道孚只徵糧稅，查壩亦著名匪窟，禁漢人入境，惟許道孚一蠻通事名羊馬札西者入境收糧，其人亦不敢赴道孚也。

道孚爲近關大縣，境土千里，比於康定，而每年收糧才六百石，不敷政費，受委爲縣知事者，皆徘徊不赴，以有查壩木茹餘科等等曠梁梗化之區故也。

三十 霍爾

今道孚鑪霍甘孜三縣地，明時爲霍爾部，清代分裂爲數土司，雍正七年投誠授職者，計有霍爾竹窩安撫司「今鑪霍朱倭土司」，霍爾章谷安撫司「今爲鑪霍縣治」，霍爾甘孜孔撒安撫司「今甘孜孔撒家」，霍爾甘孜麻書安撫司「今爲甘孜麻書鄉」，霍爾明安撫司「今爲甘孜德格之上下雜科鄉」，霍爾白利長官司「今甘孜白利鄉」，霍爾東科長官司「今甘孜東谷鄉」，計凡七家，霍爾明早爲德格土司所滅，故近世通呼爲霍爾大部，又東科向爲喇嘛寺主政，故有霍爾五土司之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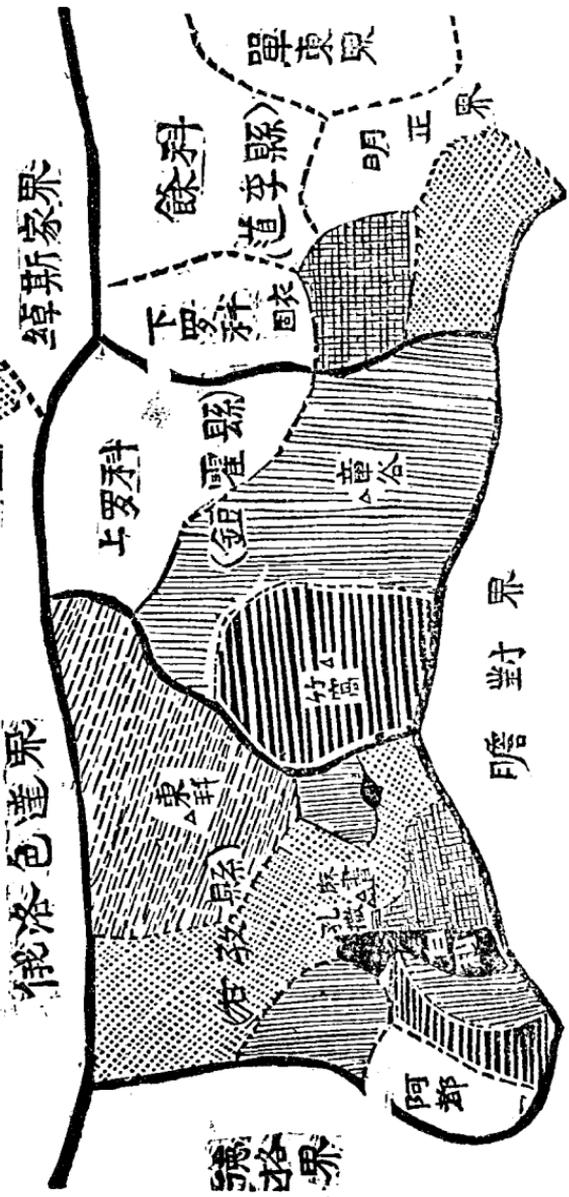
霍爾五土司地，錯列如碁子，各不團結，例如孔撒麻書，除各在甘孜縣境轄有一千餘戶外，又遠於二百里外之道孚縣境各轄數百戶，章谷土司除轄鑪霍境四鄉外，又西於二百里外之甘孜縣境懸轄蒲永隆與林冲二鄉是也，茲爲簡圖，示霍爾六土司根地錯列之狀，

三十一 章谷之亡

西康有兩章谷，其一在大金川，乾隆設章谷屯，即今丹巴縣也，夷人稱爲魯密章谷，其一爲霍爾章谷土司，即今鑪霍縣，章谷土司，在霍爾諸部中，版圖最廣，勢力最大，清代中葉，曾侵伐林葱土司，割佔其土地一部，「今甘孜林葱鄉」，又與德格土司瓜分霍爾明之土地，「今甘孜雜科鄉」，又與東科竹窩瓜分納林冲土司

司士六爾霍 圖列錯壤境

- 今縣界 (上)
- 二司衙門 (△)
- 霍爾東科 (▨)
- 霍爾白利 (■)
- 霍爾孔撒 (▩)
- 霍爾麻書 (▧)
- 霍爾竹窩 (▨)
- 霍爾章谷 (▩)



之地，「納林冲長官司，嘉慶時猶存，今東谷宜馬溝，鑪霍宜拜鄉，皆其地也」，於鑪霍建土署二座，署外建絕大之喇嘛寺，田池射獵之樂，比於明正，其喇嘛寺即壽甯寺，僧侶漸增至三千餘人，寢驕肆凌侮土司，土司之族亦忒微不振，人民或附土司，或附喇嘛寺，勢且絕裂，光緒十一年慶欽差調查民情至章谷，以計痛誅寺僧，章谷復甯，另有記，光緒十八年，土司死，無嗣，土婦權印，大有醜聲，爲僧侶所譏謗，二十一年，瞻對人民騷逐藏官擾亂，明年，川督鹿傳霖派兵攻克之，倡議改土歸流，改瞻對爲撫夷府，統領喬某署府事，欲乘勢收霍爾諸部爲撫夷府屬縣，知章谷已絕嗣，且有亂徵，派通譯成錫台往章谷一歷，便諷土婦歸流，張至，乃與土婦姦通，自竊襲土司位，以術恫嚇僧俗，使爲己用，二十四年，土婦死，張錫台遂據土署，賄鄰近各土司保請爲土司，二十五年，清廷以瞻對賞西藏，喬統領還章谷，辦理改流，張錫台率衆反抗，大敗遁走，投明正土司甲宜齋，其後死於丹巴之亂，喬以章谷爲屯政府，稱鑪霍屯，清代稱打箭爐以西爲西鑪，霍爾諸部屬之，鑪霍之名，係摘取西鑪霍爾二字而成，或謂係屯外二水名，非也。

三十二 朱倭盜國

朱倭土司，清雍正六年投誠，頒發印文曰「霍爾竹窩安撫使」，有百姓一千六百六十六戶，每年貢馬四匹，青瑯六石，折徵銀九十二兩，附屬瓦逃寫達土千戶一員，瓦逃更平東撒土百戶一員，亦關外一大土司也，其土司恣睢暴厲，淫虐敗度，

地近羅鍋梁子，常教其民劫殺行旅，以故與鄰國相仇，攻戰殺伐，當日，部民苦之，光緒十一年，慶欽差按查關外，至章谷，既以計痛誅喇嘛寺諸僧，成名震北道，朱倭百姓，多來控其土司，慶檄召土司至章谷，立行杖擊，朱倭土司家頭人認罪乞尸，不與，仍梟首示衆二日，始聽贖尸歸葬，朱倭自是悚懼斂跡，土司嗣位，娶德格土司家女，甚有才識，生一女而寡，土婦當國，爲女贅德格頭人子爲婿，承土司位，自爲尼，在家讀經，典籍爛熟，文字耳佳，改流後，女死，土婦仍攬政權，爲婿續娶明長大公主爲婦，去年又死，尙水續娶，土婦年四十餘，精明果斷，事權獨攬，德格娃居位而已，土婦目見其翁爲慶欽差杖殺，故始終恭順漢官，惟尙不能禁絕部人之劫掠，其土署在大河北岸，雪山之麓，堅礮二座，峯麗冠鐘霍，堅礮之外，民舍環之，形勢險固，難攻易守，因土司世與鄰國相仇，故嘗匿居署中，未敢外出，

三十三 紀朱倭章谷之戰

朱倭娃強梁魯盜，鄰部商人，每爲所劫，慶欽差杖殺土司之役，訐告土司之百姓二十餘戶，懼土司家報怨，投附章谷，章谷受之，以此朱倭與章谷爲仇，常劫殺其西行商旅，朱倭與章谷界間之安披山有草場，舊出章谷壽甯寺乞爲牧場，年上朱倭哈達一條，牛肉一腿爲餽禮，已曆數世，寺僧忘物主，禮物不至，朱倭怒，欲索地而無據，使八焚其牧場，遂成仇隙，壽甯寺於李知事任內取得調遣全縣民丁之權，鐘霍凡五鄉，朱倭爲一鄉，餘四鄉皆章谷舊部，附壽甯寺，獨朱倭不受

調遣，劫掠如故，其土司亦從不赴鎮霍議事，壽甯寺屢勸縣知事討之，李知事習邊情不瞭，民十七年，周景南署鎮霍，寺僧賺之調朱倭，朱倭果不受調，請知事往過土署，壽甯寺遂以兵隨知事進逼朱倭，朱倭拒戰，章谷娃擁周知事退屯熱日宗，調四鄉民丁，聲言討朱倭，周不更事，任其擺佈，壽甯寺遂約膽河，羅科馬，俄洛曲三娃出兵，四道夾攻朱倭，

先是朱倭懸轄地在甘孜境，名朱倭貢隴泮，凡有百姓三百餘戶，由朱倭土司委用頭人管理，民國五六年時，膽對娃五人在甘孜行劫，被朱倭貢隴百姓搗送甘孜縣署槍斃，壽甯寺與膽對大蓋寺相善，以此事激大蓋寺與膽對頭人，向朱倭土司索五人命價，又有仲一村長者，原朱倭頭人，有子與朱倭土司怨，曾賄朱倭小娃子藥毒土司，事爲土司察覺，誅其小娃子，斃仲一村長子雙目，逐其全家，仲一家避入章谷，附壽甯寺以求報仇，及是，甘孜五保頭人邀朱倭章谷膽對及壽甯寺仲一村家等在羅鍋梁子說和，凡曆二月，議朱倭賠膽對娃命價七十秤，賠壽甯寺十五秤，仲一村家八秤，朱倭不服，各撤帳回部，和議決裂，壽甯寺與膽對并議勳員，膽對頭人子佳爾充，最稱獷猛，此次主張出兵最烈，朱倭遣間諜刺殺之，膽對大怒，遂先出兵，攻朱倭西南部充谷阿德等村，章谷娃繼之，攻朱倭東部章平加耶等村，皆在朱倭南岸，北岸則羅科馬攻東北苟底，曲宗娃攻西北梗達，朱倭本部，凡十一村三百餘戶，土司命其民四面應戰，并調甘孜朱倭貢隴百姓赴援，於時鎮城政委會派前鎮霍知事李邦君爲視察員，調解此案，李邀鎮甘膽三縣知

事議和於朱倭寨，議由三縣知事，分頭制止三縣百姓，瞻化知事張綽，赴瞻對營曉諭，歸報云：「瞻對娃已允退兵議和矣。」鑪霍知事周景南回熱日宗諭止章谷娃，反爲章谷娃所激，逕回縣署，雋衆奮擲，獎勵進攻，李邦君等連函催促，皆不應，於是大戰暴發，章谷娃焚卡棒達等村盡赤，進攻孔馬崗，與朱倭激戰，數日，進至加朗，朱倭娃亦繞焚劫其後方之瓦角，瞻對娃攻覺黎寺（朱倭最大喇嘛寺）焚劫充谷阿德等村，羅科馬攻札龍，焚荀底，曲宗娃攻掠卡賴梗達，蠻兵無戰略，興至即攻，與落即逃，無部伍節制，人自爲戰，不重殺敵，而重劫掠，時當秋收後，被攻各村，糧食牛馬器物，損失罄盡，罄盡即焚，不留一椽，故攻戰一月（九月），雙方死亡不足百人，而財產損失以十萬計矣，李邦君與甘瞻知事，初困朱倭寨中，見無力止兵，相繼亡去，既而鑪城派兵一營出關，聲言將以武力止亂，各蠻酋懼，漸知收斂，營長向理縮，亦以兵力薄弱，未敢遽進，先屯道孚，以虛聲懼之，李邦君等，復至朱倭言和，朱倭允爲瞻對賠兵費銀八十秤，半銀半貨交納，既已交訖，瞻對娃退兵未盡時，仲一村長自瞻化繞道來攻阿德村，乘夜焚之，誤傷瞻對娃二人，已而朱倭娃攻殺仲一家，瞻對娃誤朱倭於和協後襲其後隊，復進攻朱倭，大肆焚掠而去，朱倭娃大怒，集敢死百人，將襲瞻對，適有藏商二人，自鑪運貨回藏，阻於鑪霍，至是亦出調停，當夜來朱倭，亟止之云，（不聽余者，將召藏軍攻之），朱倭始止，朱倭與德格世婚，朱倭危時，德格娃議出兵助之，聞向營出關而止，世謂朱倭械鬥，幾召藏兵者，以此。

戰事結果，朱倭十一村，除附近土畧之朱倭，東古，當古三村未受敵軍外，餘九村遭燒殺劫掠者凡百九十戶，苟底棒達可卡等村，皆成焦土，朱倭娃凡死二十人，傷三十五人，子戰乏時，以每粒二元向外購買，先後購入大金喇嘛寺二駄，甘孜喇嘛寺一駄，東谷喇嘛寺一駄半，澤黎喇嘛寺半駄，德格土司家三駄，朱倭土婦自出二駄，其餘皆由百姓出資購買，計子戰損失，約二萬元，賠償贖對軍費銀八十秤，戰前賄周景南四秤保無事，戰後未還，作爲掃衙錢，向營長至鍾霍，處理此案，罰朱倭銀一百秤，又案費三千元，總計朱倭損失，在十萬元以上，至壽甯寺方面，向營長判賠償朱倭，民損失銀四百秤，送向營案費四十秤，周知事掃衙錢十五秤，外賄周藏洋一千元，求判戰時投降該寺之朱倭牧戶三十家歸寺，賄後該牧戶等竟逃回朱倭，周亦未退此銀，此外用費寺僧未肯明言，約計損失，亦與朱倭相當，

惟贖對羅科馬與俄洛曲宗娃，飽攬回部，未受處罰，只贖化知事以越境滋事知義，罰大蓋寺銀六十秤，拉至去年始繳，

至壽甯寺違判賠償朱倭災民之銀四百秤，除扣去朱倭勸款銀百秤外，餘三百秤，概以茶葉牛馬器物折價繳納，并無現金實糧，滿目焦土，無由興復，瘡痍之民，皆就耕地搭布帳盾處，妻兒嗷嗷，朝不保夕，而無疾怨之色，詢以去歲戰况，言之津津，若有餘勇可買，甚矣哉，邊民之愚且悍也，

蠻家報仇規矩極有趣，凡同村中有一人爲他村所殺，則全村人皆須爲之報仇，遇他村即殺之，不問其是不仇家及與兇手有無關係也，如此展轉仇殺，若非有人和解，則屠數百年不止，和解之法，由第三村頭人之有體面者數人出首，邀集兩方頭人，擇一適當地方，設帳埋論，由調人團議決辦法，令凶家賠命價銀若干秤，雙方已遵，再議此命價用幾成現金，幾成牛馬，幾成器物，稱爲紅白黃三色，成數定後，再議馬一匹抵若干，牛一匹抵若干，槍一具抵若干，刀一把抵若干，鍋二件抵若干，馬牛又有公母，老幼，優劣之分，爭高詞低，動輒數月始結，如雙方皆強橫而調人面小者，多半中道決裂，決裂之後，仇殺益烈，經若干時後，再倩人說和，一經和息以後，仇殺遽止，甚重然諾，從無已受調解，猶相仇殺者，卅種命價，大抵亦係全村分担，全村分受，不必祇凶家出之，尸家受之也，惟無論如何，從無論之事，漢官宰西康者，每依內地法，論罪手抵命，此事大與康民習俗違反，故蠻民有仇案，不願赴訴有司，而樂求頭人和解，此西康官署訟案之所以稀少而頭人勢力之所以未易剷除也，

命價通常分上中下三等，通常上等人七十秤，中等五十秤，下等三十秤，特等人物，由屍家肆索，如屍親皆弱者，則所賠尚寡，抵折物品，快槍爲上品，牛馬次之，父子槍鬻刀與器物爲下品，交貨以馬爲首，祝速了結也，父子槍居中，像搭橋，頌調人也，鬻刀在後，謂一刀斷絕，永無糾紛也，

最奇者，蠻家爲官府所殺，縱橫冤枉，亦不仇官，其俗重官與喇嘛及父母，皆在

不仇之列，故康地縱當極亂，無殺官者，惟官府所殺之人，設非官役直接捕得而爲蠻家所擒送者，則雖罪極皆死，亦得仇縛送之人，如前所言瞻對娃行被朱倭白姓押送縣署槍決，已歷十年，瞻對尙得向朱倭索取命價是也，茲再舉蠻家仇殺二則，以證異俗，

三十五 降馬札喜慘死事件

二十五年前，道孚瓦日區百姓高宗情培，偷跑到綽斯家縱柯地界入贅，後與人合夥貿易，送驛回道孚，便道往瓦日看娘，被怨家擋獲，謂其曾爲匪人作眼線，劫去瓦日村商民騾馬四十五匹，往訴於孔撒鄉亞拖村土百戶降巴札喜，掠拷久之，不承，降巴札喜謂此逃民，留之終當爲害，擬拋河淹斃，尙未執行，高宗情培破鏡逃走，直奔縱柯，率縱柯蠻民二十四騎來亞拖村報仇，殺降巴札喜全家，掠其財物而去。於是孔撒村民皆仇縱柯娃，徒以地隔餘料，未得前往報復，縱柯蠻牛厭，其人須時至道孚賣牛馬酥油麝香鹿茸之屬買茶布以歸，以此事故，皆不敢來道孚，相持二十餘年，至民國十八年，降巴札喜之子傾遮喇嘛，託漢商丁保之等，出爲和解，丁經營草地，信望夙著，人稱爲丁蠻王，受託後，於七月十四日，邀縱柯頭人江讓等至餘科說理，議論數日，決賠命價銀二十八秤，掠去財物，據傾喇嘛報，前二千四百元，此時高宗情培已死，遣二子，家赤貧，其餘兇手，已死十二人，逃亡者數人，僅得三人到場，故物遺失已盡，無後清償，議准一千二百元價值折貨賠償，皆由縱柯全村百姓分任，命價賠償之物，當時繳到馬十一

匹，准銀八秤，又三劣馬，准一秤半，銅鍋一口，准一秤，父子槍八枝，准四秤，雅牛「肉用毛牛」一隻，准四十元，合命價之二十八秤，尙欠九秤零四十元，一每秤五十兩，准藏洋一百六十元」，限期以牛交付，耕牛每頭准八十元，雅牛半之，多少照算，掠去財物賠償之物，當時交過耕牛三頭，准一百八十元，銅錢二付，銅瓢二枚，共准一百六十元，餘八百六十元，限期以耕牛雅牛照前價折繳，雙方承認繳收，丁得脫歸，爲時已年月矣，丁以調人功，受雙方牛馬各一匹，說理之初，縱柯八謂高宗情培非盜，而瓦日人捕之，衣佩皆被劫去，降馬札喜不察是非，妄判殺之，故殺降馬札喜，茲雖對孔撒家賠償命價損失，心於瓦甘仍不日，警將報復云，

三十六 大寨與阿色麻仇殺事件

道孚孔撒鄉大寨村後呷熱山，當道鑪大道，時出劫賊，十七年冬，道孚知事防孔撒白姓清山，見三人可疑，呵之不去，詰之不語，大寨娃開鎗擊殺一人，餘二人奔投阿色麻牛廠，阿色麻爲上羅科馬一村，隸鑪霍縣，全屬牧戶，以劫爲業，至是，派人向大寨索命價云，「渠輩不會劫孔撒白姓，孔撒白姓何得殺之，其命價非九換不可」，九換者，銀重爲戶重之九倍，特殊貴人之命價也，大寨以奉命緝匪，不認賠，十八年十月初，大寨娃有撐帳於呷熱山上牧牛者，阿色麻娃探知，襲殺之於帳內，大寨百姓聞訊邀孔撒各村協追，至阿色麻界之獨科，息一日偵敵，降法神卜進止，云不宜深追，舍之而回，自是，阿色麻避仇北徙，孔撒百

姓莫由報復，七月末，阿色麻娃有戀南部水草，潛來放牧者，被孔撒娃偵知，追往擊殺一人，馬二匹，道孚鎮霍知事，并會行文制止雙方行動，皆置之不理，直至余離鎮霍，尙未和息。

三十七 麻書之亡

霍爾麻書土司，清雍正七年投誠，授安撫司職，頒給印信號紙，例貢每年馬四匹，青稞十五石，折徵銀五十七兩，解赴打箭爐同知衙門上納，其土署在甘孜，與孔撒土署對峙，高五級，方廣百丈，有屋五十餘間，崇安爲北道冠，同治時，工布期結，雄擬瞻對，北征霍爾諸部，孔撒降附之，麻書土司不投，走赴成都告變，瞻對既平，土司當歸，因羨成都商貨之便，軍容之盛，自願招漢興商，請設汛保護，於是設麻書汛，置營卒二十名，以汛官統之，甘孜之有市場由此。

傳至無喜札交，少年襲位，縱慾敗度，不恤百姓，暴斂橫征，以爲貪靡，土務悉委頭人料理，日惟徵選部民少女，入土署跳舞尋樂，部民怨之，光緒二十五年，因狎民女攜帳宿柳林內，爲怨家所刺死，時番統領方在章谷辦改流案，聞訊來甘孜辦警後，捕得兇手二人，其一蒲永隆人，登時正法，其一即孔撒土署之中譯，（即蠻文書寫者，夷語稱仲依，漢語曰夷字房），蓋王謀也，監禁一年，百姓請保釋，逃赴朱倭去，即章谷朱倭戰爭中之仲一村長也，無喜札交無嗣，其妻蓋由利土司妹也，撫白利女爲女，尙在襁褓中，土婦亦柔弱無能，川督鹿傳霖，奏請暫以孔撒土司兼攝麻書印，待其女成齡，贅婿襲職，孔撒土婦貪兼麻書，使其子宜

美娶此女，未幾女與其母並死，麻書遂爲孔撒所併，麻書，土民通呼爲麻孜，道孚之麻孜鄉，原麻書屬地，設一土千戶治之，土千戶官寨在道孚大河對岸，清末民初，爲一老嫗主政，老嫗甚強橫，屢梗政化，民元靈雀寺之亂，老嫗主之也，戰時，麻孜頑抗最烈，其寨爲漢軍所毀，老嫗隨亦死去，刀風始殺。

三十八 孔撒故事

孔撒土司者，其先原麻書土司之弟，麻書土司長厚友愛，爲其弟另營碉房於麻書官寨之南半里，名孔撒宗，傳其弟居之，給科巴六十家爲湯沐邑，蠻語稱村爲宗，佃戶爲科巴，視其弟如頭人耳，殊其弟陰險，暗煽麻書百姓，謂附孔撒示者，羣差糧，百姓紛紛請附孔撒宗，麻書土司不能禁，於是孔撒原撫民，以傾麻書，百姓漸增至九百餘戶，清雍正六年，招撫康地諸番，孔撒先麻書投誠，遂與麻書同受安撫使印，每年認貢馬四匹，青稞三十五石，狐皮六張，折徵銀八十六兩，解赴打箭爐同知衙門上納，撥作阜和協軍餉，孔撒麻書，由是分立，其官寨同在甘孜市，市以東地屬麻書，以西屬孔撒，

三十九 西方之武則天

孔撒傳國至清咸同時，浸強盛，與德格世婚，老土司「失名」娶德格女，無子，收養德格賠嫁小娃子之女油姐爲女，即今之孔撒老土婦，世稱爲本莫油姐者也，「本莫蠻語官也」，油姐之父，嘗爲孔撒貢使，油姐稚齡時，曾從父至成都，徵識

中國之大，又曾讀番經，入朝拉薩，見布達拉宮之尊嚴雄偉，故其智識眼光，超於諸蠻，光緒十五年，油姐贅德格絨壩岔頭人子澤翁彭錯爲婿，生孔撒宜美與仙根喇嘛，老土司死，彭錯承位，實權操於油姐，油姐與彭錯，皆淫佚有外遇，而油姐責彭錯，夫婦詬誶，光緒二十二年，油姐逐彭錯，彭錯回絨壩岔，召其百姓討油姐，油姐亦率孔撒百姓拒戰，攻戰連月，無勝負，時清廷以贖對賞賜西藏，藏王設僧民官各一人駐雅龍治之，油姐夫婦，互訟於雅龍藏官，藏官判離，并不得嫁娶，孔撒每年供給澤翁彭錯銀二秤，青稞三石，油姐自是爲尼，彭錯後爲鄧科頭人，孔撒停止供給，彭錯亦另娶妻生子矣，

油姐既爲尼，仍操國政，以長子宜美承襲土司，賄買次子仙根喇嘛爲佛都督，又以宜美贅麻書，遂兼麻書土司，麻書女未成齡，在弱多病，未幾即死，根蒂斬絕故至今麻書白姓附孔撒也，麻書女既死，又爲宜美娶霍爾東科土司女，欲兼東科，東科接近俄洛，人性粗獷，油姐姑媳不睦，適霍爾白利土司無子，有女待字，油姐令宜美出東科女，娶於白利，白利土司尋死，遂又兼白利土司印，於是甘孜孔撒麻書白利三土司百姓，皆戴宜美，油姐欲并兼甘孜教權，以鉅資扶植仙根喇嘛，專建大寺於甘孜寺旁，逐年擴充該寺，經商資本，使其財力聲勢，傾諸喇嘛，忌札呷與耶章盛名，曠部民攻札呷，驅逐出境，世傳耶章之佯狂，爲避禍也，油姐愚洋人洋貨，故法人經營之天主教堂，西康各地皆有勢力，獨不能近甘孜，滿清末，漢官言新政，油姐惡之，自恃強大，不離叛意，光緒二十八年，章谷屯

統領李治可率黨勇四十名，來甘孜調查夷務，油姐李爲洋人，令部民逐去其前站通事毀其店旂，通事奔還報李，李仍進兵至蒲永隆麻書東境，屬章谷屯，油姐以兵圍之，孔麻百姓倡言洗漢，甘孜漢商集議於麻書汎署，汎官張玉堂等，皆恐懼不知所爲，幸李治可急調鎭城援軍且到，孔麻百姓亦震恐，轉求張玉堂往蒲永隆議和，急止漢軍，時援軍已抵羅鍋梁子下之卡渣也，張與李議，勸其退回章谷，着孔撤賠軍費銀一百秤，含糊了息，油姐自是益輕漢官，

光緒三十三年，趙爾豐討石渠亂番，自鎭城率兵過甘孜，油姐拒漢軍入城，趙宿市外漢人寺一夜而去，既而趙平石渠，德格春科林葱諸土司皆繳印改流，又西收昌都三岩查了江卡，分別設治，回駐巴安，聲威藉盛，油姐大懼，私與其頭人親近議避入藏，重賄麻書汎官封雲五，求護照入藏朝佛，封與之，遂相載細軟珍奇，與土司宜美，仙根喇嘛，及親近頭人小娃子羊馬丹芝，絳澤等五十餘人移家入藏，封雲五懼罪，捏以估索護照逃職投藏報於巴塘，趙爾豐飛檄駐守鄧柯之新軍右營管代朱憲文就近截捕，油姐一行至竹慶，朱帥軍隊圍之，油姐等聞風，乘夜逃往大唐壩，朱軍獲其同行者儒交喇嘛，供出逃向，由大唐壩尾追回甘孜又追至白利官寨，始將全犯捕獲，趙卽令朱憲文管押之，朱待遇油姐等甚優，故孔撤家得志後，頗厚報朱。

宣統二年，趙爾豐陞任四川總督，以傅華封代理邊務大臣，仍自巴塘同行自北道回打箭爐，辦理沿途改流事務，既至甘孜，於關帝廟外設帳問案，其時草地夷人

聞擅名者，皆肅然變色，見者俯首及腰，不敢竊視，油姐等自分必死，然趙方得意中，態度寬和，不復似昔之威猛，問囚云（何故逃走），諸人皆戰栗不能對，僅震齒^咄嚅而已，羊馬丹芝素便給，對云（草莽夷民，未聞上國禮教，舉措失當，有犯天威，懼罪思逃，益增罪戾，今聞大帥改土歸流，興學堂，教漢禮，使此後邊民，得沐天朝雅化，不至失禮受誅，民等雖死，猶當爲同類額手），趙大悅，赦之，以其地爲甘孜州，油姐家屬，交設治委員管押，候奏明定罪，土司私產，一律充公上糧，油姐倩白利頭人保釋出，隨傳隨到，趙赴成都戮死後，草地大亂，此案竟未執行，尹昌衡略定西康，對於夷務，諸多遷就。孔撤^撤書白利土司地，民國改爲三鄉，隸甘孜縣，三鄉白姓，仍擁孔撤^撤書白利土司，油姐主持土務，賄甘孜知事葉由志，抽毀前案，原有私產官寨，仍付油姐管理，完全回復清末原狀，

陳遐齡爲鎮守使時，欲以名位羈縻草地各土司，籌辦選舉之役，調各土司來鎮，凡恭順受調者，皆給以土兵營長名義，孔宜美年少美豐儀，和易軟美，卑辭厚幣，卜壽於陳，尤陳所愛，賞賜甚厚，甘孜知事，因其爲陳所悅，皆厚交之，又利事省，民刑訴訟，概委宜美處斷，一時孔營長之名喧騰北道，瞻對^瞻羅百姓，皆遙附之，宜美實少更事，事由油姐^請使，民國七年來，油姐之勢，執事可^執也，

民國十三年，孔宜美死，其妻白利女僅生一女，名德青汪母，才十歲，白利女不

安於室，自回白利爲土司，油姐已老病色衰，向所親暱，或老或死，或遠避，自立，仙根喇嘛，自正名爲佛都督，未便回寨理事，油姐爲德青汪母招一德格格爲婿，年長四歲，迎住寨中，欲早爲完娶以承土位，而德青汪母年尙稚，未可成禮，油姐每念孔宜美輒痛哭涕漣，不勝悲感，遂成風癱，現仍臥床理事，以待孫女長成，而大權固握，未嘗發毫假借於人，知事到任，例往謁之，卑詞結好，以求治事順利，聞以前各知事，皆以老伯母呼之，本軍韓知事，到任未謁油姐，辦事卽多掣肘云，

油姐似西太后，亦似武則天，蠻中之才女，亦淫婦也，其面首以白手致富貴者頗多，前記蠻烈女之贊資家，與便給善對之羊馬丹芝卽是，

四十 白利以私生子爲土司

白利土司地，在甘孜孔撒土司之西、濱雅龍江，才三百餘戶，在霍爾土司中，面積最小，雍正六年投誠，授長官司職，傳至清末，土司無子，有二女，長女名某，隨姑爲麻書嗣，贅孔撒宜美，未幾病卒，次女巴龍，復嫁於宜美，未幾，土司病卒，例應由巴龍回署承襲土司位，孔撒留巴龍，以宜美兼白利土司，巴龍於民國六年生女德親汪母，十三年宜美死，巴龍不安於室，通其管家小娃子格龍青披之姪，醜聲四播，孔撒老土婦油姐嘗誡之曰「孫女已八歲，再守六年，孫婿入贅矣，予所訂孫婿長孫女四歲，贅時年十八，足以娛汝，何苦不能忍此數年，致爲百姓所笑耶」，蠻俗贅婿得通其岳母，故土婦云然，巴龍慚懼，而不能自遏，夫

死二年無孕，懼老土婦譴責，逃回白利，產得一男，白利頭人固不願附孔撒，徒以土司根蒂斷絕，無可如何，乃是大喜，奉私生子爲土司，與孔撒絕，孔撒老土婦大怒，逐格龍清批叔姪，絕巴龍，先是白利官寨狹隘，以國小，未敢求崇麗，及是，國人新得土司，大喜過望，特興土木，營新官寨於雅龍江畔，以誌慶也，夷俗無姓氏，對於亂統，原不偏戾父系，彼以爲女子既可承產襲職，則女子所生之子即可承產襲職，無須問其父體爲誰也，漢人談白利事者，無不怪笑，蠻家自視，則以爲合理，

四十一 絨壩岔烏噶

甘孜絨壩岔，在大里寺西，爲一大蓋原，與林葱白利孔撒麻書蒲永隆諸鄉連接，蠻語產穀之地爲絨壩，此帶農作最盛，村落櫛比，故名，原爲德格朱倭兩土司屬地，民戶如棋子錯列，並無明白界線，德格朱倭兩土司，各設大頭人，一名治理之，亦俱建有官寨，如小土司，改流設治時，德格置德格縣，朱倭屬鐘霍縣，絨壩岔劃歸甘孜縣，依其故屬，分爲朱倭貢壩鄉與阿都鄉，朱倭貢壩鄉已見前朱倭條，

阿都鄉頭人烏噶，澤翁彭錯之子也，澤翁彭錯世爲德格絨壩岔頭人，德格土司之頭人，位比小土司，故彭錯得入贅孔撒家，旣爲婦油姐所逐，復另娶妻，生烏噶，承阿都頭人位，故烏噶與孔營長宜美爲異母弟兄，面貌相似，烏噶見孔撒家式微，而漢官勢力不振，頗有發展勢力，承繼孔營長聲望之志，對於鄰屬頭人與甘

孜漢官，并極力周旋，故其聲名，在甘孜各頭人中最高，余在絨壩岔曾召見之，其人年二十餘，高視闊，態度豪綽，而事漢官甚卑謹，應對得體，進退中度，卓然有大家風範，以遺傳律測之，澤翁彭錯亦當非庸人，此其所以與油姐不睦也耶，

四十二 東谷土司考

霍爾東科土司地，在甘孜縣東北，南與朱倭土司，北與俄洛野番接壤，今俗通呼爲東谷，有一大喇嘛寺，在乃龍溝口，寺外有市場，爲全區商業中心，世稱東谷，指此寺言，全區凡十七村，五百餘戶，下四村最富餘，上糧富差於喇嘛寺，上十三村並小，上差糧於土司，土司官寨在喇嘛寺北二十餘里之自熱村，勢力不敵喇嘛寺，或謂土司之兄爲喇嘛寺主僧，故分下四村爲其差民，或謂某土司原爲寺僧，因土司家死絕，不得已還俗爲土司，故優待該寺，或謂東谷原係喇嘛寺富貢差，則似昔與清廷發政治關係者原爲喇嘛寺，非土司也，草地無史籍，道聽塗說，莫衷一是，近查嘉慶四川通志，始知其先原是喇嘛達罕格努於雍正六年投誠，受長官司職，世以轉世呼圖克圖（即佛都督）承位，傳至第四輩呼圖克圖江白根登絳錯，嘉慶十年病故，頭人等請以伊姪澤登班交護理，此時等五輩呼圖克圖呼畢勒罕更登絳錯，業已轉世降生，年歲尙未合例，故未使襲替，查喇嘛寺習慣，佛都督年齡縱甚稚幼，所有應辦事務，例由衆喇嘛協議辦理，無請俗人護理之說，前事明係澤登班交窺額土印，曠其黨羽賄賂漢官，蒙請朝廷，以售篡奪之技，想

自此騙印入手，迄未歸還，喇嘛輩不爭利祿，遂有分割差民之事也，然邊民崇信喇嘛，過於土司，即土司家人，亦無不敬事喇嘛，故喇嘛寺勢力，終能壓迫倒土司，

余至東谷日，聞通事言，東谷百姓，聽喇嘛寺主張，不願土司，因土司昏庸荒嬉，無指導民衆之力，及其土司來見，則年四十餘，精悍敏給，應對明白，服飾機素，並無荒嬉徵象，心常疑之，至今始悟其故，

四十二 公田

古井田制之公田，實即官田，西康土司頭人之私田，亦即井田制之公田也，凡土司頭人，其祖先所遺之田業，或新買新墾，沒收罪犯之田地，皆爲土司頭人之私田，例由所管百姓，爲之耕種，收穫，簸揚，貯藏，與担任其他一切農作之事，土司頭人坐受而已，去年在甘孜，恰際秋收，得目擊土民服役公田之狀，茲記孔撤事，以示一般，

孔撤公田，在甘孜市附近，面積甚廣，聞數百畝，每年三月，孔撤家派一小娃子，諭其附近村長曰，某日播種，於是村長互商，應誰執役，自有冊籍，記其輪次，輪值之村，及期爲之播種青稞，待其苗長，耨之耘之，精細過於已田所藝，孔撤小娃子偶一視之，苟或生長不齊，發育不良，則以吝種惜耕，責於村長，村長責其差民，並須抵罪，不能推諉，八月麥熟，大喇嘛卜一收穫期，送呈土司，土司使一小娃子傳諭村長曰，某日收麥，村長令各村民戶出一人或二人，自攜刀索負

架，凌晨會集，分別工作，婦孺刈割少壯負運，各盡其力，無敢偷惰，運麥入孔撒寨頂，以穗向外，囊向內，重重疊壓，勢如堵牆，使不浸漬雨水，不因風傾塌，始爲蕪事，收穫之日，有小娃子在場監視，苟有偷盜侵蝕，或有遺穗，或砌壘不工，皆有定罰，人亦不敢犯也，收穫後，值耕之家，仍往公田耕犁數次，翻起土垠，以利明年農作，則以暇時爲之，無指定日期，若播種與收穫，則自經土司下令後，差民雖值婚喪大事，亦不能不到場工作也，麥穗堆疊約一月久，實已乾燥，土司下令打麥，於是各村百姓自攜打具，凌晨并集，入土署寨頂，鋪麥打擊，簸揚麥粒，堆疊蕪穗，再鋪再打，連日爲之，至於麥盡始罷，凡此工作，皆差民自携糗糧糴糶，熬茶飲食，土司家始終不備一餐，事畢，亦不給工錢一文，但能責罰惰工而已，

差民爲土司工作，不給工資火食，不惟不怨，且甚踴躍喜樂，嘗見孔撒寨頂打麥者，男女七八十人，分爲數羣，每羣兩排，相對打擊，此上彼下，起落整齊，唱和一種短歌，音調妙美，且笑且唱，陶陶如有餘樂也，

四十三 磨麵差

土司頭人家所食磨粿，其炒磨工作，亦係百姓當差辦理，當此種差者，大都爲居住激流附近安有水磨之民家，土司頭人家糶粿且盡，則差民應召而來，小娃子司倉儲者，出青稞若干量，使富面炒熟，稱定分量，規定每斤炒麥磨麵若干，使差民負回磨麵照繳，其所規定，十九難於繳足，差民與主司者善，亦不深責其繳足

，設或開罪主司之人，則非以自己糶把補足，即遭讒受責也，青稞磨糶把，並無
麩屑，故差民毫無所得，

漢官食糶把者，似亦得役差民炒磨之，瞻縣署，即有此例，瞻化未設治前，爲藏
官管理，例由磨房溝百姓當炒磨差，設治後，其前差民，仍時來縣署供應此役，
士兵衙吏等所食糶把，皆得役此差民，他縣尙未見之，

四十四 小娃子與黑頭

凡在土司頭人家供奔走操作之役者，男子曰役波，女子曰役抹，漢人概呼爲小娃
子，即我國古制之奴婢也，大抵皆失業無產之人，投依土司頭人家者，既爲小娃
子，衣食於主人，不常官差，只爲主家服役，能博主人歡者，主人配以女小娃子
，給以莊田，使之經理，口糧皆由主家運往，莊田收穫後，亦運藏於主人官寨，
不能自有，所生子女，仍爲主家小娃子，由主人爲之擇配，分配職務，或使依
其父母，看守莊房，但主家有事，呼之來即來，命全家來即全來，不得絲毫違扭
少娃子有常長土司頭人官寨中服役者，大土司家至數百人，平時亦無甚事，高貴
者爲主人司登記，理錢糧，助主人探訪事物，商議土務，或爲代表交接官吏與他
家土司，次者料理牛馬糧食，巡更警備，打獵射牲，或跳歌裝跑馬娛樂主人，主
人出，則爲護衛，又次者割草措水，取柴薪，運負物件，鋪床褥，煮茶，主人如
廁，亦環侍之，呈獻物品，皆跪而進，

小娃子亦有見寵於主人者，或與主婦私通，或爲主人所幸，如此者，飲食起居，異其儕輩，得讒間主家之人，或成篡逆，或得賞賜甚厚，中年以過，賜之產業，俾另成家，或陞用爲頭人，概得參預土務，視同家人，

丹巴士司家，有所謂黑頭者，係夷民無錢，自鬻於土司，爲其奴婢，鬻身之後，生命家室，皆聽主人處分，歷千萬世，不能解脫，爲小娃子之更失自由者，

四十五 柴差

土司家所燒之柴，皆其百姓供給，明正土司用柴，由丹巴二十四村富差，前已言之，甘孜孔撒家管地，恰無林區域，其民支應柴差尤苦，甘孜不但無林，亦且無草，人民燃燒，大半仰於牛屎，牛屎亦甚有限，自用且恐不足，實無供給他人者，而孔撒官寨小娃子百餘人，每日熬茶，所費甚大，不能不重征於百姓，每日四方差民赴土署上柴者，恆三四十人，每人所負，不過牛屎數餅，草柴數把，且多自距土署數百十里外之差民，其拮据之狀，可以想見，

孔撒家因薪柴拮据，曾於民國七年甘孜駐軍多時，藉口無力支差，僞令雜科鄉年幫孔撒柴十萬斤，以均負擔，又孔撒有附屬土司名格賚者，在阿色境，孔撒亦令其年貢大柴一萬觔云，

甘孜柴差，不祇孔撒家而已，甘孜喇嘛寺，有僧數千人，亦係百姓供給柴薪，甘孜縣署，與駐軍一營所燒之柴，亦由人民供給，嘗自甘孜赴西泥溝，沿途五十里內，遇負柴前往上差者多起，所負亦僅草柴牛屎而已，甘孜所最苦者，其柴差乎

，然甘孜無柴市，設不令百姓支柴，則官署立即斷炊矣，他縣森林密佈，柴薪易得，百姓支柴，不似甘孜之苦，

四十六 湯役

莫語灶爲踏呷，爲官署當柴水厨灶之差者，稱湯役，湯爲踏呷轉音，役猶役波役抹也，與漢字湯水之役義亦相合，

夷法，土司頭人家居，有小娃子汲水熬茶，祇須百姓上柴，無須日人爲湯役，若其出巡，則所至之地，有兩姓負柴汲水前來爲之熬茶作膳，漢官在草地亦然，夷地無市場，非此不便也，昔時湯役，例須將羅鍋帶來，近因蠻漢官行役，多自帶羅鍋，遂不復備此物，

改流設治後，各縣署之柴水，亦援前例，令百姓長支湯役，或十日一代，或一月一代，行官暫住，則間日一代，或逐日代，前者爲長差，後者爲短差，村長頭人，備有冊籍，分別長短差戶，司其輪流，

湯役皆婦女自搯柴來，汲水，燒火，呼應甚便，去之日，向漢官討賞錢，役一日者，多給二百，最多四百，或不賞，長差每日賞一元半元不等，得賞者叩頭謝去，不得者不敢怨，如係夷官，從無賞錢者，

湯役例應自備火食，漢官仁慈者，多令食剩餘之飯菜，或賞賜甚豐，夷民近世，反樂爲漢官湯役，余等所至，待湯役甚厚，竟常有三四蠻婦爭爲湯役，驅之猶不去也，

四十七 打役

夷語呼馬爲打，料理馬料鞍鐙水草之人，稱爲打役，土司頭人家，例有良馬甚多，在家廐者，例以小娃子牧養之，惟乾草仍由百姓供給，（牛羊同），土司頭人出遊，例由百姓支馬，設騎自己所養之馬，則隨時由百姓支給水草糧料，當此差者，即爲打役，待遇與湯役同，漢官出關，照土司頭人成例，由所過村民，支應打役，

余出關曾購有私馬騎乘，每至一地，即有小頭人將馬接去，隨行時交來，鞍已備并云水草已足矣，初未留心打役所作何事，一日宿可抹，時甚早，步出行館，薄遊林莽，見一小兒，率我所乘馬與同行諸馬出寨，皆已卸鞍，掬牛屎一把，塗馬後股各爲一記，驅向河邊馬羣中牧之，入暮時，依所識牛屎，分別牽回，給乾草一把，聽其嚼食，明晨備鞍牽來，討賞錢四百，歡躍而去，

西藏官吏在西藏者，所乘自馬，每過一站，必向百姓婪索折價錢，百姓不苦於供應打役，而苦於折價，故近藏番之地，如瞻化甘孜等處，人民見官吏騎自馬來者，對於打役，格外認真，除水草外，并厚給豌豆圓根等馬料，惟恐失馬主意，余嘗行經此地，見馬皆果腹，在途不戀，歷久不乏，初頗異之，後始知爲藏番驅之使然也，

四十八 烏拉馬

夷語呼差徭爲烏拉，凡應蠻漢官吏所有一切力役之爭皆是，今世只稱上路官吏馱

乘牛馬爲烏拉，竟有誤烏拉即牛馬者，茲稱爲烏拉馬，以與其他烏拉區別，凡土司頭人出行，無論爲公爲私，即狩獵遊戲之事，皆由百姓支差，所管村寨，如何輪流當值，皆有定規，及期而代，應值頭人，隨時具備口糧，候差於土署之旁，聞土官某時將行，即先探明道途遠近，所需騎馬數目，馱馬數目，分遣小娃子，馳告所部，先期調齊，集候於土署，如或期迫，調集不及，則出價向附近村民雇用，每騎馬一匹，每站需洋三元至六元，馱馬較廉，土官與其小娃子同行者，皆須支馬，不能問當支與否，如土官與其小娃子，自有馬騎，則當差者，照雇用法送上馬腳錢，稱爲折價，不問當差者已否備有馬匹也，此種馬，稱爲烏拉馬，便可譯爲差馬，馱馬在馬匹缺乏之地，可用牛馱，

烏拉馬牛既由百姓支給，經理馬匹與上下鞍繮馱貨之人，亦爲百姓，稱爲烏拉娃，亦稱烏拉喇（讀如爸），口糧馬料，與一切上路用具，皆由烏拉自備，送到自回，不敢請賞也，

趙爾豐改土歸流，廢除差徭，改征糧稅，其有行役官吏，須用騎馬馱馬者，仍令百姓供給，但須由用者，照章給價，其章程，分西康爲若干道，每道若干站，每站騎馬銀若干，馱馬銀若干（當時似係二咀一咀）稱爲官價，美其名曰雇馬，其實仍係差徭，祇多給官價耳，究此官價，不能抵償烏拉損失之半，後又詳細改訂，分配支差民戶於各站，更分大差小差，大差在百頭以上者，由距站最遠之土司辦理，直送至五六百里以外，不換，四十頭以上者，由較遠大村落頭人辦理，直送

二三日程始換，牛頭以上者，一日程一換，數頭烏拉，則逢村即換，皆由附站村籌支差，各地方亦有特訂章程，互有出入者，直至尹昌衡經略川邊之時，始次第訂定，其不富官道之鄉村部落，則令軍幫補助金於差徭繁劇之地，稱爲烏拉費，

四十九 烏拉積弊

烏拉流弊，至民國六七年而極，現猶在積重難返期中，邊民間烏拉，鮮不色變省，昔當土司橫恣，任意浪費烏拉，固屬淫暴，然當時土司地域褊小，行動範圍有限，百姓每年輪差，不過數次，強無報償，猶非病民，自改流設治後，漢官往來如織，胥吏差役，皆援列浪支烏拉，或竟代其親友需索，或以供馱運商貨之用，軍興之際，民尤不勝，此土司頭人，使用烏拉牛馬如故也，

不但此也，姦吏惡胥，多半侈開烏拉數目，乃強迫差民折價，藉此搥索，不厭不止，如差民以牛馬已備爲辭，則多方挑剔其牛馬，虐待其烏拉娃，或強迫過站以苦之，使其下次不得不求折價，關外貨幣缺乏，每罄全村所有，不能付行折價之費，致受唾罵歐辱者，時時有之，

其尤苦者，爲自民元以來，邊疆失馭，盜匪蠡起，盤踞要道，劫略行旅，烏拉娃皆係農戶，缺乏器械，送差之時，多有官軍衛送，通過匪窟無礙，差畢折回，重過匪窟，其牛馬衣物，多半被劫，微圖奔逸，卽遭槍斃，歸報官府，只成流案，而下次烏拉，仍不能不勉強節送，又不僅此也，因有以上諸弊，各站差民，多避匿不支烏拉，狡黠頭人，竊報官吏

，詭稱倉卒徵調不及，請以前站馬匹，代送此站，自有本村差民，代付腳價，官吏趕程心切，於是強迫前站牛馬續送，稱爲過站，此風一開，竟有一站烏拉，連過數站，疲乏倒斃，委尸溝谷，烏拉娃口糧耗盡，乞食跟行，至於衣物剝賣，不能自歸，流爲盜匪者，甲站既強過乙站烏拉，他日乙站亦強過甲站烏拉，以相報復，展轉加厲，紛亂如麻，沿道村落，爲之荒蕪者不少，如道孚之中古八美即是，直至民十五年始漸整理，禁絕過站，其他各弊，則至今未除，

五十 蠻頭人不願改善烏拉

去歲西康政務委員會，曾厘訂烏拉章程，增加烏拉腳價，取締濫支馬匹，呈請二十四軍部，特令頒行，然此令頒發後，漢夷皆稱不便，格未奉行，此令本爲解舒邊民苦痛之計，而蠻民反稱不便者，原因固甚複雜，若其最要原因，則頭人不利用舞弊是也，

康俗，頭人不支差，辦理差務而已，頭人辦差竟，官吏例有賞錢，此錢爲頭人所得，又烏拉腳價，照例交與頭人，轉發支差民戶，此錢十九爲頭人乾沒，因其舊俗支差不給錢，故差民亦不索討也，（康地因語言文字隔閡，所有政令，概只達於頭人，不爲百姓所知），故頭人辦差，愈多益妙，增加烏拉費後，頭人首先不敢向官吏依新章討價，因恐以此結怨官吏，揭破其事也，至於吏役濫支烏拉，彼亦樂之，因濫支者心病重，對於腳價，能慨付也，

亦曾見有數處村長，能熟忱爲村民呼籲，求輕負擔者，祇不多違耳，

五十一 三道橋村長

三道教在打箭爐北三十里，團册稱雅拉中村，有百姓三十六戶，除頭人五戶不支差外，差民才三十一家耳，地當關外北路孔道，爲一烏拉站，其烏拉分長短二種，長烏拉由打箭爐保正公所臨時徵調，遠支河口，九龍，道學，丹巴各路，每年一次或二次，短夫支中古，（距此六十里），每戶輪支，每手輪到六七次或十餘次，三十六戶中，原有馬十四匹，輪流賃用，爲烏拉騎馬，輔以旄牛草驢之屬，對付差徭，尚不拮据，因民國六年，送譚營長軍隊赴甘孜，回過松林口遇匪二十餘人，劫去馬八匹，犏牛十六頭，黃牛二頭，殺死一人，餘烏拉娃四人，衣服剝淨，民國八年，米知事署丹巴，糧煙乏糧，又開絨壩溝銀釘，時支烏拉，自鑪城駛米過丹巴，前後在大炮山遇匪，失馬五匹，牛十二頭，民國九年，瞻化戴司令妻舅某時時來鑪城送公文，支用烏拉，不惜物力，鞭之疾馳，騎死二匹，於是馬盡，惟以草驢與牛支差，官吏胥役，每嫌草驢渺小，強迫要馬，藉爲搯取折價口舌，作村長者，無不苦之，前村長劉德全，略識世情，爲人強硬，每與官府爲難，後被革斥，以某叟爲村長，叟老憊不能辦事，仍倚劉德全佐之，余去歲赴丹巴，以康定團丁三人護行，第一日宿三道橋，調換烏拉，原有馬票，開馬十三疋，已將三團丁計算在內矣，團丁又自向保正公所討馬票一張，開馬四匹，遂串通余之通事，估逼村民，要馬十七匹，以四匹折價，劉德全適辦差，堅執不肯，言語衝突，二團丁以巨石毆之，劉脫身奔向余處，見通事在，囁嚅不敢

言，但曰：「我說總要辦到你們人人有馬騎，無須折價，這話不犯法，他便拾石打我」，時余初出關，不解其情，喝止團丁，須臾馬齊，隨衆離去，竟不知所爲何事，問團丁與通事，皆不肯言，一月後，自丹巴回，復因口渴，求飲於此，通事團丁皆已先去，劉德全始得明訴於余，問當日何不明言，對曰：「通事終身跟官，萬一受譴，報我甚易，故蠻民皆不敢開罪通事，此地距團局三十里，團丁隨時可到，當日萬一說明，使彼受譴，則全村將無甯日矣」，

德全又言，民六松林口被劫之事，曾經呈報鎮守使衙門，擱置未理，民國九年，中央接濟川邊槍彈，張團長等自西甯接運回康，大兵一團，沿途拉夫，至道孚，道孚人辦差不及，見牛拉牛，見馬拉馬，烏拉娃不及同行，中有牛二頭，即該村民六松林口所失也，茲過雅拉溝，猶識故主門戶，對之走回，村民竊觀，并識原物，角上繫符猶在，因牽牛控於鎮署，請追究烏拉娃，署行文道孚，查得支烏拉家，云買來物，不認劫，糾訟至民國十年，康定知事判道孚賠銀三百元，勸領去結案，劉等堅謂當日損失人命牛馬衣物太多，請追究劫匪，知事大怒，擲刑具曰：「不領銀結案，則領此物結案耳」，劉大懼始認結，其實又才領得百五十元，其半已爲衙蠶中飽，不敢問索，此百五十元，中村得百元，下村又只得五十元，因下村村長宋餘芳，素樸愿，不似劉之刁狡故劉能多得也，此二村分得之錢，又不曾分給當日受災民戶，其名實作公用，其實入村長私囊，爲其訴訟代價，邊地社會之黑暗，此其一斑，

蠻家無算盤，以念珠記數，猶是結繩遺意，去歲行過長壩春，正遇村長召集村民會算烏拉賬，自門外窺之，覺甚有趣，室中無桌几，人皆地坐，村長手執一簿，箕踞正中，其旁執簿者二三人，中間設一矮椅，置酥茶一壺，盃二四個，此外皆村民，約四十餘人，老少男女不一，似係每戶一人，環坐數匝，執簿者依次讀簿，蠻語不可解，環坐者各出念珠記之，讀至定時，問若干數，衆同應曰若干，無異者，爲算確，再讀再算，小兒輩皆坐外圍，見生客來，灼灼外視，亦未留心賬目，臨間，則悄然隨聲應而已，

久之又久，算賬畢，男女散去，村長張誠意，率耆老獨吉，差民札西汪家等來謁余，訴說該村差徭苦狀，請求設法，據云「長壩春一村，共止民戶四五十家，有田業富差者二十家，昔時不當大道，支支尙易，自民五陳遐齡與殷鎮守使兵燹後，三道橋至泰甯一路，變爲匪窟，差民無馬，官役往來，皆改由長壩春過，於是此路差徭煩繁，民力不堪矣，初時前站中古，尙有民戶，本村支差，送至中古即回，近因中古八美人民，不勝差徭，棄地逃荒，村落毀盡，官吏過者，概以長壩春長，過站送至泰甯，增加路程一站半，而其腳價，又無人出，層控康定衙門，皆無辦法，本村人民，已逃去十餘戶，恐將不免爲中古之續也」，又云「計長壩春一村，上支差馬至泰甯，二站半，下支差馬至康定二站，（一日程爲一站），本年正月至六月，共支騎馬四百零八匹，馱牛八十餘頭，差民每戶輪至十五次矣」，

張誠意，又名張伯熙。自云其先邛州人，父入理塘，贅蠻女，生於草地，故通蠻漢語，民二三年，曾任護衛團八連通事，長壩春原有土百戶，官寨甚高大，近世故絕，張以智巧取之，近世差徭繁多，百姓賴張能識姦胥情弊，敢於抗拒濫支，稍得減輕苦痛，故亦心服之。

五十三 長壩春舊差

張誠意又言「未改流前，長壩春對明正土司支差，每年派烏拉馬四回以上，每回二十匹馬調赴鑪城，供官員行役騎乘，直送到地，又每年上青稞二十克，「每克合一斗不足」，乾豬一腔，酥油三十斤，皆由全村人民攤派，土司遊行至村，則供應其吃食下程，爲臨時之費，明正覆亡後，此項差徭免除，只對縣署上糧支烏拉，不圖近世烏拉頻數如此，民等更苦於土司時也」。

五十四 建築差

夷民對土司家，除上糧，耕公田，收穫，打糲，湯役，打役，烏拉馬，酥油，豬腔諸差外，尙有建築差一類，夷語亦曰烏拉，建築差者，凡土司頭人家修葺茸補官舍倉廚寺塔橋梁之屬，例由百姓出力，供給材料，即木匠工錢，亦由百姓分担，土司愛惜民力者，修造少，不惜民力者，修造繁，百姓亦不得怨，大土司轄有廣土衆民者，興作甚易，故皆有雄麗官寨，崇宏寺院之屬，設有賢土司，能愛民力，因陋就簡，歷世不興土木，一旦下令興葺，則百姓且謳歌赴役，有（經始靈台，經之營之，）之概，如今白利官寨是也。

漢官官署之修造與補葺，亦向百姓僱用烏拉，所不同者，待遇較優，每日熬茶一次，役終微給賞錢而已，

五十六 兵差

土司有隨意徵調其人民作戰之權，應徵者皆自備口糧器械，赴死如歸，不問公戰私戰，敵強敵弱也，戰事既畢，有功者不必賞，畏怯退避，則有嚴法懲之，故土司轄地雖小，不可以方悔，義務兵之佳，恐無有如草地者，其土司平時對於徵遣調發，亦有相當訓練，茲舉孔撒家爲例，

孔撒土司，令其人民，分上中下戶，每戶備壯丁一人，聽候調遣，上戶壯丁，自備馬一匹，快槍一支，子彈百發，蠻刀一把，藏綢汗衣一件，蠻皮襖一件，糴糶一袋，中戶自備明火槍一枝，火藥火繩全付，蠻刀一把，皮襖一件，糴糶一袋，下戶自備長矛一支，蠻刀一把，皮襖糴糶如前，每年不拘何時，傳梆點圍，一時并集，司事頭人，按冊查考，一物不備者，即重笞之，一家不到，其罰更重，點後遣散，故一朝用兵，且夕可以動員，平時不費一餉，雖古之州甲，不逮便也，

五十七 夷律

康蠻有數千年奉行之刑律，與漢律迥然不同，蠻家通漢語者，輒曰「草地規矩」云云，即指夷律也，雅州府志，曾意譯夷律，載附卷尾，文繁不錄，舉其要點，夷律最重喇嘛，敢有污穢佛物，毀損宗教物品，非同大逆，入經堂不虔淨，皆

有罪，毀損祈禱用品者，則罰其賠償因不得祈禱而受之損失，又重差徭，遽誤差徭之罪，俱經分別訂定，有十餘條之多，又重戰爭，作戰不力，規避徵發，臨陣無勇，皆有罰例，此外則治盜甚嚴，治淫甚寬，中有一條，謂姦人妻女者，則以其人之妻女，填償被姦之家，今蠻地已無此俗也，

藏衛識略亦云：「相沿番例二本，計四十一條，所載刑法甚酷」，則夷律爲西藏所頒也，

五十八 蠻刑法

番人刑法極殘酷，罰金，鞭笞，禁錮，是重輕者，重罪剜目，劓鼻，刖足，死罪投河，剝皮，其治盜匪，則有斬首，槍斃，碎屍之事，皆由土司頭人，或大喇嘛以意爲之，番律無詳細規定也，

藏衛識略，紀西藏刑法云：「大詔常有黑房數間，拘繫罪人，犯法者不論罪之輕重，皆禁於內，用繩縛四肢，以待援法，如爭鬥死者，將屍棄水，殺人者罰銀錢入公，并給屍親念經或牛羊若干，無銀則縛水中，籍沒其家，其槍斃殺者，不分首從皆擬死，或縛於柱上，施以槍箭，較射飲酒，死則砍頭懸示，或送格倫野人食之，或活縛送曲水蝎子洞令螫之，若攫人財物，則將其家監禁，倍數追比，追完，則將盜者抉目劓鼻，或去其手足，凡犯重罪，先以繩縛之，撻以皮鞭，復浸於水，逾時再撻，如是者三，然後詢其辭，如諱，則以沸油澆其胸，利刃裂其肉，倘再固諱，則縛坐水中，分其髮，以繩左右牽之，用白布蒙面，澆以水，或於

指甲內以利油簽刺之，若無辭可質，然後釋，其受酷刑而死，棄屍水中，至尋常爭鬥求理，則罰銀，犯而不告，各重罰，無銀，則以長棍責釋，若犯姦，止罰銀錢，量其貧富，亦或責釋，但犯法無論男女，皆於市中襯衣責之，西康刑法，本源於西藏，故其慘酷如此，

五十九 劊刑

劊鼻之刑，中國廢除已久，西藏現猶盛行，民六中藏開釁類烏齊三十九族人助中國，邊軍失敗後，藏軍將其頭八劊鼻，現僑寓康定之彭錯卽是也，

瞻對接近藏地，曾受藏官統治有年，故猶保存藏官刑法，曾見一婦人，以木刻義鼻，以線繫耳上，卽因盜罪被劊者，

六十 刑刑

在瞻化見一喇嘛，以掌抵地而行，腹以上與人無異，兩腿至趾，纖細委地，如無骨然，掌行過瞻化市，羣兒以石擊之，彼亦據地還擊，羣兒辟易，又見有壯男子與之狎侮，一擊其頭，卽反奔惟恐被捉，土人云，此少年僧爲賊，被刑，人恒戲侮之，然力大，或被其擒毆，非重傷不止，但不能追人耳，

六十一 水牢

西藏各官署，多有水牢，昔爲拘囚要犯之處，近世已不用，故多廢壞，或不肯導外人參觀，莫由見之，瞻化縣署，前藏官駐防時所營建也，水牢猶在，余得觀之，牢在砌寨最下層，掘地爲池，繞以厚垣，深黑不可辨物，鑿遂通之，拾級而下

，達於水面，因其外旁溪流，故有浸水，傳有竹叢竹刃在水，驗之并無，聞投水牢者，皆繫頸縛手，腹以水浸水，不得坐臥，故其苦甚於竹刃也，

此種水牢，又爲俗非常用，設其寨被圍，則可自此汲飲，故亦稱爲水碓，李心衡金川瑣記云，（大金川投降後，官軍數百人，檢搜官寨，地雷震發，片瓦不存，數百人一時齏粉，後數年，好事者潛爲挖掘，忽得地室，空曠無際，中砌方石池，積水未涸，有一枯骨，僵植其中，頸際猶縋銀鎖，衣服水漬成灰磚礫頂帽，尙儼然戴首，土人云是水牢，一水牢內之幽慘，可於此文想見，

六十二 天德格地德格

西康土司，除明正外，以德格爲最大，其地在甘孜西，跨金沙江上游，東連霍爾，西接昌都，北抵青海，南界巴塘，凡今白玉同普德格鄧柯石渠五縣與甘孜絨壩岔皆是，開國遠在明世，傳至清末，已四十七代也，雍正七年，投誠於清，自報百姓七千七百一十一戶，年認納貢馬十二匹，青稞一百五十石，狐皮十二張，折徵銀二百五十二兩，解赴打箭爐同知衙門上納，撥充旱和協軍餉初授疊爾格宣撫司印，雍正十一年改授德爾格忒宣撫司印，所屬有革賚籠壩等土百戶六員，共一百三十五戶，賦銀五十九兩，其所建喇嘛寺，以印經鑄佛聞名，南至雲南阿敦子，皆奉教化，土人自夸廣大，號稱「天德格地德格」，格讀如蓋，蓋格忒之切音也，故私書亦作德蓋，

六十三 德格土司自請改流

德格傳國至清末葉，土司羅追彭錯娶藏女爲妻，名玉米遮登仁甲，生子名多吉僧格，羅追通其部民之女，疏玉米，玉米亦通其頭人某，生子絳白仁青，於是夫妻反目，玉米與瞻對藏官有姻誼，藏官助之抗其夫，使其夫婦，各携一子分居焉，光緒二十年，川督鹿傳霖派兵攻克瞻對，倡議改流，兵官張繼，思啓封疆，廉德格夫妻異居之事，使人說土司羅追，願爲逐去其妻及絳白仁青，羅追迎之，張軍入德格，擒土司夫婦并其二子，一并押解成都，准備改流設治，適成都將軍恭壽與鹿不協，邀同駐藏大臣文海，會疏劾鹿翻案，德格亦與焉，土司得奮釋，夫婦旋亦病故，鹿具奏，遣其二子回籍，朝旨允以多吉僧格暫管地方，數年後承襲土職，絳白仁青回籍，業已爲僧，繼而受頭人慫恿，爭爲土司，多吉僧格仁懦，不敢與爭，奔亡入藏，娶妻妾置產，將終老焉，而德格多數頭人百姓，以絳白仁青非土司子，且殘暴，不願戴之，赴藏迎多吉僧格回，擁爲土司，絳白仁青見百姓不服，亦即退讓，相處數年，乃有頭人正巴阿登等樹黨營私，復慫恿爭位，並誘佔多吉僧格之妾以辱之，多吉夫婦，復奔藏地，控於駐藏大臣有泰張蔭棠，事無成，德格百姓復往迎之，并擒絳白仁青，錮之黑室，多吉復位，絳白仁青越獄逃脫，聚黨爲亂，多吉僧格不能禁，挈眷避匿，財貨被劫一空，百姓死亂者甚衆，適趙爾豐率軍出關，多吉遣頭人至打箭爐呈控，經趙奏明，率兵往辦，於光緒三十四年十一月，軍抵更慶，十二月，攻亂黨於餽料，賊竄雜渠卡，即石渠縣，其時雪深草枯，官兵不能窮追，賊勢復盛，肆掠百姓，招之不降，宣統元年四月趙

自督軍往剿，戰於麻木，賊敗遁去千里，至卡納之沙漠地方，官兵追及，降之，絳白仁膏逃入藏境，德格肅清，多吉僧格夫婦請於趙，自願改流設治，趙曰「汝懇改流屢矣，我不允者，以乘人之危，仁者不爲，今德格救平矣，汝何慮乎」，土司泣曰「救平者內亂耳，德格地雖不毛，窺伺者多，且地廣人稀，恐難守土，願得改流興墾，廣招漢人，使地闢民聚，乃可圖強，土司不才，與其不保於將來，曷若早圖於今日，其意已決，懇乞轉奏，趙乃許之，疏請將宣慰司之職，改爲世襲花翎一品頂戴都司，年給贍養銀二千兩，將其地分爲五區，中區曰德化州，南區曰白玉州，北區曰登科府，極北一區曰石渠縣，西區曰同普縣，東區之絨壩岔暫附中區，（其後劃歸甘孜縣），并於登科府設邊北道一缺，以爲俄洛邑達改流准備，西康建省基礎，建於此役矣，

七十四 多吉僧格

多吉僧格，亦作多吉僧根，性仁柔，飽經患難，厭惡世情，故對趙爾豐泣懇改流，改流之後，即將其所有更慶龔壩麥學二處房屋計值十萬餘金，並其私田草場，悉經刻版，所有德格一切財貨，於宣統二年冬繳納入官，求易巴塘土司充公之少數房屋一座，草場數塊，地土數十畝，十二月杪，遷居於巴塘，宣統三年春，經邊務大臣趙爾豐奏明在案，而多吉僧格并以所餘贍養銀一千兩，及其妻姒耶錯莫首飾變銀一千兩，捐作巴塘學費，其所以能向風慕化如此者，幼至成都，知中國之大故也，

民國元年，巴塘叛亂，其後曆有燒殺，多吉僧格見漢軍弛壞，大亂頻作，仍避回德格，民六藏軍內犯，德格五縣，齊陷於番，土人仍擁多吉僧格爲土司，其官寨在德格喇嘛寺旁，距甘孜四百里，對於漢官，尙未忘情，奈漢軍不進，彼在藏軍手中，亦不能自拔來歸也。

六十五 林葱改流記

林葱土司安撫司職，雍正七年投誠，呈報戶口一千零九十六戶，年賦銀六十四兩，其地在德格縣北，雜科之西，縱橫百里，農少牧多，然亦一大國也，西康建省記云「靈葱土司，在德格疆域之中，人民數百戶，地僅數村，有耶吉嶺一村，在昔施與德格邦巴寺喇嘛，已經兩代，後世土司，欲收回其地，彼此爭鬥，宣統元年，巴邦寺控於邊務大臣，趙爾豐在登科行轅提訊，係現在土司之祖母，施與巴邦寺，有約據，今土司爭其地，率衆劫耶吉嶺白姓牛馬，百姓誓不歸土司，故判令土司還其牛馬，將耶吉村改流，歸登科府管理，奏明在案，宣統三年春，民政部奏准改流，各省土司，咨行辦理，夏五月，署川督趙爾豐，會同代理邊務大臣傅松木檄令靈冲土司繳印改流，將其地歸併登科府」，

六十六 廢土司思漢

甘孜漢商趙建侯言，(鄧科縣境，有林冲土司者，其官寨距德格百一十里，與德格土司皆甚尊敬漢官，自民六德格失陷後，土司見漢商，必迎問目前宣統皇帝好否，應之曰，今爲民國，宣統已廢矣，惟尙好，則問新皇帝爲誰，漫應之曰袁世

凱黎元洪，則問新皇帝何時來要貢馬，曰貢馬已免矣，則鞠躬曰皇帝萬歲，又曰趙大臣打色須（即石渠）軍容甚威武，至今叫人想念大國風概，近年不見漢官來了，商人曰漢不久來矣，則土司飾其從者曰，記取，漢軍過境，最振聲威，故至今蠻民，仍知漢軍，現雖陷於藏番，藏番不知歸敵，故其人之骨味猶昔也，

六十七 春科高日土司

嘉慶四川通志，打箭爐阜和協所屬土司，有春科安撫司，在靈沖西，交青海界，轄民五百八十八戶，有副土司嘉慶八年故絕，由安撫司兼護，又有春科高日長官司，轄民二十八戶，在春科界內，西康建省記云，（春科高日兩土司，部蕃徧小，在德格土司疆域之內，春科百姓不及百戶，土司故絕無嗣，惟妻族一人，同藏中派駐春科之堪布治其民而征其賦，高日百姓百餘戶，有耕地有牧場，耕地在登科金沙江邊，牧場在雜渠卡雅龍江之旁，其兩土司印信，早爲藏中所派之堪布奪去，藏人殆欲取其地焉，宣統元年四月，邊務大臣趙爾豐，督兵攻雜渠卡，過登科，查知其事，乃飭藏中堪布，將印繳出，駭之回藏，疏請改流其地，兩土司部落，併歸登科府石渠縣分管），所謂高日，即春科高日長官司也，春科民戶何以減少，高日何以增加，中間史聞殘缺，無由考訂，

六十八 班鳩彭錯

德格雜渠卡頭人班鳩彭錯，鄧科人幼爲德格家日本，蠻語司鋪疊被褥之役者爲日本。蓋賤人也，後以便佞獲寵，陞爲頭人，宣統時，曾應絳白仁青之亂，形跡未

著，亂定後，雜渠卡爲石渠縣，委班鳩彭錯爲保正，其人素無賴，經商失利，負債甚鉅，適聞藏軍攻下昌都，亟投藏軍自效，導攻石渠鄧科德格諸縣，并陷之，班鳩得意，號於人曰：「改朝換國，債務消滅」，以其有功於藏官，人亦無如之何也。

六十九 札喜奪吉與公畜

德格頭人札喜奪吉，原夾霸無賴，貧不自存，投查拉寺佛都督卜運，謂投漢大吉，因投邊務大臣趙爾豐，求自効，趙命爲石渠保正，張鎮守使朋二，嘉其忠誠，陞爲五路總保正，其人向漢甚堅，至今猶日盼漢軍之至也，先是趙大臣討絳白仁青，德格鄧科，附亂之民，倉卒逃亡，遺棄牛馬衣物無數，漢兵攻破一地，例得自由一日，銀錢入私，牛馬繳公，廿後亂定，叛民不敢回籍，牛馬無人領取，遂分發各鄉保正代養爲公畜，每乳牛一頭，每年繳酥油十三斤，羊每頭上毛若干，計全年收毛二百馱，馬牛不生產者，保存而已，生產贏餘由養者享用，疾病死亡由養者補足，民七藏番侵入，陷德格等五縣，各頭人紛往投報，惟札喜奪吉猶隱匿保存，曰：「以待漢軍」。

七十 父女通姦

德格對岸之丁科土司，德格一大頭人也，無子，生一女甚美，招贅另一頭人家子名白耶者爲婿，而陰與女通，白耶怒，逃去，部民愛戴白耶，逼老土司迎之，老土司迎白耶，與白耶約，不再入女房，白耶始返。

六十二至七十節，皆記得格事，德格現駐藏軍，拒漢官入境，余未曾至，凡
茲所記，皆據西康建省記與曾往來德格境內漢商趙建侯等言，參考四川通志
雅州府志等書，平生不尙耳食，而此乃不能免者，德格爲西康一道，不可不
有記也。

七十一 瞻對沿革

瞻對爲著名匪區，前已言之，其地跨雅龍江中流縱橫各五百里，農村皆在河谷，
牧場皆在山頂，山高谷深，犬牙錯列，地勢華離，部落複雜，雍正七年，免後來
投誠授印者，計有上瞻對茹長官司，有民四百二十八戶，認賦銀十六兩，今瞻化
河西地方，皆其故地也，上瞻對裕納土千戶，有民二百零六戶，認賦銀八兩，今
上瞻河東地方皆是也，下瞻對安撫司，有民三百四十戶，無賦，今瞻化下瞻區地
方皆是也，雍正八年，瞻對土司不法，縱民行劫，爲鄰封所控，四川提督黃廷桂
剿之，乞降，乾隆十年再剿瞻對，至十一年，始克平定，戰時赴軍前投誠者，有
上瞻對撒墩土千戶，有民五十戶，無賦，今上瞻區之砂堆村是也，有中瞻對茹色
長官司，有民二百戶，無賦，今瞻化河東區地是也，計凡五土司，名義止有上中
下字，故世稱三瞻，其實是五土司也。

咸豐年間，五瞻爲工布朗結一人所並，工布朗結，住波惹，世稱雅龍瞎子，亦稱
雅龍傻子，（瞻對古名雅龍，雅龍江由是得名），爲人很鷙，有并吞西康東部，內
抗清廷，外抗西藏之志，嘗出兵北征霍爾，南侵瓦述，東犯單東，西擾昌太，康

地各土司，或割地，或貢賦，莫不俯首帖耳，聽其約束，同治初年，藏人由打箭爐運茶回藏，道經康地，爲工布朗結劫掠，藏人求駐藏大臣具奏，川藏派兵會剿，有旨允行，其時川省有石達開之亂，川督駱秉章，不暇兼顧，而藏軍已抵瞻對，各土司羣起助藏，駱恐瞻對敗而投藏，飛檄止藏軍，藏軍不聽，駱又派遣員某某率師，徂西會攻，史至打箭爐，畏葸不前，俟藏軍克瞻，誅工布朗結父子，乃往收地，藏軍索賠兵費二十萬，駱督未允，藏人索地，駱請與之，瞻對遂爲西藏屬地，藏王派僧民官各一，率兵鎮撫之，藏官營二寨於吳日麻河岸，築十七碉守之，即今之瞻化縣治也，藏官暴斂橫征，且仍照工布朗結佔各土司之地，并索供駐瞻兵費，垂二十餘年，瞻民苦之，於光緒二十年間，遂殺藏官而自立，旋經川督鹿傳霖派兵攻克之，倡議改流，駐藏大臣文海與成都將軍恭壽，與鹿有隙，妬其功，密疏劾鹿，將瞻對仍舊給藏，德格改流，亦同消滅，傳所派往屯軍，移赴繡霍屯駐，鹿有繡瞻疏二冊，論瞻事甚詳，而爲羣小所撓，談者惜之。

光緒三十四年，趙爾豐剿德格，沿途土司百姓，紛紛呈訴，謂瞻對藏官，佔奪其地，日年索兵費，所帶藏兵千餘，四路貿易，臥馬絡繹，概令百姓支差，不給差費，復索供給，并誣擯壞貨物，勒令賠償，受害難堪，懇求保護，趙檄飭藏官不得騷擾各土司百姓，藏官回語不遜，且欲以兵襲趙，趙以兵赴昌太扼之，并電請驅逐藏官，收回瞻對，清廷議緩之，宣統元年春，趙又請收瞻，清廷議以十餘萬贖之，令駐藏大臣聯豫告藏人，藏人不遵，反藉外人恫喝，宣統二年春，趙再電

請收贍，清廷議不決，宣統三年夏，邊地改流已竟，趙調署川督，赴任之時，便與代理邊務大臣傅松木率兵入藏，逐藏官，收其地，召百姓公議，改良賦稅，置懷柔縣，趙蒞川督任，始將收贍事入告，聯豫猶疏爭之，而清廷亦已覆也，民國二年，改懷柔縣爲贍化縣，分全縣爲上贍，下贍，河東，河四區，設總保四人分理之，

七十二 上贍世家

上贍總保獨吉郎加者，其先原甲孜小民，戚同中，贍對工布朗結作亂，藏軍與川軍會討之，贍民爭先投降，甲孜酋某某，兵敗脫走，時獨吉郎加之祖父尼馬茨里，已密投漢軍，漢軍使追甲孜酋，尼馬茨里僞爲跟逃，相從至密林中，殺之，以其頭來獻，漢軍以甲孜酋虜產獎之，使爲小頭人，由是起家，尼馬茨里生二子，長喇馬茨里，次四郎羅布，共娶一妻名得西，生獨吉郎加，喇馬茨里更悅女子唐莫些，憎得西，使酒毆辱之，得西因妬忿自縊死，喇馬茨里娶唐莫些，生子札喜然登，與其弟分居，四郎羅布更娶女名白樓，生一女名折媽情錯，

喇馬茨里時，值鹿傳霖攻贍對，該民極力助漢軍，積功升爲大頭人，駐饒祿官寨，管上贍七村，仍兼甲孜財產，既而以殺妻故，遷居甲孜，四郎羅布與獨吉郎加居饒祿，改流之役，獨吉郎加復助漢軍，設治後，升爲上贍總保，管十二村，一千一百三十餘戶，娶甘孜竹撒家女，生二女無子，曾悅甘孜民女登真情錯，欲納爲妾，其父不可，獨吉郎加使人縛而刦之，竟無子，長女喇媚折媽，次本母折媽

，共贊甘孜麻書家頭人子爲婿，名翁須獨吉，

獨吉耶加有才智，能使民衆悅服，對官府差糧，亦謹慎無失，家中積歷任軍民長官獎章獎狀無數，全瞻百姓皆畏之，河東河西之民，或有訟事不決，皆就求評斷焉，然毫放不羈，凡劫殺姦掠，瞻對百姓所優爲之事，殆莫不能，徒以名位所關，未便爲耳，翁須獨吉，性亦似之，前年朱倭瞻對械鬥，翁須獨吉與大蓋喇嘛寺，實爲瞻軍主者，戰爭中，有道孚大鍋莊蠻商與閩姓商人之驢馬，馱貨走近戰線，瞻對娃遂劫取之，翌年，翁須獨吉率八騎追卸任張知事，清算災糧賬，及於道孚，大鍋莊蠻家與閩集民槍數百枝，向之索贖，翁須不畏，從容催張知事算賬給據後，與其八騎，荷槍彈，躍馬欲行，道孚娃圍之數重，不敢開槍，但尼阻之而已，後經道孚知事着人調停，竟放渠去，其獷勇率類是也，

曲媚折媽音隱疾，不悅翁須獨吉，悅同村喇嘛之弟麻里工曲，嫌私通不便，相約同逃，曲媚折媽譎言往甘孜轉經，暗收拾細軟珍寶於行篋中，攜女僕一人，男僕三人赴甘孜，與麻里工曲密約，歸途會於雅龍大峽老林中，先期遣男僕二人，回饒祿取物，待麻里工曲至，出不意縛其隨行男僕，塞口投密林中，與其女僕及麻里工曲，押行李十餘馱逃赴德格，被縛男僕，力掙脫手去口塞大呼，牛日始有聞者，釋之，奔告饒祿，探數日，始悉去路，翁須獨吉率十餘騎追之，時方大雨雪，馬蹄陷跡，旋爲雪掩，故追久不及，歷一月久，糧盡且返也，天晴，見馬蹄，跡追得於昌太老林中，曲媚以爲追者不能至，方從容張帳，烹茶於半山間，追者

呼麻里工曲名，麻里出應，便槍斃之，曲媚大怒，持槍擊殺一追者，又擊翁須獨吉，同逃女僕疾前抱持之，彈不得發，遂被擒，曲媚見所歡已死，痛哭不回，追者扶之上馬，則自擲投地覓死，曲媚擅藏文，寫作并美上瞻家事，多賴之，深爲乃父所愛，故贅婿不敢辱之，但縛馬背送回，曲媚翦髮毀容，覓死數月，其父母夫婦，多方託人勸慰，始復常態，生一子，酷肖麻里工曲，今已十歲矣，曲媚竟不復與其婿同宿，夫婿慨優容之，以其才矣，木母折媽貌較美而文學不如其姊，夫婦相得，已生二子，

獨吉郎加之異母弟札喜然登，爲甲孜村長，生五子四女，名位才力，皆不如獨吉郎加，弟兄亦甚疎闊，

獨吉郎加之異妹折媽情錯，嫁得雍頭人甲屋村批，爲怨家所害，早死，遺一女情錯折媽，又名羅耆，一子名奇拙，孤苦無依，獨吉郎加撫爲子女，羅耆與曲媚相善，能道其事甚詳，

七十三 窮窮工布

瞻對河東區總保，窮窮工布，有才略，素爲三瞻雄長，設治後，漢官或失其意，即不能使職權，聲名甚噪，現年老退居，其子當政名望遠遜於獨吉郎加矣，

七十四 理化百姓爲瞻化總保

總保猶土司也，下瞻設治後，委穹壩富紳杜噶爲總保，穹壩與噶壩原隸理塘，民二割界，以屬瞻化，杜噶在理塘尙別有財產，故爲理化百姓，其爲瞻化總保也，

委事於其小娃子阿壽，自住理塘，年至瞻化一二次而已，惟以富故，恂謹畏事，
楚糧無缺，下第賴此以甯，

七十五 馬上技能

瞻對娃標悍橫肆，馳名全康，鄰縣人聞其名，殆莫不佞怯避之也，其地崎嶇瘠薄，
，生藥凋敝，其人多爲盜劫，殺人越貨，軒然誇隣里，不自慚諱，善馳馬，梟狡
之徒，常自西甯戒谷等處，揀選優異羈馬，特施訓練，能日馳八九百里，見人上
背即怒鬣奔馳，逢崖跳崖，逢澗跳澗，非善馭者不能勒止，又能在奔馬背上放槍
射箭，中的匪遺，或自馬背俯身及地，拾取纖芥，或自馬背躍下，又復騰上，至
於數次而馬馳如故也，又能隱身馬腹而馳，側不見人，乘者反以鞭力搯其馬使之
加速，每年臘月，例開一賽馬會，比賽以上諸技，各頭人具茶包獎之，故其技精
絕，其刼人亦不可測也，

去年九月余在瞻化，張賜培知事與余共出茶包，使各區頭人召一臨時賽馬會，使
上瞻下瞻河東西四區，各選十人，分組比賽，先賽馬上諸身段，次較箭，次較
鎗，最後擲哈達於地上，使隨發馳馬拾之，併百無一失，後聞各區與賽人，仍多
糧自上瞻，上瞻娃尤擅此技也，上瞻總保贈余一小娃子，名潘根，當日亦與賽馬
，其技不得爲超等，亦尚不劣，原擬携回內地，示馳聘以示國人，行至麻日，忽
發寸耳寒，水漿不入口者二日，不得已飭回上瞻去矣，

七十六 凶殺事件

瞻對姪游悍輕生，匪賊殺人視爲當然，凶殺事件之多之奇，爲內地人所難夢見，聞張知事言，渠到任五個月中，所理凶殺案已有六起，其經兩造私和，頭人剖結，未曾報案者，尙不知若干，其最奇者，死者臨絕不知與凶手何仇，或聞粵人飛語某某有仇，即免殺某人以防仇殺，殺人之後，各有同村袒護，不認處罰，必至勢力不能敵人之時，始償命價，故此等凶案，不須投報縣署，縣官原不能以法律理之也，即有弱者投案，亦祇好着有力頭人處理之，強者決難受傳到案，惟頭人可以登規矩說其認錯也，頭人以登規矩說案，夷人以爲比較官府處斷合理，故凶殺事件，搜報縣署者甚少，

七十七

色威凶殺案

藏語，帶兵千人之官曰代本，（藏衛識略作戴縑）昔藏官管治瞻對時，每百戶人設一頭人，假以代本名稱，猶陳遐齡所委之士兵營長也，民國設治改稱村長，然俗猶呼爲代本，係世襲職，歸總保節制，

上瞻色威村代本阿拉之子格松札喜，曾與百姓阿澤拈香三次，誓同生死，阿澤有私蓄百元珊瑚六顆寄藏於格松札喜家，後竊取之，格松只以九元付還，二人失歡，尙無惡聲，阿澤之兄名阿雅，爲惡若寺札巴，十月初二日，奉大喇嘛命往各灘討青稞，途遇代本阿拉與其子格松札喜，阿拉突扭其領云，「我二人事，今日宜交車公，阿雅証云『無事』，阿拉便給一掌，阿雅還毆，阿拉遂抽佩刀擊之，阿雅格松，刃刺入腰，格松札喜亦抽刀自後砍之，阿雅創重，倒地佯死，阿拉父子

急去，掩家逃入牛廠，匿不知處，阿雅後經村人負回其家，其母問與代本何仇，曰「無之」，一日遂死，阿澤報案，請緝兇，縣府飭上瞻總保招代本，代本暫匿不出，寄語於上瞻總保與知事，要求不辦人，不取銷其代本名號，始能出面議償命價云，

七十八 麻日奇案

麻日村在瞻化理化界間，屬瞻化河西區，昔時亦爲一土百戶轄地（嘉慶十二年投誠授職，稱瓦述麻里土百戶），民風獷野，亦如上瞻，村民名日登者，於十七年二月初一日，邀請同村民巴登至其樓上飲酒，突出家人將巴登亂棒打死，巴登有姊弟四人，長兄趨登爲僧，次即巴登，又次名茨臣，又次女子名桑登日麻爲尼，巴登既死，茨臣控日登，據日登云「巴登弟兄不睦，妄疑爲我刁唆所致，前歲秋間，我入城完糧，巴登於夜二更時潛來我家縱火，將我妻燒死，兒女二人皆成廢疾，牛羊糧食，燒毀殆盡，後經巴登之兄趨登喇嘛與其妹桑登日麻來向我說，火是巴登所放，我曾請總保頭人說案數次，巴登抗不對質，無可奈何，故將其誘入屋內打死」云云，其時知事張綽飭上瞻河西兩區總保調處此案，兩總保又交麻日代本處理，代本謂巴登究竟是否曾放火燒毀日登房屋，着茨臣與日登各尋親眷十人賭咒如茨臣親眷敢發誓證明巴登本會縱火，即由日登賠償巴登命價銀二秤了案，殊茨臣親眷皆信巴登曾經縱火，不肯出場賭咒，日登亦遂未償命價，十八年五月，茨臣再赴縣署控告，時張賜培作知事，使人捕日登到案，日登堅稱巴登放火

係其兄趨登喇嘛與其妹桑登日麻所說，請傳二人質對，張飭茨臣交其兄妹到案，茨臣不肯交出二人，詭云「桑登日麻前日入山打柴被大樹打死，趨登喇嘛見巴登慘死，親赴鑪城告狀，久無回信」，張知事判罰日登有期徒刑十個月，改罰金三百元，許以贖洋繳案，茨臣湮滅證人，亦處拘役一個月，令雙方具結完案，瞻化命案之由縣署判結者，似只如此一案而已。

七十九 大蓋凶殺巨案

大蓋在瞻化縣北百二十里，屬上瞻區，有民三百戶，分東西二村，有三代本管理之，二村百姓共建一喇嘛寺，有僧侶八十餘人，爲瞻化第一大寺，寺僧橫縱，亦如甘孜之大金寺也，有大喇嘛烏金奪吉者，素與主教大喇嘛阿登赤乃（以下省稱赤乃）不睦，烏金奪吉之兄阿噶，幼亦出家該寺，後還俗承產，作奸犯科，鄰里畏之，阿噶以其兄故，常以氣凌赤乃，赤乃不能堪，潛蓄死徒，謀甘心於阿噶弟兄，阿噶等未覺也，十八年六月十一日，該寺大經會畢，大喇嘛例爲村民摩頂淋水，遠近男女來會者數百人，烏金奪吉正爲人淋水，突來小喇嘛，二三十人，亂刀將其戳斃，男女大爲奔散，時阿噶與其母妻亦在衆中，倉皇無措，并爲羣僧所縛，赤乃命將阿噶鎗斃，因其母妻於幽室，阿噶有季弟四郎大吉在麥科牛廠中，赤乃復派僧徒十餘人，持槍奔赴牛廠殺之，并抄掠阿噶弟兄三家財產入寺，欲殺阿噶母妻以絕根蒂，阿噶妻名滿妹，上瞻總保獨吉耶加之遠族女也，僧侶畏獨吉耶加，議暫勿殺，但拘囚之以免控告，或洩其事於獨吉耶加，二十六日獨吉耶加

報縣請究，張知事籤傳赤乃等，不至，但具夷稟來署，數阿囑弟兄歷年不法事件，謂此舉爲民除暴，請求獎勵，張傳之再四，皆不肯到，使河東河西諸僧侶頭人往諭之，始由大蓋代本與寺僧具呈請縣署派員至谷日村審問此案，縣署派案牘李某往谷日，赤乃等以五十騎戎裝來會，態度踞肆，不可理諭，李奉張知事諭，飭喇嘛寺先將死者家屬交出，以便對審，赤乃等堅不承認，相持半月，始允交出，其後判還死者財產，賠償命價三千元，繳呈凶槍三枝，罰銀一百秤，歷時月餘，赤乃等不服而去，張大怒，聲言將調民丁以武力捉人，赤乃等亦調集民槍表示抵抗，中間曾經他區大頭人及名僧侶調停，說案兩次，皆不諧，雙方調兵洗砲，勢將爆發，適余視察到贍，路過大蓋，大蓋三代本與百姓耆老環請調停息戰，余邀張知事會召兩造及各區頭人至波惹間案，演說二日，修改前判爲賠償命價二千五百元，罰金爲六十五秤，雙方悅服，當堂具結完案，殊翌晨被衛靈工布汪青刁唆，謂已訪確，漢軍斷不出關，漢官并無可畏，判不宜違，赤乃等遂復翻悔，往返開導，直經兩個半月，聞漢軍有出關消息，始復倩保具結遵判認繳，當此爭持期間，官方既虛張討伐之勢以爲恫嚇，喇嘛寺亦築碉守卡以示拒捕，道路傳言，遂謂贍化大戰爆發，衛署攻破，漢官被殺云云，亦可笑也。

八十 夷稟可笑

余初至大蓋時，勸赤乃喇嘛寺隨與到縣署對簿，保無生命危險，對云隨後即來，待我去後，竟不肯來，但使人呈一夷稟來呼冤，譯其文云，

阿囑弟兄不法之事甚多，另有夷稟臚列，茲請說明梗概，第一條，喇嘛烏金奪吉，不該將茂古喇嘛寺僧，邱卡獨吉大刀砍死，又曾在格拖喇嘛寺毒死勒布白馬一喜，掌教喇嘛麥浪，札巴加恩弟兄，都被他割去鼻子，我們殺了他，算與這幾人抵命，第二條，阿囑在大蓋時爲僧時，曾將麥科神廟和塔子中的寶盜了，大千神怒，釀成天災，會首罰了他四百八十元，是本寺墊付，他又曾打搶會首登真七百元，又聲言要治死竹靖會首澤翁，敲詐了五百元，又有老陝在本寺住，被他偷去鐲香，房主賠了一千多元，又搶去寺僧阿澤四百元，又到東谷去搶人快槍一支，後來本寺替他賠了五百元，又因爲他搶劫宗堆壩馬寺，賠了一千八百元，又因爲他偷人鐲香，賠了二百元，初十又搶去本寺會首名下二百九十元，又毀寺內肉身塔子，應賠償首二百四十六元，又欠鐵棒喇嘛名下十一元，綜算大蓋寺爲阿囑偷人搶人欠賬等項，共賠墊七千七百元，今抄沒其家財，爲的抵償此款，第三條，阿囑弟兄所爲不法之事，本寺已拿得有證據者，凡有私造義興茶票印板，與私宰銀元抽取中段之器具共二件，故阿囑弟兄，實係爲非作歹之人，我們幫助國家，處死盜匪，縣官不加獎勵，反要處罰，請求委員大人作主伸冤，

此外另有冗長夷稟，將以上各事，詳細記載，

波惹會審之日，赤乃喇嘛等，又將此各條，逐一敘述，持爲殺人抄產唯一理由，

讖之曰，「汝第一條所言，烏金奪吉所殺各人，皆在德格境內之寺，與爾大蓋寺何干，要你殺來與人抵命，況至今并無受害家屬出場證明乎，第二條所說寺中爲阿噶賠墊之七千餘元，阿噶還俗已經五年，何以從未案討，亦未報於縣署及總保，今已殺人抄產，始作此說，誰其信之，第三條所言，阿噶誠有不法，自應報請縣官治罪，何得擅行殺戮，況其弟四郎大吉何罪，亦遭殺身抄產之禍，喇嘛皆瞠目不能答，邊民之愚頑可笑如此，

該寺又有一夷稟論命價云，

自趙帥劉瞻化以來，各地殺死人命，命價高矮大小有例，阿色牛廠卡嘉家殺死七人，賠命價五秤，罰款一秤，以銅器作抵，拉日麻殺死六人，命價每人五秤，完全以銅器作抵，墨巴殺死熱魯代本桑約共九人，每人賠命價四秤，完全以銅器貨物作抵，罰款未繳分文，朱倭殺死七人，命價每人四秤，罰款五百元，以銅器貨物作抵，大蓋阿吉寨殺死烏金兒，命價罰款共四秤，以貨物折抵，馬營長的兵殺死三人，罰款命價每人三秤，准以貨物作抵，投李旅長的札喜工布被殺，又殺死家屬老小五命，命價罰款分文未出，今監督任內，谷日殺死二人，命價罰款分文未得，康立村日嘉馬家殺死一人帶傷一人，命價罰款分文未得，日須牛廠甲朱家兒被殺，命價米賠，以上命案甚多，縣官並未派兵去打，大蓋喇嘛寺所殺阿噶弟兄，原是匪人，爲地方出害，不惟不獎賞，反要出兵來打，

實在不公，

據此稟，可見瞻對殺人案之多，所言谷日一案，即第一編，叔侄共娶一條所記之事，以下所言命價罰款分文未得各條，皆最近發生，尙未了結之案也，

八十一 工布汪青劫獄事

瞻化有噶壩四村，共二百餘戶，在理化縣署，原爲瞻對地，改流之役，劃歸理化，理化當大道，差徭繁重，瞻化偏僻，差徭絕少，噶壩民避差，思附瞻化，民國七八年時，瞻化知事米小陽貪其地，使河東總保穹穹工布招之，噶壩由是附瞻，噶壩代本名工布汪青，原劇盜也，行劫地域甚廣，因得與崇喜土司，理塘寺傳號，下瞻總保杜呷，河總保穹穹工布，道孚查壩諸酋結識，揮血誓爲弟兄，雖爲代本，勢力絕大，噶壩附瞻化後，米知事撫工布汪青爲夷情調查員，品位在四大總保之列，使常駐縣辦事以羈縻之，好事者爲工布汪青，贈漢名曰龔步青，印名片，字雲龍，

工布汪青聰明狡猾，夷文寫作并佳，兼通漢語，豪霸瞻化，已十餘年，自慮怨家太多，實彈手槍未嘗離左右也，霸佔陝商某妻，即住其家，陝商反逃不敢歸，瞻化夷案，多委此人辦理，頗著成績，大蓋案初發時，縣署甚倚重之，谷日說案，彼爲中堅，見此案重大，欲於中間取利，以死者家屬皆婦女，易制，力爲凶家壁畫，教以遍掘富道以求包荒，又教作勢抵抗以促遷就，自己則隨時將漢官虛實情

形刺探，密報大蓋，以謀應付，大蓋之所以糾纏半年不能了結，以此故也，余至贍化，召集兩造至波惹重審，未令彼往，大蓋凡事惟彼謀是用，此時未見彼往，急趕人赴其家問云「此次軍部派來委員斷案，亦當遵從否」，工布汪青回信譯云「一諸君殺人抄家，抗官藐法，事實既已昭著，各方馳送亦已收去矣，漢兵斷不能來，此回判斷，便當盡刀反抗，勿違，戶家弱女子耳，官事延擱，利在大蓋，正布汪青拜上」，大蓋僧衆，原擬待工布汪青回信到來，再決違判與否，殊不料余於第一日開審，第二日即宣判，限兩造於當日決定遵否，僧輩見我情擊而口決，遂未待信來，即畫違結，當日夜半後，信始送到，僧輩大悔，故回寺後，仍抗不遵判，

先是，上瞻總保奪吉耶加，亦大猾也，前曾調處大蓋案未協，僕知工布汪青主使頑抗各狀，遂閉門不問此事，波惹之役，官府調之聽審，亦不肯來，茲替大蓋送信之人，係麥科娃，曾與獨吉耶加有故，送信往來，須過上瞻官寨，不知獨吉耶加與大蓋有怨，告知其事，迄齋信回，獨吉耶加誘入寨中，欸以酒食，賺得其函，使其女曲媚折媽用同色紙同樣字體套寫原信，并造僞章二顆，依式封蓋，爲贗函付其人，自留其真者，爲揭發地，因函中有覬窺當道一語，懼禍不敢發，而寺僧得函即燒，亦不覺其僞也，余自波惹回縣治，見寺僧違而復叛，嘆夷情反覆，難以理論情遣，決置之去矣，獨吉耶加密獻原函於我，並告此案久延不結之故，余始恍然，不勝忿怒，直告張知事，請拘工布汪青，責以繫鈴解鈴，使仍召大蓋

凶僧違案，工布汪青不信函在余手，狡賴稱冤，直以原信示之，始服，又不肯即教大蓋違判，仍主遷延以速余去，余問張知事。庭答渠二十，錘錄收卡，仍令函召大蓋歸案，該囚欺余孤弱，自囑壩召其黨徒二十騎來，意在威脅，余亦調上贖民丁自衛，提渠出獄重比，聲言如大蓋久不到案，必先殺該囚始離贖化，渠始畏懼，又使人請理塘號與崇喜土司具稟派人來請保釋，余爲詳說該囚犯罪事狀，皆無言而去，時各區民丁，皆應調來署，余又揚言漢軍不久將到，工布汪青始大懼，大蓋寺僧亦自請違波惹前判繳案矣，

余欲請誅工布汪青，離贖化日，請張知事嚴祭錮之，待上峯明令處置，行至理化，張知事差人專函追來云，工布汪青已越獄逃矣，來差係縣署火夫，余詢越獄詳情，據云，余去之翌日，下贖總保杜囑河東總保穹穹工布等，即以一百元壓哈達請張知事釋工布汪青，知事不受，亦不准，惟時工布汪青已買通警備隊，脫去錄錫，可在署內上下遊行矣，第四日晨，託言解手，遁山署外，預有某黨一人，帶蠻刀一把，混過河橋，伏於署外，至是揮刀擁渠過橋，人不敢擋，河西先伏有槍五隻，接渠上馬馳去，縣署士兵集隊追出，猶見其在河岸奔馳，隔河發五十餘槍，皆未命中，彼輩始終未曾還槍，既登山頂，始有一騎馳還，放槍數發而去，工布汪青既越獄，於理不敢再至贖化，適有理塘傳號以理化差民太少，支差困難，屢請劉知事收回囑壩，已呈請馬旅部核准矣，而河東總保穹穹工布亦請悉知事力爭，謂工布汪青雖越獄，囑壩仍願附贖，不知此後之工布汪青，仍得爲囑壩代

本否，（工布汪青，亦作惡母汪青，噶壩四村，只此一代本，噶壩亦作格薩）

八十二 理塘營官

理塘爲西康高原之中心，平曠高寒，不產五谷，縱橫數百里皆牧場也，有一紅教喇嘛寺爲此廣大牧場之商業中心，故亦成爲名地，明代有多數小土司分據此地，通屬於青海西藏各地，清廷以噶爾弼爲定西將軍出拉里，延信爲平逆將軍出青海討之，都統法拉帶兵出打箭爐，招撫理塘巴塘番衆，以通藏路，寧遠協副將岳鍾琪爲前驅，時青海派番酋瓦藍古巴駐壩塘，管轄各小土司，漢人以其帶兵，呼之爲巴橋洛隆等處，平定西藏，各土司次第納款歸誠，清廷以最先投誠之土目爲理塘宣撫司，康却江錯爲理塘宣撫司，是爲止副二土司，管雅龍江以西，瞻對以南，三壩以東，兩至雲南之地，縱橫各千餘里，大小寨堡十五處，土目二十名，百姓五千餘戶，喇嘛寺四十五座，僧尼二千餘名，附近理塘之崇喜，毛壩，茂雅，長坦，曲登五小土司皆歸節制，每年於夷賦項下自扣養廉銀各百五十兩，又口糧銀正土司九十四兩五錢，副土司四十八兩五錢，每年例貢一次，漢人仍沿舊稱，呼爲正副營長，亦曰大小二營長，歷雍正嘉慶之間，正副營官，屢爲部屬所害，俱以頭人補授，至光緒時，大營官名四郎占兌，巴塘大營官一私生子也。

光緒三十一年，馬維祺以巴塘，趙爾豐辦糧運，四耶占兌約副土司共飭頭人拒，烏拉，漢糧運不濟，趙爾豐王理塘，殺辦差頭人二名，拘止副營官，糧運始通，趙赴巴塘，以二營官隨行，大營官交糧塘糧務衙門看管，勒令續支烏拉，大營官殺傷看管兵丁，逃往稻壩，聚眾作亂，趙爾豐既圍鄉城，分兵進剿稻壩，平之，大營官逃入西藏，光緒二十二年，鄉城平定，趙議將理塘改流，將二營官解成都，其妻慮不生還，使人齎毒酒送至火竹卡，二營官仰藥死，

大營官四耶占兌逃匿藏中十五年，於民國九年率妻子潛回理塘，理化知事孫興仁爲之呈請於鎮守使陳憲齡，赦其前罪，原有官寨在理化市外，民元鄉匪之亂，爲顧營長所燬，至是大營官茸而居之，原月宣慰司鐵印，挾逃未繳，至是又復携回，現供其經堂中，每值祈賽大會，則陳列場中，且御共花領藍頂黃緞補服，端莊如土司時，漢官亦未埋也，大營官旋病死，無子，一妻現存，爲巴塘大營官嫡親，潛結各村頭人與喇嘛寺，思復土職，渠有二女，長贅毛了土司之舅父名苟呷，次嫁崇喜之次子，苟呷例應承繼營官，以土職未復，仍稱大頭人，在蠻中極有力，歷任知事，皆虛與周旋以羈縻之，

八十三 毛壩金課

理化金礦，以毛壩河溝爲大，向例，每人每月課金二分，清末民初，月收二十餘兩，魚母一廠最旺，月收生金十兩，歷爲衙門漏規，未曾報解，故亦無案可查，（據老通事白某言），其後官戚凌替，金課日減，民九孫興仁知事時，每月只收十

餘元至二十元矣，民十二年，知事陳葆初，聲言將派員查點陶金人數，整理金課，懲罰漏稅，報納金課者漸由十餘人增至數十人，又至二百餘人，一面聯名具稟，拒絕點驗，陳派人密查，實有淘金者數百人，竟派警士二人往勸，圖再增金課，甫至廠，蠻民大嘩，詈辱警士，驅逐回署，由是罷課，課自縣署派勸之後，金脈突然不旺，金夫終日勞碌，不獲一飽，應請縣署賠償損失云云，陳知事託苟呷出而調停，自認理曲，每年免課三月，（課正二三月地凍，採金困難也），金夫子數，仍由蠻民自報，後遂成例，至今每月，才收贖洋十五六元，其大部分皆由金課委員苟呷乾沒，現任知事劉九如初到任，擬再議整理金課，苟呷即言無人採金，抗課絲毫不納，并教其甥毛壩土司罷支差馬，巴塘糧運，幾爲阻絕，去臘過理塘時，正交涉中，

八十四 毛壩土司浸強

毛壩，官書多作毛丫或毛雅，原爲理塘小土司，管牧民三百戶，牧場止理塘之北，瞻對之南，高原數百里，皆黑帳房，無片椽屋，其人夏牧於山，冬遷河谷，土司亦帳居，隨居遷徙，無有定居，康熙六十一年投誠，授長官司職，歸理塘管轄，年納貢賦銀三十六兩，清末繳印歸流，認納牲稅，然自營官死後，漢軍屢爲鄉城娃所敗，知事無能，夷人輕漢，毛壩土司，反能坐大，現其勢力，直與昔日營官相似，牲稅金課，分文不納，即認運理塘至巴塘軍政大差，亦索酬金甚鉅，人皆稱爲，請毛壩保險，不云支差也，老土司起梅奪加已死二年，生二子二

女，長子索加承土司位，現年二十餘，爲大營長贅婿苟呷之甥，去歲娶崇喜土司女爲婦，與曲登土司亦係世婚，所管有二十八頭人，分牧民爲三十八落，使分領之，

八十五 曲登土司

曲登部在毛壩西北，與昌太（屬屬藏番）冷卡石（屬巴塘）接壤，所管牧民約二百戶，地較毛壩更高寒，游牧與毛壩同俗，其土司與毛壩同時授職，同時改流，自毛壩雄強，曲登隔在西北，進不能效忠勤於漢官，退不能獨立自保，常與毛壩冷卡石諸酋聯姻，依違其間，以自苟全，凡理化運赴巴塘差徭，牛馬在百頭以下者，由莫拉石，濯桑，穹霞壩三村輪支，百頭以上者，毛壩與曲登合支，毛壩千頭，曲登五百頭，以次輪轉，世皆稱爲毛壩支差，不知有曲登也，老土司名熱登旺加，已死，子阿額嗣，去歲與冷卡石私鬪，陣亡，子某嗣，纔十六歲，現議娶毛壩次女，有二妹，亦訂婚於毛壩崇喜二十司家，

八十六 崇喜被營官逼婚

崇喜在理塘東北，有農民三十餘戶，牧民約二百戶，其土司長官司職，與毛壩曲登同時授職授印，歸理塘營長管轄，有官寨在崇喜溝，滿清末葉，崇喜土司不滿於理塘營長，不肯與之通婚姻，而營官與毛壩曲登等世婚以固勢力，恨崇喜不與婚，屢以兵攻之，三次燒毀其官寨，毛壩竟爲力屈，光緒中，以其女嫁營官之子，遂并與毛壩世婚，崇喜女之出嫁時，兩方競爲鋪張，以結歡好，送嫁迎娶，各

田擺馬二千餘匹，旗仗執事，牽十餘里，兩家歷代所立清廷封誥賞賜印信號紙翎頂官服等物，皆扛抬過寨，以相誇耀，故老皆謂草地婚儀，此爲最盛云，

改流之後，崇喜歸雅江縣，自邊陲多故，漢矢馱，崇喜勢力浸長，西俄洛，中渡各村百姓皆附之，雅江知事已不能制矣，老土司名阿村，已衰邁，現傳立其子阿區，閉門唸經，有子，長即阿區，現二十五歲，次二十歲，娶大營官女，又次十八歲，寄拜於毛壩老土司，季十六歲，在理塘寺爲僧，有女嫁毛壩土司，有堂兄弟，亦娶大營官女，

八十七 五瓦述

昔理塘營官所管，有五瓦述，曰瓦述毛壩，崇喜，曲登二長官司，俱見前節，曰瓦述毛 雅，長坦，今皆不存，毛茂雅係土自戶職，康熙六十一年投誠，管民七十四戶，貢物折徵銀八兩，見嘉慶四川通志，長坦係長官司職，雍正七年投誠，轄民二百二十二戶，皆黑帳房，例貢牛馬折銀四十兩，見乾隆雅州府志，如何覆亡，皆無可考，

查瓦述有南北二部，北部有五述魚科，瓦述色他（即俄洛色打）瓦述更平（今羅科馬地），與霍爾諸土司境土相錯，所占皆牧場，無農地，南部除毛壩崇喜曲登長坦毛茂雅五瓦述外，尚有瓦述麻里（即麻日），瓦述噶龍（即格莫娃），皆在理塘附近，亦皆牧場，則明代以前，西康高原游牧之國，固皆稱瓦述也，雅州志謂冷邊始祖惡他，原籍西番瓦部人，蜀漢金環三結之後，世爲西番瓦部酋長，所謂瓦部

，即瓦述之總稱也，

八十八

巴塘之亂

巴塘日岳舖琪收服，置止副宣撫司，亦稱大二營官，共管番民二萬八千餘戶，又土百戶七員，喇嘛九千餘人，凡今巴安鹽井德榮三縣與雲南阿敦子各地皆是也，雍正五年，割奔子欄以南之地於雲南猶為草地一大土司，尚以僻遠，史蹟不著，光緒三十年，駐藏幫辦大臣鳳全由川赴藏，道經巴塘，見土地膏腴，荒蕪尚多，即招漢人領墾，番人指為神山，出而阻止，鳳全不聽，築墾場於茨巴龍，委糧員吳錫珍都司吳以忠兼墾，夷人大嘩噪，指鳳全所帶新軍，謂習洋操洋號，是洋官，請營官與喇嘛寺下令攻之，營官與勒布婉勸鳳全速入藏，以免巴塘生事，鳳全不聽，大詈罵之，番人益怒，於是七村溝百姓首先發難，劫墾場，殺墾夫，噪逐漢兵，羣番和之，勢如潮起，都司吳以忠被殺，天主教堂亦被燬，害兩司鐸，鳳全行館被圍，衆寡不敵，大二營官與堪布喇嘛出而彈壓，亂民不聽，二營官之喉受傷，鳳全逃入大營官寨內，與亂民議和，亂民追鳳全回川，鳳全率隨員兵士東行，才五里至鸚哥嶺，亂民蟻聚攻之，官兵同死於難，理塘漢官聞信，報於打箭爐，轉報川督錫良，派馬維琪率兵攻剿，趙爾豐為後援，鎮攝理塘，馬攻克巴塘，擒大二營官誅之妻孥移置成都，趙爾豐旋亦至巴塘又殺勒布喇嘛及首惡數人，祭鳳全與兩司鐸，馬維琪率軍回川，趙留軍四營，搜剿餘匪，剿七村溝，清查戶口地畝，議請改流，光緒三十二年，奏設巴安縣，明年陞巴安府，創建巡撫司道衙門

建省之局，創于此矣，

八十九

喇嘛神占

巴塘土司羅進寶寨內，舊有一小花池，光緒末年，土司欲填花池，處造誦經之室，延喇嘛卜之，喇嘛曰：「毀花池，造經堂，不利於土司。」土司弗聽，喇嘛曰：「後有乘紅馬者至，則巴塘土司亡矣。」土司曰：「黃馬白馬黑馬紫馬青馬均有，惟無紅馬，紫馬可謂紅馬乎？」喇嘛曰：「是紅馬，非紫馬也。」土司曰：「馬豈有紅色乎？」喇嘛不復言，迨屋落成，尙未塗丹艸，即有亂民戕害鳳全之事，土司由是伏誅，番人以土司親戚嗣立爲土司，建昌道趙爾豐至，遂將巴塘改流，土司至此滅焉，番人屢以喇嘛之卜爲言，惟紅馬之說不驗，後聞趙爾豐以丙午歲生，始悟丙屬大，色紅，午屬馬，乘紅馬，謂丙午生人，喇嘛當時已誤釋卜中徵象也。見西康建省記，

建省記又云，「光緒三十年冬，官兵由巴塘往攻鄉城，令番人應雇烏拉，番人問卜於喇嘛，喇嘛曰，官兵勝，但須明年夏間乃可，鄉城稻壩之喇嘛亦自卜，則曰官兵不勝，遠來糧絕，難久持，必退去，嗣於光緒三十二年閏四月十八日，官兵始克鄉城，卜夏間勝者驗也，而卜官兵不勝者不驗，

九十

贊燒餅歌

傳昔時西藏有大預言者，所卜無不驗，今其法嗣，尙受藏人崇養，爲卜全藏年豐歲凶兵事利鈍等大事，昔時預言家，曾一著書，預言各處事變，與世俗所傳之燒餅

歌相似，下舉建省記二則證之，

光緒三十四年，藏人率兵來佔西康鹽井地方，駐藏大臣聯豫，飭察木多糧員李方懋同藏兵往，鹽井人民驚惶，康地文武官吏電稟護川督趙爾豐，謂李糧員率藏兵佔鹽井，趙電飭將李押候參辦，有一喇嘛持一梵字書往問李曰，剖本（番人稱漢官曰剖本）屬狗乎，李曰然，汝何以知之，喇嘛曰，前代喇嘛遺書，謂屬猴之年，戩兵至鹽井，有屬狗之漢官同來，必罷職，本年戊甲，屬猴，此乃數定，請勿怪，李索書而閱，確係舊書，惟不識梵字，未考其詳，

宣統元年，德格土司欲獻地改流，遣人往登科所屬地方問於坐靜喇嘛，喇嘛回書曰「獻地改流，土司可得漢官，番地之人，惟德格土司之官可得大者，前代喇嘛遺書曰，屬猪之年，土司地方皆爲大皇上收去，不待收而即獻之，必得官，若俟收去，則官不能得也」，德格土司從之，得二品銜，世襲都司，迨宣統三年春，民政部奏准，將各省土司改流設官，西康土司均改流焉，而是年辛亥，即屬猪也，術數之學，豈得盡謂之誣歟，

九十一 三岩野番

三岩在巴塘西北，德格之南，近金沙江，地面遼闊，山高谷深，地勢華離，輿瞻對相似，其人亦西康族而性質較他處爲更強梁，慷慨爽直，有太古風，然善劫掠，鄰封不能以蠻規矩律之，故鄰封皆稱之曰野番，無不切齒恨之，其地東西二百餘里，南北四百餘里，無統一之土司，各村豪強，自爲酋長，小者十戶，大者百

除虜，平時不相往來，且互相劫掠，時相攻殺，每外兵侵入，則又胡越一心，殺敵致果，雖人自爲戰，而勇不可當，鄰邦雖并恨之，而無如之何也，昔其西鄰乍丁〔察雅縣〕江卡〔賓靜縣〕貢覺〔即貢縣〕皆在瀾滄江流域三部，因屢遭劫殺，合兵攻之，竟大敗還，死數千人，三岩又屢劫大官道商光緒二十年，川督鹿傳霖派夏提督韓統領并調巴塘江卡土人往攻之，被圍困與下三岩，反與野番議和，遂以茶包始得退兵，并割巴塘白獎工地方與下三岩之喇嘛寺，爲之請獎土千總土把總職，年給土餉銀數百兩以羈縻之，藉以息事，三岩娃則搶劫如故，藏商出入，屢遭其害，光緒三十四年，藏人復以兵攻之，經年不克，亦僅與下三岩議和了息，三岩娃氣焰愈熾，宣統二年，劫奪官軍快槍，捆去官弁，毆傷放回，邊務大臣趙爾豐乃派人攷察其地勢，偵探路徑，歷半年之久，得悉其情，先諭之投降，三岩娃回書令官兵投之，否則戰決勝負，趙置之，其後趙由昌都移駐乍了，乍了江卡百姓紛紛請攻三岩，謂三岩不取，各地不安，難納糧稅，趙派傅松木率兵分五路攻之，三岩雖險，諸番分道應戰，首尾不能兼顧，旬日之間，官兵深入巢穴，三岩娃死者甚衆，乃詣軍前乞降，時宣統二年十月也，明年趙爾豐疏請改流設官，曰武成縣，謂草地用兵，止於此役也，然二岩娃終橫肆難制，自民元叛離以後，從無知事敢到任，民六其地陷於藏番，藏番富亦無如之何也，

九十二 乍了與察木多

乍了與察木多之地，明清之間，已爲喇嘛教徒之國，康熙五十九年，岳鍾琪西征

，次第收服之，暫隸四川省，雍正五年岳復奏請劃定川滇藏界，以寧靜山以西之地賞給西藏活佛，乍了察木多與焉，兩地各有大喇嘛寺，各有正副大佛都督爲兩地主者，自征糧賦差徭，三年一期貢於清廷，與土司無異，惟不娶妻生子，以轉世再生承位，其對西藏活佛，亦只歲時朝覲賦獻而已，地方各政，概由自主，曆世既久，僧侈踰法，殘虐百姓，時或稱兵私鬪，不聽制止，（姚瑩之康輶紀行，即記調處乍了正副佛都督互鬪事），宣統元年，趙爾豐平定德格，進駐察木多，迤西八宿，類伍齊，波密，玉樹等部紛紛來投，趙奏請於江達劃分邊藏界線，將察木多乍了改流，因藏事未定，議緩，趙出察木多回乍了，將佛都督橫征暴斂等事，勒令改良，番人悅服，請於乍了設官理詞頌，久之，命乍了八出房爲衙署，趙復奏請於察木多乍了設理事官，奉旨允准，宣統三年夏，西康改土司皆改流，代理邊務大臣傅松楸察木多乍了佛都督繳印，因印文爲闡講黃教，還之，但飭理事官清查丁糧，以每年徵入之款，半給佛都督，半作行政經費，免佛都督朝貢，旋請改察木多爲昌都府，民國二年，改察木多爲昌都縣，乍了爲察雅縣，民國六年，爲藏番所據，仍變爲佛都督統治之國，

乍了，藏人如渣壩，察木呼多，藏人呼爲康壩，乍了娃剽悍，藏番恒募兵於此，康壩娃與藏壩娃對稱，蓋藏人以昌都代表西康全部，亦如漢人妄以打箭爐爲西康也，

西康青嶺之間，有所謂二十九族者，爲若干游牧部落集成之一大區，原號七十九族，雍正十年，劃近西甯之四十族歸西甯管轄，今玉樹各族是也，劃近拉里之三十九族歸駐藏大臣管轄，直屬於拉里夷情部耶「理藩院奏派之官」，各族人數在千以上設土千戶，百以上設土百戶，不及百戶設百夫長，定有貢賦，解西藏糧務處上納，每有官差過境，仍照他處支應烏拉，滿清末年，三十九族曾赴昌都納款於趙爾豐，尙未改流而清鼎覆，邊地大亂，改流中頓，然此諸部傾心漢官，民國六年邊軍駐防類伍齊者與藏軍開釁，三十九族助漢軍，其後昌都失陷，邊軍覆亡，金沙江以西皆爲藏番所據，三十九族陷於藏中，藏番懲罰助漢，誅殺頭目甚多，輕者劓鼻別足，其頭人得生者多潛逃入關，駐打箭爐，自稱三十九族代表，屢次呈懇陳遐齡劉禹九等，自稱三十九族，係漢人苗裔，傾心內向，現陷藏中，如在水火，懇請發兵出關，收復失地，彼等願爲嚮導，希圖驅逐藏番，重見天日等云，皆優語婉謝，量予給養，俾其守待而已，各代表中，有三人頗值紀載，其一爲汪傑，爲康藏中文學之士，未曾爲僧而藏文極佳，各體書法尤絕倫，軀體瘠弱，貌恂恂然，一語可知其爲積學之士也，其在鑪城，各機關爭延爲「重譯」，與通事陳惠中，相得益彰，在鑪十餘年，見出兵無望，常鬱悒慘沮，去冬暴病死，其一爲松朋喇嘛，原巨猾，亦如今日鹽井之貢噶喇嘛也，至今尙有西康內部蠻民時來鑪城禮之，馳遺甚厚，其人好大言，自謂助戰之役，身懷舍利，出入彈雨中，中數百千砲，人馬并無傷，其白馬甚佳，窮時

以七百金出售，展轉入杜知事手，去年曾假騎一次，者猶墨鑠，常凌乘馬，誠異品也，其一爲彭錯，已被劊刑，原該地大酋，故常爲請願首領，其外貌狡猾，見者憎之，

九十四 鹽源九所

四川建昌道鹽源縣境，在雅龍江下游，縱橫八九百里，當西康九龍，理化，稻成，定鄉四縣之南，其與西康接壤之地，皆奉喇嘛教，與雲南之永寧，永北，維西，中甸，阿敦子同具康藏風習，鹽源縣舊有九所土司，曰中所土千戶，左所土千戶，右所土千戶，前所土百戶，後所土百戶，古柏樹土千戶，馬喇長官司，瓜別安撫司，木里安撫司，今除木里外，概已消滅，其亡非由漢官取銷，由其百姓頭人不受約束，不支差糧，威權喪失，魚爛而亡也，

九十五 木里王

今世略識邊事者，莫不知有木里金窟，與黃喇嘛，其詳，則傳說不一，茲請爲闡考考訂之

考雍正七年，木里土酋陸藏塗都搜誠，授安撫司印信號紙，其後嗣絕，由其胞姪項，喇嘛，呈請承襲，遂定漢姓爲項氏，大闡黃教，以木里、庫魯、窪金二大寺爲三大政治中心，強迫人民依照康藏習慣，以餘子爲僧尼，習經典，民刑各政，概依黃教習慣，土司嗣絕或幼小不能當政時，常以項姓喇嘛承繼或攝政，嘉慶時

有喇嘛項克珠爲土司，其後仍還政權於土司家，光緒時土司名項隆布，其弟此稱尊巴，爲理塘吉敏寺佛都督，民國初，項隆布死，其子此稱登巴尙幼國人迎此稱尊巴回木里攝土司位，故世稱之爲黃喇嘛也，

黃喇嘛此稱尊巴，爲人精悍，略具新知，頗曉世界大勢，與國內政局，對於四川政府，雲南政府，西康駐軍寧遠駐軍，與遊歷其國之外國人士，皆有聯絡，交際得體，博其歡心，曾取得中央政府與川康滇政府所畀各種頭銜，曰自在佛吉敏寺呼圖克圖一等文虎章，曰川邊鎮守府佛教會長，曰川邊鎮守府夷情調查員，曰陸軍中將銜世襲木裏宣慰司，對於西藏，則年貢黃金一駄以表臣服之意，又能延攬智能之士，助其政理，以滇人何俊卿爲漢文秘書，孫某爲錄事，故其書牘，亦每有可觀，以喇嘛董明卿爲古操（帶兵官），漢人紀某爲教練官，自民國二年起，操練新軍，軍裝軍械皆仿漢制，現已有常練軍四百人，警衛軍百餘人，軍容頗佳，以其妹弟木拉石八張大吉爲游擊大隊長，兼活佛署參謀官，軍政布署，多有新氣，民政則仍舊制，以三大寺十八小寺爲大小二級衙門，料理民事，待遇百姓甚苛，每戶歲納黃金二錢，猪一隻於衙門，糧實收入，則官民平分，狩獵所得，亦必獻諸僧官，聽其酌提一份，虫草貝母藥材之屬，則禁人採取，金礦由官府招商開採，取稅奇重，每每得不抵稅，大小衙門工木雜作，皆徵調民丁操作，自備糧食，不給工資，其耳目爪牙甚衆，巡視周密，百姓雖怨，不敢言也，黃喇嘛隨時巡行各寺，乘八人肩輿，兵衛森嚴，軍樂不輟，所過之處，百姓先半道，修橋

梁，供張酒食，野宿則篷帳連雲，柏枝表道，古之王侯，不能加也，世人以此呼之爲木里王，

黃喇嘛以東縛人民太甚，故境域雖大，民戶不增，沃土多荒，地利未啟，山中則獸皮藥材，坐棄於地，地內五金礦產，概未開發，而金鑛尤有盛名，其地富雅龍江與理塘河之交，世稱之爲大小金河，河谷隨處皆有砂金甚富，山中岩金亦豐，窪裏隆達兩處，世稱金窟，漢軍政界，昔曾開辦金廠於此，工作者數萬人，黃喇嘛嫉之，潛使鄉城匪徒劫廠，大肆劫殺，損失甚大，廠務由是停頓，若黃喇嘛庫中，則赤金如山，其驕奢要人，輒以一劬計，

黃喇嘛嘗恨地處偏僻，不易購入軍械，常以其黃金，使人遠向川雲甘陝西藏緬甸等處購之，川邊歷年戰亂，逸兵潰隊所攜槍械子彈，大多木里收買，其地富麗，入打箭爐安道，西人遊歷往來者甚多，大半以所携手槍解贈，以博優禮，近其國中，收買快鎗已在三千枝以上，概積存三大寺庫中，不肯渡給民丁，慮有槍作亂也，

本年胡若愚軍長，自鹽源戰敗，退入木里，黃喇嘛初甚殷勤招待，胡贈木里機關槍一支，快槍手槍若干，黃喇嘛贈胡黃金十劬，親送出城，待胡軍過溪，即將小橋折斷，預伏民丁，阻塞去路，以其新軍夾攻胡軍，胡狼狽逃出木里境，人槍俱失大半，使木里百姓皆爲其王所用，胡斷無生脫望也，

民十七年十月，美國芝加哥自然博物館組織滇川藏學術探險隊，以前總統羅斯福之子台沃特大佐爲隊長，自紐約出發，由緬甸仰光入莫入雲南，由大理麗江，經木里，入打箭爐，爲欲獵取熊狐，由穆坪峨眉轉入寧遠，獵得熊狐後，循長江出海還美，隊員中有楊格青年者，將沿途經歷紀載，曾經陳心純譯登旅行雜誌，茲節錄其木里一段，原文每有誤譯，並更正之，

「木里王國，開創於清雍正之世，迄今雖在四川政府管轄之下，仍不失其獨立尊嚴，此王國有人民二萬二千，一半處於西藏族，版圖九千平方英里，位於山間，除理塘河流域略有狹小平原外，殆無可耕之地，惟有天予之惠，即理塘河與其他之河流兩岸均有極富之砂金是也，聞此採掘不盡之砂金，悉爲國王之私產，國民非經政府許其採掘，則課而竊淘之，即罷重辟，余等行行，遂抵此「川流黃金之國」，

「木里寺爲王國之首府，由權力亞於國王之喇嘛（按即董明卿）坐守之，有僧八百人，僧舍四百間，築城繞之，一殿小民，則於山脚森林內營小屋散居，國王極富，民則極貧，稍觸王怒，即處枷首重罰，故在此獨裁專制強暴國王之前之百姓，常陷於恐怖，戰戰兢兢，有如小羊，

「國王除木里寺外，又有庫魯（亦譯庫爾），窪金（亦譯瓦岱）二大寺，國王與閣員，每年臨幸兩寺各一次，余等抵王國時，國王適在庫魯寺，

先是，余等抵永寧府時，遇美國著名植物學者哈佛大學駱克勃授，始聞木里王國之異事，駱克勃教授探險中國西部數年，足跡無所不至，深悉慎重情形者，世界無若此人，因獻鎗彈數事於國王，被王認爲至友，其人木里國，有絕大勢力，受國賓待遇，於國王勢力範圍之內，可以探險自由，國王與人民，尊之爲來自美國之貴族，亦足奇矣，駱克勃授，於國民政府極力援助保護之下，在此滇康深山中，埋首爲植物學之研究者也，

據約翰生教授所著「由北平到曼達列赫」一書所云，木里之喇嘛教徒，屬於西藏改革教會之黃色宗派，常著紅衣而冠黃帽，以爲宗徽表記，通例，家有五男，則以一二三字爲僧，有兄弟三人，則二人爲僧，其在家之子，蓄妻妾數人，料理家務，

當余等屈身跨入木里寺之城門，則見喇嘛僧一隊，鄭重爲禮以迎，待將行近，即有王之祕書，自羣衆中出而鞠躬，導余等入喇嘛寺右側壯麗之室中，一行如遇狐魅，半覺淡漠，半抱好奇心前行，木里人認余等爲國家大賓，非常歡迎，至晚，國王之使節由庫魯寺敬捧國書來也，國中對此，有如沸騰，其書極力表示招待之意，內稱「遠來之國賓羅斯福大佐，貴團來遊王城，爲敝國一代所深感，甚願惠遊庫魯王城，敝國謹向貴團敬致舉國歡迎之意，」旋有兵士數十人，敬捧國王送來之贈品呈獻，

計雞蛋十二枚，白米四袋，飼馬大豆數袋，小麥二袋，乾羊肉及犛牛之乾酪乳油數事，均以樺皮包裹，是爲對國賓一行之贈品，此外另贈羅斯福兄弟小馬二匹，加台因格君藏鞍一具，錫格青年熊狐之皮一件，余等備受國賓隆禮待遇，半如夢中，幾忘滇川雪岑跋涉之苦，

訪聞國王既畢，去時亦以贈品報國王，有乾電燈，雙眼鏡，戒指，小刀，麈帽，鏡等物，繕書授使者，略謂備承歡迎與厚賜，感謝莫名，以急須前進，未能恭謁國王，聊備小物，恭答隆貺，望國王嘉納云云，

由木里至打箭爐，凡一百七十英里，以日行十四英里計，約需十九日可達，余等所携之糧食，不足三星期用，翌日首途，瞻望雪山，感慨不勝，

九十七 金川十司

金川自乾隆平定後，創設屯制，地漸漢化，現分隸川康二區，屬康者爲丹巴縣，屬川者爲懋功綏靖崇化撫邊四縣，其實是一區也，丹巴土司，前已言之，懋撫綏崇土司，現存者有梭木宜懋司，松岡長官司，黨壩長官司，卓克基長官司等，皆甚有勢力，旁及松理茂汝諸土司，大小數十部，皆專恣踞傲，與巴底巴旺略同，金川瑣記云「各土司部落，俱數千百年來父子傳襲，未嘗有變更，其間亦有貪縱淫虐者，百姓至死不敢訾，夷俗上下之分極嚴也，無論土司，即以頭人論，百姓莫不敬之如神明，無一言敢稍拂，居家妻不敢與抗禮，或自遠行歸，其妻必屬家

屬及百姓男婦跪迎數里外，此風今世猶然，

九十八 見官矮一級

土司官秩并不低，其屬宣撫司銜者，秩二品，安撫司宣慰司秩四品，長官司七品，或因勤王助軍諸功，有賞戴珊瑚頂，孔雀翎，穿黃馬褂進秩一品二品者，然見漢官，不拘品位大小，例皆執禮甚恭，俗云「土司見官矮一級」，實無明律，特習慣若是然耳，明正土司，曾因助平金川功，賞賜佳穆伯屯巴名號，二品頂戴花翎，然凡漢官過驢者，無論一二品大員，或司道佐雜，下至捕廳汎總，土司必參謁迎送如儀，蓋彼不能分別中國官秩之大小也，

金川瑣記云「漢官銀章銅章，土官鐵章」，

九十九 鐵紗帽

全國土司，皆世襲職，子絕以妻女承位，妻女皆無，推恩親族，縱有罪戾，治以極刑，仍當依法選繼承者，非萬萬不已，不另拔他人承位，故世稱爲鐵紗帽，土司以鐵紗帽故，多能竭盡忠勤，雖父遭誅死，子猶效順，明清兩代，開拓疆土，耳弭邊患，多曾得土官力，縣被德死於羽山，而禹爲舜平治水土，土司亦頗似之，明之秦良玉，爲著明忠勤土婦，其夫馬千乘，卽爲雲陽縣官所殲死者也，

一〇〇 貢品

清代收服西康各土，定例貢法，大都以其民賦多寡，酌定土產數目，曰牛若干頭，馬若干匹，狐皮若干張，或糲若干斗，又不徵實物，而折爲銀，糲每斗徵銀二

錢，馬每匹徵銀十二兩，牛每匹二兩，狐皮每張五錢，多命解打箭爐糧務衙門上納，撥充駐邊各營軍餉，此每年一次之例貢也，

又有三年一小貢，十年一大貢，在例貢之外，須由土司派員，押送入京。是為朝貢，其貢品亦有一定，例如霍爾麻齊土司，小貢八品，蠻槍一，蠻刀一，狐皮十三張，鍍金佛一尊，蠻經一部，手鈴一只，龍氈若干卷，藏香若干束，理塘營官，貢溜金佛九尊，金盤一面，金經一部，藏香百束，龍氈九個，黑香九匣，白香九匣，貝母九匣，蟲草九匣，生薑果九匣，雪茶九匣，猓刺皮九張，狐皮九張，凡十三品，若十年大貢，與皇帝萬壽節祝嘏所貢，則無定例，土司恒搜羅奇品，以邀寵眷，

貢品所值甚微，貢費則百千倍之，道路運費外，例於清溪驗貢，清溪縣尹，恃此為絕大收入，非賄之滿欲，不肯點驗，使其延擱誤期，其次為沿途各大衙門，亦須賂賂始保途中無事，抵京之後，又須重賄理藩院大小官員，始獲登記，故蠻民視貢差為極苦，兼以天氣不宜，道路險阻，貴介蠻族，皆不肯任，多半以犯罪頭人及小娃子充之，

一〇一 土司宜利用

明代創設土司以治蠻夷，而西南甯證，對於雲貴川邊之開拓，具有大功，蓋其撫夷以制夷，為術至巧，夷政既理，然後漢官尊嚴，然後政治勢力可固，然後能改流設治，不然而輒與蚩蚩諸蠻爭政，未有不挫敗者也，此武侯所以心服南人而終

不能有南中尺寸之地，明代直以苗疆建省而無杭隍之虞也，近世言開邊者，非畏土司之勢熾而佞懷屈就之，即惡土司之淫威而多方摧撓之，皆非道也，竊以爲閩本編者，當知土司頭人可以利用之點甚多，使某地方，我之勢力猶未能穩固，則宜力扶土司之勢力，用此一人以制千萬人，使役於土司者，知有我，漸爲我用，則其利千萬倍于與之力爭，使我之勢力既已固也，則宜直除土官，不可遷就，蓋其時人固敬畏土官，亦敬畏我，土官既已不存，故專敬我，土官而存，人心兩向，又從而遷就之，適以啟亂耳，三岩鄉城，隸地二大亂藪也，究其亂因，實出無土司，鄉城至于亂極而疲，自請漢官，漢官猶未敢入境，蠻民素不知有漢官，則動多危險故也，此素無土司之害也，明正爲康區最大國，改流之役，傳檄而定，至今百姓蒸餼，愈於內地，此置土司之益也，霍爾諸部，改流設治以來，土司淨絕，故以素不著名之區，突變爲現今關外易治之地，惟孔撒土司，漏網於趙爾豐，長養於陳邁齡，當除未除，反爲甘孜禍水，此政治力已定後除去土司與不除土司之驗也，我國誠欲收服康蠻，建省於此，目前固應裁抑康瀘丹九道鑪甘瞻巴理河口之土司頭人以定治本，尤須先于鄉稻德榮鹽井三岩俄洛色達諸處，擇其梟傑，立爲土官，善爲駕馭，使之就範，以扶植漢人勢力而爲他日展拓之地，

寧遠六縣，昔時有二十七土司，分轄蠻民，後因種種關係，消滅淨盡，各縣保夷，漫無統率，遂使什九地方，陷爲夷巢，糧稅所徵，僅限於縣治附近與大道一線

西康詭異錄

任筱莊

第四編 物產與生業

一 忠實的介紹

西康是很易謀生的地方，我願川省失業的人，齊向那邊謀生立業去，不要擁擠在家鄉搶飯盤，便可使川省一切政治，經濟，道德，主義等等問題都解決，邊地的一切政治，經濟，防務，夷務等等問題亦附帶解決，所以我想很翔實的把西康物產種類，運銷道路，營業情形，與同成功者失敗者的事跡，寫成一編，告省內同志，好去替省內失業的人設法，但是心有成見的人說話，常犯加倍形容的毛病，老於世故的人，常不肯完全信任他，我今已是自認胸有成見了，閱者諸公還肯深信我的話麼，於是不能再聲明一句，望閱者澈底的信任我，我是極忠實的說話，斷不容有半點誇張，凡事必是我親見的才肯說，聽見的和傳聞的，雖然也說，却要註明來歷，不稍含糊，我敢負責，任何會到邊地的人，不能有說我虛夸說我加倍形容的，

二 移民的榮枯

西康自元代便有川陝人民入內經商，明清之間，又有許多木工金工鑽工進去，清末改流，軍政學界流落未歸的更多，因為謀生娶妻都很容易，在此安家立業者不少，人有巧拙勤惰，有氣運美惡不同，也有致富千金的，也有困餓至死的，殊不

能一概論，致富成名者，其道甚多，當於後節徐徐見之，困死墮落者，却可歸納於下列數種原因內，

一，吸食鴉片 草地鴉片，極賤極佳，漢人多半貪圖便宜，吸食成癮，雖云極賤，究需錢買，一經成癮，動作困難，揮錢愈不易而煙癮愈大，鮮有不墮落者，恰似一地跑流差的轎夫，橫順弄到病死下台，

二，性的戕賊 草地娶妻納妾偷情押妓太容易了，地方寒燥，傷身更甚，青年到此，不識利害，枉死者甚多，

三，屢遭劫匪，草地掙錢雖甚易，劫匪亦太多，所掙之錢，難搬回家，常有致當數次，被劫數次，終結還是窮人的，但是避開劫匪亦甚容易，他們不想法，仍是知識不足之過，

四，習於懶惰 草地隨處皆是生業，只須人去，並無人競爭，人果勤快，斷無凍餒，但草地蠻家，慈善好施，人不勤快，亦難凍餒，惟其如此，故多墮落，五，氣運不佳，如像疾病糾纏，喪事迭出，官吏搢詐，兵匪焚劫，或貨到市疲，放債撈平，以及賭博失敗等等，皆入此類，

三 燕路術語

打箭鑼在西康之東，昌都在西康之西，是西康兩大交通中心，中間的地方，漢人通稱爲草地，由打箭爐到昌都，分南北兩道，南道經過河口，瑯塘，巴塘，江卡，乍了，盡是高山深谷，是滿清時的軍台大道，北道經過泰寧，道孚，鑼霍，甘

孜，德格，大半是平原，西康商人，呼爲南北兩路，往時南路熱鬧，北路沉寂，近時北路熱鬧，南路沉寂，

北路的高端，從道孚踰黨嶺，從泰寧過毛牛，皆通丹巴，由丹巴過懋功，翻巴朗山，至灌縣，旁通撫邊，畢化，綏靖，雜谷，理番，松潘諸地，草地商人，稱之爲西路，以其自成都西門出發也。

南路的東端，從打箭路，經瀘定橋踰飛越嶺，經清溪，大相嶺，榮經至雅州，稱爲大路，即是川省的南大路，以其自成都南門出發也，南大路自清溪分支，經富林至西昌，爲寧遠大道，西康的米，多半是由此路轉運到打箭爐去的。

富林與瀘定，都止大渡河岸，中間有十多個場，却無大路相通，只有土人自闢的羊腸小路，過得措子，近年亦有多數商販，從此路走，稱爲河道，河道最大的七個場，稱爲河道七場，

北道的西端，有四條大商路，第一是從昌都進西藏的路，第二是從鄧科通青海藏谷，亦作結古一的路，第三是從石渠通甘肅西甯的路，第四是從甘孜東谷經俄洛色達通甘肅洮州的路，草地的商人，通常以西藏，戒谷，西甯，洮州四地名代表之，亦稱爲草地，

南路自巴塘分支，南通鹽井嶺與雲南之阿敦子，雜四中甸，麗江，自壘塘分支，南通稻成，定鄉，亦派雲南麗江自打箭爐分支，南通九龍，木里，亦通雲南麗江，是爲雲南商路，

以上，南路，北路，西路，大路，河道，戒谷路，西寧路，洮州路，雲南路等名詞，爲西康商路的總大術語，到草地者，須記爛熟，

四 生業總說

西康生業，商業最佔重要，其次爲牧業農業，又次爲採藥開鑛，又次爲工業，商業經營，以茶爲大宗，主由四川經南北兩路銷入西藏，布帛次之，四川印度雲南三方皆有輸入，藥材又次之概自康藏零收成整，輸入四川，羊毛又次之，概自戒谷輸入，其他則洋貨從雲南來，藏貨自西藏來，糧食紙張從四川來，果實良馬自西甯來，鹽則川滇甘皆有輸入，此外各貨微細不足道，

西康與西藏，皆甚尊視商人，夷語稱官爲本，漢官曰剖本，土官曰密本，商人曰充本，商貨不取稅，商民不當差，各大喇嘛寺與土司家，皆有專員經營商業，

五 藏洋小史

西康與西藏，昔時原祇行實物交易，近世鄉僻地方，尙行此法，記得宋史所載，番人到雅州碉門買茶，還是以馬一匹易茶若干斤算，無用銀之說，不知何時，才有銀錠，滿清一代，頗爲通行，此地并不產銀，亦無開鑛之法，所有生銀，完全是從四川雲南，印度，中央亞細亞運入，其與康藏對外商業之發展，很有關係，滿清末年，西藏與印度間的商業發達了，頗將印度盧比輸入西藏，西藏人感到非常便利，爭着使用，比生銀更受歡迎，於是盧比輸入過多，幾乎成了，西藏通行的銀幣，并且漸漸流行西康了，印度盧比，面鑄英印二種文字與英皇像，重三錢

二分，作四錢行使，錫良作四川總督時，覺其可恥，才奏准就四川造幣廠仿照印度盧比形式輕重，鑄成漢文銀元，面鑄光緒帝像，運藏行使，即今之藏洋也，當時有令，每藏洋一元，作三錢五分使用，造幣廠與藩署，每圓實賺銀二錢，蕃人初亦爭用，後因攜往印度購貨，英商認爲分兩不足，祇肯作二錢八分，或三錢算，而印度盧比，仍作四錢，西藏與印度交易較大，因此影響，遂亦祇准，三錢算，惟昌都以東，遵作三錢五分，宣統元年，駐藏大臣聯豫，與邊務大臣趙爾豐，咨請四川總督趙爾巽，改照本位三錢二分行使，示諭康藏一體遵照，至今康人，以盧比與藏洋一樣看待，惟康境仍藏洋多盧比少，藏境盧比多藏洋少，我曾取盧比與藏洋比較，盧比輪廓實大一絲，厚與成分皆相似。

藏洋重三錢二分，即恰當龍洋四角，康人稱爲四咀，（讀如嘴），另鑄有值一咀二咀小銀元爲輔幣，但爲數極少，不敷應用，蕃人曾將藏洋分爲兩半，以一半作二咀，頗爲通行，但在近年，好番爭將藏洋花爲兩瓣，抽去中心一條融化，剩餘兩小半，實只整洋三分之一，亦作二咀使用，聞到近年，市面幾無整塊藏洋行使，但康地別無良幣，所以以種惡幣，仍能通行，

康地通行的藏洋，概是光緒頭像，爲宣統像者，百不得一，民國以來，久未鑄造，使用區域，則益增加，所以藏洋漸不敷用，市面金融，很不活動，蕃漢商人，爭請加鑄藏洋，二十四軍，本年已在爐城，開始鼓鑄，印模仍是光緒舊模，因蕃商守舊，恐新樣遭其歧視故也，

舊藏洋成分甚好，彷彿與光緒龍洋相似，宣統二年時，每元換富十銅元四十四枚，即四百四十文，其時龍洋每枚換富十銅元一百一十枚，前數恰富四角，現在大二百銅元通行西康，川省銀元，在打箭爐每枚換八千至九千不等，藏洋換四吊錢，即合川洋五角，但財政機關，出入仍作四角算，以二個半藏洋合大洋一元，稱爲二五折合，但是藏洋的真正身價，在市場上表現出來，却是二一折合，即兩個一咀折合大洋一元，

六 打箭爐通行貨幣

打箭爐是西康第一大埠，貨幣種類極多，總括起來，有如下列，

一，銀錠 生銀是鑪城金融的中堅，市面堆積甚多，大都是西藏商人運來的，從前來的，都是銀磚，成色非常的好，後因本市奸商，藉口傾銷成錠，糝壞成色，大使藏商失望，近年幾乎全無銀磚運來，各傾銷店亦已息業，但是市面劣銀充斥，很難使用，市場交易，總是用生銀抵賴，一方估支，一方刀拒，鎗花百出，糾扯非常，又每錠少有重過十兩的，多半重八九兩，愈輕愈不好用，又有中錠小錠更難用脫，新到鑪城的人，殆莫不痛心疾首於此物，鑪城藏商之衰減，此實一大原因，蕃俗，生銀五十兩爲一秤，從前藏洋百六十元作生銀一秤，後漸跌至百四十餘元一秤，去年冬間竟至百二十餘元一秤，據土人說，財政機關人員，應與奸商平分這種責任，

二，大洋 川省新舊大洋，外省龍洋，一律通用，每元約換錢八九千文，

最奇者，有新疆銀元一種，足重一兩，成色絕佳，面鑄回漢文，與重一兩新疆省造等字，亦在此城行使，與川洋同價，但甚少耳。

三，藏洋 藏洋整洋與花破半塊通用，只半塊過小者，甚難支脫，買物上十元者，須有整洋搭用方能交兌。

四，雲南半元 市價較大洋低，較藏洋高，有時亦作大洋使用。

五，鋼洋 亦係雲南製造，形式如成都廠板，概係半元，滿面銅色，市價約抵大洋三角。

六，盧比 即印度銀幣，自西藏流入，通作藏洋使用。

七，咀洋 有一咀二咀二種，小如北平之鏰子，花紋圖案，與藏洋同。

八，銅元 通行大二百銅圓，小二百銅元與老窩一百窩五十銅元皆作一百用，老窩二十銅元作五十用，(記不甚確)

九，制錢 盡用大青銅錢，每枚作五文用。

十，銀幣 印度輔幣曰西藏流入，約有紅銅錢大，無孔，花紋似盧比，在西藏值一咀，鑪城僅見，不通用。

七 滄定貨幣

滄定雖屬西藏，貨幣則向內地，生銀，藏洋，銀洋，貨幣皆絕迹，銀幣只大洋，雲板，鋼板三種，輔幣通行大二百與窩十銅元

八 丹巴貨幣

丹巴與湟定同在打箭爐之東，貨幣却不同，生銀，大洋，藏洋皆有，雲板鋼板較少，銅元則通行小二百，當十銅元作一百用，故銀價較高，打箭爐大洋換九千時，丹巴換十三千文，因受懋功影響故也，

十 草地貨幣

凡打箭爐以西之，地無論南北路，皆不用大洋，縣治市場。偶見一二，亦不通用，銅元只大二百一種，少見有以銀元換錢，錢換銀元者，生銀亦少，民間交易，多以實物掉換，半塊藏洋更多更濫，時有祇存輪廓一小部，狀如新月者，亦有將印度盧比花破者，有將雲南鋼板花破者，皆作半元用，南路接近雲南，市面鋼洋較多，價值較藏洋每枚少換銅元一千文，亦不通用，惟河口經縣政府，強迫人民，作半元使用，該縣崇喜土司，現仍不服，頗與縣署齟齬，

巴塘以西，銀幣聞頗通行，

十一 周長發三富三窮記

去年六月，我在丹巴，往絨壩溝看鐵回，至宋達村，大河水漲沒路，須從山岩繞行，命宋達村長着人負我行李引路，徒步相從，趕回縣城，已三更矣，爲我負行李者名周長發，沿途自述其草地經商三十年歷史，甚有趣，亦極可笑，當曾撮要記錄如下，

周長發，安岳縣高橋人，數世單傳，有田二百餘畝，每年收穀五百石，其父負販

於茂汝松理之間，年獲厚利，長發十四歲，即命隨行練習邊地生理，深感興趣，二十歲時，其父客死於松潘，長發引喪歸葬後，仍繼父業，往西路經商，每年待揮秋後買土布錦緞之屬，販運入蕃，掉換貝母蟲草各種土產運回，恰當秋收，每年一次，能使家中農事不廢，冬季蕃地寒冷，便在家中休息，故人不甚勞，而獲利甚豐，其時布一件換貝母一筋布一件值銀一二錢，加入運腳，總值三錢，貝母一斤，在成都值銀三兩餘，故所獲利，常在四倍以上，如欲多買鹿茸麝香虫草等珍貴藥品，本錢不足，尙可向藥行預用，秋季以藥償之，經商日久，信用昭著，各藥行皆樂放貸，如此每年五月入蕃，八月回省，賺銀數十兩百餘兩不等，光緒末年，兒子娶媳，已能支持家事，更敢放心深入，聞金川生意，較松潘皮厚（商人稱利厚爲皮厚），漸販布帛至新街子（即懋功縣）章谷（即丹巴縣）綏靖崇化等處，每年回家一次，或數年回家一次，或回至灌縣，將貨賣脫，又復折回，覽金川經商，趣味更厚，將本滾利，翻騰數次，漸成大資本家，亦不常將錢兌回，宣統末年，周才三十餘歲，恰有丹巴漢軍開往草地，駐防康北道，聞說草地生意皮更厚，遂販布疋菸草等物，隨漢軍行走，行至羅鍋梁子，被土匪截劫罄盡，緣其時漢軍初至草地，夷人竊恨，故尾截其隨行商旅以泄忿，非必是匪也。

局長既被劫，轉回金川，收集舊所放賬，即就近經營小貿，漸復起家，積銀二百餘兩，民三四年時，二楷金廠開辦，十分興旺，裕華廠添招金夫，每棚十人，認一人承招，稱爲棚頭，周招金夫一棚，前往淘金，凡八個月，除金課全夫所費

外，淨得赤金二十八兩，其時草地赤金四十兩換，值銀一千餘兩，合藏洋六七千元，周遂舍金廠，同業八人，攜金赴打箭爐兌換，行至道孚松林口，遇劫匪十六騎攔劫，有四人返奔，立即飲彈斃命，彼與其餘三人不敢逃，坐地待劫，此匪剛才劫去陝商赤金一駄，不屑取衣物，只將八人囊中金粒傾去，幸周之衣角中預縫有大顆金子八粒，未被匪覺，至鑪城售之，得銀八、餘兩，仍購雜貨，販往巴塘貿易，

其時巴塘漢軍漢人甚多，日用奢侈嗜好各貨，俱係由鑪城運往，利市數倍，漢人經營此業者，莫不致富，周長發在巴塘一年，淨賺銀六百餘兩，心不忘二楷金廠，復由瞻對蠶霍道孚，向二楷行去，至二楷時，值八角之亂，（已詳前編），曲司土司百姓，蠢起驅逐漢人，金廠由是解散，金夫多被劫掠喪命，周至二楷，一目荒涼，人獸俱絕，欲由綏靖轉回章谷，重理舊業，行至曲司家，道遇亂兵，銀錢衣物，被劫罄盡，既無存蓄，旁無賑討，鄉音久絕，舉目無親，由是流落金川，爲人下力，下力非雅片不行，偶有收入，亦悉吸煙耗去，去年已滿五十，不存一錢，力不從心，謀生不易，才投宋達村長當小娃子，

我問周長發，何不回安岳去，他說「初到金川時，每年回家一次，前後共帶銀六百餘兩回家，一，走草地後，未曾回家，亦未帶有銀子回去，第二次被劫後，曾經回家，走到成都大面鋪，遇房族弟某等，說（熊克武軍隊，正在挨戶搜劫，某家估派銀若干，所以今已殘廢，我等還向外逃走，你還回去作甚，）我想家鄉既然

回去不得，不如回轉金川，暫且自謀生活，此次回到金川，盤纏用盡，事業無着，遂至落泊如此，

我問他家還有何人，他說「還有一妻一子一媳，最後離家時，已有一孫，現在不知又有幾係了」，

問何不寫信回家，叫他們兌錢來接，他說「昔年在綏靖住，每年還見有家鄉人來此貿易，談到家理情形，說還很好，自落泊後，再不見有家鄉人來，無從帶信回去」，我說郵政帶信甚便，何必定要待家鄉人，他說「我不知道」，我見其入甚愚，又是好笑，又是可憐，當即郵政寄信方法告他，他覺甚小在意，他說「我曾請人看相算命，都說我三十五歲敗運，五十一歲上運，我第三次被劫，恰是三十五歲，忍耐熬了十五年，今年滿五十歲了，應該明年上運，我何必赤手回家，遭親朋冷笑，我定要熬到運來，贖錢後再回」，他說的明年，正是民國十九年，恰巧今年二楷金廠又開廠了，或許他真要轉運，亦未可知罷，

此人送我抵寓，已是半夜，領賞一千，隨即去了，第二晨早，我才記錄，自信所詢前後經歷地方營業銀錢數目，皆詳詰再三，確記無誤，惟其姓名只說一次，反未記清，如非周長發，即是周興順，或周長順，合併聲明，

事：二李占云趣

本年正月我從打箭爐雇輿回川，至瓦斯溝，一輿夫病不能行，路旁飯店中，有一男子出願替換，直抬入省，一路閒談，知其名李占云，眉宇城外四合場人，往

來川邊小買十年，忽富忽貧，千變萬化，言之奇趣橫生，令人捧腹，至富莊，阻雨半日，我託言將往川邊經商，請將其經歷詳細告我，隨記於書，今以轉告閱者，可作小說看，亦可作謀生指南看，

初出茅廬之李占雲 李占雲自言，曾讀書五六年，粗識字墨，曾充本街團防隊長，故掉錢後，人皆尊稱爲李隊長，有弟兄三人，占云行二，現年二十二歲，民國十一年，尙未分家，家中田地不多，日食不足，有眉人曾云忠者自忠州買土布，運往富林等處發賣，常獲厚利，又欲販布往賣，雇李占雲爲挑脚，李與家人商議，籌銀一錠，同曾云忠往眉州萬勝場買布，曾云忠買布四十八件，李占雲買十八件，搭附曾布擔走，此次替人挑担，因搭有布，工價甚薄，恰敷口食，一直挑到漢源唐家壩賣去，布每件八千人，賣價每件十一千文，計本銀一錠，賺洋五元，本利共成銀十五兩，往富林買猪五隻，販回眉州，猪本去銀十一兩，一路盤攪甚大，剩銀不够用，在名山縣買去一隻，其餘二對，趕回眉州新場售賣，得銀四十元，綜計此次一個多月，本銀十四元，淨賺錢二十六元，又儘此四十元買布，自己挑着，再到富林賣去，渡河過大樹堡，買猪十八隻，留足盤川趕猪回縣，賣得七十餘元，又以全數買布，已是一百餘件，雇人挑走，自己徒步押走，居然大莊布客也，此回沿途售賣，由富林循河道，賣到紫打地，（亦名安順場，爲河道大場，屬越窩縣），才得賣盡，聞田灣猪價更賤，遂往田灣，買猪四十六隻，販回眉州，

楊大爺的照看

田灣距紫打地一百里，中間須經過黑老鹵，黑老鹵有大袍

哥名楊玉山，原眉州韓家場人，其父楊三爺，舊在河道經商，發財，眉州與河道黑老鹵二處，皆有住宅，楊玉山與其弟玉全，皆有名袍哥，能通河道各場，李占雲過黑老鹵，以同鄉關係，拜謁楊玉山，求照拂，楊給名片一紙，說任走何處，有此可以保險，李占雲買豬回來，沿途關卡極多，每攔阻收稅，李即出示楊玉山名片云，「楊大爺叫我替他趕豬回眉州去」，卡員皆稱賀曰，「是他大伯的麼，恭喜賺錢」，隨即放行，不取一文，一直趕至雅州，纔納稅契，每隻豬三百文，凡四十六豬，連保商費，共去錢三千零，趕回眉州，賣得銀百一十兩，綜計上兩銀本，販豬與布三次，恰共淨賺銀一百兩，第三次雖得楊大爺照拂，但因運道太遠，盤費太大，本銀七十餘兩，才賺三十餘兩，反爲利錢最薄之一次，家中歷年拉欠人家，有債百兩，此次生意，恰將舊債償清，

第一次失敗

李占雲走富林一路既久，漸知建昌雲南鴉片，販到四川，有

對本利，乃於民國十二年秋收後，籌集小資本，先往中壩，趙渡等處，收買黑白附片沙參桔梗甘草川芎瞿麥甘石杏仁麥冬，隨買隨賣，見利即丟，轉回成都，則買荆芥故紙，過邛州，買蘇葉，沿途買賣，滾積資本，最後空囊買藥，收拾成挑，販入建南冕寧，西昌，會理等處賣去，購買雅片，又買防風一挑遮手，運回四川，同行有四十餘人，皆自建昌販煙回省之小買，不料被匪偵知，行至雅州磨子岡，突出匪徒三十餘人，將一行雅片，盡行劫去，李占雲損失南土四十餘兩，銅

元二十餘吊，只剩防風一挑未要，担回嘉定，賣銀四十餘元，

二四營奇遇

嘉定水口鎮曾經廷告李占雲，說從河道紫打地進山，爲二四

營，娃袴脚等處，販鹽利布進去，個花椒出來，利大無比，李占云遂未歸家，從嘉定買鹽胆水（點豆腐用）二挑過富林，胆水原本，每筋八十文，至富林，每斤一千文，其利百倍，就富林買成土布鹽巴各一挑，與其妹弟鄒華封，担赴三四營掉賣，住黃姓店內，二四營在猥夷巢中，猥夷之俗，遇漢人即劫之，沒收其財物，將人細賣與他部爲奴，每人可賣銀若干兩，他部得人，又轉賣於較猥夷巢，更得高價，每每擄人未久，已經轉賣數千百里，不可復還，猥夷買得漢人，將兩足塗油，用杠炭火烘烤，使皮厚能踐瓦礫荆棘，始作牛馬使用，負重致遠，動輒鞭打出血，慘無人道，永遠不見天日，故漢人入內經商者甚少，如欲前往，必展轉請人，向夷酋以保，有保者猥夷不搶，如搶擄已經取保之人，則担保夷酋，應對取保之人賠償萬大損失，此爲蠻規矩，違背規矩，則兩部相攻，稱爲打冤家，非到撲滅全部不止，李占云此次，由袍哥白少山介紹，娃袴脚開藥舖之李先生取保，故能安抵二四營，

二四營規矩，客店即爲牙行，客商入店，招待食宿，并不逐日取費，只於出店日結算，客初入店，店主先來問，「客要買塊錢，要掉貨物」，問那種較好，店主云，「此地現金不多，難賣高價，貨掉貨最爲合算，客既欲販貨回川，自然貨掉貨好」李占云初到此地，一切不知，答云「掉貨」，第二日，即有夷人隨店主來

取貨，說明待花椒成熟時，以椒償價，以後愈來愈多，川流不息，或取鹽巴，或取棉布，皆云將來摘椒償還，李占云恍惚迷離，聽其取去，惟有重託店主，担保償還，店主入殊不在意，淡然答云，「你登上簿子，將來有我負責」十餘日內，布鹽脫盡，只賣有現錢四百餘元，心中非常恐懼，鄒華封埋怨他說，「二哥，你太疎虞了罷，我們萬里辛苦，搬來血本，你聽憑素不相識之店主人一言，完全爲借與人，簿上所記，不過唧唧若干斤，噤噤若干斤，喀哩幾件布，攏攏幾件布，家住何方，尙且不知，將來不摘花椒還你，能找誰家理說，」占云聞言，愈覺懊悔，從三月待至五月，尙無一人來店償貨，問店主人，店主狀甚厭之，叱云，「你耐候着罷了，頻頻作鬧何爲」，占雲沒趣回房，自疑誤入匪窟，慮難生還，惟與鄒華封抱頭暗泣，不料五月中旬，諸蠻次第來店，償還花椒，十餘日內，完全上齊，竟無一人躲賴，亦無分釐狡猾，應償花椒若干，總屬有多無少，不必稱量，可以收納，萬想不到，夷人交易，竟是忠實如此，于是二人心花怒發，喜出望外，計棉布每件二十八方，每方掉花椒十四兩，鹽巴每斤掉花椒一斤十兩，原本布每方二百餘文，鹽每斤四百五十文，所掉花椒擔到邛州，賣九十五元一百觔，除口食盤川，淨賺一百三十餘元，前回磨子岡損失，賴此彌補，其年弟兄分居，被家事累，暫時未再出門，

造物所忌之雅片貿易 李占雲既分家，獨立門戶，費用甚大，種田有限，日用不敷，不得已，又籌借資本，往南大路易，置買一次民國十六年秋收後出發

販布過富林，黑老鷗，賣去，轉進越雋，買防風茯苓，夾帶雅片運回，下資州隴縣賣去，賺錢不多，將本金審兌回家，贍養妻子，餘錢，買資圓，白礬，紙煙陳皮等貨，担進建昌，十七年二月，走到雅州，聽說前途有匪，恰有大商人運貨二十七駄進西康，請駐軍二連保哨，小商販負之而行者凡十餘人，李占云即在其中，不料行至大相嶺，有匪六七十人出劫，與保哨軍隊激戰，飛彈如雨，哨兵敗潰，商人皆委貨逃走，匪去後，商人回看貨物，只粗重不值錢者在道，李占云資圓紙煙被劫，約值八九十元，剩有陳皮三十斤，與白礬未要，依然担進建昌賣去，又往河道會理等處，小貿數次，漸有資本數十元，再買雅片十餘兩，防風黃苓二挑，擔回四川，是年十月，行至麻柳灣（磨子岡下方），有匪徒二三十人，潛從林中出，截斷兩方路口，不動聲色行劫，祇許被劫者進，不准走出，攔截半日，共劫一百餘人，李占云所帶雅片現錢皆被劫去，留防風黃苓一挑未要，担至嘉定賣去，心中不死，又買布疋二十餘件，重進建昌，行到磨子岡，又遇匪徒二三十人，同行小販三四十人皆被劫，布疋損失罄盡，不得已，折回家鄉，重覓本錢，買使君子資圓等貨，又進建昌，再買雅片，配防風一挑担回，此回未曾遇匪，自雅州担回眉州賣去，時建昌雅片，每兩五千二百文，眉州賣值一元，恰為對本利，共賺四十餘元，足抵從前損失，但其防風賣到邛州，又被匪騙，至於討口，

送財神起本

李占云於十七年冬，從建昌出來，在邛州保寧寺（場名）過年，新賣防風四十三元，裝在貼身腰帶中，有邛州小販王元興，初自富林出來，與

李同住一店，窺見其錢，二十夜晚，邀李過床吸煙，他本不吸煙，因屢向建昌販煙，漸知吸食，新才上癮，貪圖便宜，過床吸煙，煙醉回床，昏沉睡去，被王元新用小剪刀去銀帶竊銀逃去，煙醒捫錢，才知被騙，於是一錢不存，去家又遠，兼以年節，無從告貸，只得在房暗哭，新正月初二日，店主人清算店賬，已該二十一千，無從籌措，店家亦代爲設法，邛州風俗，新正用紅紙印財神圖，挨戶送去，說吉利語四句，可得錢二百至四五百文，比討口貴重，適同店住有送財神者一人，將財神印板，寄在店主人家，已出門去，店主替李偷來紅紙十張，取印板付之，又送與松煙一把，教吉利語四句，便在初二上午趕印，薄暮出門，打聽其人尚未走過之處，飛奔跑送，當日得錢二千八百文，連夜趕印，明日又送，送至十五，得錢三十餘釧，償還店賬，買滑竿一付，邀一伙伴，上大路下力，專走邛州百丈雅州三處，遇人即抬，不爭價值，歷時一月，除去煙販店號，存錢七十餘千，又買花藥走富林貿易，賺錢作本，積資至二三十元，遇人邀約，又往穆坪趕煙會，

趕煙會的成績 金川穆坪等處，皆種雅片，每年收割雅片時候，四方商人，各販貨物，來到產煙地方，趕場鑽場，掉換煙土，稱爲趕煙會，產煙之家，認爲土內生煙之物，與外客掉貨，不甚計較分量，故趕煙會者，皆獲厚利，李占云在邛州被騙後，千萬辛苦，掙得二三十元，計還不够防風血本，無臉回家，恰值穆坪煙會期間，上南一帶小販，紛紛前往趕會，李亦夥混同行，到穆坪後，果然

一帆風順，約略半個月中，將貨掉盡，共掉得煙土一百八十餘兩，計已值錢二十餘，鉤，回想正月初一一錢不名景況，如在夢中，有仁壽張松林者，亦恰將貨掉完，得煙四百餘兩，二人相約同行，四月十三日，行至大金玲龍關，突遇劫匪十三人，將二人煙土，完全劫去，祇留盤川數鉤，勉強吃回家中，仍是空空妙手，與正月初一無異，回想四個月中，經過情形，真如一夢，有時不免怨天恨地，有時不覺撲嗤一笑，

去冬的經歷 李占云自穆坪被劫後，自覺難與命運爭衡，遂絕意不再出門貿易，不料去年眉州天旱，所耕田地，全無收成，完糧納租，俱無出息，不得已，又將婦人紡線子所賣之三十吊錢取來作本，再行出門貿易，先至丹稜母店場，買大豆，販上眉州，凡走兩轉，微有利錢，第三次經從母店買豆，挑赴雷州三岔壩，共走九天才到，買本九千一斗，凡三斗，共賣六十千文，託熟人鄧良臣帶三千吊錢回家，叫妻子仍買棉花紡線，自己又在黃龍溪（距三岔壩三站）買地瓜，担過邛州平鹿壩夾門關一帶販賣，就錢過百丈關，買杠炭擔赴成都賣去，又已有錢四十餘吊，以三十餘吊買大頭菜八十斤過打箭爐，沿途帶吃帶賣，抵打箭爐，剩五十餘斤，本錢每斤四百餘，至此每斤三千文，共賣錢白餘吊，從鑪城買蓮花白菜，担赴瀘定賣去，又往瓦窰坪（飛越嶺下屬泥頭管），買當歸二十五觔一擔，劬一、二百二十文，至泥頭驛，買核桃三十，擔赴夾江賣去，帶大洋四元回家，剩錢五十餘吊，購已臘肉，從夾江買土黃曆，門砵，門錢等物，販到鑪城，共

賣錢七元餘，黃歷在夾江，每本一百二十文，沿途零賣，作為盤費，雅州每本二百文，榮經漲至三百文，清溪漲到八百文，冷頂每本一千文，則已賣盡，鑪城每本可賣三千，惜已無有矣，在鑪城過年，正月初三，往瀘定橋買小菜販來鑪城，賣過一次，賣十賣完，轉回瓦斯溝，尚未決定生意，恰逢轎夫換人，遂認拾回成都，

性格的批評 我在鑪城雇夫回成都「十二站」，是每名每站一元錢，由袁夫頭小攬，李占雲從瓦斯溝接拾，只少拾一站，論理應得十一元，不想李與袁夫頭講定，每站才八千文，夫頭每站乾賺四角半，還要李拾和方，我聽說來，很抱不平，李占云却並無翻悔，他說「出門人然諾為重，此說由他賺去，況且我做生意，未必一天能賺四五吊錢，仍要氣力」，我覺其人言語舉止，確是一純粹好人，性格態度，都安算出門人的第一等，私心憐之，及聞其從前艱難奮鬥歷史，更覺可以佩服，竊念如此等人，亦至于餓飯，或流為匪，則是政治之罪，非社會之罪矣，

可惜其人因貪做雅片生意，吸煙上癮，行走亦將煙具帶着，一刻不離，未免可恨，其人能担能拾，能寫能算，能交際應對，能忍苦耐勞，從小與人參言搭舌，爭唇鬥口，自己除吃煙，守身謹嚴外，饑飽自度，所以建康無病，當為出門小買中，質地最佳者，

以上所長於李占雲兩節，可將內地人到川康邊境經營小買生理之各種形式利弊，略舉梗概，此其中，可得幾個通則，

第一 到邊地經營小買，是出穩當之謀生方法，

第二 靠近處做，利錢較小，却較安全，從遠處做，利錢較大，較多危險，

第三 本分生理，常較安全，奸猾營業，每多意外，李占雲販煙三年，屢遭匪劫，終結尖木下台，表面可歸罪於氣運，暗中實有必至之理，謂為造物所忌，自亦可也，

第四 行商不如坐賈，因為道路危害太多，故在邊地經商致富者，大半係坐庄營業，若如周李兩人之碌碌奔走，從未見有起家者，

其實周李二人，都非草地經商的止型，不過舉在這裏，挑逗省人探險邊地的興趣，草地真正的商業，經營情形，容將農牧工鑛各業說完以後再說，

十四 奇異的耕犁

草地農業之幼稚，可於其耕犁見之，其犁構造，與內地犁仿佛，惟犁胸與犁賴，由幾塊木頭合成，犁尖所套之鐵鏈，只有六寸來長，恰似小帽，據漢人傳說，從前草地，只用一塊木頭削尖做犁，因草地無鐵，所以無鏈，如此之犁，亦是漢人所教鑄亦自漢地販來，

其犁轅構造，則與內地大異，用兩條直木，穿掙成直角形，短的一條，約三尺長

，下連犁身，長的一條，約長兩丈，突向前方，耕時，用牛二隻並立，以一橫木，牢縛兩端於牛角上，又縛長轅之端於橫木中一人手持犁柄，鞭牛前行，其犁甚重，蠻雖力大，雙手把持，尙難轉動，入土則甚淺，大約不過五寸，草地土鬆，使以內地犁，耕如此淺土，一羊即可拉動，草地用兩牛，猶覺吃力萬分，牛頭低昂作勢，如甚苦楚，蓋牛角非着力之處，兩牛又難一心，所以格外吃力也，

內地犁較優之處，在犁轅短，遠繫牛之腳後，故人提抑擺動犁柄，可使鐮尖深淺左右如意，犁甚輕巧，故轉運不費力，牛着力處在肩，故能起重土不苦，蠻犁短處，亦即在此，故欲改良西康農業，首須改良耕犁，無福洋犁，即以川犁易之，功德已無量矣，

蠻犁耕地之狀



打箭爐以東地方，漢人領墾者，多已改用川犁，

十五 耕地規矩

草地墾家，每年秋收後耕地，因其犁甚笨，不便轉灣抹角，只行直線耕法。耕到盡頭，須費許多時間與氣力，方能將犁與牛掉轉，再耕回來，兩頭地向，常大丈寬不能耕着，十餘日後，再耕二次，與前次犁溝正交，可將前未耕到之邊地耕到，如或十天半月，尙未降雪，再耕一次，又與前兩回犁溝之方格對角耕過，下雪以後，封犁不用，明年春期雪融，用鋤鋤點耕，直至八月收穫後，再行開犁，草地耕地，多由婦女操作，去年八月在康，恰見秋耕，婦女們身穿長袍，緊繫腰帶，將上身脫開，兩袖紮腰，裸出胸背，兩手抱犁，叱牛前進，力小犁重，轉運艱難，流汗浹體，狀殊可笑，偶見外人站着，猶知羞恥，停犁穿袖，扯襟掩乳，再行工作，亦有男子耕地者，總不及婦女之多，草地尊商賤農，男子不爲喇嘛卽爲商人故也。

十六 冰耕

草地雖縱橫耕地三次，實不敵內地犁耕一次，使土壤疏鬆之力，犁不及冰，其地每年九月下雪，隨地凍，土中水分，盡凝成冰，堅硬如鐵，錐不能入，凡水，當溫度在攝氏表四度時，容積最小，至零度結冰時，容積突漲數倍，草地冬季土中之水分子，冷至四度時，能含蓄於土中甚多，再至零度，水分膨漲，推起土粒，向上抬高，又凡水結冰，上層先結，以後漸次及於下層，土中亦然，天氣愈冷

，土中之水，愈向下層凍結，即愈將上層抬高，至凍透四五尺時，土面已較原時抬高六七寸矣，待明年春淺，土中冰解，水浸下向，土不能縮，一時鬆軟如綿，何任深造犁，不能有此成績，我故稱之爲冰耕，秋季之犁耕，不過拔起草頭，使易受霜雪凍死而已，

十七 火耕

西康有所謂火地者，原是森林，墾民度其地可以耕種，冬季放火，將林燒燬，森林着火，枝葉先燃，挨次延燒，一時火光甚大，枝葉燒盡，樹幹亦皆焦黑，縱橫倒地，漸次息滅，地既露裸，受冰耕作用甚大，炭灰入土，亦甚肥沃，明年雪融冰解，墾民在焦木亂石間，播下青稞，盡獲豐收，一火之外，不費勞力，又可不升科納稅，故爲甚有利之事業，

此種事業，大半爲漢人經營，關外森林，皆無物主，只須向地方頭人交涉清楚，私許納糧若干，即可放火種地，但此地不能長做，頭年固可豐收，次年即已衰歎，三年以後，已不可種，須改地方經營，故做火地者，皆只搭草房一間居住，不能建屋，其地概甚高寒，冬季雪壓數尺，亦非移下平地居住不可故也，

邇人秋間經過道孚蘆霍等縣，可見河岸兩旁山坡高處，青蔥大林中，突有黃色地若干塊，中繪縱橫錯亂之黑色條紋，恰似黑漆冰紋窳上，糊以黃紙，即火地也，道而視之，偃臥地上之黑條，盡是台抱端直之良木，經此焚燒，不知幾百年後，才能復故，草地森林敗壞，此爲一大原因，

西康降雪時多，降雨時少，自三月以至八月，爲麥作時期，當麥含苞時，須水甚要，此時却難得雨，故凡農業比較發達地方，皆講究灌溉，蠻民不知車水，却營引渠，常從溪澗上游，截引水道，以灌下游沿岸旱地，我曾見道孚龍步溝口之水渠，高在距水十餘丈之山腰上，截引上流溪水，緣山腰土渠，平流於十里以下之半山麥田灌溉，經過縱斷之山水溝十餘處，皆用木槽引水，跨溝而過，如此水工，在蠻中發見，亦可驚矣，

凡屬有水灌溉之地，稱爲「水地」，丹巴道孚與巴塘鹽井四縣，水地最多，道孚灌水工程，尤稱卓絕，

十九 蝦拉陀虫災

鎰霍縣蝦拉陀，爲大河岸一市街，全住漢人，有天主堂一座，街外大河壩，寬長各數里，土壤氣候並佳，惟無溪水可以引灌，其上方爲章達河壩，下方爲甲基龍河壩，對岸爲瓦達河壩，皆爲農產富庶之地，惟此河壩，爲蠻民所棄，歷未耕種改流以後，漢人領墾此地者甚多，頭年亦各豐收，第二年遂有虫災，第三年禾苗被虫吃盡，殆無收成，以後此虫每三年大盛一次，百計驅除不去，始知昔日蠻民謠此不耕之故，

土人傳說，昔有一遊方喇嘛，來蝦拉陀求吃，漢人不肯施舍，喇嘛怒言：「你們的糧，不與喇嘛吃，拿與虫吃」，自此以後，遂有虫災，又或謂，此虫三年，伏居

地下，三年飛行空中，在地下吃蝦拉陀，在空中吃大唐壩「屬甘孜」，牠處皆無有，又有人謂，外國人曾經研究此虫，惟灌水可以殺死，從前曾有司鐸，想買機器吸水來灌，未能成功，

去年七月，我過此地，墾民紛紛前來報災，果然地內麥苗皆枯萎無實，有一墾民，當面掘洋芋一窩為驗，每芋一塊，有一虫券伏在內，吃去芋心十分之九，幾只留有半邊空壳，其虫黃嘴鐵頰六脚如刃，白腹碩長，乃金龜子之幼虫也，金龜子產卵土內，一年化虫，三年化蛹，蛹與虫皆以農作物及野草之根為食料，能深入土下數尺，冬季則深藏底土而蟄伏，故不受冰雪之害，夏季出吃禾根，並不露形，故農人不覺，吃滿三年，羽化為金龜子，飛於空中交尾，再產卵於地下，所以三年成災一次，一也有經七年至十多年才成災一次的，那是另外一種「金龜子」，因他待禾苗長成，才上表土，禾苗老熟，又下底土，所以很難驅除，惟有將田內土壤，長時間灌水浸飽，使土壤中空氣斷絕，才可制其死命，是故水地，絕無此虫，蝦拉陀鬆而乾燥，冬季凍土又不深，故此虫最宜生長之地，說神說鬼的，皆胡說也，

二十 氣候與產業

西康高原，誠屬寒冷，因其太冷，所以大多數肥美原野，無人耕作，大抵海拔三千米以下的河谷，才是農業極盛之地，此等河谷，盡屬南北縱列，直通雲南境內，接受南洋溫暖潮濕之氣流，故谷內溫暖和潤，與內地相似，例如巴塘，河口，

瀟定，丹巴等處，四時氣溫變動，全與成都灌縣相同，貧民不穿棉襪可以過冬，可惜此等河谷，面積過於狹小，十之八九爲危崖絕壁，可耕之地不多，可住之人亦有限，

河谷以外，概屬高原，氣候與川省迥異，天上雲量極少，空中水分絕少，每逢日出，地面暴熱，夏日可達攝氏表三十四度，比內地熱時，更覺難受，日光曬照皮膚一日，膚色驟變黧黑，表皮爆裂，初現龜圻，尋即褪皮，故雖蠻民，夏出亦以毡帽護頭，以避日射，日光西落以後，突然冷冽，雖在盛夏，亦需薄襪，天將明日，冷度最大，微覺手脚僵凍，冬令更難言矣，

如此高原，就夏季溫度言，亦可種植麥類與蔬類，康人所以棄爲牧場，不事農作者，因霜害雹害太大，每種有種無收故也，

雹災原因，由于地面溫度太高，空際溫度太低，地面之水汽，受地熱作用，猛烈昇騰，既達高空，驟冷成冰，重而下降，復被地面濕氣流衝突，上昇高處再附凝冰一層，如此上下數次，結成大塊，至於重量超過地氣之昇騰力時，下降遠地，禾黍當之，無不偃靡矣，惟森林豐富地方，地面減小劇烈，上昇氣流不猛夏季可免雹災，是故草地產業，顯分三段如下表，

高度	海拔三千六百米以上	海拔	三千米至三千六百米，	海拔	三千米以下
地勢	高	原	高原之岸峽谷之口	峽	谷

氣候

空氣乾燥暴熱暴寒

空氣比較濕

空氣濕潤四時

夏多雹災冬積重雪

潤一日中溫度變化較小有霜害無雹災

氣溫變化甚小無霜害雹災

產業

畜

牧

森

林

農

業

霜害亦由氣溫變化急劇而生，高原中心，固饒於霜，惟以地無農作，隕霜無所害，故人知有雹，不知有霜，河谷兩側高地，接近林界之部，頗有農業，此帶農地，雹災甚少，霜害獨著，其霜四月以前，八月以後，常常有之，春為晚霜，秋為早霜，農人為防早晚霜害，凡生活期佔據四月以前八月以後之農作物，皆不敢種，惟種蕎麥，圓根洋芋等數種短期作物，與需根作物而已，高原上部，風吼如雷，有時行路當風，人馬力掙不能前進分寸，地面碎石，亦為風所轉移，此亦不能栽培之一原因也，

二十一 磔田

西康農地，土壤甚佳，但恒雜有碎石角磔，罕有純土，石磔最多者，為道孚、爐霍、甘孜各縣之近河平原地，石磔約佔十分之八九，土壤才佔十分之一二，農人非常懶惰，即於碎磔之間播種，并不除去，麥苗從石隙生出，宛轉曲折，至於數次，始得與天日相見，秋收之後，亦行耕地一次，犁頭與碎石相撞，窸窣有聲，犁側堆壘滾轉之物，皆石磔也，距河谷較遠之地，石磔亦較少，或含十分之四五，或含十分之二三，總無不含石磔者，

二十二 不施肥料

西康農民，不知用肥料，牛糞搏餅晒乾爲薪，人馬雞豚之糞委棄遍地，聽其土化，尿則因無尿池，更棄之無形，灶灰亦拋於市巷，廐肥更無備矣，幸其地肥沃，播種於土，即可望收，

二十三 天惠惰農

西康夷人耕田不去石礫，種禾不除莠草，不藉不耘，不施肥料，冰耕雪溉，農人坐享其成，二耕一種一收穫外，不費絲毫努力，然其土時甚腴，地力不竭，麥種甚賤，能與莠草爭存，地曠人稀，天產豐富，雖惰於耕，不虞饑饉，以康地農田之少，耕作之陋，而野無餓殍，市無乞丐者，天惠特厚故也，

二十四 青稞與漢文來字

青稞爲一種大麥，發語呼之曰來，周詩一貽我來牟一，鄭康成解來爲小麥，牟爲大麥，余意康成漢末人，解千年前方言，未必不誤，漢文麥字從來，可見古人呼麥類原種也，大麥小麥，雖爲兩種，但大麥耐寒，小麥不耐寒，漢族原從昆侖寒地，遷來隴西，再後播散於中原各部，其最初携來之麥種，必屬大麥，而非小麥，余因疑來字，不當解作小麥，若解作大麥，則與藏語恰合，藏人亦係昆侖發源，與漢族同一遠祖，原始名物，至今或有同者也，不但如此，歐洲較寒農地，不產小麥者，盛產一作黑麥，與青稞多有同點，歐人亦呼來 (Rye)，黑麥與青稞，皆大麥之屬，余故疑古來字，當解爲大麥，

二十五 小麥

蠻語呼小麥爲「作」，惟暖地種之，青稞收穫後，炒熟磨粉，是爲糌粑，小麥收穫後，生磨爲麵，連麩作餅，烤熟食之，蠻民視連麩麵餅較糌粑珍貴，非宴會饋贈不用，小麥亦較青稞昂貴，但不甚喜種小麥，亦異也。

二十六 蕪菁

西康高寒農地，皆種圓根，狀似蘿蔔，根作扁圓形，色白或暗赤，較蘿蔔堅實，味如薯蕷，微具藥氣，富於粉質，蠻語呼爲「油馬」，漢人以形狀呼爲圓根，其實卽蕪菁也，川中無蕪菁，川人遂以大頭菜爲蕪菁，或以圓頭蘿蔔爲蕪菁，皆誤，蕪菁又名賭葛菜，傅武侯征蠻乏食，令軍士種之，遂傳其種於蠻地，

蠻民八月收穫入甕，切葉飼豬，切根成方塊，堆晒屋頂，至冬乾脆，隨時取入釜中煮湯，客至，掬而獻之，味微甜苦，湯稠如羹，

二十七 產米之地

稻米只能生產於海拔千五百米以下之地，西康惟三十度以南之大河谷處深在千五百米以下，故亦惟三十度以南之大河谷底部產米，而此諸河谷，又非盡能種稻，因泥土不必盡能貯水，田疇不盡平坦，灌溉不盡便利故也，是故西康面積三百餘萬方里，產米之地不過三四千方里，舉其著者，爲烹壩，咱里，冷磧，沉村，查威，得安田灣（以上大渡河谷，藏定縣境），墨地龍，木里（以上雅龍江谷，鹽源縣境），貢嘴嶺（金沙江支流貢嘴河谷，屬稻成縣），鄉城，定波，六玉，得榮，

(以上金沙江河谷，分屬定鄉，巴安，得榮三縣)，鹽井（瀾滄江谷，鹽井縣地）。

西康蠻民原不食米，漢人移殖後，始行種稻，移民初無學識，有誤種稻於高地者，既遭失敗，後來者遂不敢再言試種，致氣候可以種稻之地，亦無人敢嘗試之，例如丹巴縣，昔年曾有人取稻試種，偶因風烈，未得成實，曾見金川瑣記，至今全縣無稻，然余曾至其地，夏季溫度，濕度，皆與川內彷彿，覺仍有種稻之可能也。

二十八 米之需要與供給

西康用米有三類，其一爲粳米，卽碾磨精白之飯米，概自瀘定漢源寧遠雅州等處運來，先到打箭爐，裝成牛皮大包，駁運出關，銷售於住有漢人各城市，又丹巴縣亦食粳米，其來源爲灌縣，由人力運過巴朗山懋功縣入於丹巴，亦有自打箭爐運來者，其二爲火米，亦曰紅米，與粳米同爲粳稻，不過不施碾磨，將穀先蒸後搗，稈壳即賣，其米帶淺色，粒大而堅，煮粥不稠湯，蒸飯粒粒如豆，味遜於粳米，然有二善，無磨礱消耗，質量不損一也，富於養生素，健人體力二也，不祇西康有此吃法，以余所見，四川以川南之丹稜蒲江等縣，陝西子午谷中皆然，大都爲米貴之故，求增質量，非必知其爲養生也，西康火米產地，爲巴得鄉稻四縣，大抵較清寒之商人食之，其三爲酒米即糯米也，自寧遠雅州輸入，只漢人蒸醪糟用之。

西康米價平昂，買米以斤計，每三十口斤爲一斗，打箭鑪裝包，二斗爲一包，商人運至瞻化，每包售三十二元，甘孜值二十餘元，鑪霍約值二十元，道孚值十餘元，打箭鑪賣，每斤大洋二角，然亦常有漲跌，不盡如此，

二十九 玉蜀黍

玉蜀黍俗呼玉麥，其實爲玉米，亦係暖地作物，在西康惟瀘定丹巴，雅江鄉城稻城，九龍巴安鹽井諸縣能種，其地亦爲北緯三十度以南之大河谷中，祇較稻田稍高，

西康人不食玉米，通常祇作飼豬料，然其收量大，栽培之較麥合算，故農人對於勉強可以栽種之地，皆不種麥而作玉米，漢人領墾者，尤喜種之，因蠻民不喜飼豬，漢戶無不飼豬也，

三十 蔬菜業

墾民初到邊地，每欲取內地各種佳良作物而未宜於草地者往種，一經失敗，則又并內地作物之宜種於草地者亦不敢輸入試種，皆不學之失也，大抵草地與內地農作上之差別，只在氣候較寒一端，其餘并無不同，故以內地冬季作物爲具夏季作物，換言之，即內地任何冬季農作物，皆可在草地栽植，可爲定論，

冬季作物，蔬菜爲重，西康原無蔬菜，清末葉，始有人在打箭鑪附近關地，試種蘿蔔，甘藍（即蓮花白菜）韭黃，葱蒜，青菜，白菜，菠薐之屬，一時暢銷，大獲厚利，墾民相繼而起，至今鑪城附近以開菜園爲業者，已二十餘家，皆致小康

每年由瀟定漢源販來之小菜，尙超過本地所產，足見菜圃業尙有擴張之可能也，趙爾豐經營川邊，提倡實業，曾延請日本某農學家前往考察，結果謂禾穀作物所能增加之度有限，惟蔬菜到處皆宜，趙使人於新建各衙署之側，皆闢菜圃，以資倡導，一經試種，果皆豐收，初僅漢人爭購食之，嗣則蠻民亦購食之，無業漢人，漸自闢圃種蔬，以爲生計，至今日凡有漢人住居之地，莫不開有菜圃，理塘爲西康最高之都會，高出海面四千餘米，周圍白里以內，皆爲牧場，向無農業，近世亦有菜圃，甘藍，蘿蔔，白菜之屬，亦皆著效，至如甘孜，鎰霍，道孚，泰寧等處，河菜圃更多，利亦甚著，現陷藏番之鄂柯，德格，白玉，昌都等縣，至清末試行種菜著效，今雖陷藏，漢人絕跡，聞其菜圃如故，蓋蠻人繼續漢人而經營之也，

蔬菜所以特宜於草地之原因，自然由於耐寒，亦由於其生長時間之短，蓋草地雖寒，夏季一二月中氣溫亦甚高，雖種穀物，亦無不可，只嫌其太短，不及使子實成熟，故只宜蔬也，苟屬生長期短之需實作物，亦自相宜，故蕎麥亦能種於草地，且甚普遍，圓根，薯蕷，亦然，番椒番茄等物，在草地亦能成熟，只恨降霜太早，不能多收穫耳，

三十一

遂寧安岳之殖民地

打箭爐當二水會流處，其水流甚激而冬夏無甚消長，故距水面一尺以上之岸地，皆可安全耕種，惜岸山挾束太急，河岸平原太狹，又多亂石巨礫粗砂，方尺之地

，無方寸之泥，層來棄爲草原，歸瓦斯礮蠻頭人放牧，滿清末葉，招漢人開墾，有遂寧向姓者，領墾鄂達山下河沿半方里地，初披草萊，汰石礫，種地一畦，漸增闢至數畝，架茅舍，種菜蔬，且藝且闢，盡其全部，初墾數年，例不納租，至土已熟，始議租，租亦甚薄，而菜蔬之利甚大，向姓以此赤手興家，遂寧安岳人聞風而至者甚衆，先後領墾其近旁之地，故打箭爐近世營業圃業者率安岳遂寧人也，

向姓既小康，不復從事墾鋤，委耕事於雇工，本人朝夕處城市，嫖賭浪蕩，家資耗盡，負債日多，始將所墾之業，推讓同鄉龔姓，得當價銀二百四十兩，攤還積債，不敷，自親友處告貸贛川。仍回遂寧本籍，爲貧民如故，其追蹤向姓而來各墾戶，墾地不多，得利有限，莫由暴富，亦莫由蕩產，至今樂其業焉，

龔姓，遂寧東禪寺人，民國初年，以苦力投燈盞窩金廠，積錢娶妻，借債承當向姓墾業年賣小菜值千餘釧，付當價二百四十兩外，年稱佃錢五十釧於瓦斯礮，去年瓦斯礮火災後，加各佃戶壓租，龔姓被加銀八十兩，又自改建瓦房一座，費百餘兩，遂共負債二百兩，然所投資，已值五百餘兩矣，龔姓目不識丁，貧無寸土，子身來此，才二十年，積銀三百二十餘兩，建屋一所，娶妻生子，又招一堂弟來此助理家務，與其子女，皆冠履整齊，儀容清暇，綽然有大家風，龔則出入墟市，與官商往來，居然小紳，余以端午日步至其處，參觀新屋，見壁上粘名片如麻，皆小吏與土商來訪所遺，其人亦可謂能自立也，乃其所仗，僅一菜園，移墾

之易，於此可知，

此河壩現已壅盡，伴有楊劉等七家，皆遂寧人，龔姓其翹楚耳，壩作弓形，一面絕壁，三面激水，以一溜索橋與康定通，菜籃芻草，皆懸繩牽渡，雖偪巨市，絕少外人足跡，橋頭建王爺廟，七家輪守，故無竊賊，墾熟之土，肥沃異常，引渠灌溉，水泉清冽，每年二月開種，十月畢耕，其餘三月，閉戶坐食，比鄰雍睦，儼然古風，一度參觀，至今不能忘，以為處茲末世，能有此地一弓，耕種自給，超然世外，南面王不易矣，回想三十年前，巨石叢莽未受斤斧之時，孰知其有今日哉，向姓雖以嫖賭敗，其功有足念者也，

三十二 蛇與農業

打箭爐凡三門，當三溪之谷，三谷近市之部，率已被遂寧安岳人墾為菜園，已如上述，聞其人初行種菜，虫害甚烈，墾氏再三研究，知其虫皆冬伏於凍結不到之底土，待春而出，交配繁殖，以害菜蔬，人力未易掃除之，惟蛇伏土食虫，可防此害，其地無蛇，以竹筒自瀝定盛運數條來此，放之，其後虫害遂稀，漸即於無，打箭爐之有小蛇，自是始，

三十三 二道橋墾戶張姓

余初至爐城，往二道橋溫泉浴，見河岸山坡，斜達三十餘度，尚有耕地，欲窮其竟，登山視之，山腹遇一農夫耕地，一老一壯，方息午膳，飯具一砂罐，一瓦瓶，罐中熱玉米粉飯，瓶貯熱水，似係拾山薪就地所烹，壯者已罷食，老者健飯

，方搜餘粒，詢之，云資州人，姓張，師長張邦本之族叔也，在資無立錫土，有外祖某在鑪城，傳說鑪城謀生甚易，弟兄四人，奉老父來此，其時每人路費才千六百元，初到鑪，佃耕菜園，漸能糊口，娶本地女子爲妻，老父死後，弟兄異居，來此佃耕楊家錫莊之地，其地自河頂岸至山，可耕即耕，不受限制，初墾三年不納租，此後下種一斗，收租一半二升，所謂照糧加二，亦稱二照租也，因地寒冷，每年只收一次，宜麥，青稞，洋芋，圓根，向羊恰能糊口，更因子女日多，須於農暇，採薪出售城市，以助瞻養，昔日近山皆老林，樵採甚易，近則近林斫取，須遠赴白雲深處取之，日一往返，可售錢三千文（合三角大洋），指壯男曰，此長子也，家中尙有子女甚多，生活頗艱，猶較優於在資州時也，

此帶墾地可爲世業，地主不取壓租，只收租糧，其土黑，鬆軟如絮，坡度雖急，泥不溜失，以霖暴雨山洪也，家畜甚賤，農具簡單，材薪滿山，取之無禁，耕事以外副業甚多，或樵薪，或挖藥，或淘金，或任力役，勤可致富，惰可養身，省內赤貧同胞，宜以此之最安全之生路，

三十四 張二姐

打箭爐北關外八里，二道橋河岸溫泉數處，皆攝氏三十八度左右，具硫磺氣，城內官商百姓往浴者日數十至數百人，橋頭住民張王廖馬等約十家，皆可住宿，有張姓一家，在偏北處，係近年新建，屋較雅潔，貴官大賈來浴者，舍就宿焉，一宿或賞一元，或二三元，富商有賞至十餘元者，一年所獲，百倍他家，張老自

云，雅州天全人，父爲綠營兵士。駐防鹽城，張年十二，爲營中餘丁。長充協白內管家者三任，娶本地人爲妻，時工銀每月七錢，僅堪養蓄，廢協署時，才有餘錢千六百文，在二道橋南設涼粉攤，以石板支賣，漸蓄資佃觀音閣地營業，漸移今處建屋居住，墾地養家，共有五女一子，長次女已及笄，不言嫁，以伺客役，實同女閭，次女較有色，鋪人呼爲張二姐，其家客商麪集，殆爲此故，前年，張以其資修新鍋莊，值銀一千餘兩，此雖移民之以赤手與家者，操業殊賤，不可爲訓，因其分佃資州張姓墾地，故附及之，

三十五 農作定式

西康農作物種類甚少，墾家栽培，具有定式，不容混亂，亦不容參入新種，其式如下，

第一式 小麥與玉蜀黍迭互栽種，此式特行於丹巴瀘定雅江鄉城鹽井諸縣之溫暖部分，秋季播下小麥，初夏收穫，收割之前，預播玉蜀黍於行間，割麥後，苗適出土，仲秋穗熟，再播小麥，小麥玉蜀黍皆掠奪地力最甚之農作物，栽培既久，地必瘠瘦，幸其地味甚腴，一時尙無大害，

第二式 小麥與苕麥輪種，此式行於各縣之低山農地，因其地較前者高寒，降霜較早，春來較遲，收穫之期，逐年後退，第一年種小麥，第二年種苕麥，第三年間休，或再種小麥，第一年九月收麥，若次年連種麥，則霜降時麥猶未熟，故只可種苕麥也，又有以蕎麥或圓根與馬鈴薯間種者，皆不收一次，

第三式 青稞與馬鈴薯，圓根，燕麥等間種，此式行於河谷兩側之高山農地，地極高寒，年收一次，間年又間休一次，以養地力，諺云「三年兩頭收，三年兩不收」是也。

第四式 青稞與豌豆輪種，此式盛行於道鎬甘肅等縣，第一年種青稞，第二年種豌豆，第三年又種青稞，第四年休，以禾本科植物與豆類互種，頗合較栽原理，較前者為優。

三十六 草地豬

康嶺養豬者甚少，豬種極劣，頭尖，額無綫紋，體形如荊刀，毛色赤褐蒼白，恰似野豬，能食人糞狗矢，故康人以豬肉為不潔，佛教信徒皆不肯沾唇。

三十七 草地雞鴨

草地養雞甚普遍，雞蛋為應酬珍品，漢官所至，頭人爭為雞蛋奉獻，其雞體格甚小，拔毛後才大如拳，肉甚粗硬，雞子雞，燻燻不軟，與內地雞種相差懸絕，草地無鷓鴣，瀘定始見鷓鴣種，康嶺初見，莫不驚異注視，呼之為水雞。

三十八 癩病與雞羊

瀘定磨西面等處有癩子病，患者先從皮膚癩起，漸次腫潰，至於手脚脫節而死，無藥醫治，家人以次傳染，至於死絕，其病又能從雞肉羊肉雞卵傳染於遠處，相傳病者之痰唾為雞羊吞食後，其羊與雞之肉及卵，皆能傳染此疾，俗呼之為癩子雞，癩子羊，癩子蛋，凡入瀘定境者，皆宜慎食雞羊肉與卵。

癩病在寒冷地方不能發育，故在大渡河谷最盛，打箭爐地方無有，有白瀘定食癩子雞羊肉者，至打箭爐亦不發病，須再回溫暖地方，始能發作，即已經發生癩病之人，徙居高寒地方居住，病亦易愈。瀘定天主教堂，以此在磨西面上游喇嘛寺地方高山上建築一癩病醫院，專收養患癩病者，或謂癩病與廣東之麻瘋病相同，烏蛇藥酒可以治之，

三十九 我所見之癩子

去年七月十六日，自丹巴回康定，自水子壩遇雨，急避道旁一漢人家，其家以橫木柵門，呼之，久始得開，鞭馬馳至簷下，衣已沾濕，下馬堂屋中，主人爲一婦人，殷勤請坐，婦側三小孩，大兒入三歲，童稚如常兒，次者四五歲，歪嘴扭目，拳曲膨腫，體態奇醜，狀似白癡，頰發怪聲曰「滯」，大兒曰「是一瘋子」，稚者方襁褓中，唇鼻已癩潰，室中甚臭，蒼蠅被雨逼，爭集此室，屬集衣袂，揮之不去，心甚惡之，阻雨不能行，婦欲燒茶，急阻止之，間樓上窸窣聲，下一男子，以手捺地而行，入室歛容，殷勤尤倍於婦，其人滿面瘡疾，左頰腫如頭大，眼存一隙，嘴作圓孔形，潰爛露齒，手指粗如臂，潰膿塗傳，雜以地灰，衣上膿血塗滿踞地坐，露一脚，腳掌腫如東瓜，趾陷其中，僅趾甲可辨，既入室，臭不可留，婦人旁立，狀似厭憎，頰發長嘆，忽悟其爲癩子家庭，大窘，一手以巾掩鼻，一手不絕揮蒼，惟恐蠅脚沾體，趨立門前，以面向外，待雨稍斂，即牽馬辭出，另投一民家避之，行時癩子猶留坐不已，余恍如遇魅，去如脫兔矣，

間另一家漢人，云此人姓鄭，清本領墾此地，業已數世，其父曾至瀘定，染癩子病歸，後以癩死，生此一子，在染病之前，此地不似瀘定濕熱，故其人幼時未發癩病，民國初年娶妻，已生一子，值八角之亂，被漢軍拉夫，至僧格宗一帶搬運輜重，夜熬羊肉爲糧，貪食過多，潛疾惹發，初只皮膚搔癢，漸至腫脹，尙生一子，至前年，始潰爛不能出門，其人性平善，無過惡，病由遺傳，又傳二十，甚可憐也。

四十 農牧的偏嗜

漢族從來只知有農，不知有牧，雖曾養犧牲以充庖厨，不過捲飼少數家畜聊資肉食而已，此種性能，遺傳至四千年後，遂凡濟人分布之地，皆只有農場，無牧場，西康高寒曠邈，最良之牧場也，漢人移植於彼者，除經商外，祇墾河谷狹隘之地，從事於農，其不能耕藝之牧地，概棄不顧，謂漢族爲偏嗜農業，實無不可，反之，西康之番族，受數千年逐水草張天慕之遺傳與訓練，遂以游牧爲樂，以谷量馬牛爲富，雖有沃壤，亦棄不用，徒因交通不便糧食供給無由之故，不能不分一部賤民，從事耕作而已，觀其良田荒棄之多，農作受限制之嚴，農民差徭之重，與農八子女規避吃莊房而樂爲僧侶之狀，可以知其賤農矣，若牧民，則甚自由，差徭亦輕，游牧與隊商關係甚密，草地尊商，亦即所以重牧也，不但如此，番民難住莊房，亦必兼營畜牧。歲時行樂，必撐帳曠野中。徙家居焉，婚聘慶吊，皆以牛馬投贈，凡所以點綴尊榮鄭重之事，皆具牧場精神，是可稱爲偏嗜牧業者。

也，

以是二故，西康今日之產業分佈，恰能與民族分部一致，語言文化，亦與一致，漢人概居河谷區域，從事農業，行漢語，守漢俗，有學校教堂，不奉喇嘛教，番人之純粹者，皆住高原，事牧畜，行藏語，守番俗，奉喇嘛紅教，無學堂堂，排漢甚力，其漢番雜配者之子孫，則處高原與河谷之間，兼營農牧業，每能兼通夷漢語，奉喇嘛黃教者多，雖從番俗，而親漢官，多喜自稱漢人，即稱番民，亦慕漢化，爲現在漢政府統制下之社會中堅，故欲調劑西康之產業，當從調劑血液做起，欲使西康政治穩固，亦須從調劑血液做起，

四十一 三壩的故事

清末，趙爾豐請於巴塘理塘間之三壩，設三壩廳同知，民國改義敦縣，現廢，三壩在高原中部，寒無農業，亦無大寺院及市街屋宇，其設治，以當巴理長途之中點，便傳遞文報，轉運軍實也，相傳義敦知縣無衙署，張天幕於草原中以居，召管內頭人亦張帳其旁，聽候差使，各部牧酋，輪流更值，便率所管牧戶前來聚居，藉以點綴縣治，民國初，某知事忤牧酋意，因公離治，午後返署，則牧民帳幕牛羊，搬徙淨盡，四覓無着，水火不備，大窘無術，仍使人乞於該酋，始得安居，牧民之難治如此，

四十二 小廠風景

康定之上下牛廠，理化之理塘大壩，道孚之瑜科壩，鎏霍編科馬，甘孜大唐壩北

連俄洛色鐘之地，西康最廣闊之牧場也。其地當西康高原之頂部，盡屬高出海面四千米以上之平原，平曠曠遠，無寸木寸石，恍如沙漠，牧民率其牛羊，畫谷而牧，其谷平淺，亦如曠原，經以細流，界以小丘，其水平流漫衍，紆迴繚曲，若行若止，其山陵起伏如波，羊肉豐肌，不見峯稜，被土之厚，皆數十丈，冬季積雪數尺，凍土數尺，季春解凍，宿草萌發，一時綠茵蓋地，牛馬皆肥，初秋草黃，冰雪逼勢，則又成琉璃世界矣，其天蔚藍一色，穹窿墜地，無纖雲片霧，月明如晝，星光似燈，驕陽灼盾如灸，晴日午後，狂風怒號，飛砂轉石，草木偃伏，人畜行動不能自主，更深風息，涼氣浸人，則盛夏如冬，冬如冰庫，其雨雲霜霰，來去不測，白日暴風之際，或來傾盆暴雨，有時晴色正佳，北風驟起，一瞬間間，霏霏雨雪，其人不櫛不沐，與牛羊爲侶，冬夏一羊裘，一毡幕，隨時轉徙無常居，水草盛處，牧戶屬集，黑帳比列，炊煙相望，朝日初上，馬牛紛出，漫山塞谷，不可指數，牧童短袂赤踝，雜畜中，拾取乾糞以爲燃料，僉則偃臥草地，仰天歌嘯，身佩牛皮囊，盛糶糧，饑則探懷出椀，下溪取水，捏而咽之，或有牛馬爭風，鄰羊很鬥，剽奔而喝止，不聽，捨石遙擲，必中於股，鬥者驚逸，竄走各歸其羣，方其逸時，急走其衝，嚼草諸畜，爲之驚起，波然擾動，如石投水，久之乃定，夕陽委地，炊煙再起，牧童登高處，撮口長嘯，馬牛諸畜，魚貫自歸，幕中孀孺，先已垂簷在地，牽以毛繩，牛馬既歸，執而繫之，各從其類，條理井然，於是牛羊則臥地反芻，馬則靜立睡眠，駒犢畏寒，引入幕內繫之。

牧糶熬茶已熟，家人團聚，圍爐晚餐，酥油糶磚茶牛肉皆備，食已酣睡，萬籟俱寂矣。

四十三 牛之世界

西康牧場，可稱爲牛之世界，緣內外蒙古新疆青海西藏與松潘等牧場，皆牛羊馬並重，西康獨只重牛，牧畜十分之九以上皆牛，羊則不足百分之一，馬驢亦皆不過百分之四五而已，其牛分兩類，一爲犛牛，一爲黃牛，

藏語，關於牛之名稱甚複雜，通稱犛牛黃牛爲「捉」，牧牛之地爲「捉巴」公犛牛爲「雅」，母犛牛爲「潮」公黃牛爲「奴烏」，母黃牛爲「捌」，犛牛犢爲「路珠」，黃牛犢爲「罷多」，犢稍長離乳者，又有異稱，公犛牛犢爲「坐窩」，母犛犢爲「坐抹」，譯以英文，則牯犛爲 *Tak*，犛犛爲 *Dri*，犛犢爲 *Nowbu*，雄犛犢爲 *Do*，雌犛犢爲 *Do-miki*，

黃牛與犛牛，不互交配，故無雜種，漢人在康者，呼黃牯爲犏牛，黃犛爲奶牛，老犛牯爲雅牛，因不畜母犛牛擠奶，故對母犛牛未有特稱，夷民則視母犛牛與母黃牛同爲奶牛，有同等價值，

牧民愛護牛犢備至，冬之夜，必繫帳內，以避寒侵，晝所飼，亦必精芻，朝夕撫摩，無異子女，雄犛長成後，除留種外，一概殺却，其肉味美，比於羊肉，

四十四 半年愉快之人畜

草地冬令，積雪約四個月久，此時期內，牛廠概向河谷低部遷徙，選擇富曠之地

，積雪爲日光融化之處，縱其牛羊，嚙食地面乾草，其草長寸許，枯黃如瘠薪，殆無養分，又稀疎如同無有，牛羊俯首終日，不得一飽，故此時牛羊無乳者，約半年久，爲牧民一困頓期，草地人以牛乳爲生活基本，此時所用之酥油乳餅，全恃夏季儲藏，夏季草盛時，牛羊亦晝夜放牧，口無停咀，肉肥乳脹，頻榨不竭，牧民男婦老幼，晝夜忙碌於擠乳煉油之事，酸奶奶渣之屬，不可勝食，爲牧民一愉快期，霜雪既至，人畜俱窘，於是牧民選其老憊無用之牛，次第殺死，剖肉風乾，爲禦冬計，或驅赴市場貨之，以節食量，俾地上可牧之乾草，能維持所留佳畜之生命，至於翌春雪融草長之時，

四十五 蠅虻之害

西康夏季山谷皆草，山上究不敵平原之茂美，然牧民夏季概驅畜於山，無牧於平原者，避蠅虻之害也。去年余赴道孚，過長壩春，馳走於下牛廠大平原者一日，時當盛夏，烈日如灸，氣溫不讓內地盛暑，極目茂草，長或數尺，而無牧者，有數種刺蠅，驟天如雨，見人畜來，奔集吮血，痛澈心髓，余一手握纏，一手頻揮之，猶時遭刺，馬則更苦，直至日落，氣溫降低，蠅始歛翅入草，山間牧童，始有率其牛羊下就平地過夜者，

四十六 盲畜

草地農人之兼營牧業者，秋日命人刈割野草回家，或束成把，或編成繩，積疊於棚房樓上通空氣處，氣候寒燥，其草自乾，冬日取飼牛馬，甚爲珍貴，或賣與過

道客商餵馬，每元二十把，約重八九筋耳，若餵自己家畜，惟限壯馬得享之，牛羊惟食青稞麥之稿稈，

牧戶帳居者，無儲積乾芻之處，故無此種蓄藏，幼犢與小駒所需之芻，亦自附近莊房娃購之，帳房遷徙，藁草以行，其重視乾芻，亦如農戶之乾糧，

四十七 牧場應提倡栽培牧草

西康牧畜程度，幼穉非常，亟須改良之處，不可勝舉，其最要一項，爲興栽培牧草，

就地力言，牧場平坦肥沃，夏季溫度甚高，其不能栽培農作物者，農作物生長期長，而牧場溫熱期短，不及開花結實，只降霜雪故也，若牧草則不然，不待開花及須收割，其牛長期較蔬菜更短，牧場如理塘壩等，最稱高寒，亦能栽培蔬菜，其能栽培牧草，更不待言，若其他更低之地，則種卜牧草種子後，可以連割數次，始見秋霜，以草地乾芻之昂貴，其利益當不讓於栽培農作物也，

就畜牧言，草地全年口有夏季爲畜物生產期，其餘三期，草料奇乏，家畜只能維繫生命，若種牧草儲藏禦冬，則全年皆可生產，縱不然，春夏秋三季可以產乳，必無問題，且因冬季有草，可不限制畜數，則屠戮少而畜蕃息也，

就營養言，西康天然牧草，十之九爲禾本科植物，纖維甚硬，養分甚少，在歐美牧場，皆不採用，現在世人公認之伴良牧草，爲苜蓿紫雲英翹搖等豆科植物，其生長甚速，收量甚大，養分甚富，纖維甚軟，具備牧草各項優美條件，其在暖地

，爲冬季作物，移西康以夏季栽培之，自屬相宜，以此種牧草代換西康原有之劣草後，畜產之量，當可激增，

就牧場經濟言，西康牧民，因避蠅蚋之害，夏日尙就牧於山巔，平而棄而未用，使能以之栽培牧草，待收割製芻後，天寒蠅絕，仍牽牛羊下山，食其殘莖，豆草生長甚速，殘莖之量，不減天然，自生之野草，是前此所獲之芻，爲額外之生靈也，

就牧場管理言，牧民最難治處，在無定居，果使人皆栽培牧場，則牧場易立經界，各有主者，則地著而重爲邪，秋冬雖轉徙無定，春夏必回耕所，可以編制牧籍，便無政教甚大，

四十八 應改良畜種

康人不可一日無酥油，其酥油取自牛羊乳中，故牛羊乳爲康人之生命，然西康無良乳牛，由其人從無改良種畜之行爲也，今世歐洲改良乳牛，產乳之量，有百倍於西康牦牛與黃牛者，如荷蘭牛是，其他優良牛種，多至數十，最宜選其能處高寒山地之種，輸入西康，使與土牛交配，以改良之，然此爲康人所能爲，必須政府提倡之耳，

四十九 應養毛用羊

西康人只知擠乳，不知剪毛，其所衣之毯子，雖以羊毛織成，但毛皆自青海藏谷輸入，西康牧場，無毛用羊也，然西康牧場，高度與氣候，類似青海者甚多，

使能自養毛用羊，則除供自己織造外，尙可輸出川雲等省，其羊毛輸出海口較青海爲捷，則養羊利益亦較青海爲大可以知矣。

四川氣候溫濕，非宜養毛用羊之地，成都省農場，曾購入美利奴羊培養，歷有年所，毫無成績，現其羊種，反轉惡變，蓋生物之長毛茸，原爲適應環境之自衛作用，地方愈冷者，其毛愈佳，譬如川省狐皮，與西藏狐皮，優劣之差，不可以道里計，使移藏狐於成都畜養，數世之後，毛必劣變，不劣變則將不勝其溽熱也，查羊利奴羊，爲西班牙原產之改良毛用羊，西班牙爲南歐最著之高原，高燥寒冷，與西藏略似，美國日本輸入此羊後，皆安置落基山北海道等高寒地養之，川人乃養之於成都，固宜其劣變也，使康人有知，或川政府解此，而以此諸羊移於康地養之，遂所以盡所長，蕃息之後，擴散全康，則一躋而爲中國第一羊毛產地，亦可能事也。

五十一 酥油製取法

西康與西藏青海及其他信奉喇嘛教地方之人民，以酥油拌糌粍而食，攪茶而飲，炒菜然燈，裝塑法物，塗面禦寒，塗體治病，祀神饗鬼，鞣草製皮，及其他種種用途，多不可舉，喇嘛寺僧須用尤多，其油取於乳中，牛廠皆有一裝有可以抽送長柄之大圓木筒，集取鮮牛奶傾入筒中，一人握柄抽送，歷二三小時久，傾奶入釜，則油上浮，牧戶以雙手攪之，時必早晨，天氣涼冷，油固如脂，掬取入手，隨拍成圓餅，以爲商品，其餅通常徑五寸，厚八分，售藏洋一元，約須鮮奶五升

，始能取得如許，取油後之奶，發火煮乾，炒成顆狀體，是爲奶渣子，夷民以爲食料，價甚賤，殆無售者，

酥油商人，收集牧戶之小酥油餅，用生牛皮縫囊盛之，緘固其口，駱運各市場與喇嘛寺售之，其囊充塞酥油臃腫如牛肚，每枚盛油七斤以上，喇嘛寺用油最多，多有油庫，積存油袋至數百枚，或歷年消費不盡，陳陳相因，至於黑臭，酥油性硬，須在攝氏三十度以上始能污物，五十度以上始能液化。初出白色無臭，漸變淡黃，日久則變深黃，微有臭氣，歷長夏後，變爲暗黃，愈久色愈深，臭愈重，存數年者，雖有牛皮封固，剖之色黑褐，臭不可近，食者傾釜中熬煎至沸，傾去其渣始可入口矣，

五十一 酸奶子與奶渣子

牛乳不提酥油，收以另以器盛之，投藏淨一枚，覆以重裘，一日夜後，其奶酸醇，變爲半凝固體，色白如玉，爲狀恰似點膽水後之豆花，味甚酸，清涼非常，漢人呼爲酸奶子，番人不喜食鮮奶，偏嗜此味，或向購食，索價亦昂，每一飯盤許，須洋半元，

酸奶子擱置稍久，則酥油析一部，爲黃色細珠浮出，鮮者則否，凡牛乳，皆由水分蛋白質脂肪二者合成，酥油，其脂肪也，奶渣子，除去脂肪與水分之蛋白質也，鮮奶三質並存，酸奶子則發酵變質後脂肪與蛋白質也，就營養價值言，蛋白質高於脂肪，鮮乳大於酸奶，而西康人偏嗜酥油酸奶，亦奇，

五十二 天然磚瓦

凡牛廠放牧之地，概無木本植物，又往往土厚數丈，不見碎石，然造化佈置甚巧，特於此種大平原中，產生一種莎草科植物，其葉出土寸許，纖細如針，密如牛毛，其根更細如絲，色微黑，其在土內，盤曲糾結，固着土粒，如人體之毛細血管，其入土深度，恒爲二寸左右，非常整齊，質甚綿韌，牛馬踐踏不陷，刀斧砍之不傷，根所未至，即鬆土也。牧民用利錘向下切之，割成平厚方塊，隨手而趨，便爲極美磚瓦，其作用不可思議，覆於屋上牆頭，決雪雨雹，概不能傷，以之疊砌牆壁，方整密合，勝於火磚，以之而地，堅平於三合土，而軟腴如重齒，誠奇物也，凡黑帳房所至，全賴此物砌灶，又在當風之面疊牆，以避烈風，故旅行牛廠者，隨處可見短牆與棄灶，皆此草之賜也，理塘溫泉，至以此種天然磚瓦造屋，床坑冗甕之屬咸資給焉，惜四千米以下之地不生此草，不然者，世間建築工程，將爲此草革命。

五十三 西康森林

西康地面，十分之一爲農田，十分之五爲牧場，十分之一爲雪山，有十分之三爲森林，其森林分佈地，在牧場與農田之間，換言之，即在高原與河谷之間，即谷口岩坡部份是也。其高度約爲海拔二千五百米至三千六百米之間，其樹木以松柏科植物爲主，屬於闊葉樹者，只樺木，白楊，及數種小灌木，其松柏科植物，有三屬最重要，落葉松屬，土名紅杉，木材最堅，分布地位置高，樺屬，土名冷杉

，分布地在紅杉下方，雲杉屬，即通稱之杉或麥調杉，分佈地位最低，此三種樹，皆直如椽，氣岔幹，細枝側出，載葉如塔，天然自生，以類相聚，密如黍田，大者恒三四人圍，多數森林，自開闢來，未識斤斧，老死倒地，阻絕交通，行旅以鋤切之，使開一闕而過，無顧視其材木者，緣此帶地方，距大河險遠，又無鐵路馬路與其他運輸機關，徒有良材，莫由輸出，故能保存上古原有之林象而為天地之寶利也，

五十四 林木階段

西康森林，既全屬天然林，故其木類分佈，階段顯然，留心觀察，甚有趣味，茲以大砲山至丹巴一路為例言之，大砲山頂積雪，稍下為牧草，又下為救兵耶油渣子等矮灌木，又下為落葉松，為森林之起點，其下為樅羣，其下為雲杉，又下為檉木，又下為赤松野櫻等雜樹，森林止此，其下為農作界矣，大砲山高出海面四千五百米，落葉松起於山根麻柳堆堆處，高出海面三千八百米



厚約百米，轉入樅界，樅界厚約六百米，其盡處頗與雲杉混生，奎容村約高出海面二千八百米，爲雲杉最盛處，毛牛村約高出海面二千六百米爲雜樹最盛處，中古村約高出海面二千三百米爲森林盡處，以下雖皆宜林之地，然農作已盛，天然林已不存矣，余走草地，考察各地高度，因無儀器可用，多半恃植物分佈之狀以判別之，此帶森林，卽爲我粗陋之高度標準表，

五十五 樺木

樺木爲西康器用最佳木材，其葉似木槿，樹幹樹皮皆似桃，而特巨大，參天合抱者甚多，枝幹不直，故不可用於建築，木質沉重堅強，似內地青岡材而緻密非常，色黃白，微具光澤，其木栓層生長甚速，亦甚厚，常據破表皮，露出黃褐色之皺紋，剝之離樹，昇樺爲皮，土人以縫水瓢，或製筐勺，輸入內地，爲帽圈弓飾等用，

五十六 野櫻

野櫻爲西康最多之植物，其葉似桃，樹姿似樺而特矮小，驟視之必以爲桃也，早春開花，結小果實，初亦似桃，核有繭髮，秋日紅熟，狀乃似櫻，味酸澀，不易脫落，經秋霜後，色轉紫，累累滿樹，亦甚可觀，草地無果樹，土人摘此實藏之，年節亦以饗客，稱爲擺果子，味實惡劣，可套俗諺曰「康中無果樹，野櫻作伴者」矣，

五十七 酸棗子

北人呼棘上所生之野棗爲酸棗，川人呼一種棟科植物之果實爲酸，西康漢人所呼之酸棗則又不同，其樹爲一種大灌木，酷肖羅漢松，有高至四五丈者，生長地與野櫻接近，比野櫻稍高，多在河流附近，康定新店子一帶最多，余初以爲羅漢松，夏季再見之，已結實矣，圓小紅色，味酸可食，土兵告以此名，云土人頗採收此果爲食品，

五十八 救兵耶

西康積雪最多地方，有種矮灌木，高不過二尺，葉似黃楊，枝幹與內地之水榆，堅強非常，密枝盤結，積盤景，行人拾巨石壓之，不爲動，漸伸枝包圍之，生道旁者，每株內恒包數石，人戲之也，亦有針狀之枝，但其端有葉，故不刺人，行人走乏，每以之爲坐凳，亦不披靡，余嘗跳立其顛，亦能勝也，夏日結實，亦以水子，赤如珊瑚念珠，可食，土食常採入晒乾，混麥中磨麵，以充食糧，草地固有之果食，野櫻酸棗，并此而三耳，

土兵云，昔岳公爺西征，嘗被圍於大山上，糧草盡絕，兵士咽雪茹氈且盡，採此植物之果食之，其實滿山皆是，得支數日，番兵見糧絕不死，驚爲神助，解圍而去，故稱此物爲救兵耶，

五十九 油渣子

接近雪山地方，又生一種極矮小之灌木，莖葉亦似救兵耶，葉面臘質甚厚，裏面多毛茸，氣候乾燥，防蒸發過量也，能任重不偃，故勝雪壓，質甚乾脆，着火易

然，高山旅行者，特以烹茶作食，以消化不絕人情之巧施也，土兵云，昔岳公爺圍蠻酋於某山，山險不能仰攻，欲縱火攻之，苦無引火物，咒云，此物油渣子，着火即然，故至今稱之，

六十 都市附近之濫伐

前言西康森林如彼雄偉，特就交通不便之地言耳，若都市附近採運稍便之地，則其濫伐情況，亦甚可驚，西康都市，打箭鑪最大，茲即以打箭鑪爲例言之，打箭鑪附近縱橫百里以內，昔原爲一大森林區，昔明正土司，仰給糧食於其遠方部屬，近畿禁止開墾，蓄爲茂林，以供狩獵，雍乾以降，鑪城商業日盛，民戶日增，街房日多，始頗採伐附近良材以供建築，其後鑪城屢遭大火，附近跑馬山郭達山子耳坡等處森林，由是而盡，然吏砍伐之後，能廢禁蓄，則小樹生長，漸復林相亦易，乃自鑪城人口增加，所需燃料，各自樵採，明正勢弱畏漢，不復能禁，鑪城住民一千餘戶，烹調，禦寒之需，悉自附近取之，山無主者，人貪近路，取之無禁，用之有竭，距城十里以內，當清末際，已成童山，樹根掘盡，無可萌孽，則向較遠地方取之，近年樵採，皆在距城二十里外，朝出夕歸，日數百人，人負百斤左右，皆徑一二寸之樹幹枝，細枝碎棘，概棄不取，尤可嘆者，惡細枝難剪與叢棘礙足也，輒先縱火燒之，延燒數里或十數里，聽其自息，於是草萊無存，枝柯淨滅，僅餘焦幹枯莖，屹立如柱，而後刈之，故所取者少，所殘者多，而又無能培護栽種之者，老林既盡，叢篠亦稀，地利民生皆斁，良可惜也，

次於打箭爐者爲甘孜市，甘孜市附近，今亦成爲無林之域，此外如瞻化道孚丹巴河口等縣，皆森林極盛區域，而其縣治附近，亦概童荒，夫森林大用，在於材木，材木雖富而不得其用，是棄材也，亦由材木也，言者徒知西康富於森林，而不知其有用者已盡，無用者獨存也，如欲整理林政，尙須從都會附近造林做起，欲開發西康林業，須從整理交通做起，

六十一

樹林與方位

余旅行康地，得一有趣之發見，卽凡接近莊房之森林區域，樹林概在陰山方面，陽山不爲草原，卽爲野櫻雜樹所成之灌木林，無參天之地之杉類也，卽屬陰山，如有一部山稜突出於南方日照之下者，其部亦無喬木，反之，陽山而有凹陷陰暗之處，卽有杉松挺生，所謂陽山，卽山之面南者俱，陰山，山之面北者也，故凡旅行所至，自北南望，滿目蒼翠，自北南望，滿目黃草，自東西望，則森林草原，配列如櫛齒，無須指針，可辨方位，蓋西康主要林木，若若杉，皆強烈之陰性樹，其幼苗不能成長於日光之下，陽山昔日，或亦具有森林，自經夷民燒燬，幼苗卽不能生（夷民喜燒山，前言之樵採與火地，皆燒山之例），陰山則縱經燒毀，祇須有他處種子飛來，卽發幼苗，漸次長大，填復原狀也，

十二

鄭萬鈞氏之發見

嘗想，草地林區各陽山，亦宜補植森林，惜無陽性樹可供栽植，本年冬，中國科學植物採集員徐州鄭萬鈞氏，自西康採集回來，相晤談論，鄭君係專門研究松

柏科植物之學者，在松柏科植物繁蹟之西康考察半年，成績甚佳，據云，落葉松，各地呼爲紅杉，爲強烈之陽性樹，非在陽光充足之地，不能發育，在大砲山至丹巴道旁之所見落葉松羣之特生於最上部者，楊光較充足也，林以下，鬱閉陰暗，故不發育，其與高度并無關係，在九龍縣境，落葉松常生於海拔二千米左右之陽山，高大更甚于檜云云，果然，則今後西康造林，即可應用此樹於陽山，使與陰山之檜杉，以爲相間，蔽地無隙也，

鄭君又云，西康森林，不能採伐輸出者多，惟磨西面在大渡河谷，其森林約八百餘畝，其地距大渡河甚近，又有小河相通，可以採伐運出售賣，以每畝樹值五萬元計，總值爲四千萬元矣，

六十三 白楊

白楊亦陽性樹，在西康平原河岸頗有成小林者，土人呼爲柳林子，夷民夏季，每帳居於柳林子下，爲娛樂事業之一種，此樹葉闊如桑，樹皮白色與柳同類，木材粗疏無用，徒觀風景，沿河村落附近無有之，

十四 耐寒柞

西康產生一種耐寒之闊葉樹，屬於殼斗科之柞類，土人呼爲青岡產雅龍江谷中尤高大，去冬過麻日，望見高山積雪間，有樹似楠，綠葉葱翠，抗雪不凋，初以爲楠也，行近始識爲柞，迨至河口，見麻蓋宗一帶山谷間，柞皆喬木狀，密如橋林，初以爲橋樹，后視其落葉始知爲柞，與康定附近之矮柞實局而形異，則氣候

之異也，此柞葉小，緣有細刺，觸之奇痛，嫩柞則無之，河口氣候溫暖，可養蠶而無桑，乃遍山皆此柞樹，如可收種柞蠶，亦浙閩之利源也，查柞蠶爲山東原產，在山東只食柞葉，明清之間，某宦攜其種養於貴州遵義，使兼食樂葉，至今成爲遵義特產，清木，西充何姓復輸此蠶回鄉，試放於青岡樹上，收成亦佳，後以柞粟等一切穀斗科植物之葉試之，皆能長養，然則河口之柞，雖與內地柞樹不同，使皆伐去老幹，用新嫩叢枝放蠶，當亦必有成效，惜更無有官員，能如遵義某尹之敢於嘗試也，

六十五 西康果樹

西康各大河谷，就氣候性質言，皆宜果樹，然西康原有果樹，只胡桃一種，且只產於瀘定與河口，皆漢族墾民所携來者，

打箭鑪與甘孜等大城市，頗有漢人及西人輸入蘋果試種，亦皆結實，二城皆甚寒冷，其蘋果春未開花，夏初結實，至深秋雪降，始臻成熟，市價甚昂，非特定不能購入，打箭鑪天主堂自種廿三二十株，惟教士與軍政官吏得享之，甘孜只郎章喇嘛有之，瞻對河口等處，爲最好之果場，惜無人栽種果樹，

巴塘氣候溫和，與雲南交通最早，頗有雲南果樹輸入，故其地有桃李蘋果，

六十六 金川梨 沙灣梨

成都市售之金川雪梨，實沙川梨也，真正之金川雪梨，產於丹巴懋功兩縣，輸入成都者甚稀，此梨爲金川原產，初結實即無澀味，無石細胞，無硬皮，才大如卵

，已可摘食，充分成熟，在深秋後，時已降雪，故稱雪梨，夷民不嗜果食，漢人與西人嗜之，故漢人與西人聚集之打箭爐城，爲金川梨之鎗行地，除金川梨外，瀘定之沙灣亦產梨，梨質亦佳，但有粗皮與石細胞，未成熟時，味澀不可食，價值亦較金川梨賤，蓋內地輸入之種也，

金川與瀘定，同在大渡河谷，乃其果樹分域之嚴如此，可西康一切物產，十八九爲原始狀態，尙未經人工攪亂，

六十七

葡萄之新大陸

葡萄本西域原產，雖開花結實於夏季，其性實喜寒燥，故自張騫輸入中國，數千年來，只稱雄於黃河流域，一經徙至江南，即成劣種，其原因爲葡萄喜鬆多孔之土壤，北方冬寒，凍土數尺，翌春凍解，土壤輕軟非常，而夏季溫度仍然甚高，江南與川省無此優點也，西康冰耕作用甚強，而夏季溫度仍高，故亦爲葡萄特宜之地，惜從來無人輸入此種，將來開墾日甚，移民漸多，果實需要增加，則葡萄之栽種盛行，可以預卜，今日西康之於葡萄，亦猶哥倫布未生以前之美洲耳，丹巴縣城，有天主教堂一所，其數十種葡萄一株，現已結實，去平六月過此，曾親見之，子實纍然，異常豐盛，時已屆成熟，果味甚美，西康與丹巴同氣候之地甚多，此亦足證西康栽培葡萄之相宜，打箭爐天主堂，亦有葡萄一架，皆法國種，成熟較丹巴遙遲，

六十八

藏葡萄

西藏地勢較四康更高，氣候更冷，然其河谷中頗種葡萄，果小微核，味絕佳，晒乾輸入，稱藏葡萄，西藏之所以有葡萄者，以其接近新疆，新疆爲葡萄原產地，與西藏交易日早故也，

西寧商人之經商西康者，亦頗將甘肅葡萄乾輸入，亦無核種，混稱藏葡萄賣，雖不自西藏來，實與西藏貨品質無異，

六十九 四時食鮮櫻之地

內地櫻桃，三月成熟，一二星期絕市，諺云，「三月櫻桃紅不久」，喻盛時之短也，康區瀘定縣亦產櫻桃，自三月至於六七月，皆可餐櫻，蓋瀘定地勢爲一深狹河谷，大渡河面最低，約爲海拔一千五百米，河之兩岸，峻坂直伸，上入雪界，約爲四千米以上，故一河谷中，上下十餘里內，兼備四時氣候，河谷底部，夏季較內地更熱，冬亦從未降雪也，稍上數十米，漸寒如初夏，又上漸寒如季春，最上部直如冬季，二三月間，河谷櫻熟，售於市，較內地略早，河谷櫻盡，低山已熟，低山甫盡，高山已熟，故能延續至數月久也，

七十 輸入西康之橘

西康無柑橘，其南之雲南邊境有之，每年冬季，由鄉城，稻壩，木里，瀘定等處輸入，於打箭爐理塘巴塘等處市之，每一藏洋可買七八枚，味不甚佳，瀘定南境間有橘樹，與甯遠之越雋冕甯接故也，漢源橘子亦輸入西康，

七十一 輸入西康之乾果

西康有搗果子之俗，卽凡歲時節令，有尊客到時，主人碟乾果獻之下茶是也，其乾果有自西藏輸入者，有自甘肅輸入者，有自川省輸入者，

自西藏輸入之乾果，以各大喇嘛寺消費最大，西藏實無果樹，實皆印度波斯所產之果，經由西藏運來者，其著名者，有藏棗子藏柿子二種，藏棗子，卽棗椰子之果實，圓大如棗，外有橫斜紋理之薄膜，去膜食之，甘似無核，多粉質，價似昂貴，每碟一二枚而已，素知此物，產於波斯小亞細亞，西人小呼爲棗，藏柿子，爲一種極小之方柿，色黑，大如灰質，方形微尖，附有柿蒂，味甜，原產地未詳，

自甘肅輸入之乾果，爲棗與柿乾，皆陝西河南所產，爲西甯商人所經營，棗味甚佳，在甘孜市，每藏洋二元一斤，有時值三元，棗中水分已竭，運道中天氣乾燥非常也，冬季購食者，須以熱水微浸之，方利咀嚼，柿乾圓扁帶蒂，面傳白粉，用一種草籐穿之，故食時每值零籐斷梗，價較乾棗賤，在甘孜每藏洋一元買二十枚至四十枚，

自四川輸入之乾果，爲落花生與核桃，皆漢源所產，在打箭爐市價甚低，甘孜贖化等處始貴，每藏洋一元可稱落花生一斤，核花多製桃仁，在爐城出售，出關者甚少，

雲南方面，只有鮮果，無乾果輸入也，

西康甯遠之間，鹽源冕寧等縣，盛產白瓜子，有商人大批收集，運入西康，打箭鑪爲集中之地。九龍爲必經之運道，其瓜子出於倭瓜，質甚美，價亦不昂，藏洋一元，可買一升，自打箭鑪輸出關外，凡漢人居留地皆有之，蠻民不嗜此物，

七十三 人參果

西康東北金川地方，產生一種野草，根上結塊，大如指彈，褐皮白肉，味甜微辛，土人摘取曬乾，運售康地，呼爲人參果，金川瑣記作長壽果，可以生食，可煮入寶粥，可蒸糖飯，

七十四 獵人之鄉

西康，最佳之獵場也，地曠人稀，森林茂密，氣候寒燥，其獸皆具優美之皮毛，豐腴之肌肉，地勢華離，山谷交錯，自海拔一千米至七千米各級地位咸備，其山谷分披四走，通連新疆西藏青海蒙古陝甘川滇，印緬越南，故其動物，亦具備各地之所有，非只數量多，品類亦多，故曰最佳之獵場也，然西康人因受喇嘛教慈悲痛殺之訓練，概不喜獵，獵人每爲世所不齒，惟東南之狸狽，不奉佛教，性喜獵，獵術亦最精，猓獮爲苗族，習慣赤脚，能踐荆棘，攀躡巖崖絕壁，手格野獸，具有標準之獵人體格，善投標鎗，發火槍，發必中的，善爲機括，掘陷阱，誘縛猛獸，善誦獵犬，善察蹄跡，辨獸踪，具有精巧之狩獵技能，有此諸長，而又處此森林茂密野獸麗多之地，可謂相得益彰矣，

除猓獮外，康滇接境之摩些人，怒子夷里粟人，金川之番人，皆信喇嘛教較薄，

亦多能狩獵，如狸狻然，以獵爲世業者有之，

七十五 磨西獵戶

瀘定縣南境磨西面地方，住有熟獵狻，已列編戶，任差糧，其人善獵，從前之明正土司，與駐鑪城之軍民官吏，多召其人來鑪城附近打獵，仿佛一種差徭，去年五月，鑪城王營長又調來磨西探，數人在榆林官打獵，住楊村長家，余等恰因往榆林官溫泉洗澡遇見，彼等携有獵犬數頭，獵槍數枝，不設機阱，專以犬搜野獸，火槍襲擊之，住此已三日，米糧由王營長供給，獵得之物獻王營長，酌給獎勵，第一日獵得一獐，係母獐，無犛，第二日得一鹿，有茸不佳，第三日得一岩驢，亦呼岩牛，蓋翔羊也，形大如牛，喜岩酒，故有此稱，屬反芻類，角長六七寸，微曲，向上，毛黃褐色，余等親見其獵取之狀，晨早起，諸獵夫各持械攜犬，分道向對岸官山老林行去，縱犬入林覓獸，獵夫分坐要口待之，既而犬得此獸，向之狂吠，獸即反奔，他犬聞聲，咸集，圍而吠之，獸畏犬，每兀立不走，以待最後之決鬥，獵夫追至，然槍擊之，中其角，獸驚惶急奔，突出犬圍，走入高山險處，獵人呼曰「呵，劫家」，呵劫家者，命犬努力上前之意，其犬即奮勇追上，直至吠聲漸遠，漸不可聞，獵夫再回各要口坐待之，久之，羣犬復逼此獸走近獵人，獸躍踞一岩端巨石上，羣犬八面圍而吠，聲震山谷，獵夫亦自各方逼來，然槍向獸，待機發火，獸四面獐顧，殊無怯意，犬亦不敢逼鬥，但遙相恫嚇，以特獵人，獵人徐徐行近，一槍中的，獸自岩石顛躓而下，羣犬爭趨吠之，獵人至

而犬散，則獸已死矣，獵人支解獸，呼犬飲血，曰「呵，呵，呵」，問凡獵得獸，例呼犬飲血，否則犬不復奮勇，獸皮剥皮，支解拾回，獵人圍食之，割肉近火，微熱即食，不使熟，云熟即無味，又有人見其以生肉裝生腸內食之，塗血滿口，不以爲穢，其犬嘗嗅，追獸偶失踪，仍可以嗅得之，能受主人指使，進退如意，獵人自言，曾使其犬圍攻一豹，豹性兇猛，抓食一犬，又傷一犬之耳，言時指示缺耳之犬，

七十六 麝

麝鹿爲西康特產之獸，雄者爲麝，雌者爲麝，土人通呼之爲獐子，體大如小羊，毛白色褐端，中空，質甚輕軟，宜爲枕褥，其皮薄而軟韌，番民多取爲蠻皮襪面料，或切細條撚繩，串念珠最佳，輸入內地，宜作狐裘嵌條，其肉與鹿同味，或取其蹄筋，充鹿筋售賣，雌者無角無麝香，雄者有角不長，尖圓微曲，狀甚英俊，臍間長香囊，中藏黃色粉狀之香質，是爲麝香，香氣強烈，聞之作無臭，若取少量置之，芳香馥郁，歷久不料第一種，任何動植物產生之香，或人造香料，皆不逮也，此香大有毒，入口可以殺人，不然亦使神經及生殖器官失其作用，然有起死回生功效，使用得當，絕症可瘳，特庸醫未易用耳，又爲最好防腐殺虫劑，外科丹藥之良劣，即以含麝香多少爲準評，凡惡瘡潰腐不可收拾者，以麝香囊膜貼之，立可去腐生新愈合創口，衣箱中貯麝香一枚，則其衣物盡具香氣，衣數日不滅，雖歷十年，麝香質量無減，人體佩麝過量，足使生殖能力消滅，帶麝香入

蠶室或養蜂場，可使蠶及蜂皆暴死，昆虫尙不勝其毒，則微生物更可知也，又爲興奮劑，倦疲時嗅麝香，可使精神重整，稀釋至極微量入口，則使血液與內部諸器官，劇烈興奮，市上各救急藥水中，疑皆微含此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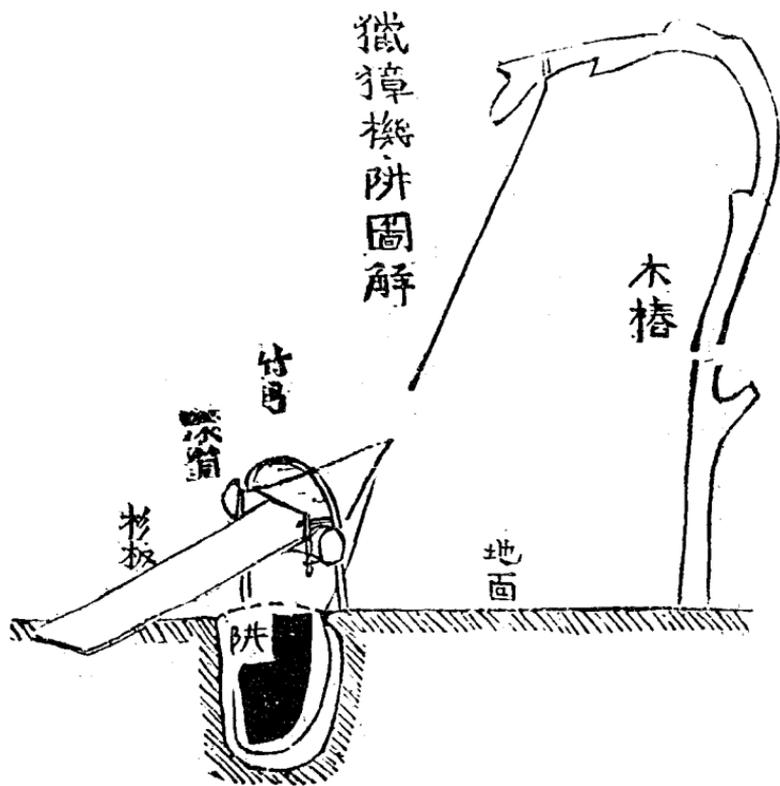
麝香雖爲極有名之中藥，但在中國消費甚少，全中國一年所用之香，恐不能超過十枚，西康每年麝香輸出總額，約在萬枚以上，如此巨量麝香，分從四川雲南西藏甘肅各方輸出海外，重大用途，乃爲配合香料，在人造香料未盛以前，一分麝香，可稀釋成百萬分之香料，尤爲佳品，香水香皂等之製造，皆以用麝香爲較取植物香料廉便，自人造香料盛行後，麝香不免微受打擊，然其立場仍甚穩固，蓋人造香料，非參麝香，則香氣久漸消滅，不能貯藏，麝香液實爲最上之定香液也，草地麝香最貴時，曾至五十餘換，民國以來，常保二十換上下，即香一兩，值銀二十兩左右也，

草地森林無主，聽人狩獵，獲麝一枚，佳者值感洋六七十元，劣者亦一二十元，皮毛筋肉皆有川處，故獵獐爲客民最良之職業，

七十七 吊鹿子

草地獵獐爲放索子，獵獐人爲吊鹿子，吊鹿子香漢育有，漢人較番人更多，因番人皆以獵殺爲罪業也，獐性頑固，其宿於森林也，飲食往來，皆有定途，又善騰，時時以後腿向道旁樹枝立石磨擦，雄獐臨交配期，臍癢特甚，擦更頻煩，獐毛輕而易脫，常粘附於所磨擦處，其蹄尖銳，行走有微跡，獵者能因腳跡脫毛，辨

其往來途徑，而佈機焉，
 吊鹿子獵獐，不用鷹犬火炮，但以繩縛之，其法殊有趣，掘坑於途，小盤口大，中伏一活套繩，坑上屈竹爲弓形，兩端釘着地上，橫一圓木筒，滾筒之側，稱滾筒子，滾筒兩端靠弓之處，又各傍直木二條，上下套繩，總結於弓後，引繫一屈木之端，此屈木就阱旁堅強樹枝屈撓爲之，用其彈力緊張此繩使繩所套之二直木，緊偪滾



筒，靠弓不動，不得下墜，坑中預伏之活套繩，亦引繫於此屈木上，如阱旁無二常樹枝可用，則另植一木樁於阱旁，撓而用之，於是取二寸寬杉木板一適枚，端靠阱外地面，一端恰靠滾筒上，以土及草遮掩之，使不見阱機，犛翌日飲水，重過此處，腳踏杉板，則滾筒向下，杉板顛入阱內，屢腳隨之陷入，恰當活套中心，滾筒既下降，套繩無所牽繫，縱屈木彈復原狀，屈木牽阱中活套繩，一轉瞬間，活套繩緊縛犛脚，高懸於彈伸屈木之上矣，

吊鹿子佈機後去，續佈他處，人凡數十百枚，每機相去半里許，佈機定後，不復巡視，迨滿七日，始往取犛，或已有宿網機被縛，或尙無之，或犛猶活，或已死，或已爲虎豹銜去，或爲採藥者所得，怖機者未必即得也，所得之犛，或爲雌者，或爲麝，或爲碑者，麝尙未充，皆棄無用，是故佈機百張，不必得十犛，得十犛，不必有一麝，

吊鹿子迷信甚深，謂野獸山神所主，獵之獲否，權於山神，故祀山神甚虔，每獵一次，必具雞酒禱之，布機之後，必待七日始能巡視，謂先期往取必干神怒，得犛後，無論死活，雌雄老練有用無用，皆必登時殺死，不能復縱，縱爲慢神，謂神示罰於獸，以授於人而敢不取也，獵得之犛，不可食其肉，或自食，或棄之，尊親焚索，亦不肯與，謂恐爲婦女所食，則不復能得犛也，以此諸故，獵犛者常患病乏，多預用麝商銀錢，獵麝償之，又有迷信，謂用人之錢，得麝必以折償，不能竊售其麝於他人以圖施驅，否則不復能得犛，

又傳吊鹿子多有咒術，每當窮極時，則唸搜山咒而後布機，於是山神山鬼，皆爲之趕，就阱，必使所得足解其窘，但如有贏餘，必全用於酬報山神，否則將有奇禍云，

七十八 麝香商業

西康各森林皆產麝，東北部爲丹巴摩西道孚爐霍瞻對查壩河口等處，南部爲鄉城，稻城，莫拉石，木里，鹽源等處，西部爲德格三岩查壩鹽井波密與雲邊之阿敦子維西中甸麗江等處，平均每處每年產麝七百枚，全年共計輸出約二萬枚，中西巨商皆收買之，草地經商之人，殆無不與麝香發生關係者，收買麝香之大商號，常駐打箭爐者居多，設分號於關外各大市鎮，分號更派熟習麝香之商人，分住各大村堡中收買之，稱爲壩充，吊鹿子預用商家之錢者，得麝即赴該商家繳納，看貨割價，常較市價微低，如尙不足抵償借金，則再獵取償之，彼此遵守信義，不相欺騙，其未預用商家金錢者，則售於壩充，壩充對於商家，並非雇傭性質，買得麝香，仍另作價售於商家，賺其贏餘，住鄉村時之一切費用，皆屬自備，不過資由商家借與而已，若獵犬持麝赴城市售賣者，爲數甚少，因獵犬多竊之，切於得錢故也，

麝香 假者甚多，非內行不易識別，慘假之法，或用銀灶灰，或用牛血，或將肝炒粉，貫入臍眼中，或自麝壳底皮穿孔灌入，另補一皮，買麝者咸有一半管狀之曲針，自臍孔穿入探出麝香驗之，又有其他種種考驗法，受其愚者，百不一人，

而作偽者作偽如故，殊可憎恨，慘假事大都為小麝販子所為，吊鹿狡者亦願習之，其手術，漢人較巧，夷民較拙，

雄獐生二年尚無麝香，三年以後始有之，初僅微量，年齡愈長麝香愈多，十齡後之雄獐，麝囊大如兒拳，脹軟可愛，放乾後尚大如胡桃，如此者每枚值六七十元，小者徒具麝囊，尚無香質者，亦可售一二元，曾見一蠻民持此空囊向商家貨之，換得粗茶一甌而已，此種麝囊，大抵供奸商製造偽言之用，又四五齡獐之麝香，常不充實，亦質亦遜於大獐，商人常挖數枚之香，合裝一枚內，偽充大麝之麝，所餘空壳，亦供製膠品用，瘡性善癢，常向樹石磨擦其臍，因此每有砂礫樹皮等入香中，小商遂有故意貫入砂石與假麝中以加重量，且飾其為真品者，草地買麝，連皮壳附毛稱之，估計其皮壳重若干，香質重若干議價，大香時價，為淨香一值藏洋四元，小者值較低，概係估價，如剝皮秤淨香者，又寧遠賣香，皆剝去皮附附毛，只留麝囊，西康賣香，則連附皮毛一大塊，麝香自打箭鏢，拉薩，雲南，大理等處集中，直接輸出海外，故打箭鏢麝香價值，反較成都重瀾漢各埠為高，有自西康携帶麝香回川售賣者，無不折本，

七十九 保護麝羣

獵獐者之濫殺，前已言之，得麝一枚，殺獐者已百頭以上矣，嗚呼本弱獸，殘殺於虎豹豺狼者已多，再經人類之濫殺，數量已大減少，不似昔年之盛，麝香為西康一大富源，若非設法保護，撙節獵取，不久必將窮盡，甚屬可惜，保護之道，應

首先取締獵人，破除迷信，佈機之後，日必巡視一次，遇雌獐與幼獐皆解放之，只許撲殺成而有麝之獐，麝子每年產生二次，每次二頭，如行此法，更多獵殺虎豹野獸，去其害敵，則蕃息亦甚容易，對於現在之獵者毫無損失，對於將來之獵樂大有裨助。

或疑鷹子亦有語言，中機之後，如再縱之，恐其遍告同類，防避機括，則獵者將不復能縛獲，譬之鼠機，得鼠必即殺而棄之，吾則鼠不復來也，余意不然，獐子果有語言告其同類，則當初被縛未死者已告之矣，機阱當其家族出入之路，高懸七日，豈無族屬見之詢之者耶？

八十 鹿茸與鹿角

鹿亦西康特產之一，大如小羊，貌甚秀美，棲息於森林中，食植物嫩葉，雄者有角，雌者無之，其角分枝，隨年限而異，一齡之鹿尖角，二齡者發一岔枝，三齡者二岔枝，四齡以上遞增，此獸性喜爭風，每年秋末，發情而交，隨交前，若干雄鹿爭一雌者，挺角相鬥，其鬥劇烈，至於角根折斷，角極墮地，敗者逃去，勝者始得交配，明年春季，角根發茸狀突起，漸伸為角，旬月之間，大於原角，更多一枝，及秋再鬥再墮，翌春再發，鬥墮之角，質甚硬固，常有土人拾起，售與商人，輸入內地為藥材，稱為鹿角，價值頗廉，新生之角，質甚脆軟，包以毛茸，故稱鹿茸，越春以後，質漸硬化，毛茸亦漸脫落，故獵鹿者，皆於春季，所得為茸，價最高，入夏以後，價值益低落矣，

獵鹿者皆用獵犬與鎗，因其體大善走，難施機阱，每年春日，各大商號所派壩充在各村鎮收買此物，夏秋間，運集鎮城，冬日始行裝運出口，若鹿角，則概於秋冬收集，春日輸出也，

八十一 鹿筋鹿總

鹿善馳走，其四蹄之體甚委達，即俗呼蹄筋者，云久服使人筋骨強健，故亦爲貴重藥品，獵得鹿者，常將蹄筋連蹄剔下，每四支爲一付賣之，稱爲鹿筋，作宦邊地者，購買最多，價值頗昂，又有取犴子蹄筋充鹿筋賣者，由其蹄之大小與毛之形狀可以辨之，

雄鹿生摠器與其附屬之體，稱爲鹿銜，商家書簿，多寫爲總，仍讀爲聰，傳說此物極補腎狀陽，常連鹿尾割下曬乾，并鹿筋出賣，稱爲一套，

八十二 鹿胎膠

母鹿價值較低，以其無茸也，然獵者遇之亦不放過，尤爲春日，皆盼獵得鹿胎，鹿胎可以單賣，又可熬鹿胎膠，云此膠治一切婦女生殖雜症，種子宜男，其膠漆黑色，初成甚柔軟，分合如意，澤不粘手，貯器中久則附器物，放置過久，則亦硬固，便值每兩值四元左右，純粹鹿胎所製者殆不可得，用雌獐胎兒所熬者已爲佳品，多半雜有鹿皮鹿筋熬之，雜有皮筋者，斯爲下也，

鹿皮，鹿脯，鹿骨，人皆以爲妙藥，或佳肴，故鹿雖難得，獵人伺之甚勤，

八十三 獵熊

熊有馬熊狗熊二種，天熊大如牛，性極兇猛，狗熊如豬，性較馴，可以畜養，喜作人立，故俗有人熊之稱，棲森林中，食草木果實，亦捕禽獸充饑，性饕而淫，力絕大，行動遲緩，曾在草地伐木者言，偶出木廠汲水，聞林間勸葉作響，望之熊也，潛回廠約同伴攜火槍出，狙擊之，中胸，熊大呼墮下，樹枝爲折，人立撲獵者，再發鎗中之，始仆，

滇康之間多熊，亦多獵戶，其人善爲熊夾，雜西志云，一熊力大而勇於自見，有樁輒拔之，必出乃喜，栗粟（人種名，讀如里蘇）因多伐巨木，劈其半，撞木樁，挿於開處，羣熊遊而見，爭騎巨木，力拔樁脫，壯則夾其腎囊，牝亦夾臀肉，鮮得免者」，

八十四 熊掌

古以熊掌爲美味，余曾食之，腥臊不可入口，西康爲產熊之地，去年一行，收到友朋贈送之熊掌數對，初未得烹方，賞而憎之，歸省後，概以轉贈他人，後閱金川瑣記，載其方云，「須附土火煨，其毛始淨，再入鍋中煮去腥汁，然後加醬醃爛蒸，味極可口」，惜未一試也，

八十五 熊胆熊油熊皮

相傳熊胆治風濕甚佳，熊油能透物，擦油手心，直透手背，皆良藥，余未一試，又傳熊皮上褥，能預報吉凶，如有凶遇，則寢時毛逆立也，曾見友人購得馬熊皮一張，價八元，毛粗皮厚，實不溫軟，寢之數月，未聞有何異也，

八十六 毒矢地弩猿柵

粟粟人住落江下游，以獵爲業，其人善煉毒矢，矢及鏃皆削竹而成，紫箴爲羽，鐵沾水裏藥，藥採鳥頭晒乾研末爲之，獵中禽獸，入皮膚，飛者皆墮，行者走死，尤善爲地弩，穴地置數弩，張絃控矢，縛羊弩下，線繫弩機，絆於羊身，猛獸食羊，線動機發，悉中其胸，無論虎豹，行數武皆斃，又善爲熊夾猿柵，熊夾已見前節，猿柵者，於麓掘窟，深五六寸，寬尺許，置果，外挿木楞爲柵，空容猿手，猿至窺果，以手探窟，握果而拳不能出，輒狂嘯，獵人聞聲從之，猿益驚惶，不忍舍果而爲人獲，并詳維西志，

八十七 羚羊

羚羊高三尺，角長數寸，蹄尾如羊，而有鬣鬣，毛褐毛，脊有黑毛一線連綴首尾，遠望如驢，幼時無角，與駒無異，金川人呼爲山羊，獨雪山深澗處，日再出飲水，出必以羣，其行甚捷，一羊前導，餘羊數百尾僂僂隨之，前羊稍息，餘羊皆止，西康各高山皆有之，獵者云，若以計窮其導者，餘羊咸驚惶無措，可掩羣而獲，不然則越山跳澗，雖神駿不能及矣，亦見金川瑣記，

八十八 豹

西康無虎而多豹，所匿皆河谷森林溫暖之處，體輕如貓，善於襲捕禽獸，常夜出赴農家盜食雞犬羊豕，康南一帶農家畜倦，概以土石密閉者，防豹故也，豹亦懼人，出必以夜，獵豹者常以夜出，縛羊豕誘之，往時設爲機阱捕豹，近世全用火

鎗轟擊，

「豹死留皮」，骨肉皆無用，在草地，豹皮或爲帽飾，或緣衣襟，或箱櫃，或爲褥，輸入內地，爲褥者更多，草地寒冷，故其豹皮較四川寧遠產者爲佳，每張值一三十元，

八十九 狼

西康高寒地方之野獸，以狼爲最兇猛，棲息於森林與草原之間，性貪食，出必以羣，遇牛羊馬驢即襲之，雖虎豹亦不畏佈，人行遇狼，呵之不去者，須解所携牛馬一頭委之，始能免禍，曾有烏拉娃言，其馬方前行，一狼自後襲擊，突嚙馬服，挾肉一塊而去，其馬當時股肉猶未合也，狼皮價最賤，僅可爲褥，然草地狼皮，較他處產者珍貴，以其氣候寒冷，故毛質較佳也，

九十 雪猪子

西康最高部之草原中，產生一種野兔，耳甚短，餘與野兔無異，穴地而栖，避道運通甚遠，吃草根草葉，高原各牧場中，隨處皆可遇之，此帶地方，半年積雪，此兔亦半年蟄居，皮下積儲脂肪甚厚，土人以其肥腴，稱爲雪猪子，其油與熊油同功效，可以入藥，皮可爲褥，價極賤，草地富室皆恥用之，於是世俗相傳，以雪猪皮爲褥能佈之褥也，

夏日旅行草地地下雪猪如織，不可勝獵，獵人亦皆棄之，其害敵爲盤旋空中之隲

，雪猪避鵬，出必旁穴，感物影，即漸穴內，惟人破穴取之，如探囊耳，

九十一 鳥鼠同穴

甘孜至溫泉道上，平原中多鼠穴，穴小而深，斜入土內一尺許，常有一種小雀，與鼠同棲，漢人稱爲鳥鼠同穴，謂可爲藥，嘗揭穴觀之，鳥爲土麻雀之類，鼠則鼯之屬也，其鳥羽色似土，常貼地飛翔，使人不覺，其鼠性目，偶於晝日出穴，人馬馳至，不知回避，二者共棲關係，未暇詳察，以爲逆之，大約因鳥不能造穴，其地平曠，又無草木可以營巢，故借鼠穴中，其施與鼠之利益，大約爲其有目，能供警備害敵之用，又或因其能運麥穗入穴儲藏，得以同度，荒冬一季也歟，

九十二 康猴

西康森林中產猴一種，小而馴，依人如赤子，與峨眉之大青猴，貴州之沐猴有別，余以其爲康地特產，稱爲康猴，去年邊區風物展覽會，曾經陳列一頭，愛者莫不愛之，後竟被人竊去，此外雲南與金川等處，亦產青猴，則兇猛狡黠撫養不易也，

猴皮亦西康土產之一，俗裘裳可去風濕，老年人服之最宜，另有一種金線猴，毛黃色細長如線，出產甚少，價值亦最高，聞產於大渡河谷，余實未見

九十三 鸚鵡

鸚鵡產於金川老林中，接近雲南之九章木里鄉城間亦有之，棲老樹孔隙內，食禾

黍之穗與林中蟲蟻，常有漢人入林捕之，聞捕者先探知其隙，夜潛至，以布蒙其口而捉之，攜入市，售人供賞玩，家有閒人，時時對之發一種簡單言語，鸚鵡喜學舌，久自能言，實無意識，俗傳其識人事，非也，丹巴縣鸚鵡甚多，幾於家家有之，叫丫環裝煙到茶之聲聒耳，

金川瑣記云：每歲麥收成熟時，鸚鵡千百羣飛，蔽空而下，綠羽璀璨，其聲啞啞，農人持竿守護，有點者設械穗間，俟翔集時，機發，潛奪其足，可以牛擒，性極畏煙，觸之病死，有紅黑兩種，一說雄者紅，雌者黑，一說由黃日漸黑而變紅，未知孰是，總之紅者習人語較易，黑者差難耳，

九十四 馬雞松雞

草地最習見之禽類爲馬雞，狀如雉，羽毛灰白色有光，羣栖密林中，鳴聲甚異，喇嘛禁獵山，馬雞又無可珍之部，故無人獵取之，數千年來如此，馬雞已不畏人，常步出林外農地內覓食，見人不怖，叱之不避，下馬拾石投之，始徐徐走去，有漢人捕殺之者，肉亦可食，不如雞鴨之美，余行草地，所見馬雞，輒數百數千爲羣，嘗笑謂同儕，到草地者，絕不能餓飯，據一森林，捕食其馬雞，可以延續子孫數世無餓，

又有一種松雞，色黑尾短，嘗見捕養於籠中者，未見其在林內生活之狀，

九十五 鷲

草地空中勢力，全屬於鷲，鷲爲飛禽之最大者，頭尾長約四尺，展翅寬約一丈，

鷹爪強銳，力甚大，能攫小羊入空飛翔，飛最高者至人目不能望見，常在山岩亂石間，千百成羣，騰頓錯落，不似他禽羣居之有秩序，其主要食料，爲雪猪子，小雉，馬雞松雞，小羊，及人畜之尸體，他種弱小禽類，甚少見於巖地者，以鷲故也，

佛氏尊重靈鷲，故禁獵鷲，且盛行天葬，以尸喂鷲爲功德，鷲能聞梵聲羣集食肉，忘機無畏，鷲之得雄霸於草地空界，佛氏實養成之，鷲翅作羽扇，是爲鷲扇，亦可獵之物也，

九十六 羌活魚

去年邊風物展覽會，陳列有曝乾羌活魚數十尾，形如峨眉之龍子，蓋蜥蜴之類也，當時不解其得名之由，後閱金川瑣記，有云一羌活遍地有之，走卒叢山行渴甚，輒折取咀嚙，云滑涼如蔗漿，巨有茂蔚高二三尺，根下每有水潭，藏羌活魚一二，形如魚，有四足，僅長四五寸，土人云可治心痛症，市得數尾，亦不敢妄試，嘗閱鄭仲夔冷賞，載凡產黃連之地，必有小蛇尺許，盤旋其中，觸之傷人，必先去小蛇，然後敢恣採，羌活中有魚，猶黃連中有蛇，未足爲異也，始知稱爲羌活魚之故，然所記傳聞，皆不可靠，蓋此蜥蜴生長水中，故俗稱曰魚，水旁多產羌活，俗遂謂魚食羌活以生，所以神魚要價，而傳者遂更傳會之，謂生羌活根下耳，即如冷賞所記，亦只云黃連地內，每有小蛇，又何嘗是，蛇生黃連之下耶，

九十七 藥夫子

草地盛產虫草貝母大黃秦艽羌活獨活泡參玉桂等藥材，遍地野生，無有主者，每屆某種成熟，村市男女，成羣結隊，入山採掘，稱爲藥夫子，藥材最多之處，爲森林及草原內，或雪山附近，概無城市村莊，無處棲宿，亦無從購食物，故藥夫子須自帶餘糧，携布帳，結隊入山，每閱旬月，採集一担，始同回家，無帳房者，則於老林採薪結廬，爲暫時室家，朝攜鋤以出，晚負藥物回廬，如或採掘順利，忘道遠近，則宿老杉樹下，杉之枝葉重重遮掩，如塔覆瓦，雨雪不着於根，行草地者，常宿其下，亦禾以爲苦也，如登雪山附近採掘，則宿岩窩，岩窩爲岩石凹陷處，淺者僅容人倚立避雨露，深者可以側臥，若能容三四人臥息之處，便爲著名洞穴，藥夫子視之，如神仙宮貝闕，麝集蟻赴之也，

藥夫子入山，恒攜一筐一鋤，善辨藥物所在，鋤而得之，工甚迅速，又善辨人跡，見經人採過之地，即避去，偶得藥材富集尙未經人採掘之處，則結廬張帳，守而取之，亦如農人之守其稼田焉，

藥夫子漢人爲多，然非習慣蠻子生活，則不能往，如數十日不舉火，掬溪水咽乾餓，露宿林岩，以衣爲被，石爲枕等，皆非漢人所素習也，藥夫子多預用藥商錢，採藥償之，或更雇請蠻民，助之採掘，

九十八 蟲草

虫蠲生於雪山附近，係蛾蛾類之幼虫，藏土內越冬者，被一種絲菌寄生，由虫蠲

化爲菌絲體而成，此菌之孢子，春季發芽，竄行地下，遇幼虫之蟄伏者，伸入其體，吸取養分以自營養，菌絲發育，往返穿結於蟲體內，充塞既滿，虫體之養分亦盡，於是生長擔子梗伸出地外，發散孢子，當其擔子梗尚未伸出以前蟄伏地下，不可踪跡，即使偶然得之，菌絲尚未充塞虫體，虫體軟腐，皮汁俱存，俗稱尚未變過，不可採取，迄擔子梗既出地面以後，不過旬日，菌絲內養分，完全輸入梗端製成孢子，孢子成熟，即隨風披散，地下菌絲亦腐敗軟化，不可採取，故採虫草者，恆於積雪初融，春草萌茁際，結隊入山，默察地面有擔子梗露出處，掘土尺許，即可得之，俗呼擔子梗爲芽，謂此蟲從此發芽，變形爲草，將生枝葉非也，本草等書，稱爲冬虫夏草，據土人謬說以命名也，

虫草爲滋補藥品，在內地價值甚高，草地每枚約值小錢三四文，即每千條值藏洋一年，余去年陰歷五月登榆林宮後雪山，見樂犬子採取遺漏之虫草，擔子梗在地掘而得之，已半軟也，金川瑣記，舊日紀遼地風物最詳確之書也，茲錄其虫草一則，以資參證，

「冬虫夏草，俗稱虫草，初生抽芽一縷如鼠尾，數寸，無枝葉，雜生細草中，採藥者須伏地尋擇，因芽及根虫形未變，頭嘴倒植土中，短脚對生背有蹙屈，紋稜可辨，芽從尾茁，蓋直僵虫，非僅形異也，然剖之，已成草根，每歲惟四月抄及五月初旬可採，太早則蟄虫變，太遲則變以草根，不可認識矣，味甘平，同鴨煮，去滓食，益人。」

九十九 貝母

貝母，亦草地長藥，異虫草齊名，生長地比虫草稍低，形大如蒜者爲知母，小如豆者爲貝母，皆爲益肺之藥，貝母價最高，蠻不喜服，完全銷行內地，江浙尤寶貴之，生食味甜，微苦，知母價最賤，草地多用以飼馬，云益肺量，助呼吸也，金川記云 貝母種類有三，枝葉叢生，根如口合者爲上，一莖數葉，根如獨蒜及僅有一大瓣包跗者次之，花青蓮色，皆從莖端下垂如懸鐘」，

一〇〇 秦艽

秦艽，亦草地名藥，艽讀如椒，生長地較貝母更低，已在森林帶附近，雪山殊無有也，爲宿根草，葉形如龍舌蘭而較小，僅稍大於車前耳，根暗褐色，似竹鞭，即入藥之部也，聞此藥銷出海外甚多，不識何用，草地人不服食，惟傳邊地大馬輸入內地飼養者，皆宜預以秦艽知母饌之，始易馴化風土，不生疾病，

一〇一 大黃

大黃，爲草地出產最多之藥材，即四川重慶關出口之藥材，亦以大黃佔第一位，實皆自西地輸來者也，大黃生長地帶，與秦艽相同，春日發苗，葉甚闊，抽莖甚速，莖中空，質厚，富於水分，味酸微甜，草地小兒，常折食之，根在地下粗長非常，秋日霜降，莖葉枯槁，根亦腐敗，養分集於子實，子實入土，明春再發，故爲一年生草本，採大黃者，恒以夏秋日，佳者粗如菜盤，長輒一尺餘，細者亦徑寸餘，掘歸之後，橫切成塊，風乾之，即成商品，商人亦預付錢於藥夫子，

使之上納大黃，藥夫子急於完納，每將大黃架塊堆樹枝所搭之上，然火烘之，每
每外皮已硬，中心軟如爛泥，誤購之者，堆置稍久即行霉爛，草地購買大黃，以
擔計價，每擔百五十斤，大塊乾透者爲上品，值四十五六千文，小塊與未乾者爲
下品，值三十五六千文，參搭者值四十千文，此爲打箭爐附近售價，出關愈遠，
價值愈低，最偏僻之遠地，無人購買，大黃皆在地內腐化，去冬由膽化赴埋塘，
野宿一草原中，從人拾地上已枯大黃桿爲薪，轉瞬之間，堆如山積，而所採薪地
面，不過四五方丈寬耳，草地大黃之富，可想而知，

一〇二 羌活獨活

羌活獨活產地，較大黃產地更地，已在森林下部，接近農作界之處也，獨活莖最
肥拙，節間具大苞葉，包花芽如脹球，羌活莖較細，花似胡蘿蔔，根與大黃相
，土人製藥者，每將大黃，羌活全根，盤曲爲龍形，晒乾後，稱爲羌活龍，大黃
龍，

一〇三 草地泡參

草地產泡參，大如蘿蔔，質亦堅密，晒乾後，猶粗如杯，曾在甘孜樂商家取數枚
攜歸，嚼其味，甜似黨參，

一〇四 茆

丹巴去年天災，漢人貧乏者，爭向墨爾多山採茆爲食糧，并壩橋一帶客民貧茆者
猶多，去年至堪壩，客民述苦如此，使取茆來看，恰已食盡，據云，茆根似蘿

，味苦微甜，莖爲藤蔓，葉有缺刻，野生墨爾之山頂部，墨爾多瑪丹巴神山，高出海面四十餘米，半年積雪，道險難登，未及往遊，揆其物，或亦泡參之類也，金川瑣記云「愁屬之大牛廠，綏屬之黑山梁宜喜祚固諸山皆有土茯苓，俗稱山羅羅，雖三槲五葉形模不殊，然味薄如黨參，嘗取汁煎膏服之有效」，此所謂土茯苓，即泡參也，丹巴即金川地，土人呼莖亦曰山羅羅，然則莖即泡參也耶，

一〇五 佛掌參

佛掌參，乾者小如指頭，亮白腴潤，下端分歧如指故名，產金川等處，傳亦補品，峨眉上亦多有之，其苗未見，金川記云，「愁功屯屬之大牛廠，小牛廠兩處，數十里內，出佛掌參，其形五槲，平列如掌，新採時纖白腴潤，不減柔莖，味甘平，食之益人」，在甘孜藥商處，見玉柱一種，亦云玉脚，是補品，蓋亦佛掌參之類，

一〇六 小邊鑛產

世人對於西康，常誤認爲鑛產豐富之地，頗多神奇之傳說，與荒謬之幻想，去年余辦邊區風物展覽會時，見邊地運來陳列之煤鐵諸鑛石甚多，時未出關，亦幻想康地鑛產爲絕大富源，迄去年出關一行，凡歷十縣，地質皆甚簡單，并無煤鐵五金鑛脈，祇砂金到處有之耳，本年中央地質調查所調查員譚壽田李慶陽兩君，特赴西康調查鑛產，歷時四月，製有詳細地圖，撰有論文，在各報發表，亦言西康無煤鑛銅鉛銀銻諸鑛亦皆無望，祇砂金尙多有可探者耳。

查四川與西康之間，爲大渡河谷，其上游之金川，下游之甯遠，地層複雜，五金礦質誠多，惟皆薄淺，蓄量不富，交通不便之地，自清季開採，大體已盡，現所存者，已不甚多，至於煤礦，更在大渡河谷之東，連接四川盆地之部也，華人不明鑛學，每見一露頭，即認爲一寶藏，不惜張大其辭，以惑遠人，且多有誤認無用之鑛石爲金銀者，故近世報紙所傳，地書所載之川邊鑛產，十七八皆謠言也，以下各節，言川邊鑛產之眞實狀況，補譚李兩君論文所未及，

一〇七 金川得名之由

清初收撫大渡河上游夷民部落，呼自巴顏喀喇山發源之正流爲大金川，自巴朗山發源之支流爲小金，乾隆時，兩金川蠻酋叛亂，用兵累年，成爲清代有名之史事，金川平定，六設六屯，綏靖崇化二屯在大金川，懋功撫邊二屯在小金川，章谷屯卽丹巴，在兩金川會合處，所謂金川五屯是也，望文思義，可知清代此河，必以產金著稱，近時大金川支流之二楷溝，尙爲著名砂金產地也，惟目前丹巴懋功縣境，淘金者絕少，但遍地雲母碎片，映日發光，無論農田曠土，皆璀璨閃灼，炫耀眼簾，旅行其間者，風塵撲面，目眉亦具金光，衣袂鞍韁之屬，無不爛然矣，清光緒時，章谷屯員王培城撰章谷八景詩，有飛水流金一景云，「錦江百里號金川，金灑平川萬點妍，瀟瀟無邊皆麗水，汪洋何處問廉泉，砂翻曉日輝輝爛，浪捲疎星的的圓，異質天成三品貴，殊方名蹟不虛傳」，蓋誤雲母碎片夾砂爲金沙也，

余到丹巴境，衣履沾泥，皆放金光，回憶川省謠傳，人出西藏境者，草履中夾雜金砂，可以換銀八兩，笑謂同行云，「皮鞋若不刷泥，攜回川中，可以換銀八兩，」同行啞然，

一〇八 雲母鑛

丹巴岩石，概含雲母甚多，細碎者爲泥砂，巨大者爲鑛石，數百年前，已經有人開採，金川記謂「章谷屯多雲母山，日色照耀作金銀光彩，石如水晶，拾其巨者片片揭之，薄於蟬翼，用糊窗牖，晶瑩明晃，一無隔礙，，，，繆清泉嘗手製數百方贈余」，是也，昔日未有玻璃，故以雲母裝窗，又可入藥，近世則因雲母不傳電，電氣工業上多用之，往年孫養齋日康，曾人開採墨爾多山雲母，旋因無利而罷，緣巨片，多已被前人取盡，現所存者，不能方尺，用途不大，脫售困難故也，

一〇九 二楷金廠

二楷溝，發源於道孚山後，經魚科喇嘛寺入曲司家土司境，至綏靖屯北入大金川，沿溝河原，爲沙金著名產地，莫世凱爲大總統時，梁世詒等集股組織裕華公司，招工開採，總經理爲梁某，其時承平，未有護廠軍隊，先招金夫百名，每名每月工資六元，陶得之金，繳納公司，其後擴張經營，添招棚頭，每棚頭又認招金夫十人，共爲一棚，自行組織火食，合力淘沙，公司有人分配地段，監察淘洗，每棚每日所得金量，公司取十分之一，棚費爲公司担任，金夫所需食糧柴由炭，

公司招商運辦，淘金用具由公司供給，初時在二楷溝下游金川地方淘採，嗣移於二楷地方（溝之中游），才有工人十餘棚，每日獲金頗豐，邊地漢人，見其利大，爭來領工，漸招至千三百餘棚，凡萬餘人，全棚十一人，每日所得沙金，除十分之一繳納公司外，其餘十分之九，作價賣與公司，其錢由棚頭保存，作爲火食開支，開支剩餘，定股配分，棚頭每月所得，恒有赤金三四兩，金夫所得較少，河沙爲公司所有，禁止偷淘，每月初二十六，爲牙祭期，停工一日，公司發給每棚沙一船，由金夫子自淘自得，勤者或又翻淘棄沙，亦獲少許，金粒率多細碎，大者重可數分，金夫狡黠者，每於出金之時，偷藏一二粒於耳鼻衣袂間，故金夫發財者亦頗多，後公司因偷金者太多，改爲每棚每月上課金一錢，其時千三百餘棚月收金百三十餘兩，值銀五千餘兩，棚費所耗，不過數百兩耳，又以廉價收買各棚餘金，其時打箭爐金價爲四十換，公司價三十四五換，金夫吸煙者怠惰者與不明金市商情者多，大都利其近便，賣金於公司，金廠盛時，公司每日收金，以品盤量之，其利之大可想而知也。

梁經理常不在廠，另一姓梁者駐廠代理，任用司爺三十餘人，只司收金之事，暇即相賭博不理廠務，全廠一千餘棚，只用巡丁六人，巡查棚工，照料不到，故偷金偷沙者甚多，一日，巡丁與工人戲，以槍擬之，滑機擊斃二工人，羣工大嘩，詈辱廠員，結果賠償數百元了息，時袁世凱失敗，梁藉此離開二楷，聲言且返，竟不復回，又公司曾運金八駝往打箭爐，只以兵四名護送，在松林口被劫罄

難，公司竟以此失敗，凡開廠一年而廢，與二楷并時，又有某公司，成立稍後，總理姓周，開辦一年而停，停閉原因未悉，

一楷淘金人夫，勤者與者，常於一二月內，得百餘金或數百金，即行回家，另立生業，惟偷惰嗜烟者，不能積錢，長留廠內，當兩公司閉息後，尚有工人一萬左右，自行淘探，直至民國六年八角之亂，曲司家夷人，以武力驅逐金工，始各逃散，

一一〇 丹巴商業與松林口夾霸

民國三四五年，二楷金廠正盛時，淘工萬餘人，食料用物，皆仰給於丹巴，丹巴不足，又向懋功康定購運，懋功康定不足，又遠向灌縣瀘定漢源雅川等處購運，供轉運者，常數百千人，運道皆須經過丹巴，一時丹巴商業，非常興旺，即巴底巴旺單東道孚等地，亦皆成爲繁盛市場，二楷金廠外，亦修建新街二道，運道險遠，物價奇昂，麥麵每斤，價銀一元，每百斤九十四五元，鹽每斤亦值一元，丹巴商人，以此致富者甚多，

從打箭爐經道孚魚科至二楷，亦係大道，且較丹巴道平坦，然糧食商人取此道往二楷者甚少，因此道皆夷地，只出青稞牛肉等食物，金廠皆漢人，祇食米麥，米麥以自丹巴運往爲便故也，惟買金商人與金夫厭足回家，多回打箭爐，則取此道，此道必須經過松林口，此處爲叢林險道，密接木茹牛廠，木茹號稱匪窟，因此

道多金商，遂集而劫金，自此以後，二楷廠雖已倒閉而松林口匪患不息，直至民國十四五年，始克甯謐，

一一一 王老陝

上二則，并周長發言，周又言，民五年時，周辭二楷廠工，與同夥八人，回打箭鑪，過松林口被劫，已具前記，先是，周與一陝西金商王某同行，王騎一健驢，携一從者，并驍健有勇，拳技敵十餘人，同宿可卡，王攜金數百兩，以驢載之，步行趕驢，一早過松林口，匪出劫，與之格鬥，匪怒，支解其人與，周等日出始行，過其地，見尸體狼藉，血肉模糊，方共辛未與偕行，得免此劫，而喧聲驟作，夷匪突至，同行四人返奔，皆被擊斃，餘皆坐地待劫，計該匪等一日所得，有赤金千餘兩云，

一一二 李剃頭

余過哩里，遇一漢人閒談，其人自云姓李，業剃頭，二開金廠盛時，彼往欲應募爲工人，嗣因剃頭者甚缺，仍操舊業，此處錢尙於金，剃頭者例以金酬償，每頭給金一咀，彼在此剃頭六個月，存金粒八兩，貪未能歸，值八角亂起，蠻民紛起驅逐，結隊撲廠，事起倉卒，廠家咸棄所有，輕身逃命，財產概爲叛夷所得，廠夫有遲走被殺者，有越澗岩跌死者，李剃頭，幸得脫歸，錢則一文不存，如初來時，

二楷溝下游，爲曲司家土司轄地，清末改流，曲司家原隸道孚縣，然該土司官職，實近綏靖屯，去道孚甚遠，歷任道孚知事皆棄不願，曲司家土司，與道孚絕無關係，比較與綏靖屯官接近，綏靖崇化懋功撫邊四屯，民國二年劃隸四川省，不屬川邊，其地又去川省險遠，川政府向來棄絕，土豪迭起，擾亂數年，曲司家土司，遂成獨立王國矣，然邊民之知二楷故事者，多盼政府收復曲司家地，重辦二楷金礦，去年丹巴知事彭炳青，迭在丹巴開礦，皆遭失敗，有鐵城袍哥龔草堂者，頗習邊事，知二楷原隸道孚，往說彭知事函商道孚歐知事與金川杜司令，交涉夷務，重開二楷金廠，旋因彭知事交卸而罷，去年冬，二十八軍整頓邊事，討平叛夷，金川震服，謝竹勳督辦，使人諭降曲司家，踏勘二楷，規復金廠，本年春季，已經開工，惟在二楷故廠採掘者，成績不佳，現已移在上游觀音菩薩處淘採，觀音菩薩即魚科曲司家交界地，前此二楷金廠尚未採掘之處也。

一四 泰寧金廠

自泰寧踰一土山，爲河溝，溝口入入美河，河壩與入美皆產砂金，相傳年羹堯時奏請開採，夷人反對作亂，曾殺一都司一員與漢民若干人，後經大軍剿平，竟得採掘，一時廠務頗望，泰甯地大，商業皆榮於此，故稱泰寧金礦，滿清末年，礦務衰落，富集之部，已被淘盡故也，現在惟有附近土人，在河壩溝內，翻淘舊砂，僅足糊口，難言礦業，前歲有人游說丹巴彭炳青知事，謂清代所採河壩金礦，祇周中區壩下河壩入美諸處，上河壩尚未挖動，金脈頗富，可以採辦，彭出宦

夔屬其招工開挖，歷時數月，得金二錢，以後更無收獲，去年夏，彭卸知事任，自往泰甯經理，聽另一工人言，金窩在河身左偏沖積層最下部，而向河身正中最下部掘之，故未得金也，於是彭復向河身左偏挖掘，因積砂太厚，過費人工，自上游築堰蓄水，日放二次，藉水冲砂，較人工省力數倍，挖淘數月，至工人所指金窩之處，竟未得金，去年七月，余過泰甯，彭君邀觀其金廠，凡有工人二十人，有稱爲錘手者，爲主持工務技術之事，大約昔曾從事淘金之老工人，略具鑿鑿經驗，無學問也，未至金窩已前，爲搬沙工事，廠主若不給工資，只供火食，既達金窩以後，爲淘金工事，屆時除本分紅，廠主若干，錘手若干，散工若干層，皆於開廠時定約，此廠既失敗，彭知事墊累火食，至數千萬，宦囊如洗，私負步槍三枝，手槍二枝，皆脫賣以濟工費，可謂草地開金廠以來之最大失敗者，

本年地質專家譚壽田李廣揚二君，往西康調查鑛廠回省，余問河壩有金否，答稱有金甚富，惜彭知事所掘地位不是，彭所掘過向上流，金砂尙難富集，富集地帶，應爲中下游與八美地方，中游雖已被昔人將鑛床挖亂，八美金鑛，尙保完全，如當時以此廠費從事於八美地方，必不失敗而可得利，昔錘手無此學識眼光，深誤彭君也，

△介紹

此次中央地質調查所特派川康地質調查員譚李兩君，撰有西康東部地質鑛產記要長文，對於西康金鑛之生成沙金沉集之原理，各地金廠開採之狀況，與探檢金鑛之方法，指示甚詳，實爲

經營西康鑛務者之忠實錘手，全文登載邊政月刊第五期內，有心邊地金鑛者不可不讀，

一一五 劉紹堯

劉紹堯爲南充鄉紳劉集成之親侄，本中產家庭，曾讀書識字，性情篤實，狀貌清秀，不知何故，流落西康之瞻對地方，余至瞻對，以同鄉誼來見，見其態度安詳，猶具大家風儀，意甚憐之，欲携回故土，劉殊不願，自云前隨某宦來瞻，娶一蠻婦，其後宦去，劉被撇差，戀蠻婦不去，寄往岳家，有私蓄數十元，與退伍之某連排長等合組，開採磨房溝金鑛，磨房溝去瞻化里許，余往觀之，彼等六人，自備火食從工，從雅龍江岸砂層斷壁，向磨房溝口山基，鑿一小穴，已深五六丈，達於浸水處，正用木龍抽水，力向內掘，蓋磨房溝口昔日曾爲金廠，遺留鑛洞尚多，皆自平地直向下掘，以取金窩之砂，諸人中有一人昔曾在此金挖，謂山基麻柳堆下有金窩，昔曾有人打洞下掘，至金窩處，爲浸水所阻，峒口過高，無法抽水，其鑛遂廢，故約彼等改自江岸鑿峒橫入，抽水取金，彼等亦深信麻柳堆下必有寶藏，謂喇嘛必其地有寶物，始能建塔鎮之也，六人合力開掘，閱三月久腰纏用盡，始達目的地，取砂淘之，竟未得金，相與失望而散，劉益貧困，求余薦充縣署緝隊，余欲將某夫婦同攜回鄉，其婦頗不願，劉亦自信草地謀生甚易，有非致富不歸故鄉之意，竟未偕行，

瞻化麥科，爲西康第一金窟，民三森姆拉會議決裂後，英人常以瞻化爲產金名地，劃歸中國，爲利至鉅爲辭，以游說我國政府。希圖依照會議劃界，西人之重視麥科可知，我國人士，則知有麥科者甚少，政府更無論矣。

麥科神山，在瞻化極東，道孚鐵霍接界處，附近地層，含金甚富，自此流出之水，向北爲麥科河，向東北爲仁達溝，向東爲一日溝甲斯弓河，皆產沙金，而麥科河爲最富，向由蠻漢人民自由採掘，無公司組織，知事衙門酌收金課而已，其地高寒，每年口能淘採四月，糧食薪炭，皆自縣城運往，又多夷匪，故出產不盛，金質號稱西康第一，金粒大小不等，余確於金商處見其大粒有如黃豆者。採金者漢人較巧，夷人較拙，夷人多妬視漢人，常有排擠之念。漢人金夫，什九爲退伍士兵，常住縣城附近，暮春上山，仲秋回縣，四月所獲，差足一年費用，瞻化縣治，僅四五十戶，二百餘人，每窩麥科封山，即增五六十人，爲原住人口四分之一也。

一一七 可惜

西康沙金鑛床甚多，瞻化理化，爲最著者，凡沙金富集之地，概在河床平坦，水流紆曲之處，河床平坦則積沙甚厚，水流紆曲，則易於改道，積金之地，應在河身下部，河濱屢改，故不易踪跡，積砂甚厚，尤不易察識，採沙金者，應先察河流狀況，辨其故跡，依次試探，探得富集地帶，依次採掘淘洗，廢砂堆疊，皆須選採無鑛地方，如此始能無失敗，無棄利，無枉功，今邊地淘金者，率皆漫無組

織，又不明瞭金焦情形，三五合夥，隨意亂挖，遍地點掘，廢砂狼藉，成敗得失，聽於天命，以致鑛床破碎，脈絡斷絕，地形淆亂，埋沒金窩，無由鑑識，雖有智者，莫如之何，良可惜矣。

一一八 大金河與小金河

雅龍江經瞻對九龍三縣，流至木里之窪重地方與理塘河會合，理塘河與雅龍江中上游地方，皆產金名地，金屑隨激流而下，在木里境內，遇平緩處，陸續沉澱於沿岸積沙之下，故木里金鑛，富冠川邊，西人稱之爲「水流黃金之國」也，土人以兩河沿岸皆餘金鑛，故稱雅龍江爲大金河，理塘河爲小金河，大小金河，在木里境上鉅大之曲流，故又稱爲金河套。

木里國王，據富有黃金國，而禁百姓私擅採金，百姓採金須先呈報，繳納極重之金課，否則以盜金論，以故木里王庫內，貯藏黃金甚豐，外人謠傳其金庫中積金如粟出納皆以勛記，民十八年，美國駱亞博士過木里，受其國王優禮，導觀其庫藏，後來鑛城，亦盛誇其藏金之富云。

一一九 窪里金廠

窪里，在鹽源木里九龍交界間，當大小金河會流處，在九龍三崖龍南二百里，木里瓜別土司屬地，現隸鹽源縣，清末葉，川政府組織公司，招工開採，立定章程，每棚得金一兩，徵課金一錢，不足一兩者免課，光緒時廠務旺盛，曾致工丁一萬七千餘名，每月可收課金數十兩，此種課金，瓜別土司得百分之十，鹽源縣庫得

百分之十五，工丁消耗百分之十，其餘百分之六十五，除金廠員薪日用等開支外，即爲公司紅利，此外又須上木里土司稅銀二十兩，因其與木里接界，恐其縱匪行劫也，

民國元二年時，開化人張寶書爲公司會辦，以開多金峽得多量金產有功，升爲總辦，後有伍孟冕來任廠長，亦著成效，近年則金脈已空，廠務廢弛，經費拮据，至以公賣煙膏漁利津貼，大約已無前進經營之望矣，

前數年間，又有岳陽人汪星燦者，亦在窪里經營金廠，招工百餘人，數年以來，費本數千元，獲利頗厚，據云，曾於一日間，獲金二百餘兩，又一次得九十餘兩云，

此外又有漢人四千餘人，在窪里上下游，作小規模之採掘，然皆病瓜別土司之苛政與糧食接濟之艱難，大多無甚利益，

有一曾經在窪里經營金廠之寧屬商人，本年在省，與余談窪里金礦狀況，據云，金窩在大金河岸段邱之下，大金河水流甚急，河身甚狹，兩岸岩石甚陡，產金之地，亦沙岸壁立，其上方成爲二個沙台，金窩即在沙台底部，貼近岩石之處，須從沙台掘穴深入，取沙淘之，公司所採，先爲上台金礦，後採下台金礦，曾仿其意，作草圖表明如下，

河身變化，自不圖示之簡單，必有纒洞紆曲，或當岩石中陷之部，金與水并滲其中，河身低落後，此種金窩，因有滲水，不能採掘者，相傳曾有周永慶者，民

國初年，在田子坪地方，鑿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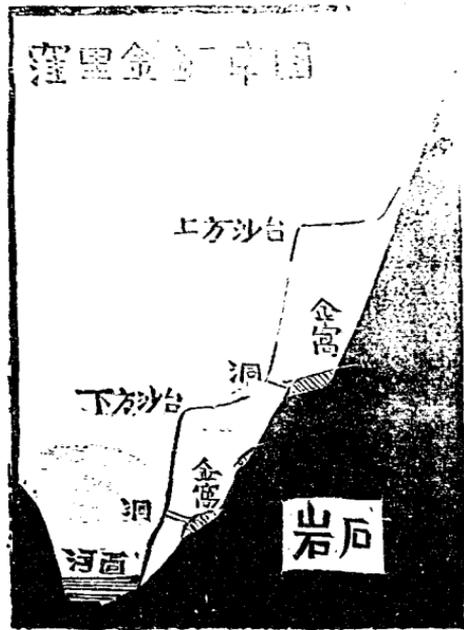
十六丈六尺厚之石壁，洩水取

金，才二月餘，獲金數千兩云

一二〇 隆大金廠

隆大在木里之西，稻成縣貢噶嶺之南，雲南麗江之北，中甸之東，屬金沙江流域，爲木里土司轄地，故間接隸屬四川鹽源縣，實則自鹽源西去，尙有一千餘里，去西康甚近，去甯遠甚遠也，

隆大亦係砂金，相傳其金粒重一二分至一錢，最易淘取，前明已有木天王者，從事挖掘，清道光時雲南鶴慶人李盤宜者復往開採，其後又有四川布政使某之弟趙



全者募工採取，其時木里土司尙恭順，未加阻撓，後因金廠工丁七八百人多不守法，四出剽掠，民怨沸騰，木里土司怨之，陰結鄉城夷匪百餘人抄掠金廠，廠中戍兵二連戰敗覆沒，工丁死者三百餘人，金貨財物損失罄盡，趙全僅以身免，廠由是塌，民國十一年時，又有張武南者，招工千餘名開採，請兵二營護廠，仍爲鄉匪所劫，殺斃工丁數十人，劫去財物，廠務停頓，至今未復，蓋隆大與鄉城，貢曠，中甸接壤，凡此諸處，皆鄉匪出沒之地，木里土司惡漢人爭鑛，又從而勾結之，駐兵有限，匪來無時，雖屯營旅，於廠無益，非經木里改流，鄉稻受撫以後，此廠決不能開也，

隆大河，稻城東義河之下游，與貢曠嶺河合流入金沙江，二河沿岸皆產金，金沙江之金源，實以此二河爲中堅，將來鄉稻木里之政治穩定後，此帶必爲最新而最有利之金鑛，

二二二 銅河

俗稱大渡河爲銅河，以沿流銅鑛甚富，從來以採銅著名也，現在則凡屬交通便利，設治較久之處，銅鑛多已採盡，惟交通不便，漢人素未探知之地，尙可開採，此河流域，約可分爲五大段，最上爲金川，即今丹巴等縣之地，自乾隆朝已設屯官其境內著名銅鑛如銅爐房絨岔溝等處，早於咸同間採盡，現已無甚希望，第二段爲孔玉魚通段，昔爲明正土司地，民國以來劃隸康定縣與天全縣，現正籌備設治，道險水疾，山高林茂，漢人素鮮到者，（惟孔玉地方，清代曾開金廠，現遺有

漢人百餘戶），地蘊鐵藏，從未開發，據黃煦昌請設治呈文，謂有紫銅溝銅鐵會經試驗，每百斤可煉淨銅四十餘斤云，第三爲瀘定段，原咱里冷邊沈邊三土司地，清雍正朝設官佈防，已盛有漢人移植，今已完全成爲漢人地方，全境亦不復有鐵產存留，第四爲河道段，即漢源越南兩縣間之河道地方，就中富林，大樹堡附近，爲數千年軍旅大道，縱有鐵產，早被掘發，惟老龍灘以上紫打地田灣等處，旁及二四營一帶，尙爲秘密區域，包含銅鐵甚多，近年始有結資開採者，第五爲峨樂段，即峨眉峨邊樂山三縣境之河道，已經可通船，惟金口以上，灘峽奇險，道路皆繞瓦山而過，沿河有無鐵藏，不得而知，若金口以下，則龍池等處，尙有銅鐵可採云，

銅鐵，常與銀鉛鐵礦共生，故銅河流域，銀鉛鐵礦亦富，其採掘情形，與銅鐵略同，

一二二 西康煤鐵問題

西康建省，不久將成事實，建省以後，勢必從事建設，建設之母，在於煤鐵，西康恰無煤鐵二礦，交通又不便，亦難自他省輸入濟用，故煤鐵問題，西康一絕大經濟問題也，

相傳趙爾豐建築平西橋，工費三千餘萬，此橋長不過五丈，而鋼鐵皆自上海運來，故所費如此之鉅也，建一鐵橋，其難如此，他之建設事業，可想而知，解決此問題之方法，惟有建築川康鐵路，開發川省雅馬之鐵礦，以爲西康鋼鐵之給源，

外此實無他法，由四川雅州修鐵路經打箭爐至甘孜，路線平坦者多，施工頗易，此路修成，則川康貨物流通，不祇運鐵而已。

煤鐵二物雖常狼狽爲用，然在西康，則惟缺鐵可憂，缺煤并無足慮，西康有極強猛持久之風力，與極湍激偉大之水力，以爲各種工業之力源，初無藉重黑煤之必要，而偉大之森林，更可代煤担任一切燃燒工作也，

一三三 無工業之國

西康，古牧國也，慕天枕地，食肉衣皮之民族也，其社會原不需要工業，故工業極不發達，直可謂爲無工業之國，大約當南北朝時，此區牧民始知農作，始有房舍鋤耨，唐以後，始有佛教，始有寺院佛像，雕刻冶鑄繪畫諸藝始自中華與印度傳入，又至元明清代，始漸有漢人入草地經商，因其需要，傳入諸種日用小工藝，清之末世，經營川邊，移民日多，百工始備，然在西康土著視之，工業殆無助於彼輩，將謂徒爲漢人設之耳，

一三四 木工

西康木工，全係名山水匠包辦，前已言之，此種木匠，散布於商業比較發達諸市場，待人雇請，遇有大工程，則遠向他市場搬請其相好者合力任之，大工程有三種，一爲建築喇嘛寺，二爲建築土司頭人之官寨子，三爲建築大橋梁，此外如鑿家建築房舍，漢人製器物桌椅等，皆爲小工程，無論大小工程，每工每日工費銀二錢，火食由主人供給，不給火食者，每日工銀祇洋一元至一元半，

蠻民無木工，大小木作，皆須名山木匠，故名山木匠在草地者，每縣當以千計，手藝甚拙，蠻民則認爲其精，亦有具贖請業者，名山木匠秘其術，不以盡傳也，木匠初入草地，祇負斧鑿數事，所至有人雇用，絕無向隅，蠻地無零用，每日淨存銀二錢，藝精走運者，年積六七百金，或挾賞回故里，或娶蠻婦，在關外領墾落業，成爲商賈，技拙無運者偷情吸煙者，或頻寄銀回家，身無餘錢而遭疾病者，亦或淪爲賤役，或且客死，然大都投蠻家爲贅婿，承其財產，擁其子女，不似在故鄉時之困頓，贅婿本應受岳父母與妻子管束，易遭凌虐，惟名山木匠不然，稍不如意，輒逃颺他處，他處仍易入贅，又藝足以自存故也，

一二五 蠻房修造法

草地建築房舍，雖高樓七級，廣廈千間，木匠無須如何設計，但祇自下而上，一間一間依次疊砌，隨意增減並無限制，恰似幼穉生爲積木遊戲而，其各間修法，頗似內地裝倉，用巨木作架，較小之木駢列裝壁，木駢列蓋頂後，再從上方如式修之上下木柱并不銜接，任隨橫拓若干間，上砌若干層皆然，故稍經震盪，即全倒塌，總觀民國八年地震，全縣官民房屋塌盡以此故也，所謂官寨子堅砌房者，亦不過於房舍之外，築堅厚土石牆壁包圍之，土石堅牢不倒，藉以支持木屋，故能耐久，

草地木材端止碩大，蠻屋各間皆矮，故其柱粗短，立地如礎，不易偏倒，縱使顛倒，折卸重修，亦不牽動他間房屋，吾人視之，覺其建築方法太愚，蠻民視之，

則以為極智也，

壘房頂部，皆於駢列木條

縱橫架攔小木條或柴薪，於

上鋪墊泥沙，人力捶平，露者

即為屋頂，可以打草晒麥，亦

供遊眺，家神為一木杆上懸印

經之布，稱為經旂，即供屋頂

最上部，每晨焚柏枝禱之，屋

內地面，亦如前法填土捶平，

富家或更於上面，鋪木板一層

以資清潔，中產之家皆只薄土

，人住樓上，如住地面，可不

用火盆而然薪禦寒，聞饒霍官

築建築甚美，某年，官兵駐紮

寨內，因衣鋪畏寒，晝夜然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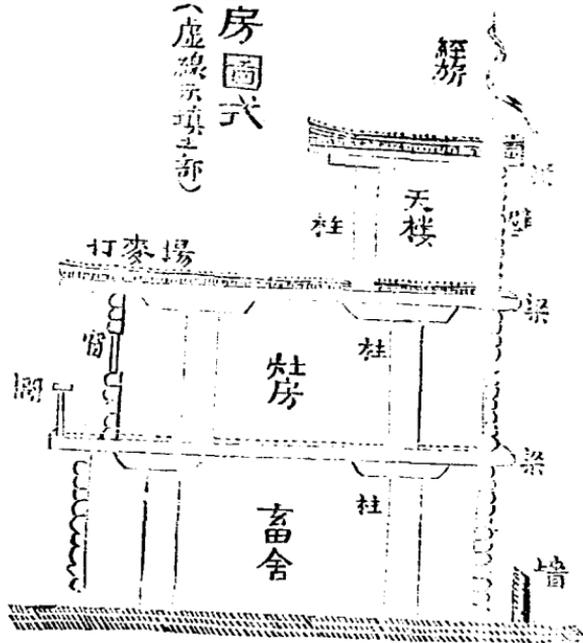
于屋內，熱透泥土，傳達其下

熱薪，而兵不覺，由是起火，將全寨燒燬云，

山木匠未到以前之木工

壘房圖式

(虛線示填土部)



名山木匠未到西康以前草地需要木工情形，尙可於今日之牛廠見之，蠻民持其所佩之蠻刀，向森林中，取臂狀木幹二條，削去枝葉，截成同長，荷之回廠，以爲牛毛帳房之支柱，此外無需木器，參天古木，其人視爲無用之物，與內地農人之憎惡岩石正同，

現在牛廠亦有木工，專製造馱運貨物之馱鞍，用三木棍，嵌連于二彎曲之木板上，即算完成，聞此方法，亦係名山木匠所教，名山木匠未至以前，牛廠雖已用牛馬運輸，只有纏縛木叉縛牛馬背以載物，并無木鞍，人騎若則至今猶習光背馬也，去在邊區風物展覽會陳列甯屬裸夷所製豹舌刷一枚係取豹舌剝皮，塞木條其中而成，其木條爲蠻刀所削，稜角亂起，致豹舌亦凹凸不平，可以想見其爲未有木工之社會，名山木匠未至西康以前，將無同，

一二七 甘孜疑案

去年至甘孜，聞一疑案，出孔色鄉俄絨村，姓名未記，有名山木匠某，數年前入贅俄絨蠻家，贅家男丁皆已出家，無另一男子，妻之姊妹生母，並與木匠姦通，年前，木匠因事使氣逃往德格，行藝不歸，贅家多方覓得之，託入勸回，去年七月木匠與贅家婦女同往麥田割麥，忽稱病回家，岳母責其女回家服侍，木匠有一兄弟，亦在德格行藝，另一同鄉木匠住甘孜，帶有小兒一人隨學于木匠，亦常住

贅家，當日之夜，小兒因人聲喧騰驚起，燈光下，見其岳母與數男子接持木匠，從木匠手奪取小刀遞于其妻，木匠與其妻皆有刀傷，舉家嗷哭擾亂，不知何故，其中有贅甲長在，喝小兒云「無事去睡」，小兒返睡，翌晨，木匠死矣，小兒報於同鄉，同鄉與兒渡河往視之，尙未葬，確有刺傷敗處，因阻葬埋，赴縣使小兒出名控之，韓知事傳聞，諸蠻供謂其人瘋癲，殺妻未遂，因而自殺，小兒來時，我等正奪其刀，阻其自殺也，驗屍，刀傷外，又有跌打傷數處，諸木匠控爲爭風殺人，韓知事鞭掠蠻婦，又坐軟板凳，蠻婦稱冤，其岳母供辭最趣，云「我一家愛之如活寶，去年私逃，百計始求得之，豈肯殺他」，蠻婦與其三女皆受刑，其一背欄指脫，稱冤不已，獄出是寬，判賠命價銀百元，木匠幫，慮其弟回甘翻訟，不敢領，韓亦竟放蠻婦回家，木匠輩，對知事頗有浮言，未知其弟竟再訟否，

一一八 鑄金工

西康金工，成立較久，冶鐵用木炭，其鐵來自雲南，煉鋼爲佩刀，頗利，價則甚昂，小刀割肉者，稱爲吊刀，則同白鐵，除此兩種刀外，別無鐵工，

西康銀匠鐵匠爲一種工業，鐵匠兼營銀匠之事，其工作極笨，赤金耳環，恒重兩一隻，亦鑄花樣，粗陋不堪言狀，工價亦甚廉，大抵蠻民帶金銀飾，以分兩沉重爲關，不甚注重花樣也，

一一九 土石工

西康無石工，只有土工，善以亂石砌牆，又營築土牆，牆厚數尺，屋倒而牆不倒，草地無竹，無瓦，裝壁以木，以薪，覆屋以薪與土，故無泥土，換言之，內地百工出關皆有用，獨石工泥工無用也，

一三〇 雕繪工爲賤業

西康無木雕，刻石工則頗足觀，有一種蠻民，專刻麻柳堆堆石上之經文與陀羅尼，皆不先墨寫，但以意信手鐫之，行列整齊，字體一律，無論繁簡大小，莫不如意，亦有鐫佛像塔像及其他花紋者，則多兼營畫業，繪畫工亦多伴者，其畫必須勾勒墨骨，然後渲染顏色，無素描者，其色料多取自鑛質，如石綠石黃之類，遇水不化者，故所設色，歷久不變，以中國美術史攷之，約可當於宋明之世，雖未及今日之妙肖，而如仇十洲輩，亦自傑出也，

西康之雕鐫與繪畫，殆爲宗教之專用品，雕鐫限於經文，繪畫限於仙佛鬼神，不重其他之自然物品，繪畫工人，殆完全討工作於喇嘛寺，任何喇嘛寺大殿壁間，無不綉爛悅目，所繪大鬼神與小神鬼混雜，形色萬端，皆有譜帖，不能意造，試指壁上任何人物詢問喇嘛，皆能舉其名字與歷史，尤善畫宗喀巴像，小踰一寸，大過數丈，一見可以辨識，凡此皆非內地畫工之所能，故內地畫工出關，非向鑿畫匠學習多年，亦難以藝生活，

翁本唯尊重宗教，而甚賤視爲宗教服役之雕工與畫工，通常以鐫勒摩陀羅尼之雕鑿案。寫字，擯不得居家室內，此輩常居高寒無人戶之滯谷間，用亂石疊砌石窟

，屢處其中，鐫刻石片石礫爲經文或陀羅尼，持向牛廠娃獻之，藉得食糧爲代價，牛廠娃尤吝佛，故無往不售，去年過塔泥壩野宿，遙望前方溪邊有矮屋連椽，約十餘家，以爲村落，迫而觀之，皆此輩也，畫匠雖得居村市，爲編氓，但人視之亦甚賤，曾於札叩喇嘛寺見一巧畫師，多方向之求畫，皆不肯作，蓋羞以畫術名也，瞻化有一美婦名充拉真，係畫師女，爲陝商婦，與縣署前後員司多有染，員司娶有蠻婦者，常諫其夫云「此畫匠女兒也」，意似甚賤之，

二三一 紡織業

西康無棉花，棉布與絲織品，皆自內地輸入，土產衣料，皆羊毛所織，稱爲「勃波」，漢語爲氍子，亦作氍子，各地蠻婦，多往紡織，瞻對昌都兩地所產，最有名，其羊毛大半自青海戒谷輸入，質頗佳，上品織白如綿，細如絲，但常雜有劣品，蠻婦取毛，用手扯泡，附毛墜上捻之爲線，爲法恰。內地績麻所用之麻墜，毛線粗細勻均與否，係於績者之手技，績成之後，挽成毛線團，亦照織布法牽引於機，惟其機軸甚窄，織成氍子只寬四寸許，長以人張兩臂量之，稱爲「耶巴」漢語爲「扒」，每疋長十扒左右，可縫蠻袍一件，漢袍二件，價值好壞不等，昌都氍子細如呢者，值二十元，瞻對氍子較粗，值十四五元，他處所出，較劣，值七八元，最劣者，粗劣如麻布，多銷打箭爐經軍服，每疋值五六元耳，氍子不銷內地，以其粗劣可憎也，然內地力夫特好之，每力夫至打箭爐，必購氍衣，一襲携

蠻疋又能織毛毯，亦用羊毛績線，牽機上爲經，祇經線織法不同，用筆桿木棍一條，橫壓經線上，線隔一二經，挽棍一轉，以次將全經壓過，以刀拍緊，隨用刀在棍上一劃，纏棍之毛線斷爲兩列，再如法編纏，如次劃之，全機織成分許長毛茸密壓之毯料，剪斷縫合，卽爲毛毯，有緯線全染紅色者，卽爲紅毯，茸恒較密，每幅值十一二元，又白色微具紅綠色之條線者，爲白毯，茸恒較稀，每幅值七八元，又賤至五元者，

一三三 氈

氈，亦稱普羅，亦爲羊毛織品，長寬俱如褥子，質較勻細，多半染成舊色，或紅黃色，或點染黃綠色爲粗陋之花紋，不產於西康，係從西藏輸入，隸人甚重視之，凡富家與僧侶，皆以爲衣，以爲較英國輸入之呢與四川輸入絨爲美，每氈氈蠻表一件，值七八十元，余婦有一襲，行至打箭鏹時，或謂此衣粗陋，入關後服之，必爲人笑，纔遂以之與人，掉易旗袍，

一三三 地毯與馬氈

西康人習於地坐，坐墊以絨毯爲最闊，絨毯者，卽天津所織之地毯，京劇台上之氈毯，其特大者耳，係以割紗綿線爲經，編五色羊毛而成，羊毛以色配花，極其精緻，天津人但知鎗行海外，不知其所消仍爲我國邊，西藏蒙古等處也，此物自天津輸出，載至印度，再越喜馬拉耶山輸入拉薩，再由拉薩輸入西康，凡喇嘛教分佈之地，皆爲此貨之消場，有西商專營此業，隨時考察藏人嗜好，造成圖

案，交與天津工廠，織成時新花樣，幅面大小，皆極考究，其能暢銷邊地，此亦原因，

邊人善騎，裝馬之具亦甚講究，大都以特製之絨毯飾鞍上，稱爲馬燦，與鞍並重，昔日規矩，惟漢官與喇嘛始能有燦，近則富人皆得備之，蠻民不識漢官大小，只以馬上鞍燦情形估量之，故漢官出關，有私馬與精美鞍燦者，夷人自能敬重，否即易受欺侮，私馬不必有，鞍燦絕不可無也，

西藏輸入之絨毯有二種，一種來自天津，工最精美，每一馬燦，值四十元左右，坐墊以面積大小定之，一種來自青海，係西寧某公司所織，毛質工作皆不敵前者，染色更劣，價廉三分之二，前者稱爲京貨，後者稱爲土貨，京貨以綿線爲經，土貨以毛線爲經，一見可以區別，蓋天津毛貴棉賤，西寧棉貴毛賤也，

西康人只知栽絨毯自西藏輸入，不知其爲國產，余初亦誤是英倫所造，以爲所謂京貨，是英貨之訛，後回成都閱報，見天津地毯業發達概況，追憶從前參觀編毯工廠情形，始知平津貨物如此紆曲以入于康藏，又大公報津濟附刊載，北平地毯業，係咸豐十年胡僧所教，中國所謂胡僧，即指西藏印度之雲遊僧，今日西藏，只有上述之毛毯工業，無地毯工廠，然則平津之地毯工業，原係自毛毯業改良而來耶，

一三四 縫工

西康原自有縫工，稱爲「肉」漢譯爲蠻裁縫，蠻裁縫無與斗尺子灰包等具，只有剪

刀與針，剪刀與針，皆自內地輸入，價值甚貴，蠶未易得，故蠶裁縫之所以見重於康地，不必以其藝，以其器械也，嘗見蠶裁縫作工，鋪一坐墊於地下，盤脚坐其上，所縫無論綢緞氈布疋子，概捺地下剪裁縫衽，故新衣皆沾泥土，食酥油後，亦不洗手，即行工作，故新衣亦沾油垢，其衣無尺碼，估量長短以臂，蠶民穿衣，亦不較長短寬窄，長者寬者摺腰較多，短者摺腰稍少即可也，

漢人所在，皆有漢裁縫，大都當兵役流落關外者，其藝雖不佳，已較蠶裁縫高出十倍，不止漢人用之，蠶民亦極歡迎，附名山木匠外，漢人出關謀生最易者，恐莫如裁縫，據余沿途所見，漢裁縫攬，無輟工者，余等去年在甘孜製備冬衣，自駐軍中覓得縫工三人，每日工資半元，供食，每日消耗酥油餅，信一袋，工作遲滯，余等三人，各製皮衣一襲，皮帽皮護皮褲皮手套一具，工費至二百餘元之多，亦駭聞也，

內地賤視蠶工，間科舉時，縫工優伶剃頭三行子弟不得應試，邊地則尊重縫工，多有喇嘛操此業，

一二五 鋪線

蠶縫工昔時用土鍼毛線，鍼大如錐，線粗如索，直至今日，始有廣針，然尙有以內地之打鞋大針土針縫衣者，線則早已改用棉線，其線概自雅州輸入，係七紗所紡，絞爲二寸長之線紐，染以五色，粗無韌力，每元買六七十紐，僻地只三四十紐，專鎗燈戶，壩充携之下鄉，亦可換取麩脊虫草之屬，是故旅行草地者，如多

帶鉞線贈送蠻家，可爲上賓，近年漢裁縫增多，風氣漸變，絲線洋棉線廣針更受歡迎，

一三六 剃頭業

西康工價最高者，莫如剃頭，余至打箭爐，住縣，召人剃頭，覺其藝太劣，給二千元，已合銀二角矣，嫌少，其後召之不來，另來一人，竟爭出價，予三千元，尙有不滿之色而去，余初不解，使人問之，對云「工價亦無定，達官大賈，皆給一元，蠻子趕烏拉來鑪城者，或剃頭，亦給酬半元」，始覺所酬過少，其後出關，每剃頭，皆酬一元，匠師亦無悅色，

蠻民不剃頭者有之，剃頭者不假工匠，家人互剃而已，無剃刀磨石，即用腰刀剃之，或用淨水銅盥打破，用其新稜刈髮，亦有自鑪城購剃刀者，不善磨刀，數次即成圓口，鈍於腰刀矣，曾於理化溫泉見諸蠻剃頭，先磨刀一小時，皆尋常鈍刀，久磨亦鈍，一人趨入溫泉掬水洗頭，髮長寸許，淋漓滿頭，趨而出，坐陽光下坐，時方嚴冬祈寒，戰栗不已，一人持刀按斷頭髮一幅，依次括下，恰屠戶刮豬，只較舒緩耳，着半小時，未剃完一頭，

上瞻總保獨吉耶加，蠻家之富且貴者，余嘗勸其赴漢剃頭家剃頭，搖首不肯，仍命其小娃子，持刀刮之，蠻民之吝嗇如此，潭剃頭匠，又大煞身價，故蠻子愈不肯就之，假使剃頭匠，入康者多，取價能廉，蠻人自必棄苦就甘，剃頭業亦可發達，

一三七 高老陝

瞻化一縣無剃頭匠，縣署官吏，皆延請一商人剃頭，其人姓高，陝西籍，向以壯年，經商來此，曾做鹿茸麝香商人，娶蠻婦，生有子女，後因迭遭匪劫，資本耗盡，與他商店充當壩充，嗜食鴉片，多有虧耗，爲主商所棄，因陷於贖對，當其經商時，苦草地無剃頭者，自購剃刀一把，便與僑輩互剃頭髮，其後業敗，遂以剃頭自給，又不受剃頭匠名，有人雇彼，必婉言曰，「聞你有剃刀，請往替某剃頭」，雖縣知事亦然，酬金一二元不等，員司清苦貧窶者，或酬半元，必婉謝曰，「高大爺，勞你手了，念我清苦，僅備茶資半元」，始能受也，高者陝僅有一剃刀，無磨刀及其他物件，刀鈍技拙，剃時劇痛，高亦自慚，以陝語自解云，「刀鈍未磨，叫委員受疼，但又較蠻剃頭好，蠻子剃頭更疼」，言時以刀向其皮靴上磨擦不已，

一三八 張剃頭

前年周其昌作甘孜知事，自打簡爐携一剃頭匠往，姓張，月給工資二十元，仍聽其暇時向外覓工，並資以火食，廿人月入既豐，娶一蠻婦，周卸任，張搬出衙住，紿於蠻婦，不能回鑪，軍政官吏駐甘者，嘉其藝佳，議由官倉月濟麥糶二斗，俾得安居甘孜剃頭，甘孜大市，漢官漢商頗多，張行藝於此，月入仍豐，瞻化縣官吏聞其藝佳，曾馳人召之，甘孜至瞻化四百餘里，馬程五日始至，張允每月到瞻二次，每住三日，爲漢人剃頭，每頭取費一元，由縣署派烏拉接送，又欲兼往

東谷與絨瑞岔包剝，二地距甘孜并一日程，各有漢商數家故也，剝頭小技，乃亦漸重於時如此，

一三九 製革

西康爲大牧牛場，牛皮出產甚多，從前因交通不便，牛皮概未輸出，豐民將成泡軟，包裹各種用具，或縫成硬革囊，或割條代繩用，近世漸漸輸出生皮，光緒三十四年，趙爾豐籌辦製革廠於巴塘，資送西康聰穎子弟赴滬學習製革，並由海外購機器，製造兵式靴鞋鞍轡等類，此製革廠，現猶存在，但因成品輸銷困難，營業不振，已非清末民初之規模也，革廠工人，漸竊其術，向外埠經營，現今甘孜道孚等埠，皆有革廠，甘孜製皮紅色，稱紅牛皮，最受邊民歡迎，

一四〇 鑄工

西康出銅佛像，從前列爲貢品，所謂藏佛是也，又出銅鈴，鈴杵等件，皆係鑄工，然余旅行康地十餘縣，皆無鑄業，聞此等物品，出於德格，德格現陷藏番，拒漢人遊歷，不得往，又聞德格寺規模甚大，有木板印經，康藏之木雕印板，惟德格與拉薩云，

查理貝爾云，「札什倫布有班禪之金工廠，工匠約三十名，鑄造神像，頒布全藏各寺院，又有印經處，用木板印經，雕刻甚劣云云」，是宗教品之製造中心，在藏爲札什倫布，在康爲德格也，

一四一 水力發電

西康水湍河疾，隨處可安水磨，前已言之，現在西康水磨房所佔皆屬河床較平之部，果係激流，尙未利用，因尙無利用激流之能力，亦無應用激流之必要也，激流隨處皆是，用不勝用，其最佔地利者，首推打箭鑪河，

打箭鑪河集折多塘榆林宮二道橋三水而成，自打箭鑪合流，穿長六十里之大峽，自瓦斯溝入大渡河，此六十里間，高度差至千二百米，直係若干小瀑布連接而成之峽流，二道水等處，飛湍激石，濺沫數丈，其水力之雄偉，可想而知，即鑪城市街所挾之一段，奔吼之聲，遠聞數里，若使稍加整理，約水發電，不但鑪城電燈，電信，與其他一切電氣工業，使用不盡，即以之建築成康電車路，似亦無不足，

安息日會安洋人，曾引溪水至其教堂內，手製極小木車發電機一具，發電然點數堂之電燈，去歲即已成工，可謂鑪城電氣工業之嚆矢，

一四二 風力發電

西康風力之猛，着實可驚，每晴日午後，無故風起，飛沙轉石，怒吼如雷，直至日落始休，土人旅行，多於午後即息，避烈風也，此猶就低平地方言之，若夫四千米以上之高地，則無論陰晴，皆有烈風，夏季自南向北，冬季自北向南，蓋地正當亞洲著名之季候風帶，地既高挺，則與季風摩盪更厲也，去年冬，住理塘，晝夜狂風撼屋，鳴鳴作聲，使人戰慄，一日出赴溫泉沐浴，行當北風，推馬不能前進，衣袂向後，挺直如矢，既抵溫泉，賴有土屋遮護無苦，浴罷，望見附近山

石奇詭，趨之欲登，大風撲人，幾墮者數，其風掠空而行，亦嗚嗚如哨，後回巖定，踰高日寺山，欲繪地圖，置日咎於地，以作南針，甫釋手，爲風掠起吹去，追之百餘步始獲，

西康電局，皆用電池發電，以無煤也，設能利用水力電力發電，不亦善乎，

一四三 衣內火花

西康特別宜於電氣工業，更有一事可以證明，余去歲旅行西康，衣一狐裘，絨衫襪內，以減鞍馬摩擦，每夜臨寢脫衫振之，衫內火花四射，畢僕作響甚久，持向燈婦試之，燈婦驚駭，以爲衣已焚壞也，而實無損，蓋草地寒燥，空氣乾而稀薄，狐皮與絨衫晝日摩擦發電，因空氣乾燥不導電，電不擴散，蓄於衣中，一經振動，卽相觸放電而成此象也，因憶生性畏寒，在家鄉日，夏夜必擁絲絮，去歲出關，親友蓋代憂之，原期入秋卽返，不料隆冬猶不能歸，又恰於極寒之月，過西康高原中極寒之地，且須野宿露處，寒風如刀，推馬欲仆，堅冰膠鬚眉，攝氏表降至零下二十八九度，而竟未病，亦不覺甚冷，本年在成都過冬，前日氣候才降至七八度，便瑟縮不堪，手足俱凍，木殭不能作字，覺較理塘更冷，此其故難解，其或卽衣中蓄電與不蓄電之故耶，

一四四 蠻兵工

番人大約自唐時已知製造弓矢，至清代，弓矢更改良，與中國製品，無大殊異，宣統元年，趙爾豐征石渠，番人猶有以弓矢拒戰者，接近雲南邊境之蠻族，尙用

木弓竹矢，爲蠻民所造，陋而甚勁，又善傳毒，在土人視之，覺有便於快槍之處，

番人戈矛，皆用木柄纏鐵絲，其長不過一丈，以牛毛染爲紅節，今世戰陣雖不用，商旅出行，猶有仗之者，至於槍砲，番地不但無鑄造之工人，亦無鑄造之鋼鐵，番人所用之槍砲，無論新舊大小，皆自中國，俄國，英國，或法國，日本購入云，

一四五 蠻刀削鐵

相傳保羅生子，落地即秤其重量，并秤等量之鐵藏之，每滿一歲，取鐵煅煉一次，至十五六歲時，打鐵成刀，鋒利無比，以刀授子，告以仇怨之夷，責其報復，此子即仗刀復仇，力不能復者，如法傳之其子孫，西康當佛教未輸入以前，俗亦如此，其後佛化日深，民性漸變慈祥，此風亦漸衰替，直至今日仇殺之事雖猶有之，授刀教子之習已不存矣，然番人尚善用蠻刀，刀亦鋒利非常，光緒三十二年，趙爾豐攻克鄉城，官兵搜山，於岩穴中遇一番匪，方欲捕獲，番躍起揮刀砍之，官兵倉卒以九子快槍架格，被刀砍斫槍筒，見建省記，

一四六 蠻盤

番人用木盤，無陶器，其木盤概自雲南阿敦子輸入，番人不能自製也，阿敦子在雲南西北，原爲巴塘土司轄地，雍正五年劃歸雲南，西藏西康與雲南貿易，以此爲要埠，亦猶四川之打箭爐，甘肅之西甯也，阿敦子有一喇嘛寺，不知與德格喇

嘛寺係何關係，每年須運送木盃與鐵糧於德格寺，故西康北部諸番，皆購木盃於德格，不知者以爲德格出產木盃也，

木盃有定形，大體似內地飯盃，腹較膨凸，口緣外翻爲不同耳，其質料不同，價值亦異，最上者爲葡萄根盃。係檀木之虫 刻成，故質甚緻密，花紋尤美，番語稱虫類爲葡萄根，非真正之葡萄也，其次爲檀木，最下者爲一種比較密之黃色木材，工甚光平，或以油漆浸漬之，或以銀皮包之，或只用銀填包盃裏面，大喇嘛大土司之盃，有用金皮包嵌者，工作並佳，皆滇人所作也，康地盛傳葡萄根木盃能辨毒物，毒物入盃即沸騰，又傳金皮盃銀包盃亦然，皆不可信，

蠻器皆翻口，打箭爐有漢商，自景德鎮訂燒蠻式之翻口磁盃運康售賣，可謂善於經商者，然只打箭爐市通行，關外諸番，嫌其薄易破，不宜放懷中騎馬旅行，故罕購之，

一四七 重商原因

西康尊重商人，卑賤農工，社會階級，商人在官吏與喇嘛之下，此其原因，與宗教有大關係，僧侶坐食階級，日用物品，不能自致，不能不仰給商賈，點綴寺院，富求華美，以動人之羨慕，勢需絹繡等物，須轉運於千萬里外，亦不能不仰給於商賈也，於是各喇嘛寺有商人，各土司家有商人，因喇嘛頭人經商而商人地位益高，宋代以前，番漢商旅，以打箭爐與西寧爲界，漢不入番，番不入漢，元代西征後，始有陝商入康，清季西征後，始有川商入康，川陝商人入康，皆有武

力宣揚之後，番敬漢人，故亦敬漢商，草地商人，大都爲喇嘛頭人，漢人，此其所以足貴也。

一四八 陝商

一豆腐老陝狗，走盡天下有，此川康間流行之俗諺也，今日西康漢營，陝人多於川人數倍，資本之雄厚，規模之闊大，態度之偉良，目光之銳敏，在康地商人中，皆爲首屈，謂現在西康商業在陝人手中，殆無不可，此固由於陝人善於遠道經商，歷史亦亦有關係，元代用兵西征，西藏青海西康諸部臣服，以此諸地，劃屬陝西，當時之陝西省，實包有今日川省之雅州榮經天全漢源等處，雅州黎州官吏上任，皆自西甯洮州取道西康，官道既通，商人遂得緣之而至也。

一四九 川商

四川雖爲康藏茶布絲綢之給源，而川康商業，實爲陝人所開發，即在今日，採辦茶布絹綢之大商號，仍多爲陝籍也，川人不善經商，尤畏遠道，故不能與陝人競爭，現在西康所有之少數川商，大都爲從軍，開鑛，或作吏入康，居住日久，羨慕陝商，而姑以小資本，嘗試成功者，或爲川人之爲陝商司櫃，存錢後自己經營者。

一五〇 喇嘛

西康各大寺院，皆自經營商業，資本由各喇嘛湊集，公推經理二人，稱爲充本，負責經營，并無薪水，每年結賬一次，換推一人，但亦得連任，賺錢若干，全

數繳納管家大喇嘛，作爲唵經祀神祈年禳劫之費，大寺每有商號數家，由寺中喇嘛自行結團集資經營，資本以秤計，每秤五十兩，有至二三千秤者，例如甘孜寺有四家，扯賦家，資本二千秤，呷青家一百秤，墨龍家一百秤，阿巴家向亦資本二千秤，現負債四十萬兩，亦經倒閉，寺中屬於阿巴家之僧侶，已經無力跳神大禱，扯賦家則儀仗益輝煌，服飾益華麗云，

喇嘛寺經營之商業，以茶爲主要，大都自鑪城運茶入藏，又運藏貨回康，絹綢布疋皮毛藥材，與其他各種日用物品，亦都採辦，又兼營借貸生息，利息概爲每月五分以上，又至大一分者，如有欠賬不還者，喇嘛寺於跳神時咒之，番人畏咒，無敢欠者，

一五一 土司商

西康各土司，大都經營商業，資本派於民間，委頭人之能經營商業者經營之，稱爲涅巴，亦二年一換，不給薪水，賺錢繳歸土司，作唵經修造祈禱等用，失本則由涅巴賠償，蓋苦差之一種，亦歛財之一道也，

一五二 西康度量

西康度量衡，各土司呼圖克圖，野番自爲製造，彼此不相同，各村落亦不一，丈尺一端，番人工匠商買俱無之，修造房屋，概築土牆，所用木料，但相其高下長短，斷而用之，結構處並不鑿孔，又不用棹椅橙，其土司寨喇嘛寺皆雇漢人工匠建造，於是番人亦漸有學之者，然僅學其粗而不學其精，並不講求度法，商人

買賣，如氈毳之類，則以兩手左右伸而度之，呢絨布疋，以方爲記，亦不用度，至於升斗，番人無升有斗，斗稱爲尅，無論什百千萬，皆以尅爲數，又有批，或二十批爲一尅，或三十批四十批爲一尅，各處不同，或稱批稱尅之名亦異，○若秤與稱，番人無秤有稱，稱名架碼，大小不等，或番稱一觔爲漢稱二三觔，或番稱一觔爲漢稱十兩（如乍丫是），又有砵，名曰索拉，所衡輕重，與漢人不同，若衡金銀，番人則以三錢二分一元之虛比相衡，虛比有鑄成半元者，重一錢八分一起，番人皆以之爲秤碼焉，宣統元年，邊務大臣趙爾豐始由川省購工部尺，打箭鑪造升斗，每斗盛米三十斤重，其購製庫秤稱，運出關外，發給各屬，令民間照製使用，建省記文，

一五三 番人交易

西康多數地方，至今爲實物交易，牛一頭易糧若干尅，鹽一尅易皮若干張，既無不用之度量衡，亦無可用之貨幣，比較進步地方，則以磚茶代貨幣，茶每觔有一定形狀大小，品質優劣，番亦略能辨識，狐皮一張易茶若干觔，麝香一元易茶若干觔，壩充購物，多係如此，各大市鎮，始有銀幣銅幣，關以外，銅幣仍甚少，只宰破銀幣充斥而已，

交易不用居間人，亦無袖內捏手之習，對面硬議，如有參言者，議成必由雙方買酒酬中，故蠻民多不喜有此參言人也，義成付價，如係銀幣，必須由賣者伸掌，買者持錢一枚一枚加放於其掌中，隨唸曰，「姐，你，數，以，噲，珠，得，噲

，格，假，假姐，假你，，，，，以次數明其數，至於數百數千，亦須如此，不內地一五一十數之也，如數過鉅，難記清楚時，則用念珠記之，或每十記一粒，或每百記一粒，交完全數，點驗念珠，綜而計之，

一五四 藏貨

西康稱自西藏運來之貨，曰藏貨，多半係自印度輸入西藏之貨，少數為自新藏南部，中亞細亞，輸入之貨，極少數為西藏土產，試舉其著名者，并言其來歷如下，

藏片 即細呢也，完全為英國產，由印度輸入西藏，亦有少數為俄國產，由中央亞細亞，經印度西北輸入後藏，再由西藏輸入西康，色惟紅黃兩種，餘色概難行銷，藏片

藏絨 即普通之細絨，亦英國產也，英人博藏族之愛好，多有織線於絨中者，

喜絨與斜紋布 喜絨即佛耶絨，番人最喜紅色者，斜紋布則喜白色者，多以之縫汗衣，番人不洗衣，汗垢漬衣，最易壞布，斜紋布密厚，耐久不壞，故番喜用之，二種皆英國產，

燈草絨 為棉織之絨，條紋突起似燈草，板片厚密，耐磨擦，宜為番地衣料，亦英國產，輸入番地者，有紅黃黑三色，

藏綢 即輔綢，為柞蠶絲所織，自山東省出海，經印度入藏，轉入西康，

藏褥子 即地氈，爲天津產，自印度輸入，此二種貨，產於中國，銷於中國，而產地不知其銷場，銷場不自其產地，轉輸大利，操於外人，誠國人之羞也，

藏棗子 爲小亞細亞，波斯等處所產，棗椰子之果實，自克什米爾輸入西

藏青果 亦名橄欖子，與內地橄欖全異，肉質乾燥，無核，小如扁豆，色暗黑，嚼之有赤汁，頗似檳榔，云能清火，不知所自來，察其物性，當爲熱帶所產，必不出於藏地，

藏紅花 爲一種菊科植物之花瓣，爲婦女血症良藥，價值甚昂，聞產於西藏雅魯藏布江之谷中，

藏香 爲一種香木磨粉所製，出於西藏，西康之德格昌節聞亦能製，專銷漢地，番氏自用檀香，不用藏香也，西康高寒地，產生一種香草，晚春開花，及秋而萎，地下宿根圓細如線，吞馥刺鼻，不能久聞，頗爲藏香氣味彷彿，愚意藏香必參此質，俗稱藏香有麝，非也，

藏鞍子 西康貴族所用之鞍，木質鐵緣，前後嵌魚皮，笨大而華美，俗稱藏鞍子，實自西藏運來，然西藏無魚皮，又察其木質緻密似梨棗，非西藏所產，當亦係印度或新疆輸入之貨也，

藏鞭子 西康馬鞭，用一種藤莖所製，粗如蘆竹，外觀似斑竹，而中實，

長約尺許，兩端用銀質包裹，嵌有花紋，一端繫繩備套手上，一端牛皮編長條，用以策馬，其中間必用藤棒一尺者，馱馬行近岩，致擦傷腿脚，有藤棒可以抵拒岩石，使不擦身也，

此種藤產於南洋熱地，硬勁更甚於斑竹，除作馬鞭輸入康藏外，又爲長杖，配以鐵錐，宜行冰地，多有商人購之，

金絲緞 用金線織成之緞，亦有花紋，光彩絢爛，番民好之，贊者以作領帶，富者以縫衣服，聞自印度輸入，大約是緬甸所產，

藏葡萄

新疆所產，輸入後藏，亦有自西寧輸入者，則陝甘所產也，

翡翠

爲西藏雅魯藏布江谷住民所織，亦有自新疆輸入者，

寶石

珊瑚，瑪瑙，琥珀，碾渠，松耳石之屬，銷番地甚多，男女之耳

，念珠，與婦女之首飾衣飾上，莫不有之，有自新疆來者，有自波斯來者，有自海道來，西藏土產者絕少，

一五五

成都銷行西藏之貨

昔時西藏西康所用之一切商貨，皆係四川供給，其絲織物，則概出自成都，近世英貨入藏，川商大受打擊，川貨銷場，漸漸退出西藏，即西康亦有難於保持之勢，惟絲織物，因非英國所產，遂能維持不衰，只英國呢絨，能奪去其一小部銷場而已，茲將成都銷行西康之貨，列舉如下，

織金摩木緞

成都皇城壩所織，絲地棗紅色者，最能暢銷，金花爲圓形與

寧字兩種，亦有不織金者，西康土司貴族之衣，多爲此物，喇嘛則惟跳神服裝用之，

幔綢

卽內地之裏綢也，質薄體輕，番人以其爲神幔，或幃官吏行台之壁，或爲跳神服，黃色者最易銷，其次爲紅藍二色，

喀達

成都九龍巷識之者甚多，絲線織，疏如網，色白傅粉，亦有染紅黃藍色者，最佳之喀達，細密如絹，

綾

綾銷西康，大部爲喇嘛剪條挽松卡（護身符）用，百分之九十九爲紅色，百分之一爲黃色，小部分爲衣料，

經旂布

經旂布疏如喀達，棉線織，喇嘛印經文於上，人民購懸於屋頂神杆上，爲狀似幡，神山所懸尤多，有以繩張之者，

一五六

茶之運銷

川貨之能維持康藏銷場，不大退敗者，惟茶一種，其茶樹產於四川西部各縣，嫩葉製細茶，銷川境，老葉製磚茶，銷康藏，磚茶製造處，全在雅州，茶質粗劣，飲之割喉，番人偏嗜之，非此不生，自宋以來，成爲中國操縱西番之法寶，雅州茶商，將茶葉裝甌內蒸熟烘乾，脫甌即成磚形，大小亦似一，或以四磚編一窠，或以六甌，編一窠，窠長如鞭，窠皆粗劣，度能運至打箭爐而已，每窠稱爲一包，雇人背負，步行至爐城，每人負二三十包，重有至百五十斤者，至爐城，商家雇甲作娃用牛皮縫包，分滿包花包兩種，滿包者係運往西藏之茶，品質較花包

者佳，價亦較昂，故用牛皮密包，如閉箱中，始耐長途撞蕩也，花皮者多係劣茶，銷於西康地方，途程較短，故只用牛皮條泡濕，將篾具重疊網緊而已，其包作長方形，每包十二甌或十六甌，是爲半駄，亦曰一隻，每二隻爲一駄，包與駄同，娃用牛馬運送，分赴各市場，其半馬日行三四十里，見有草可牧之地即息，卸駄放牧，途無宿棧，亦未携有芻秣故也，以此運行遲緩，自打箭鑪運茶至甘孜，需時月餘，運至西藏，需時半年，運脚皆先包定，指定地方交貨，不問途中如何運輸，

雅茶銷之地極廣，西康全部，西藏全部，尼白爾，錫金，布丹，與印度西北之什米爾，及青海之大部，向皆專銷四川磚茶，英人常欲以印度茶與川茶競爭，但此帶番人偏嗜川茶，對印茶強毅拒絕之，英人用盡方法，皆屬無效，現在印藏交界之喀林邦，亞東諸埠，仍銷四川茶也，惟自漢賴由印度回藏復關後，藏人親英，印茶乘時，佔有西藏銷場之一部，聞現在西藏親英之貴族家庭，皆購飲印茶矣，

一五七 四川布

蜀布銷行天竺，遠在西漢時，故自唐代以來，西藏，西康，青海，金川，甯遠，昆明等處，皆衣四川布疋，其布產於上川南道之嘉雅各屬，係土人婦女手紡手織，紗粗而勻，布厚耐用，宜於銷行番地，滿清末葉，夾江洪雅丹稜眉州諸邑，爲此布之中心產地，有商自湖北購棉連同供給紡織，近年則多直接輸入洋紗爲經線

，自仁壽簡陽購棉紡爲緯線矣。織成之布，時有小販收買，肩挑於富林，西昌，越嵩，打箭爐，懋功等處販賣，另有商人販運深入，最近則仁壽大布，亦頗銷行邊地，

自洋布輸入川省，川人幾不復有衣土布者，民間紡織，殆全停頓，惟此上川南道，以此種特殊關係，櫛杼如恒，每年養活平民，當以十萬計，惜尙須仰給棉紗於漢口，既有扈漏於東方，而英印布疋又盡力爭奪其西鄙之銷場，尤覺危險，昔時西藏服用川布，今則盡用英國布，川布絕踪矣，民國初年，全康尙用四川布，今則巴塘甘孜以西皆通銷英國布，川布亦將絕跡矣，甯遠亦然，昔時川布銷過會理，今則只能銷至越嵩，

川人如欲與英布爭過去之銷場于邊地，已不可能，英布之成本低，運銷便，川布皆不能有也，如欲與英布爭持現在之銷場，則尙可及，須知英國工商業，現猶進步未已，我若亦有相當進步，便可能在現在狀況之下，維持均衡，若徒讓人進步，我仍株守舊境，則其慘敗，正與繩去同轍，英布自邊地倒銷入川，亦無不可，

一五八 其他自川省銷行邊地之貨

茶布絹綢，爲川省輸入邊地貨物之大宗，此外爲下列各類，甯遠向屬川省，故自寧遠輪邊之貨亦並列之，

紙張

西康向用蠶紙，近年頗銷夾江紙，漢官駐地消費尤大，草紙亦然，

紙番民尙少有用之者耳，夾江門神與歷書，亦隨紙挑輸入。邊地漢人，最喜貼紅紙對聯，門神門上花錢之類，門有大如人者，皆夾江所製，特銷打箭爐一處，由

銷城分銷外各市，每年冬季，成爲大莊。

糖

內江之冰糖白糖，皆銷康地，常有小販運往打箭爐，關外各大埠亦皆有運售之者，但惟漢人用之，番人只食盃兒糖，盃兒糖係紅糖融凝杯中，冷而脫

出者，產於寧遠，亦蔗糖也，大如淺小酒杯，每二枚合爲一付，稻草縛之，輸入打箭爐者甚多，出關漢夷，必備此物，凡踰大山，氣喘口渴時，則含一枚口中，生津潤肺，可不心慌，另有自雲南輸入之盃兒糖，大於前者數倍，爲形恰似一銀錠（圓寶），味微酸，無砂，膠結甚固，凡巴塘、理塘、瞻對等處之糖，皆是也。

米

漢源，榮經，雅州，天全，與寧遠之米，皆輸入西康，西康米稗米皆有

，駐軍所用之軍米，亦自此等處採運，惟漢人食之，皆以

鹽

牛蕪溪之鹽，銷入打箭爐與金川地方，又銷入寧遠，當有小販運賣，

不啻惟鹽，鹽膽巴亦銷邊地，且價奇昂，因邊民飲多含腐蝕質之水，至長猴也於類，惟飲鹽胆巴可治之，嘉定值數十文之胆巴，攜至富林，值一平文，至越窩境，值二三千文，一與夫爲言，昔曾挑胆巴至懋功，當時飲水尋置，趕集之人，爭來購飲，每錢一百，飲一木勺，一鍋胆水，賣至三十餘千文云。

酒

綿竹大麴，銷邊地頗多，只漢人購之，

海味 只銷打箭爐，甘孜巴塘等埠，雖亦有之，譬如鳳毛麟角，不可常也，

煙葉 金堂、繁等縣之煙葉，多從灌縣雅州山路、銷行康地，爲量頗大，漢人吸食，番人只爲鼻煙，綿州亦有去者，則最少數漢人用之耳，

花生瓜子甘蔗 皆自寧遠地銷入西康，漢源亦出徽藍，瓜子出於二四營與田灣，自九龍輸入者多，

草鞋掛麵 漢源富林之草鞋與掛麵，皆輸入康地，打箭爐漢源道間，隨時可見此種小販，

料 茴香八角甘松三類之屬，多自雅州雷濱河處輸入，花椒則大渡河谷皆產之，不只輸入西康，亦且輸入川省，

錫線 已如前述

念珠 西康無論僧俗，人各有一串念珠，以黃楊木製者爲最貴，黑檀木次

之，前者產於川省，後者產於雲南，皆華產也，英人近年頗用人造珊瑚玻璃等製成念珠輸入，然只婦女購之作于釧用，無持以唸佛者，

其他 如麻繩麻布花籃竹器篋器之屬，皆不成莊，

一六九 雲南輸入西康之貨

雲南輸入西康之貨，以自大理經阿敦子至巴塘爲主要運道，自中甸經貢噶稻成至理塘，又自麗江，經木里九龍至打箭爐，皆爲小道，又有一部分貨物，寧遠至

打箭鏢，其貨以雅片爲大宗，洋貨次之，他如木盤，糖果之屬，則已分詳上節矣，

雅片 川人吸煙者，以雲土爲珍品，康人，則無貧富貴賤，所吸皆雲土也，陳光宗先生遊幕在康，煙癮甚大，困頓不能歸，每謂人云「此地宜小俸薄，天寒地荒，着處個人歸去，所可勾留者，雅片獨佳耳，使張季鷹而嗜雅片，當亦不復思專隴矣」，雅片輸入西康之量，層無統計，使有謀作統計者，不必稽登稅關，只調查漢人多少而估計之可也，漢人十分之九嗜煙，兵士尤甚，民七絨壩岔之戰，漢兵雲集甘牧，一時雅片暴漲，多數商人由之致富，番人全不吸雅片，近雖微有蠻商爲之，亦無上癮者，

洋貨 如面巾面盆肥皂香水等物，因雲南鐵道運輸便利，運入西康者多，川省輸入西康之洋貨，似尙不及，

一六〇 甘肅輸入西康之貨

陝西甘肅貨物輸入西康者，從西寧洮州輻道運行，數量率皆不大，商道不良故也，其貨爲陝棗柿餅葡萄乾等，率無足稱，不過甘邊人皆奉喇嘛教，珍視普魯等藏貨，商人運藏貨往，順便運回各小品貨物耳，

一六一 西寧馬

西寧馬在草地甚有聲名，凡康北一帶之良馬，率西寧馬與草地馬之改良種也，草地關人，皆以畜有西寧馬爲豪，雅一匹價，有至銀八十秤者，常有商人專往西寧

採辦。故西甯馬亦爲輸入草地商品之一，其馬高大雄駿，體度甚美，無論何色，額正中有一白色小花紋，雖其雜交之第一二代，白紋不滅，只不如親體之整齊耳，尾毛甚長，常垂拖及地，亦辨識之一法也。

一六二 青海羊毛市

青海亦游牧世界，與西康同，然其地較高寒乾燥，牧羊業比較西康發達，羊毛產量豐富，品質亦佳，長八九寸，微波狀，有絹絲光，彎曲亦良，青海西康交界處之戒谷，（亦曰結古，或蓋古多，或押甘多），爲羊毛最大市場，由此東經甘孜打箭爐至雅州，浮筏入江，輸出海外，南下昌都巴塘入雲南，輸出安南，西經拉薩江孜至大吉嶺，運出印度海口，北經西寧西安，運至天津出海，西康全部人民織氈子之毛，亦由此處供給，雅河羊毛，昔日尚旺，近因關卡妨礙，戒谷羊毛，已大減少，惟西康產之不良羊毛，尚循此道出口云。

一六三 鹽產地

鹽爲供給西康西北大部分人民食用之鹽，恒至俄洛野番地界運來，傳其產地多蕩澤，水爲鹽汁，夏季漲，浩淼不可近，冬日乾燥，澤水蒸發，鹽自結晶，鋪於地面，土人掃之，即爲商品，西康商人，運糧往買，每糧一斗，換鹽七斗，運至甘孜，糧鹽平兌，再運至瞻對理塘之間，則每七斗糧始能掉兌一斗鹽矣，談者不能舉產鹽地名，余以地圖準之；當是青海河源附近，

一六四 鹽井之鹽

西康西南部，銷鹽井之鹽，西康土產之銷行西康者，僅此而已，建省記云「其鹽產瀾滄江之兩岸，水由岩穴而出，江東之鹽，其井深數尺，或丈餘，番人掘井，負木桶入井取水，江西之鹽，其井深二三尺，鹽水半皆溫泉，亦以木桶負水，不用火熬，但于兩山架木如樓，樓上築坭格成土箱，每箱寬長，均只七八尺，或丈餘不等，俟坭乾可以行人，將所負鹽水注於其內，風以動之，日以煇之，一日成粒，用帚掃之，每一土箱，得鹽五六斤，惟江水泛漲，鹽井淹沒，天雨連綿，則不能晒，每年只出鹽二萬馱上下之譜，銷售邊地及雲南維西麗江一帶，光緒三十一年冬，設局征厘，每馱收銀四錢八分，至今六年，每年只征銀六七千，八九千，及萬金者僅一年耳」，

一六五 甘涼粉赤手暴富

以下舉在草地經商致富者實例數則，
甘正全，爲現正甘孜市中漢商之資本最大者，然在十五年前，尙爲一貧無立錐之流氓，雖彼自己，亦不曾夢想至有今日也，甘爲四川秀山縣人，隨趙爾豐西軍二營出關，充記名差遣，在甘孜娶一蠻女，甚相愛悅，而貧不能自存，宣統元年，隨防軍駐紮甘孜漢人寺，偷竄寺中銅鏡被覺，統領張某慚怒，將殺之以謝番人，漢籍紳商跪懇免死，揮耳箠逐出甘孜境，逃至朱倭爲丐，明年，張統領他調，防軍未移，甘戀蠻婦，遽潛回甘孜，初匿不敢出，後漸求人，說通新統領，得許出市爲小賈，住甘孜漢人憫其窮，捐集銅錢七八千文，使作資本，賣涼粉自活，無

磨，則假於漢商李德元家，時邊地軍餉關足，士民富裕，涼粉初見於市，軍商爭購食之，取利甚厚，漸以贏利添，擴張營業，每日售錢二三千文，其時藏洋每枚合錢四百，每日收入四五十元至七八十元不等，由此起勢，漸開雜貨店，自打箭爐買鐵線糖果點心等物來甘孜，販牛皮蠻鹽虫草雜藥下鑪城，逐年獲利，漸由小康，而致鉅富，現有資本銀一萬兩，生意做至八九萬兩，爲川商首屈，蠻商雖有資本十萬兩者，皆合股商，不如甘之獨擁巨資也，除已擴大雜貨店外，又開鎔房一所，鎔染紅牛皮，役工匠八人，有資本八千，甘孜紅牛皮頗馳名於草地，自甘正全創之也，

一六六 馮兆祥

馮兆祥，川北安岳人，安岳遂寧一帶固貧瘠，其人隨制軍來康者甚衆，馮初至康定，以鑽燈蓋窩金廠收購零星金售與鑪城金店博微利糊口，光緒三十年來甘孜，幫商人劉思成跑生意，劉死後，自做小貿，苦乏資本，旋買施賣，逐百一之利，聊以自活，住甘既久，漸漸有人信任，宣統三年，克向孔撒土家家借銀十秤，合藏洋千六百元，向人金寺買普魯，雇李正山經理，運售於金川之梭木，松岡諸土司地，購雅片回甘，其時金川盛種雅片，而雲土尙未輸入甘孜也，此種貿易，平時皆對本利，故馮敢大胆貸本爲之，李正山一去數年無信，咸以其爲死或逃矣債賬逼迫，馮鷄覓死，民國六年，李忽自回甘孜，帶轉雅片千餘兩，恰逢絨壩岔戰事發生，邊軍七營長會集甘孜，士兵數千人，盡吸雅片，煙價暴漲至每兩二十四元

有時至三十元，原價每兩僅三元一咀而已，於是獲利至二千兩之譜，由此起家，佃河岸民屋開水磨房，積資鉅萬，民國九年，回安岳一次，帶回銀二千餘兩，所遺磨房與資本銀三四十兩，交蠻婦與姪馮成章經理，蠻婦蕩蕩，與其姪并多外遇，爭竊取家財貼人，好吃懶做，三年中耗去二千餘金，民十八年春，馮再從安岳來甘，見其資產半耗，營業不振，已作息業回想想矣，

一六七 李德元

李德元，河南南陽府人，光緒中，隨番統領軍出關辦贖對善從，充任什長，光緒二十八年，退伍爲商，娶林葱蠻家女，開雜貨店於甘孜，時僅有資本錢八九十千而已，至民國三年，積資萬餘金，自河南招其兄與弟來此，助理生意，其兄與弟皆農人，不習商務，其弟年輕暴富，流於冶蕩，德元留兄與此，交麥科金百五十兩于弟，使攜回家，竟在途中花費大半，吾問皆絕，其兄質樸，借錢如命，德元教以行情，使售貨於打箭鑪，以爲雖不習商情，猶較委託他人可靠也，於時麝香價甚高，德元使其兄攜五百餘枚至打箭鑪出售，凡麝香，過乾則失秤，香價以分兩計，故奸商多于售前投沸水中浸之，約數呼吸頃取出，則香吸水膨脹，分兩增加；而質已微敗，非商之正也，李性慳吝，惜小費，紀恨之，教以浸水可增分兩，李不識其弊，泡水一夜久，又未塞臍孔，麝皆沉底而壞，其時香價二十換，每枚值銀十五六兩，及其晒乾賤售，方七八兩，共損失二千六百餘兩，同時牛皮羊毛及他雜貨盡皆折本，一年之內，共損失一萬七八千兩，欠債一萬餘元，由是

歇業，勉強支持雜貨門面，待機會而已，民國七年，絨壩岔戰事初發生時，西路客販煙土入藏者，被阻於甘孜，甘孜虫草九元一斤，西路賣十六元，（大小金川之地，稱爲西路，謂出成都西門也），西路客貪虫草運回之利，皆欲脫出雅片，以雅片一兩四錢，易虫草一斤，雅片時價，已值十四元一兩矣，時李雖歇莊，尚有朋友湊借之虫草二百餘斤在號，盡數與西路客人掉換雅片，漢軍來漸多，雅片漲，售雅片後，復購虫草，待西路客來換之，前後共掉虫草四百餘觔，足未出戶，淨賺四千餘元，於是復業，商販於甘孜鑪城間，二年之內，悉償舊欠，新積一萬餘金，民國十年，雇王濟中經商於昌都，昌都風氣淫惡，賭嫖吸煙，爲當然事，王自洽蕩，加以偷竊，兩年回甘，虧本五千餘兩，回想阿兄雖愚昧失敗，確又較外人可靠也，現在李德元生意平常，又實本三千餘兩，外債待收者二萬餘兩，有一子已十二歲，常嚴施訓練，俾爲勝任愉快之草地商人云，

一六八

趙建侯

趙建侯，川北保寧人，氣宇軒昂，好大言，行事不循常徑，陳遐齡時，曾辦鑪城警察，後至甘孜，德格，鄧科等處經商，曾於大金寺附近，神山採藥，爲僧侶所攻，幾不免，民十五年，西康財務統籌處設專款局於甘孜，分局於東谷，絨壩岔，鑪壩，道孚等處，專收屠宰酒稅，委趙爲東谷委員，其後專款局印發僞票，事發，查辦員至鑪壩，趙趨前自首，并揭證僞票各據，因求減罪，初繫甘孜獄，尋得保釋，只帶餘犯赴鑪壩審辦，已而統籌處索人，趙逃入俄洛野番地，客什牛廠中

牛廠地產秦芄，趙時有資二百藏洋，悉購此藥，時十八年案懸，捕獲回東谷，連秦芄價漲，連鐘城售之，得銀七百兩，合藏洋二千餘元，蓋十倍利也，於是周東谷爲商，民十八年，余至東谷，渠自言如此，

一六九 丁蠻王

道孚團總丁培芝，即今西康公民駐京代表丁君之父，雖漢商，人稱之爲丁蠻王，以其有威名，爲番人所畏服也，原籍未詳，今已五十餘，貌甚精悍，習邊情，草地洩瀉重哥老，丁以名袍宿重于漢商，改流之役，傳華封對北道夷務，多聽其言，由是名更噪，隱然爲北道客民首領，丁亦已經商致富，築碉房於道孚市，有快槍二隻火槍十餘隻自衛矣，辛亥八月，道孚喇嘛寺率羣蠻作亂，破衙署，焚天主堂，虜去設治委員與法國司鐸，窘辱萬狀，企市漢人皆投降喇嘛市，丁自度不能見容，乘礮自保，時蠻民無快槍，不能破礮，自高山轉石衝之，亦無功，丁得支持十五日，至八月二十八，漢軍至道孚，攻殺又半月，丁助漢軍，累有勞績，既古諸蠻，破喇嘛寺，寺僧倉卒奔散，珍寶糧食委棄寺內，官軍尋即受調他去，後之事，概委於丁，丁由是致鉅富，其時草地蠻亂蠶賜，官軍疲於奔命，漢官多半逃匿，蠻人既經創懲，亦俱惶恐聽命，地方事權，落於鉅紳，此丁所以得任意處分，且獲蠻王之號也，民元以來，丁之權力，直與縣官比肩，渠爲道孚團總，令蠻民，入團籍者不常差，但須于入籍時納團款若干元，蠻民畏差，爭來入團，積團款至萬餘元，丁亦不甚公開，官民不敢深究，民十七年，與閩姓商人互

控於西康特區政務委員會，訟敗，威望頓損，遂有蠻民籍魚科烏拉贊爲名，蜂起與丁爲難，丁竟賠款了息，團款亦已有人倡議實其交出，察其地位，似已大不如前，然蠻民糾葛，仍多請其調解處斷，視之如一土司，北道漢商，尙無第二人俱有此極資格，

一七〇 姜保正

道孚姜保正，忘其名，狀貌魁偉，亦丁培芝之流也，然財勢皆遠不如丁，民十八年，余自泰寧赴道孚，富越松林口，松林口左右白里無人家，向稱匪窟，泰寧無團可資調衛，與行李十餘馱，冒險前行，路人皆注目，同行皆悚惕，行至坳官寨附近，叢莽夾道，應呼俱絕，余雖有胆，亦凜然內危，恰逢姜保正自鑪城回道孚，携有小娃子數騎，佩快槍四支，息於道旁，方拾柴烹茶，食牛肉麥餅，近與姜談，希得偕行，藉資保護，須臾，姜之另一小娃子，自道孚馳來，與姜盡語，姜作別曰，「此娃來報，小妾病危，我亟須回縣，不能待君矣」，言罷，與其從者鞭馬疾馴而去，余惘然，如失保障，竊嘆商人之樂，遠非官吏所能望項背也，

一七一 何耀如

丹巴何耀如，原西充縣人，其父作小販，流落邊地，微獲資，娶婦開店於丹巴，民國五六年頃，二槽金廠旺盛，何販糧食油鹽，大獲利，遂成富商，時耀如尙幼，丹巴有學校，送之讀書，粗識字義，以富商交通官吏，得爲丹巴縣教育局長兼

實業局長，居紳士首座，邊民信亂，打箭爐之金玉壇甚有名，耀如設分壇於丹巴，自爲亂生，以是在地方中，更有勢力，歷屆知事，皆深與之結納，以求少事。款項解鑪城者，皆託耀如匯兌，耀如氣日囂，不免有招搖多事之處，常爲公民法表，許官留官，大有聲名，去年王知事欽若，與徵收課長，戲中郭不和，耀如如祖王，迄王案勘破，牽涉耀如，逃赴成都，在軍部上控，爲王洗刷，後聞其家財被查抄，老父憂死，不敢回縣奔喪，四面託人翻案無效，竟被軍部捕解，回鑪歸案。與何同來者，尙有公民法表二人，皆其同黨，及是大駭，反許何之奸狀不已。

一七一 德泰和掌櫃

以上所言，皆獨家經商成功者之實例，如打箭爐諸大商號，多係數家合夥所營，其組織亦頗有趣，茲舉德泰和一家爲例，德泰和係陝商所創，開設鑪城，已一百餘年，號東早已改絕，現在，係該號諸掌櫃合力經營，大抵皆陝西縣人也，共設號口六處，打箭爐爲總號，收買麝香，鹿茸，虫草，貝母，狐皮，喇，與一比章地輸出之貨，亦發售茶布絹綢等川貨于草地，雅州分號，採購茶布，成都分號，辦理滙兌，重慶分號，辦理鑪貨出口裝運報關等事，上海分號，發售麝香貝母毛皮等出洋貨物，皆無門市，又於陝西西安設坐號，專司滙兌紅息，周轉成本之事，各分號統受總號指揮，分號之大掌櫃，統由總號掌櫃指派，總號初收學徒，稱爲小夥計，練習商業，兼供奔走役，

掌櫃察其商情已熟，性質勤慎者，升為幫櫃，得上櫃台，料理門市，幫櫃考績較優者，升為二櫃，經理賬目，地位較高，事務較閒，担承亦較重，二櫃能積銀錢至數千兩，存於號內者，升為掌櫃，業皆掌櫃主持，無所謂經理也，掌櫃二櫃幫櫃夥計皆領薪水，只有零用衣服費，每年數兩至數十兩，其報酬專在分紅，每年總計各號盈虧一次，共有紅息若干，先提二厘本息，餘依等級分配各員司，掌櫃分最多，剩餘之數，分配二櫃以下，成分不一，員司分息後，如肯積存號內，至數千元，仍得升為掌櫃，即股東也，分號掌櫃，每六年一換，但得連任，積有勞績者，許回坐號休養，照常分紅，掌櫃物故，許於十年後退本，不退本者，仍可送遣子弟入號學習承繼，每年各中號分，有虧本者，有獲利者，但獲利者常多，綜計算紅息，係綜合各號會計，故常年皆能分紅，失本之號，并不責其掌櫃賠償，惟查有拉虧舞弊者，得議處罰，停其紅息，夥友有違背號規者，亦即開除，其組織似粗，而實嚴密，各方皆能顧到，故少失敗，人各樂於努力，樂於積存，故其業有興無敗也，

我國之舊式商業，山陝人最為擅長，凡此規模，即其所創，後來川商之合夥經營商者，亦多半採用此辦法，今固不止鹽城之陝商如此，然導師則不可忘，故舉出之，

一七三 蠻醫生

余行西康，未見番醫，病者多半延以嘛打卦，查問是何鬼祟，即延喇嘛誦經禳解

，或施艾灸，或造劉靈貼符立郊外，以槍擊之，或焚柏樹~~※~~造之鬼魅，亦有服子母丸，黑~~※~~，白香，甘孜丸，茸麝等藥者，總以打卦禳鬼爲主，傳華封則謂「亦有番醫，而驗病之方，不察明堂，不究脈息，但以病者之溺一盃，用木枝撓之，觀其顏色泡影而已，至~~※~~用藥，其藥名與漢人不同，然亦不外草木，鹿茸麝香之類，仍有傳書，而用醫藥者尙~~※~~，（建省記西康醫藥記~~※~~），是番亦曾有醫藥者，

上瞻總保獨吉郎加，有心痛疾，已四五十年，每發，輒延喇嘛誦經施術，費數百元，年必數次，胸前灸傷殆滿，喇嘛總謂鬼祟，唸經可解，其經堂中，梵貝不絕，至於床頭亦安經一具，使於睡夢中搖轉之，以補畫中所不及，終無瘳時，亦不悟也，余知其爲~~※~~痛，謂宜服甘結粉等西藥，彼搖首，問喇嘛治療有效耶，曰：唸經後實較佳，只不能斷根，由孽重也~~※~~，

一七四 漢醫不行於番地

西康番人固不用漢醫，即移植之漢人，亦少用漢醫，其故爲康地寒冷乾燥，空氣清潔，微生物少，不易感冒，又移植之民，多半身體強健，不易中病故也，惟打箭爐一處，內地人到者甚多，地寒而濕，市街不潔，風俗淫蕩，食物復雜，故人之病者較多，中醫西醫皆有，營業亦皆旺盛，西醫係教堂所辦，平均每月醫一百人，中醫劣者甚多，最負時譽者，一爲前政委會委員吳芷沅，現已病歿，一爲現任康定知事凌道周，軍政官吏疾病診治，現僱侍凌一人，

鐵關以外之漢醫，傳識一二湯頭者爲多，大概兼開藥舖其藥不過數十味，年年售脫數十劑而已，余素多病，在內地日，藥汁不離口，去歲遊關外一年，備受風寒擾害，竟未曾病，在瞻對日，偶有感冒，地無醫藥，縣署李君贈麻黃一枝，試煎服之即愈，

一七五 獨一位

余舊有咯血病，肺常不寧，去歲在瞻對，左胸劇痛，澈前後心，臂不能舉，胸前常痛處一小瘡，不潰不合；百計求得一狗皮膏藥貼之，無効，磨三七塗之，無効，疑是肺癰，束手待死，高師爺云，此有登打藥名獨一位，蠻子毆打至骨碎肉糜者，服之可愈，足下肺傷，妨試服之，贈余一枚，長約二寸，粗如燈草，色黃多肉，似是植物之根，磨酒塗胸，更嚼食之，才用一寸，胸痛頓止，至今未曾再發，誠良藥也，當時珍藏其半，携回川省，留作後用，殊行至途中翻駛遺失，可惜可惜，

一七六 老草

理塘火竹卡附近山中產老草，爲治風溼良藥，川人患瘋濕者，常遠向北京購買此物，理塘所產，棄地無用，亦可惜也，

一七七 娼妓

西康有妓無娼，婦女跳絃子，嫖客賣賤，此即妓也，德格婦女，常應商人之召，往跳歌裝，召一女子，則來者四五十人，聽客評頭論脚，狎抱依倚，父母不禁，

而索賞甚奢，此亦似妓，又有一種賣毛線女子，早入客室，強賣羊毛，邀客調笑，日成後，輒委其羊毛而去，夜晚再來索資，每便伴宿，頗似上海賣毛線女子，亦似私娼，然此由該地男子缺乏，婦女藉此求壯，遂其性慾，仍非娼也。

一七八 蠻乞丐

西康雖地曠人稀，生活容易，亦有乞丐，只極少見耳，其巧用雜布縫成經一具，為狀似內地南，形則甚小，每至人家門外，踞地而坐，左手轉織，右手持搖，經轉之，口唸一種有韻之經，為其家祝福，得糶把一撮即去，番人呼之為「捉」，男為「捉籠」，女為「捉媽」，音似「折媽」，折媽女神名也。

漢人流落草地，亦有為乞丐者，南路沿線較多，皆情民也，番人惡之，呼為「甲捉」（音似甲猪），故番人詈罵漢人，每亦曰「甲捉」。

一七九 跳財神

西康有一種賤業，稱為跳財神，亦番丐之類，其人有老翁面具一枚，手持一棍，向熱鬧場中，對人跳舞，口唱有韻之歌，亦有種種身段，種種棍法，其面具時頂頭上，時掛面上，人與以錢始去，與以防物亦受，小兒圍觀，恰如內地唱猴戲然。

一八〇 到邊者宜具有之藝能

△一，關於技藝者

一，能木工，且有木作諸器械，

- 二，縫工，且攜有多量之銅線與刀尺，
- 三，能金銀工或鐵工，并攜有器械，
- 四，能鞞革鎗皮，
- 五，能剃頭并攜有剃刀磨石耳具，
- 六，能書寫楷字，略通公文程式，
- 七，能雕刻印刷，

△二，關於性德者

- 一，年少聰明易學蠻語，
- 二，身體強健，能耐風寒饑渴，
- 三，有氣力，能担挑小貨，
- 四，不吸煙賭錢，淫蕩縱慾，
- 五，不擇事業，勤奮不息，
- 六，工於計算，

△三，關於才識者

- 一，略具常識，明白過情，
- 二，有教學作官作吏之才能經驗，
- 三，擅長商樂，
- 四，通曉漢裏語言，或文字，

五，通曉佛學，

六，能認識藥物，解其效用，

七，能認識金脈，

上列各條，任有其一，到邊地去，生活方面，絕無問題，苟能兼具數長，則立業致富，如反掌耳，

第 四 章 完

4144